
目 录

劝世良言(九卷)	梁发(1)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	麦沾恩(142)
《劝世良言》别本目录	(226)

编者的话

洪秀全于1836年去广州应考时，得到了一部《劝世良言》。这是一种很浅陋的基督教宣传品。作者梁发，自号“学善者”或“学善居士”，是第一个华人牧师，他在1832年编刊的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适应着当时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需要的。这部书是洪秀全获得基督教神学知识的最初来源。后来洪秀全曾利用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以拜上帝的方式组织和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现在我们把《劝世良言》作为历史资料刊印出来，以便于研究者能够直接根据它的内容，来分析它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关系。《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一书是从传教士的立场来美化梁发的，同梁发有关的某些重要历史事件也语焉不详，但对研究《劝世良言》却还有参考价值，我们据1931年上海广学会版本刊出，仅改正明显的标点错误，以供研究者利用参考。

《劝世良言》原书存世者极少。今参据近年的排印本和1832年原刻本的影印本付印。由王戎笙同志标点，王庆成同志校订。凡排印本舛误处，均据影印本校改。原刻本间亦有错别字，但大都可从上下文字了解其意，除少数必须改正者以【】号标明外，均仍旧。原刻本文中的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加（）号标明；眉注散入文中，以〔〕号标明。

《劝世良言》的原版本不止一种。据《太平天国起义记》，除九卷本外，亦常装订为四卷。今我们所见的另一种1832年刻本的目录，却是分为三卷，各个题编次与九卷本不同，文字亦稍有差异。今将此目录也附刊于后，以供参考。

幼世良言

梁发著

卷一真传救世文

论元始创造男女二人违犯天条大律引灾导入世界

圣经创世篇三章全旨

夫神爷火华所造田野各兽，其蛇为尤狡。且邪神变为蛇魔对该女人曰：“‘尔必不可食园内知善恶树之果’这一句话，实是神爷火华所言乎？”该女人答蛇魔曰：“园内各树之果，我们可以食之。惟园中一根恶树之果，神爷火华乃命我们曰：‘尔不可摸之，不可食之，不然，尔则必死矣。’”蛇魔对该女人曰：“尔未必死矣。盖神知尔食之之日，尔目则启，且尔为似神知善恶者也。”该女人既见树为好看，必好食，乃欲可以使得智之树，遂摘其果而食之。又以之给其夫，且他亦食也。其两人之目则启，而知其赤身，即缝连无花果树叶，而做遮自己半围之身。盖于日之凉时，伊闻神爷火华行园内之声，故亚丹与其妻藏匿于园树之中，欲自避神爷火华之面。神爷火华召亚丹谓之曰：“尔在何处？”对曰：“在园中。我听见神之声则惧，并因赤身即藏匿。”神曰：“谁达尔识晓为赤身，我所命尔不可食之树果，尔已食之乎？”其男人对曰：“尔所赐我之女人，其摘此树之果给我，而我即食之。”神爷火华谓该女人曰：“此尔所行系何耶？”该女人对曰：“蛇魔诱惑我，而我即食。”神爷火华谓蛇魔曰：“因行此，故尔比各禽兽，及田之各牲口更为咒诅。尔一生之众日，

必在肚走而吃尘。且我将置仇恨在女人与蛇之中，并在尔种连伊种之中。其将捣伤蛇首，且蛇将捣伤其脚跟也。”神爷火华谓该女人曰：“我将令尔大加受孕之闷，以闷尔将生子，尔欲必向丈夫，盖其将管着尔。”神爷火华谓该男人亚丹曰：“因尔听妇之声，而食了我所命尔不可食之之树果，故为尔地属咒。由之尔一生之各日，必以劳苦而得食。如是地与尔乃萌荆蒺，尔将食田之菜。以面汗尔将食馒，迄尔亦归地，因尔从地尘而被取。盖尔属地尘，故必归地尘矣。”当时亚丹呼己之妻名依活，盖其为万生者之母也。且神爷火华造皮衣与亚丹及其妻，而穿着该男女二人。神爷火华曰：“夫该两人以为似我等之一，乃知善恶。恐其伸手将食生命之树，而活于世也。”故神爷火华遣之出希但之园，命其耕所被拿出之地。盖神爷火华逐其男女二人出极乐园中，而安置于希但园东方之曠路比麦，以焰剑同复转回不已，而守生命之途矣。

缘此因亚丹一人犯了天条大律之罪，遂引灾难艰苦入世界之中，而因犯罪，以致凡属人类者，皆有死流及于众人也。且既有犯法，致俱流通其属死之罪。盖世人既犯罪恶之污，谁能由污秽之物，而取出洁净者乎？无有能者也。呜呼哀哉！可惜元始男女二人，一念之差，遂被魔鬼诱惑，恶情乃生，顿起贪心，不守天条大律，致引万般艰苦入世界之中。所以古今之世，不论富贵贫穷贤愚之人，疾病死亡，诸般灾难，无有能逃脱之者。都因元始男女二人，固犯天条大律而至，即万类雌雄，故由恶欲交媾受孕而成胎。是以世上之人，一脱娘胎就有恶性之根。婴儿幼少壮老等人，其肉身血气之性，没有无恶性之情，因此世人必要受死之苦，总不能逃脱此难也。

论世人迷惑于各神佛菩萨之类

尝察创世历代真经之书，元始造物之义，悉由天地之大主，自

然而然之神的旨意，造化生成天地神使及万类之物。且始初之人，亦由地尘而造之。乃禀自然而然之神，付以正气而活其形，降赋纯一不杂之德以成性。故人为万物之活灵。盖始初受造之人，性本全善无恶。苟能固存活灵之志，蛇魔必不能诱惑矣。呜呼！奈因初受造之人，不能恒守活灵之志，以致被蛇魔诱惑，干犯天律，遂引万恶入世，诸苦灾艰难亦齐来矣。所以恶风渐入人心，善性致乱，活灵之志亦渐离善矣。故后世之人，不由正气而成胎，乃怀恶欲而受孕。是以人生出世，就有恶根在心，以致行恶则易，守善即难。况且蛇魔常在世界之上，专以邪风诱惑人心作恶为能。所以各世代之人，走向恶路者多，而行善路者甚少也。间或有人爱走善道者，亦系泥于习俗之风，尊尚壕偶，而不知崇敬天地之大主。此无他，因失了活灵之志，遂不能追想推度本原之义，非其诚无知也。盖其爱走善道者，尚且迷乱错失，何况不欲善义之人，岂不更乱错走乎？夫人失了活灵之志，遂不知真经本原之奥义，只各随私欲，贴从风俗行之而已。所以世世加恶，代代增愆，世代越遥远者，更越为恶也。只因真经既不能明，是以各皆随邪魔邪道之路，不识有造养人物之大主，而不知敬拜之，反去奉拜人手所造各偶像为神。盖上古之世，不过拜山川社稷忠臣义士之偶像，则近来之世代，士农工商，上下人等，各用自己之意，做出无数神佛之像而拜求之。或用纸画的像，或纸写的字，或石琢的像，或木板刻的字，或木雕的像，或泥塑的像，或四方之石，或三尖的石，或瓦烧的像，总总之物，不能屈指而算。各以自己之意立之，亦各用自己之心拜求之。朝上香灯，晚化纸钱，竭力诚心，都系向些死物而求庇佑，诚为可笑，亦实可怜。即如儒释道三教，各处人尊重者。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

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惑而拜这两个偶像。而不以虚灵之志，追想尊敬天地之大主，管理全世界富贵荣华之神，乃合正经大道之圣理也。乃以人之主意，用手作之像，拜之为神，岂合天理乎？又那释家的和尚，专心诱惑男女敬佛拜佛，可往西天享极乐世界。且各和尚一些善事不做，好事不为，独系朝夕念经拜佛，欲想成道往西天享极乐之意。但莫说成道往西天，无人所见杳冥之事。暂讲他们寺观里面，多少和尚在病房之内睡在床上，受苦不堪，叫喊号哭；又有些在街上讨钱丐食，甚难过日的；或饿死于山路中，尸骸稀臭霉烂生虫的；又有衣服清洁，穿绌着缎的；又有些饱暖乃思想奸淫邪色的。然其各和尚，均是奉拜佛祖，皆无事业。谓何有些财多，有些贫乏，有些受极苦而死者？因佛祖不过死了之人，自顾不暇，焉能护佑他们？盖他们所想望脱凡尸成正道，往西天享极乐之世界，都是虚望之极，何曾见有白日升天成佛的和尚呵！由此观之，其释家之糊涂，亦是自己被迷。不过假佛为名，骗善心男女之人，其则从中施谋，图利益己之意。那有能干的，以诡计容易诱惑人家，则有钱财丰足享用。那无能干的，已入了迷局，欲想还俗，又怕骇羞。更兼身子懈怠已惯，不欲做什么辛苦工夫。故此亲朋不肯资助，无奈何只要在街上化钱讨食，受苦难而死。尸骸暴露，埋葬尚要求人料理，还说什么成道往西天享极乐乎？都是骗人惑人而已矣。岂能以人手所作之像而奉拜之，欲求福者，正是缘木求鱼也。则世人何故信从而奉拜之乎？只因各怀私意，彼此受惑，而不自觉耳。又那道家奉事三清及三元之像，日

日虽然朝夕奉拜之，恐尚不知各像是某朝好丑的人物。立了各像之位，即朝夕念经拜跪于各像之前，欲求保护修成正果，可学神仙之路。然各道士欲为神仙者，未见有人升天上为神仙。乃见许多在街上讨钱丐食，饥寒不堪，被人耻辱。况且他们今在世上之时，三清三元之像，不过坭塑木雕纸画之形模，焉能保佑他饱食暖衣，何况能度他们升天为神仙乎？亦是道家痴心妄想，迷惑于神仙之路，奉拜三清三元之偶像，而不以虚灵之志，素求本来造养人类万物之主，尊心敬奉崇拜之，乃可获求常生真实之福。舍此自然而然之神，不肯敬拜之者，任你拜尽千百万样之神像，亦不能求得福，反有后祸也。已上三教，所谓明白道理者，尚且如此受惑，而不能省察自知，何况那些农工商贾之人更受迷惑乎？比如那些行商大富户之人，家内厅堂常供奉观音，及财帛星君，招财童子，地主财神，门官土地，五方五土地主之神，井神等，朝夕烧香点灯，在各神之位。又每月初一、十五之日，及四时八节年岁，各皆要点蜡烛，烧元宝，以三牲酒醴，拜跪向各神之位，酬谢各神保佑发财之意。又求各神保护日日发财，年年生子，人口平安，家门旺相，无灾无难。稍有家中之人，疾病不安，或财帛不多顺利，即叫道士到家中，吹箫作乐，鸣锣打鼓，念经通宵，多烧元宝蜡烛纸钱，多烧火爆，以为赞颂家内众神，门户必定兴旺，人口定获康宁，财帛亦多增进之意。是以行商大富户之人，所受迷惑者，而拜自做自立之神也。又那农夫工艺各行人等所惑，跟随奉拜各样之神像者。那耕种之人，则奉拜社稷谷王为神。言后稷始初教民稼穡，然后才晓稼穡耕种之事，谷王言百谷由他所管。是以耕种之人，常奉事社稷谷王为神，求其保护风雨调匀，多赐生长五谷之意。稍迂禾稻被虫伤鼠耗之时，则多多跪拜，恳求社稷之神，驱除剿灭鼠耗伤禾之虫。总没有人得知祈求造化生长万物之主。是耕种之人，受迷惑于社稷谷王为神，倚赖之

保祐也。又那裁缝之人，则立轩辕为祖师。言始初做衣服者，实由轩辕教人，才能得知做衣服之事。故裁缝人日夕奉事轩辕之像，拜之为其之神，亦望其庇佑发财旺相之意也。又那做木匠之人，则立博望侯鲁班先师为神。言做木料之事，始初系鲁班先师教人以规矩，才晓得做木料各物之事。是以做木匠之人，奉拜鲁班先师为神，每日早晚烧香点灯奉敬之。若遇神诞之日，则演戏庆贺之。欲神欢欣，保祐通行众人都好生意，大发财帛也。此又是木匠之人，不知崇敬天地之大主，乃受惑于鲁班先师，为其之神也。又那些妇女之人，多多奉拜观音菩萨，及金花妇人、送生司马各像为神。言观音菩萨，本是女人，有慈悲之心，知道女人辛苦艰难之事，必定恤怜女人之意。金花夫人，系多儿子之女人，言其必令女人亦多生婴孩，无子生者，常拜求之，欲其赐生儿子之意。送生司马，言其系传送婴儿之神，女人拜求之，欲其传送快生，不受产难之苦。这三样之像，妇女之人，常常跪拜哀求之，或许以金花宝烛，三牲酒醴，或许以烧猪牌扁。如若求得果生婴儿，遂还所许之物，酬谢神恩，这是女人受诱惑所敬拜之神。那些行船走海面之人，则设立北帝天后、洪圣，写了各神之衔，贴在船上，朝夕点灯烧香而拜之。求各神保护船在海面，往来不受暴风所害，四时行走平安，顺利发财之意。这是行船之人被诱惑，所藉赖之神也。尚有各行手艺之人，所奉拜倚赖之神者。还有许多，不能尽述。不过略举数样，以证士农工商及富贫男女各人，迷惑了虚灵之志，死心塌地，彼此跟随，越拜越真。若有不拜各神佛之像者，反被众人耻笑。然则孰敢不随众而招耻笑乎？还有各省、各府、各州、各县、各墟场市镇、各乡村，男女风俗，建造神坛社庙，或用泥塑之像，或用木雕之像，或石琢之像，或用红纸写神衔之字，或以纸画之像，或三尖之石，或四方之石，或一株大树等，不论甚么样人，已安立之奉拜为神者，则男女各人皆

趋向而拜求之。偶然或有些灵应吉兆，遂传扬于各处，则远近之人，皆必到此庙之像前求拜之。随各人所望得之事，不拘灵验不灵验，只见人多拜之者，则以此像为灵神。那庙祝值事之人，乘此热闹则开缘簿，或说修庙宇，或说神像出遊，遂往各处铺户人家签题银钱，或叫道士开坛建醮演戏，或摆设头锣执事，装扮些女色，鼓乐喧天，抬此神像往各处街道游玩，以为这神像经游过之地，人民俱获平安，六畜兴旺，添丁发财，五谷丰登之意。则各人欢喜之致安乐之极，众人都说道，破些小财，必获神恩庇祐发大财也。因各人先有私意贪图，然后才起拜求各神像之心，或安立家内朝夕敬奉，或去到庙堂里面拜求，亦非无意凭空拜的。因私意一萌，遂致无所不为，徒求热闹，害民伤财，费时失业，莫此为甚。殊不知世上之人，所有吉凶祸福之事，亦是自作善恶而招祸福。所以《易》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圣者米士云：“凡有之好赐善赐是由列光之大父，无有反复之影者而下来。”〔见者米一章十七节。按：者米，即新约雅各书〕即是天地万物之大主。所有富贵光荣，皆由之而下来，亦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即称神天上帝，凡有好福祿，乃由之所赐。就是灾难艰苦之事，亦是神天上帝所降。非是人手随意所作弄神佛菩萨之像，能赐吉凶祸福与人。而世上之人，偏要痴心拜之者，何也？无他，只因徇人欲之私。亦有不知造物之主，跟随世俗之风，胡乱拜求之。不拜之者，心亦不安也。又因世人心，被魔鬼邪神以邪风迷懵于心，胶固于神佛菩萨之像，致不能寻索原本始创真经圣理之义。故尔如此受惑，而皆以为有智者所行，应该拜求之意，岂不可惜哉，甚为痛惜之至也。倘有仁爱之人，知真经圣理之旨，将其意义，编辑小书，分送劝戒世上之人，不可拜人手随意所作弄神佛菩萨之像，乃要独敬崇拜原造化天地万物之大主，才合正经之道理。则世人必说此是邪教之书，异端之道理，那有劝人不可

各拜神佛之道理，算得系甚么道理呢？定是天主教之人，造化异端，诱惑世上之人，这些邪教异端，只可哄骗外国不识道理之人，我们大国文理人物，岂信此邪道哉！殊不知在开辟之初，无人类之先，天地之大主、自然而然无形无像之神，独造了一男一女之时，这些佛祖、菩萨、神像，在何处而出？且佛祖、菩萨，亦在何朝才有？况佛祖、菩萨，未投胎出身，未升天为神，未有佛祖、菩萨之先，是谁管理世界各样之事？由此推论之，佛祖、菩萨、神仙，焉能有权管理世界上各事乎？怎奈世上之人，彼此受魔鬼迷惑了心，不能追想原始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都系彼此跟随拜些手作之像，服事为神。况且要人死了之后，才为神保佑人。比如那人未投胎出世，未死未为神之先，是谁能保佑世上之人。所以聊述此意，劝戒世人不可奉拜神佛菩萨偶像者，乃系追本究源的大道理，非是异端邪道诱惑人也。盖世上之人，虽不能得见天地万物大主宰之形象，而亦可见宇宙之内，或生或死之人，及飞潜动植，生长盛衰不测之物，则可以推度固知实有一个造化天地万物之主，管理世界上万国之人，否则不能成此大世界。即春夏秋冬之令，四时运行亦不定也。谅必亦有人说云：“此是太极阴阳之理，一定之数，自然化生万物，非有主治宰制督理之神。外国蛮貊之人，不识圣贤大道理者，才论有神造化天地万类之物。”明理察物者，必不如此说也。照如此说者，亦是虚灵之志已失，安于自义，汨于私欲，只知习俗成风，焉能追究真经奥妙之义哉？盖其能知真经奥妙之旨者，亦非其之道德超越于众。实因其有谦虚之心，乃获天地之大主、自然而然之神，以圣神风感动其灵魂之志，所以能知真经奥妙之义。故不敢蕴匿而藏之，乃恪遵天地大主默照启示之恩命，宣传颁行于天下。以致天下之人，皆知原始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追本寻源，齐心丢弃一切人手所作之像，不可拜之。独存心敬拜原始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把天下所有之庙宇，尽除去

各样偶像。如真经神令先知以赛亚云：“其各雕刻偶像之神，皆破陷倒地矣。”〔见以赛二十二章十节。按此有误，应见旧约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九节。〕乃改变为奉事天地之大主，自然而然无形无像之神堂，正合天下万国如一家之本义，古今之世，皆一体之意也。凡有血气者，祈宜追思默想之。试看是篇，可合正经大道理乎？

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自然而然之神，赫明普照，监察贤愚，报应不爽。其所以默照启示本沉奥妙之旨，警惕世人者，不啻耳提而面命矣。而犹恐世人无所遵奉以行之也，于是大发慈悲，特赐救世主传授各使徒，以人宣示于人。其所以故为是浅近之语者，亦望人浅而易奉，近而易行也。然言虽浅也，而其义甚深。言虽近也，而其旨甚远。果能诚信奉行，则身可以修，心可以正，则虚灵之志亦知尊崇天父为神，其为益诚大矣哉。

真经圣典，神天上帝默照感动先知以赛亚云：“凡制雕刻的神像，皆然虚空也，且其绝巧之工夫皆然无益也。然也其之各工自为证，以其看不见，亦不能晓悟也。所以凡制各神像，或铸雕刻的像，皆无益之物，慨然可羞耻也。且伊各伙伴概见羞，即铸雕刻及制偶像的匠人，亦将含耻也。伊皆集会自立则吃惊，而同羞耻也。盖神天上帝化生各树木，下雨淋之。伊自栽种槐树，培养树根，致供人为柴火各料所用。且伊以之烧火使自得暖，以之烧热火炉而炕饼。伊亦以之作个神而拜之，伊即用其余木雕刻个偶像，则向之跪下崇拜之，告祷云：救援我也，盖尔乃我神矣。且伊等岂弗知此像，并非有晓悟，固知其眼已闭不能见，其之心是塞实，致不能正悟也。伊等非自思想，此像并非有智或识。致云，我经将木一分火内烧之，我已在木之炭火上而炕饼，我用之熬肉而食之，且我岂可用其余之木，又制个恶物而跪下拜树之身乎？夫伊所食乃灰也，心被迷惑，引他谬舛，致他无能自救己灵也。”〔见以赛亚四十四章九节至十二节，又十四节至

二十一节

引斯真经原文格句，以结此书之义。盖此经文词意似属极浅，但所以为真经之证者，必以此文词乃合经典之奥旨。善读者，虚心理会，则知其词义之深意也。

圣经以赛亚篇第一章二节至末节

天者乎听，且地者乎附耳，盖神爷火华示言云：我已生而养子辈，且伊等曾悖逆我。牛者识其主，驴者识其主之槽，惟以色列及世人无知也，我民不思想也。嗟欤！有罪之国，一民以愆重负，行歹之种，使污坏之子辈，伊等曾舍离神爷火华，伊曾激以色列圣一者之怒，伊已背转离开去矣。何复责击尔等，尔将又加背逆也。全心以患疾，全心以疲怯。从脚之底，至首之顶无痊处，乃伤青黑印，腐疮，非被挟被缚，又非被以膏柔之。尔国将被荒野，城将被火烧，尔地方则在眼前远人吞之，系变荒野，受远人之陷也。且旬之女则遗留，似舍在葡萄园中，似草屋于黄瓜园中，似被围击之城也。倘诸军之神爷火华，非遗下我等余剩之辈，我则似为所多马之城，又像我摩拉之城也。尔等似所多马之宪辈，听神爷火华之言。尔等像我摩拉之民附耳，听神爷火华之律也。神爷火华曰：尔等盛多之祭何用哉。我曾以公羊之献，以喂着各牲之膏而饱矣。其公牛之血，或羔或公山羊之血，皆然非我乐也。尔等既来以在我前，谁要尔行此乎？其香系与我为可恶之物。其各新月，各安息日，与各传至公集，我忍不得其斋戒，其畏集之日皆然。尔新月定期礼筵，我心恨之。伊皆劳我至倦负之。且尔将伸出手求时，我要遮眼不看。又多祈祷时，我不听，因尔手满以血也。尔自洗洁，去尔行之恶，不在我眼前，休作恶。学行善，寻正道，审伸受屈者，以公道待无父辈，护助寡妇之事也。且来至也，凭我们议论，尔罪虽似赤的，

必致白如雪，虽红似丹颜，必致白似羊毛也。尔等若情愿遵顺，则将食地之美也。惟尔等若不肯，乃悖逆，则必致以剑被吞。神爷火华之口言是也。诚实之城，何变为娼妓之城哉。先前为满以公审，且义寓其内，但今变为凶手辈。尔等银变为渣子。尔酒以水被杂。尔各诸侯皆为悖逆，若为贼之伴，且各人爱贿赂而得赏，无父辈伊非公审之，又寡妇辈之事，非得至其前。故此神爷火华以色列之圣一者云：夫我将除其仇，我将报我敌也。又我将再使手过尔上，及清炼尔渣物，并取去尔诸参杂也。我又将设尔审司如初时，及参议辈如于始也。后尔将得称为义之城者，诚之城也。旬将公审而获赎，又其虏者于义也。又败坏将并落于悖逆获罪者之上，又舍离神爷火华者，将被灭矣。且伊等因所欲之栗树将见羞，又因所择之园将怀耻也。盖尔将为似衰叶之栗树，又似园无水淋者也。且勇力者，将为似麻纸，及其工作，为似火星，致伊两同烧，而无可灭之者也。

圣经·马太第五章至第六章七章

教主见大众随之，即登山而坐。时，其各门徒就之，且其开口教训大众曰：心贫者，为福矣，盖天国属伊等。忧闷者福矣，盖伊必将受慰也。谦逊者福矣，盖伊等必将享嗣其地也。伊等饿也，渴也，欲得义为福矣，盖伊等必将饱也。慈怜者福矣，盖伊等必将受慈怜也。心净者福矣，盖伊等必将称为神之子辈也。因义而接受捕害者福矣，盖天之国属伊等。人将毁谤尔，捕害尔，又妄称尔各样之恶为我名，尔则福矣。欢喜大乐，盖在天尔之赏报大矣。盖前尔之先知，伊等亦如是受捕害也。尔等乃似地之盐，若盐失其味，如何复其味乎？其则无用，乃必投出外，以致被人脚践之也。尔等乃世之光也。一城置山上，必不置隐也。又人点灯，非欲放之斗量之下，乃放在台上，以使凡在家者，沾其光也。故使尔光发与众，以致伊

等可见尔善功，则使荣归尔神父在天者也。尔等勿想我来以废律法，废先知辈，我来非以废之，乃以成验之也。盖我确语汝等知，待天地过去之先，律法之一点一毫断不致废，不至无得其验也。故不论何人犯其律诫之至小，或教他人犯之者，则于天之王必被称至小也。惟不论何人守其律诫而教人者，其则称大于天之王也。盖我语汝等知，尔义若非胜于法利西辈与书士之义，尔则断不致进于天之国也。尔等已闻古时有云：“尔不可杀人”，又“凡杀人者，则致解审司”。但我语汝等知：凡无故而怒其兄弟者，则致解审司。凡称其兄弟狂，则致解公议。惟凡称之云负信的恶者，则致落地狱之火也。故尔若将礼物送到祭台，而记悟尔得罪过兄弟，则留尔礼物在台前，而先往与兄弟相和后复回献尔礼物也。同尔债主在路间之时早相和，恐何时债主解尔到审司，又审司交尔与吏员，致吏员以尔入囚也。我确语尔等知：尔若未还债于末厘之先，尔断不得出囚矣。尔闻得昔有言：“尔不可行奸”。惟我语尔等知：凡视看妇人致怀邪欲向之，则在心已同之行奸。故若尔右目惑尔，则拔出之，掷去之。盖宁可失一眼，不致全身投入地狱也。又若尔右手惑尔，则割去之，掷去之，宁可失尔一骸，不致全身投入地狱也。昔有云：“凡休其妻者，则可交之以休书。”惟我确语尔等知：凡休其妻，若非为邪淫，则使之行奸，又凡娶受休之妇，则为行奸也。再者，尔闻得有言及古人云：“尔不可负誓，乃成尔及主之誓也。”惟我语尔等：总不要发誓，勿以天，盖为神之座。并勿以地，盖为神脚几。又勿以耶路撒冷，盖为大王之城也。又尔不可以尔头而发誓，盖尔无能以一条发变为或黑或白也。乃尔等相交，是是否否而已，盖过于此，则由恶而起也。尔闻昔有言云：“以眼报眼，以齿报齿也。”惟我尔语等：勿敌使害者。乃若有何人向右脸打尔等，即转与之以别脸也。又有何人告尔，欲得尔衣，凭他亦得裯也。又有何人逼勒尔

同行一里路，则同他行两里路也。求尔送马者，又欲同尔借者，勿推却之也。尔等闻得昔有云：“尔可爱尔邻，并恨尔仇也。”惟我语尔等：爱尔仇也。咒诅尔等者，祝之。恶恨尔等者，行好与之。又伊等暴虐捕害尔等者，代伊等祈祷。致尔为天父在天者之子辈。盖天父使太阳起向恶连善，又使雨下义者，连不义辈之上也。盖若是尔止爱所爱尔者，则有何报也。征饷者，岂非行如是也。又尔等若止施礼与弟兄们，尔如何美于别人哉。征饷之役，岂非如此行乎？故尔等宜为圣善，如尔等天父在天为圣焉。

尔等慎勿行济在人之前，欲得人看见。不然，尔等则无得尔天父在天者何报也。故尔等赙济时，勿吹号筒面前，如伪善者。在公所，并街市，致伊得人之赞美。我确汝等知：伊等已经受人之褒赏也。惟汝等赙济时，勿使左手知右手所作，致尔等赙济为隐，且尔等天父见隐事者，自明赏尔等也。又尔等祈祷求天父时，勿似伪善者。盖伊等欢喜在公所并街市之隅而祈祷，致得人视伊等。我确汝等知：伊等已受人奖赏也。乃尔等祈祷求天父时，入尔等小房里，而闭门后，祈祷向尔天父在隐者。如此尔等天父见于隐者，必明赏尔等也。又尔等祈祷求天父之时，勿如诸国用反复之虚言。盖伊等想因多言而获听准，尔们勿学伊等，盖尔等天父知尔等所需，未曾求之之先。故此尔等如此祈祷云：我等天父在天者，尔名成圣。尔王就至。尔旨成行于地，如于天焉。赐我等以日用粮。赦我等负债，如我赦负债与我等也。勿由我等人诱惑，乃救我等出凶恶。盖尔为之国者，权者，荣者，于世世，哑们。盖尔等若赦人得罪尔，则在天尔等天父者，亦赦尔等之罪。但若尔等不赦人之罪，尔等天父在天者，亦不赦尔等之罪也。再者，尔等守斋时，勿为忧容似伪善辈。盖伊等改面貌，致现与人以守斋。我确语尔等知：伊等已受人之奖赏也。惟尔等守斋时，以油傅首，洗脸，致不现与人以守斋，乃与

尔等天父在隐者。如是尔等天父在隐而见者，必明赏尔等也。尔等勿为己积财帛于地，盖虫与锈会使坏之所，又贼可打进而偷之。乃为己备财帛于天，彼处无虫或锈可坏之，无贼可打进而偷也。盖尔等财帛所在，尔心同在焉。身之光乃眼，故若眼为全，则浑身得光。惟若眼不好，则浑身暗黑。故在尔等之光为暗，则暗大矣。无人能服事两主，盖其或爱一恨一，或重一轻一，尔等不能服事神连财帛也。故此我语尔等：勿为生命罣虑，何可饮，何可食，并勿为身何可穿。生命岂非大于粮，并身不大衣乎？视天空之鸟，其不播种，并不收获，不收于仓，惟尔等天上之父养各鸟。尔等岂非贵于天空各鸟乎？又谁可能以罣虑而加其生命一尺乎？尔等因何罣虑及衣，视想其岑藪之花如何生，其弗劳，勿织。且我确语尔等知：国王所罗门以其诸荣华之美，不能修饰似其花一样之娇艳也。故神若修饰今在田而明日所逐入炉之草花，岂非更肯衣尔等少有信辈者乎？故此更勿罣虑，云我将何吃，将何饮，我将以何得穿？此诸物为各国所寻，惟尔等天父在天者，识尔等需此诸物也。乃尔等先寻神之国，并厥义，且此诸物必加与尔等。故此勿罣明日之事。明日可罣虑及其本分之事，各日之劳，足与其本日也。

勿审，致尔等不被审也。盖如尔等使审，则如是而被审。又依尔等所给之量，则如是而受也。尔等为何视尘在兄弟之目，尚不觉刺在自己之目也？又尔等岂言弟兄云，许我拔尘出尔之目，而尚却有刺在尔自己之目？尔等伪善者，先拔刺出尔自己之目，方可明见拔尘出尔弟兄之目也。勿给圣物与狗，勿投尔珍珠与猪，恐其践之在脚下，又转回咬伤尔也。尔等求而则将得，寻而则迂着，拍而则得开门与尔。盖凡求则得，凡等则迂着，又与拍者，必开门也。盖尔等之中何人，若其子求饼，则以石给之，其若求鱼，则以蛇给之？故若尔等虽恶，尚以好物而给尔子辈，何况尔等天父在天者，不以

好物而给求之者乎？尔等凡欲他人行与尔，则如是而行与他人也。此乃诚之律也，乃先知者也。尔等进窄门。盖引致沉沦之门乃大也，其路宽也，而进之者亦多也。惟引致常生之门小也，其路窄也，而迂着之者少也。尔等谨慎伪先知辈至尔，其外饰似羊，乃心里似凶狼。尔等可认之所结之果，人由荆而摘葡萄果乎，抑由棘而摘无花果乎？如是各好树结好果，各恶树结恶果，好树不结恶果，又恶树不能结好果也。各树若不结好果，则砍下投入火也。故此尔等以伊等所结之果而认之。非凡语我言，主，主，将得进天之国，乃彼玉成在天我父之旨者也。于当日多将语我云：主，主，我们岂非以尔名教训，以尔名逐鬼风？又以尔名行异迹？时我将语伊等云：我从不认尔等。行恶者，皆离我等去矣。故凡听我诚而行之者，我比之有智之人，在石上而建屋。且雨落，大水涨，风吹，而击其屋，尚不倒，因基在石上也。又凡听我之诚而不行之，则似愚人在沙上而建其屋。且雨落，大水涨，风吹，击其屋，致倒，而其毁倒大也。教主言毕是情，民则奇其教训。盖其教伊等如有权者，并非如书士辈矣。

卷二崇真辟邪论

论救世主耶稣降世之意

盖神天上帝，遣厥子降世，非为审定世人之罪，乃欲世人因而可得救也。〔圣经若翰福音篇三章十七节〕“神天上帝”四字，指原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宰也。“遣”者，特意差遣之也。“厥子”者，指神天上帝之子，救世主耶稣是也。比照真经所言，神天上帝原始造生人类之时，系纯善正直，没有邪欲之意，灵性固存。后因原祖夫妇二人，被蛇魔诱惑了心，遂致违逆神天上帝之旨，冒犯天律，引恶入世，致有内敌外诱之害，互相攻击。故内受自己邪欲之惑，外

被蛇魔之诱，内外相攻，则邪欲益多，善念渐少。传至若子若孙，离真道渐开，而其恶愈胜于善。以致各世代之人，恶欲日日加增，邪意越更渐长，灵志遂昏昧不明，纯善之性亦息。人欲胜，真理亦渐失，凡作所为，不知所向之正道矣。但初时各世代之人，虽然心性已变为恶，尚存些真道在心，大概只识数样恶事而已。盖因有此恶根而生在心，相传与后世代之子孙，乃萌出恶枝恶叶。加之蛇魔暗中培根益力，迨至如今世代之人，由这恶树而生长在心，故发出枝叶茂盛，结实甚多。是以现在之人，遂生出无数的恶端。致世界大变，颠倒乾坤，变乱纲常，以恶为善，甚至把善者反以之为恶。因人之心，日夜歇息之间，所有思想图谋，言行举动，专在于奸淫邪恶，诡诈欺骗，强暴凌虐之事，满于胸中，行在世界之上矣。或有良心未灭失者，亦迷惑于各菩萨神佛偶像之类，似此之世，变坏之极。人虽盛长生育于世，实更多恶气，盈满于天。上千神天上帝之义怒，下地万类叛离，故豺狼虎豹，兽物亦准害人。上下交攻，于是乎宇宙内所有之人，险些殄灭之，死后灵魂尤要永受苦罚。如此惨酷大变，人类的灵魂，几不尽陷于地狱之中乎？且神天上帝，虽常施好生之恩，而欲尽然赦恕全世之恶逆，怎奈又阻碍于公义至严之律，是以公义恩怜不能并施。因于无可如何之中，特意差遣神天上帝之爱子，离了至尊至贵之荣，自天降地。以神之性，投在贞女之胎，结合人之性，出世为人，名曰耶稣，即是救世主之意。使其自负担当世人犯罪之任，屈居卑污世界之中，住人尘世之内。自少至长，言行举止，立表示教。令世人观之有法，效之有则，不致终迷于邪恶之道，永沈地狱之苦。故救世主耶稣年至三十，即出身宣谕，明示神天上帝特差其降世之旨意。劝谕世上之人，务要悔改一切奸邪恶端，丢弃各样假神菩萨之像，转意归向崇敬神天上帝为主，可以除免将来永苦之究。否则永祸之苦，立待令那顽恶人的灵魂永受

罚矣。救世主既然宣谕神天上帝之旨意者，固必要显现神天上帝特差之证，令世人确实知其由天而来，乃可深信凜遵神天上帝之谕。盖救世主耶稣由天来降世之证据甚多，诚难殚述，只略言大概。且其未降世之时，在如氏亚国之内，历代各先知之师，在一千数百年之先，已予讲其将降世之意。及至降生出世之际，果验各先知之师予言之语。况且临诞出世之时，天上亦有众神使赞荣于空中，显现地面郊野牧竖之辈，即往覲之，甚觉惊奇，赞扬不已。景星发耀于天空，以至天文师等观景星光耀奇异，即自东跟随至西，越千里而来拜献。二哲老蒙神天上帝默示，入神堂抱圣婴乃欣喜。年甫十二，登神堂辨问圣经奥妙之旨，致令凡听之者，骇愕而惊奇。这是救世主耶稣，自出世为圣婴，而至在神堂辨问圣经之各证据也。后来遍历各方，播传福音真道之时，各贤哲愚不肖之人，凡悦听之者，皆钦崇敬服。每遇害病之人，即显神性之德，悉能医治之。以致聋者能听，瞽目者能视，痲疯者即时得净洁，跛者即能走，哑者即时能讲，死者即时得复生。斯诸最难之病症，全世界之人，古今之世，从来未见有人能医之者。而救世主耶稣，不过口出一言，或摩患处，那病即时全愈，死者亦即时复生，这就是显著其由天降世之证据也。然不惟救世主耶稣能行神迹医人病患而已。即其由庸人中选择了门徒十二，后来往各处宣传福音之时，亦有能以口出一言，或以手摩患病，而医疗病人最难治之各症，立时即得全愈。夫神迹是神天上帝所赐之力，但神天上帝至真，不肯赐神力假人用之诱惑世界人。所以人有真神迹之能者，可见是真人，而所言及已亦皆为，即我救世主耶稣自言称神天上帝之子，由天而来也。其门徒亦能行之者，实显著福音真道之证据也。故此代赎罪救世之时候既至，而耶稣随由如氏亚国内群凶之手，受万般苦难之极，钉死其肉身于十字架之上，遂成代赎罪救世人之功。但其人之性虽死，而神之性死后三昼夜复

再生活，仍居地上四旬之久，指示门徒明知代赎罪救世奥妙之义，令门徒亦宣传福音真道往普天下万国之人。凡敬信而行之者，免受永苦也。且救世主耶稣，神天上帝天父者差遣之命，特为恤怜救世人宝贝之灵魂而来。〔见若翰六章五十七节，又五章三十六节，又八章十六、十八节〕一者，神天上帝恩怜公义，可以并行而不相悖。二者，世上之人，但有能知觉自罪，痛恨悔改之者，可以就此生路，脱出地狱之门，犹可以仰获来生之永福。这样无可限量之恩，神天上帝仁爱垂怜世人之极，而凡得知斯大道者，该凛然遵从之矣。而犹有积恶不肯猛然醒悟者，诚自贼害灵魂之甚者也。盖救世主耶稣自天降地，以三样之事，显其代赎罪救世之功。一样，救世主耶稣，本无丝毫之过，乃有无可限量之功，何故反要受极苦而死？这就是显著其非因己之罪而受惨罚，乃为代世人受万般苦楚之死，替代世人赎罪也。二样，救世主耶稣死之后，三昼夜再复生活，乃居地上四旬之久，后才升天。这就是显现其属人之性因赎罪而受死，惟其神之性，系永远生活为救世之君，现居天地之间，作中保之主，替代凡敬信之者，转达祈求神天上帝，慈悯悔罪之人也。三样，救世主耶稣，舍了至尊贵的宝身，情愿代世人受天怒人加的万般艰难而死，成了无限之大功。则凡敬信之者，将救世主自己无限之功，归于如信者自为之功德，致伊可获得诸罪之赦。倘伊若更恒心谨遵救世主耶稣之道而行者，伊死后之灵魂，岂不是更得享永远之福哉？盖救世主耶稣代受死赎罪奥妙之大道，系神天上帝秘义之事，世人见识卑微，岂可能测之哉！惟人能晓得自己肉身之内，尚有个宝贝灵魂永远不死者。知此关系，从前虽日日已做过邪淫奸歹诸恶之罪，至多至重之极，若肯悔心痛恨，力改前非，可因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功，必得神天上帝赦宥其所有之罪，至死之后，其灵魂亦可以得救。就是那些轻忽自己宝贝灵魂，不顾得救与

失救，俱不管理之者，亦要静坐默想之。倘若人没有灵魂之贵，如禽兽一般，死了即完其事，则神天上帝，因何这样委曲，特命差遣己独爱之子降世，代受死而赎世人之罪，救人灵魂乎？这就是显现人的灵魂，固是宝贝之极，系永远不灭之证据也。然神天上帝若不遣其子降世代受死而赎罪，亦没有什么要紧，不是一定要去做之事。就是神天上帝总不救人的灵魂，亦没有丝毫损益于彼。盖神天上帝自无物中而能生化万有者，岂不能另造人而为活灵者乎？然神天上帝不过如父母爱子女一般，无所不致。惟知怜惜世人愚顽之恶，不忍尽然即就殄灭之意。乃广施仁爱之大恩，宁愿世人获享永福，不欲世人永受苦祸之深意也。故曰：神天上帝遣耶稣降世，非为审定世人之罪，乃欲世人可因其赎罪之功，可获望救而得福。夫神天上帝遣耶稣代赎罪垂救之恩，至于此极，且还有不肯舍离恶逆之心，攀援此救援之恩，犹恃着硬逆之心，固执恶意者，请自慎思之。生前或者神天上帝未大罚汝之恶，但你们可能硬逆得到永远不用死乎？或能硬逆得一百年不死乎？或能硬逆得八十年不死乎？或能硬逆得五十年六十年不死乎？诚恐不能也。然这个死字，恐怕世上最尊贵之人，最勇烈之士，最大才学之人，最贤德之士，最愚笨之人等，亦不能硬逆得过，不用受死的。何况死之后，怎能硬逆得过不用入地狱受永远之苦哉！况且并无轮回复生阳世为人之理，亦总无转生出世为畜类。乃恶人一下地狱，至永远不能出也。这是摆在眼前不能之事，奈何举世大半之人，利欲昏心，明知不能脱逃之祸，乃偏要纵欲作恶，自负悖逆之大恩。如今神天上帝幸已颁赐代赎之大恩，倘有人得知不肯接之者，岂不是抗逆神天上帝之恩哉？况且至卑贱之微物，怎敢与至尊至能者而抗拒乎？凡敢与之抗拒者，焉能保得不败灭者哉？诚恐败之更速！夫人亦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报应昭然，人所共知，并非爽

语。但这里所论实善实恶之报应，都在死后来生报应者多。且今生之报应，不足实善之赏，又不称实恶之罚。因人生前善恶未定，或善者至终变恶，而恶者醒悟为善，亦未可知，所以不能定其善恶而赏罚之。若到死之时，盖棺之际，善恶即定，不能更移。那时赏善罚恶，则无纤悉之差。彼为善恶者，亦没有强词可辨。独善者欣然受赏，而恶者恼恨自悔，切齿痛责，即被拘入地狱之中，永受苦祸矣。若遭着这苦祸者，甚难之至，哀痛之极也。盖世上算为最惨苦之刑罚，亦不能形容万分之一。因地狱的痛苦，没有了期之日。是以在生前不能回头改恶者，不如莫为人，宁可予早自受石磨慢慢磨死，免得死后更要受多几十倍地狱之苦刑也。但有人自谓偏不肯改恶者，祈自省察之。勿待要受刑苦之时，欲要改恶，即不及时也。今照经书奥义，略述此地狱永罚之大意。余心甚惶恐，下笔竦然，毛骨震动，忽生无限之忧。诚恐亦被自己恶欲所害，恐一时迷惑，复犯罪恶，岂不是将来亦要受此永罚哉！孰能可救之也？故而终日乾乾存心省察，凛遵神天上帝所命诸诫而行，倚靠救世主耶稣之能，暗助谨身修德。至死之时，或者可以逃脱永祸之苦，则侥幸之至也，岂敢怠慢不自慎乎？惟冀观此书者，亦可自审良心，查究日夕之行为，思想平日曾有怀念恭敬神天上帝、原造化天地人万物之主否？曾有信服救世主耶稣代赎罪救灵魂之恩否？曾知道自己宝贝灵魂永远不死否？曾知道死后有天堂永福可享与地狱永祸可怕否？这数样最要紧的道理，有关系于今生来世永福永祸之关系。苟未有如此之心者，切要留心敬信之可也。斯非谈天说地，荒唐之语，又非捕风捉影的虚言，乃谨遵真经之旨意而述之。若虚心谦逊恭敬而读之者，必能理会其秘义之意。但自满倨傲者，必不能得之。徒自害灵魂之甚也，可不谨遵而敬之哉！

论富人难得天堂永远之福

救世主谓门弟子曰：“我确语你们，富贵人甚难进于天国。以骆驼通过针之孔，比富人进神之国更易也。”〔圣经马太篇十九章二十三、四节〕“天国”二字，有两样解法。一样，指天堂永乐之福，系善人肉身死后，其灵魂享受之真福也。一样，指地上凡敬信救世主耶稣众人，聚集拜神天上帝之公会也。“神之国”三字，亦同此义。此言救世主耶稣，一日与众弟子宣讲福音教百姓时，忽有一少年富人，问救世主曰：“善师，我要怎样行作，才能可得天堂常生之永福耶？”救世主曰：“你何以称我系善耶？除了神天上帝之外，在天地之间，没有人可能称得至善之名。惟你若要获享天堂常生之福，则要守神天上帝定命之各诫。”富人问之曰：“何为神天上帝之诫耶？”救世主曰：“神天上帝之诫者，即是勿行杀害之事，勿行奸邪淫乱之恶，勿偷窃别人之物，勿作虚妄假供干证之事，乃要孝敬父母，而仁爱憐舍之人，如似爱自己也。凡能守之者，常生之永福，亦在其中矣。”富人对曰：“我从幼年至今，曾守诸诫，还缺何诫耶？”救世主见那富人自夸其义，遂以言试之曰：“尔若果要守全律，则可去卖了尔凡所有之产业，而将卖产业之银，施赐给与贫穷之人。则尔必有财帛存在于天，又可来随从我而学常生之真道也。”惟那少年富人，闻了此言之时，则甚忧闷之至，即时去了。因其有大财业之人，怎肯施舍与贫穷之辈。这就是显著其泥于财帛之心，难寻常生永福之道。盖救世主亦知其系泥于财帛之人，不过发此良言，欲教拔其陷溺之志。但其因财业丰盛，迷惑了心，独羡慕财业，不思来生之永福，诚恐其终不悔者，亦必失灵魂之救也。所以财帛陷害人之灵魂者，殆有甚焉乎哉！这富人去了之后，救世主叹惜曰：“使骆驼通走过针眼之孔，比富人进常生之福，更容易也。”众弟子闻言，则奇而问之曰：

“敢问救主之言，以骆驼通进针眼之易，而富人难获常生永福之道，何谓也？”救世主谓众弟子曰：“欲使骆驼通走针眼之孔，固是难行之事。然在人则不能使之，惟在神天上帝，无所不能者，必能使之也。但比之欲令富人获常生永福者，尤更易也。盖蠢然之性，使之则易；惟灵明顽性之人，甚难更变之。因富人之心，被物欲所诱，培根益深，更顽逆难化。盖其财多自恃，骄奢自长，傲气自大，饱暖无忧，常悦人褒奖逢迎，不欲人片言违逆，自满自足，故侍妾婢仆，交往人等，悉然专心逢迎其意，孰肯直言触怒其心，招惹其怀恨乎？彼富人亦自谓凡所作为，没甚过失。由是骄奢日甚，恶欲日增，加之亲近为其好亲友者，亦独谄媚迎悦其意。以致其心骄盈殆甚，日夜方寸之中，惟慕于财利世俗宴乐之事，耽于骄奢淫逸之心，身安意足，独愁命短，不能尽享快乐之美；看得眼前财色，如糖似蜜之味，以为永远不忧。因被财色诱惑，意乱心迷，恃财妄作，不听善言，不纳真理，侮慢善人，不敬畏神天上帝，不信有灵魂永远之报应。如此者，焉能变化其心哉？况且常生之永福，亦非肉眼可能亲见。故虽有此常生之乐，亦难得富人信从之。斯既不肯信之，又怎能得进而享之之哉！是以论其甚难之意者，言其财多害其之志也。由此观之，凡富贵之人，无有不是因财产之多，而不陷害灵魂之志者，鲜矣。盖那自作经营，而后来才为富贵者，奢华骄傲之心，尚且未有十分放恣。但其之心，昼夜思念之间，亦都系孜孜为利之事，谋在生意买卖货物之上，必不想到身死之后，魂魄却往何所。又不肯忆想平生日夕所作之事，善的多，或是恶的多，总不查察之。自少至壮，由壮到老，日夜之间独是思想财利，衣服饮食，各样之事而已矣。倘或忽然遇着身病之日，那时心中惶恐之极，就怕不久会死，尚有许多生意之事，家务纷纷不定，未曾做得妥当。只怕自己死了之后，子女幼少不知办理。就是怕死，亦不过因为这各事而望虑，还自憎蔽

不知，不想到死后善恶报应若何。总系估人死之后，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无形无踪，完了一生事业。又估死了之后，就是在阳间做人不好，都系转轮投胎，托生出世变猪，变马，变牛，变羊，就算恶报之意。又有将近怕死之时，良心悔想，亦觉自己平生所做之事，都系不好的多，只怕死了之后，要落地狱受苦。遂嘱咐子女，待他死了之后，即要叫些和尚道士，开坛建醮，念经数日，救他出了地狱，快些转轮投胎出世为人，免受地狱之苦。又有富人到年老之时，亦知死日将近，乃想做些好事，补赎平生之罪过，免得死后要受苦难之意。遂常时去各寺庙崇拜神佛，烧多些香宝蜡烛纸钱，或斋僧布施，以为求僧家念经，买嘱阴司地下牛头马面之鬼。又买些劝世之书，阴鹭经文，高王观音经等，送至各处寺庙，分送与来往之人，劝人念诵观音真经，学习阴鹭文好意而行。则自以为善德之功，可以补赎平生之罪过，到了死后之时，则安乐无忧，必定转轮投胎复人富贵之家，做富贵人家的儿女矣。因为怀了各样鬼胎在心，故此不肯信从真道。这样糊涂之人，岂不痛惜哉！又那富贵人之子女，更为难以变化其心。盖其自生出世，父母爱之如宝如珍，日日娇养，不肯拘束，任其横行，纵其所好。及至长大之时，性情已经纵惯，顺之则悦，逆之则嗔，不能受得一些违逆。因此全家上下之人，都迎悦其意，不敢抗拒其心。是以纵高了倨傲之性，遂每作每为，纵欲自恃，骄盈日甚，淫乐日肆。且昼之间，不论衣食，就谈财色。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贪财色，爱纳少妾。独图娱乐之欣欢，不思身后灵魂却有无限永远之苦。总不怀想敬畏神天上帝之心，又不尊善人之训。以谄媚邪恶之徒为友，把直谅多闻的士为仇。见善人如眼中之刺，亲恶徒如席上之师。言行举止，动以洋烟财色为天。不知稼穡艰难之苦，弗达贸易买卖之忧。平生所作所为，皆是半痴半睡，倘或死日一至，出其不意之时，则如牵牛捉猪要宰杀之势。心

虽甚不愿死，但不能停留半时。死后瞬息一判，即拘入地狱，永受无限之痛苦。这是因为财多自恃，不遵善人训劝，生时享尽娱乐之欢，至死却有无限惨酷之悲。此虽直言陈切，实富贵人家之子，居其大半这样之人。所以明晰其非者，实欲警醒戒勉之。庶儿或有贤父兄亲友之人，可以戒勉溺爱之心，不致暗害子女之极。且能训子女于善义之道，切勿徒施溺爱之心，反害子女生时受辱，死后尤受永苦，岂是爱子女之心哉？为父母者，切宜省察之可也。然而既为富贵人之子者，亦要借重富贵财帛之势。首要尊崇神天上帝在万有之上，敬之，畏之，奉事之，酬谢神天上帝日日保养之大恩。次要认识自己肉身之内，有个宝贝灵魂，比肉身更贵重，更有长久之祸福可享可受也。三要敬信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功，救灵魂之德，爱之，赖之，仰望之，感其救拔之恩也。此三条大纲领之要道，有关系于生前死后之祸福。故能守之约之者，则生顺死安。苟不明这三条大纲领之要道，虽现为富贵之人，锦衣玉食，所住亦是大厦高房，幽雅之致，洁净之极，穿的衣服，食的美物，用的器皿，件件清新，样样奇巧，使之不尽，用之有余，且在世上既然如此华美富足，惟纵欲自肆，不肯克己恶欲，而修善积德者，请问生前之福，既已享尽，但死了之后，灵魂欲往何处享之耶？虽然圣洁清福之所在亦有，惟恃财纵欲行恶者，焉能得居之乎？且不能居在圣洁永福安乐之所，即要拘入污秽惨苦永罚之囚。况今在世一些污秽臭气之物，半刻不能受得，宁肯受得死后永远污秽之臭气乎？在世一些火烧疼痛不能受得，怎能受得来生在地狱永火刑罚之痛苦乎？在世不能受得别人一些抗拒之气，死后到能受得无数恶鬼抗拒之气乎？在世一些苦渴不能受，死后焉能受得永远之苦渴乎？特将世上暂时所不能受苦之各事，形容略比死后永远受痛苦之刑罚。你们现今身享富贵者，若不肯存心修德，死后怎能逃脱永祸之苦哉！

是以身在富贵之家，男女老少之人，既然必定不欲甘心受永苦，则切宜付度之。现在气息尚存，还可以悔改诸恶，专心敬信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恩，遵守神天上帝各诫而行。如此则生前住清洁幽雅之地，后死亦永居圣洁之所。倘或独贪现时富贵之虚乐，固恃顽逆之心，不肯改恶修德者，死后即要居住圣洁反面的污秽，永乐变常忧。冀为富贵者，慎宜细察之，勿待迟疑，诚恐日月逝矣。岁月不为我留，到死时虽欲悔之，则不及也。

论问鬼之邪妄

盖伊等既将对尔等云：“寻向冥见死鬼者，及为巫师，或窥视噤口暗语之类。各种人岂不宜寻向神天上帝，何须从活寻向死者也？”〔圣经以赛亚篇八章十九节〕“伊等”二字，指未识真经圣道，不敬天地之大主，不望救世主耶稣之人。“尔等”二字，指识真经圣道之义，知有天地人万物之大主，敬信救世主耶稣之人也。“冥”者，幽暗之义也。“死鬼”者，言人死了，其魄变为鬼也。“巫师”者，作邪术之人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窥视”者，默然静听，以眼邪看人面色之意向，即可进言揣摩人之愿欲也。“噤口暗语”者，口不言而心欲谋害人也。“各种人”者，指各国之人也。“神天上帝”四字，指原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活”者，指生活之人。“死”者，指死了人之魂魄也。此言世上之人，未识真经圣道，不明其义，心无所主，意无定向，如风信之旗，随风转动，不能自立自志也。夫人在胸内之心，若不能秉正持守者，则邪意由之而生也。且人一身五官百体，动以灵心为主，倘若遇事灵心不能决断，被外物诱之去矣。物诱于外，心蔽于内，则虚灵虽聪，有亦无不昏昧者矣。盖当今之世，诞怪甚多，师巫邪术，不能胜数，殆有不被其惑者鲜矣。然人果能安于天命，固守本分，不贪不谋，诞幻邪术虽多，亦安能受其之惑？但人之心，先有图谋

之意，遂被其诱，甚至有被迷而不自觉，不能自解者，岂不可惜哉！故将何以被邪术之惑，略剖言之，或能醒悟被迷不能自解者，可以救其懵懂之心也。盖在男人为覘者，俗人称之为师公。女巫者，俗人称之为师婆，或称问鬼婆。这各等人系倚着符咒为哄骗人的货物，说奇道怪。倘遇有人身受灾病，或害颠狂之症，去求师公拜神之时，彼即烧香三枝，插在叫做什么祖师之前，跪下稟请满天满地各样之神。拜毕，遂在卦筒拔取卦筹一枝，即说病人今年命带限星，时运十分不好，在于某处地方，撞着什么凶神恶鬼，缠缚其身，致受此病。若要此人病好，乃要几多银米，几多符咒，几多宝烛香油，几多百神衣，几多三牲酒果，在祖师之前，念诵真经一两昼夜，此病自然渐渐便好。若不做此功德，恐怕病人会死。如若十分不能计办这多银两请人念经，亦要请些符咒回家，贴在门口，挂在病人身上，或能免死。然病体亦是十分缠绵，不似念经一两昼夜，才好的快。说了这些言语，令人听之心内不安，不由不勉强踌躇，计办银两，请他做功果，或买符咒贴之，欲想病人即日安然全愈。倘或做了功果，贴了符咒，偶然病人渐好全愈，则众人俱称赞师公拜神之灵应。但做了各事，病人仍然不好，亦不敢说师公拜神不灵，只说自己心内不虔诚，故此所求不灵应。又若病人死了，便说病人命该如此，灵神亦不能保护失时该死之人。照如此看来，则邪术虽未惑人，而人先自惑也。又那做生理之人，因贪恋酒色，迷懵了心，作事颠颠倒倒，财帛又不顺利，家内众人若不安宁者，亦去求师公拜神求籤问卦，为何今年时运连遭，这样晦气。那师公亦在祖师之前祈求拜之，拜毕，即拔卦筹详解。便说你今年犯了太岁星，要在祖师前作福，许下几多银米，几多衣裳，几多香油宝烛，几多三牲果酒，才能保得今年时气。又要去太岁菩萨之前作福保庇，不然恐怕更有大灾难临身。且那求问之者，若听此言，不敢不遵，即诚心要

作福，求菩萨保佑，惟恐迟延，就要灾难临身。但不想自己迷了酒色，已是昏乱灵心，大获罪于神天上帝，岂是犯太岁没时运乎？且祖师太岁无知无识者，不能自保，焉能庇护得获罪于神天上帝之人哉。都系彼此自惑，而为师公者，借重祖师菩萨之名目，图谋财利而已矣，岂能求得丝毫之应验乎？且那为女巫师婆者，乃去哄骗妇女各人，妄说自己魂魄能下阴司，找寻冤魂无主之鬼。故那些妇女各人，或有父亲被人冤枉害死的，或有母亲产子艰难而死的，或有丈夫行船死于海内的，或有兄弟在路上死的，或有姐妹因少年而死的，均去问那师婆。送些银钱与他，求他寻着各人的魂魄到来，讲出死在阴司如何光景。那些女子去问父亲被冤枉害死者，这师婆即烧着香三枝，插在当空，假意闭了两眼，暗中偷看人之面色，口内含糊请些各处地方社坛土地，及神佛之类，以为求神佛引他去找寻魂魄死鬼之意。停了一回，遂说道，你父亲被人害死，魂魄被拘在冤枉城，受许多艰苦，难当之极。汝既系其女儿，可回家与兄弟商量，凑些银两，买的符咒到佛前烧化，求佛爷教你父亲出冤枉城，免受苦难，早投胎也。这女子听了心中苦切，亦回家商量找寻银两，买符咒烧化，救父亲死魂之苦，则以为尽自己之孝心也。又有些女子见母亲生时，因为产难辛苦而死，去问师婆，求他寻找母亲魂魄，欲知母亲死落阴司，有何艰苦。那师婆藉此苦楚之言，即烧香闭目，说出无数辛苦之话，又说浸在污秽血湖之中，惨伤之至，腥臭之极，汝为我儿女，至紧请几个女尼，在阳间念诵一两昼夜血盆经，救我出血湖之中，免在阴间受此惨苦，至嘱。那师婆说了这些话，即开目不言。这些妇人女子听了如此之言，悲苦之至，哀痛之极。回至家中，虽委曲揭借，亦寻银两，请女尼开坛念诵一两昼夜血盆经，心中才得安乐，不知母亲之魂魄得救出血湖与否，亦不追究之。总要破费了这银两，则安乐之极，傍人亦称赞这样儿女之孝心也。又那

些因为丈夫行船死于海内者，去请巫婆，求他寻着丈夫的魂魄，上阳间问其受苦若何。那师婆亦烧香闭口，糊言乱语。开口便说，哎苦呀，寒冷之至，我在水底长受水浸，不能走出水来，冰冻之极，苦楚不堪。欲要教我出水难之苦，要请几个道士，在阳间开坛念诵拜水经，方能救出水中，渡过水灾桥，则可免受冷冻之苦，可即投胎出世为人矣。彼为其妻子者，若听这样之言，必然哀痛之至。虽家世清贫，亦必往四亲挪借银两，就请几个道士开坛念诵拜水经，渡过水灾桥，救丈夫出水中之苦，尽了生人之心，应了死人之口，才得心安也。盖那些师公师婆，窥视噤语等人，以卖符咒为生理，欺骗银钱，图谋肥己之资，遂装出默言诡语，实静听看人面色向往之机，即进言揣度人之愿欲。口虽不言，而谋算获利之心甚热，在于胸中，故生无数谎言，诱妇女各人，谎言犹恐不足，又引虚事以实其信。故不论人受什么灾难而死，若去求问师婆之时，必要先说出受何样灾难死的，彼即听在耳内，而心里却想出一段妄言，可以诱动人心之事，令人听之不得不信，不敢不从其言也。呜呼，惜哉！盖因世人不识真经圣道奥妙之义，不肯虚心理会从顺敬信之，以致不知尊敬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自智自义，自谓天地之间，无宰制之主，无所可倚靠，故尊信邪妄怪诞之事，以安其心。岂知不论男女老少之人，不论受什么灾害而死，不拘死在何处，彼生前若知真经圣道奥妙之义，敬信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功，倚靠救世主之恩，必得诸罪之赦，其灵魂亦必获救，而在天堂享永远之福。彼生前明知有真经圣道，不肯虚心遵从，弗信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功者，其死之后，灵魂必在地狱永受苦难。斯即实赏真罚之报，义案判定，永无更改。彼若已判定受罚者，任你妻子女儿，在世界阳间之上，请尽通天下所有和尚道士尼姑等人，朝夕念数千万遍的经，亦不能救得开一线地狱之苦。诚恐那些师公师婆及和尚道士尼

姑等人，生前或能幸免苦难，惟死后亦免不得要落地狱受永祸之罚也。所以神天上帝特启示真经圣道之意，警戒已认识真经圣道之人，恒遵诫命，勿被不识真经圣道之人诱惑了心，寻问死鬼魂魄之邪妄，违逆神天上帝之诫命，反害自己灵魂受永远之祸，失永享之福也。夫欲知人死后之祸福如何，不论他死在何处，只观其生前良心所悦之事，审察其日夕之作为，则略知其祸福之报矣。何必求师公师婆，问其死鬼魂魄哉？彼师公师婆，若诚知善恶之报应，亦必不作此邪术诱惑人心，图利肥己，自害灵魂矣。惟有知识者，亦知其妄，自必不肯信之，必不容纵妻女受其诱惑，破费银钱，徒诵糊涂之经。然人该当所寻者，神天上帝也，真经圣道也，救世主耶稣也。寻识神天上帝有何好处呢？曰：神天上帝，系原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神。宇宙内万国之人物，皆在神天上帝掌握之中。人类生物一呼一吸，皆赖其保庇。天福世禄，亦由其所发。故凡敬畏之，安于天命者，虽贫困不堪，而心亦乐。因知穷通得失，总由神天上帝所定命，不能强求也。又寻识真经圣道者，亦有何益耶？曰：真经圣道奥妙之义，系神天上帝启示之旨。明示人知该崇敬奉拜者，神天上帝也，即是天地之主宰。又示知人肉身之内，有个宝贝灵魂，系永远不死之灵物，应该存善心，乐道德，保养之，免受永祸也。又寻知救世主耶稣，有何益呢？曰：救世主耶稣原系神天上帝之子，自天降地，替代世人受了百般极苦之难而死，已赎了世人获罪于神天上帝之罪，是以敬信之，倚靠其代赎罪之功，必获诸罪之赦，灵魂亦望得救，而享永福。盖得知斯三者，约守而行之，则生时心获常安，至死后亦得永乐。苟不知斯三者，或知之而不肯信之者，均不能免灾祸。或者今世幸免灾祸之苦，但到死后，断不能逃脱永祸之罚也。且汝等为师公师婆之人，自谓作这样邪术诱惑人心，可以容易欺骗世人之财帛，肥甘口腹。但汝等幸宜自思，人可以容汝等欺骗，惟

神天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者，不能容汝等欺骗之。必定要罚汝等之罪，不报于今世，必在死后而罚之。为何贪图数十年之衣食，结下死后永远之苦哉？然汝等亦知行邪术怪诞者，焉能得善报乎？且在世界上，士农工商，百般技艺，任人选择而为。何不舍此邪术，另寻善技工业，资养生命，改除一切邪妄之心，寻向神天上帝，尊崇真经圣道，敬信救世主耶稣，倚赖其赎罪之功，获免诸罪之赦。从此遵守神天上帝之命，安贫乐业，则生前身心获安，死后灵魂亦享永乐。何苦痴痴然作此邪术，而获欺天欺人之大罪哉！凡作邪术者，冀而思之，早图悔改，幸勿自暴自弃，徒自害也。

圣经若翰福音篇三章

论复生之义

昔有如氏亚国之人，名尼可氏母。其夜来至就近救世主，称之曰：“师，我等明知尔为由神而来之师。盖神非借之焉，无人可能行尔所行之神迹。”救世主谓之曰：“我确确语尔知，人若弗再生，必不见神国之福。”尼可氏母对之曰：“人已既老，何得再生？其可再入厥母之腹而再得生乎？”救世主谓之曰：“我确确语尔知，人若弗以水并以神风复生，则必不能入神国之福矣。自肉生者，肉也。由神风生者，灵神也。我所云汝该复生之言，勿见奇之。风随处而吹，汝虽听之，尚不知其何来何往。凡以神风复生者，若此也。”尼可氏母对之曰：“是情如何能作也？”救世主答谓之曰：“汝为以色列以勒教人之师，犹不知情乎？我确确语尔知，我等言所知，而证所见，惟汝曹犹弗受吾证。我以地之事既言尔等若弗信，我倘以天之情言尔，汝岂信乎？无何人能升天者，惟彼自天降也，即人之子犹在天者也。且如摩西举蛇在于旷野，人之子一然，将来必见举。以使凡信之者，不致沈忘，乃得永常生也。盖神爱世界之人，致

赐己独子，使凡信之者，不致沈忘，乃得永常生也。盖神遣厥子降世，非为审定世人之罪，乃致世人可因之而得救也。信之者不被定罪，乃不肯信之者，曾定罪，因不肯信于神独生子之名故也。其定罪之故，乃真光已来世，而世人爱黑暗过于光，盖厥行为恶矣。凡行恶者恨光，且不肯就光，恐其行作见责也。惟行真者就光，以致厥行在于神照著而行之矣。”

上古至今一千八百余年；昔在西边亚细亚洲内，如氏亚之国，救世主降生在此国之时，其国中有一个道业牧师，名尼可氏母。素闻救世主之名，知其常以救世福道往各处地方，宣传教训世人，且能行非常超性之神迹。屡次欲求见救世主的威容，亲聆大教，因惧同道诸友戏笑，是以日间不敢去求见，乃在夜里遂去求见之，亲近求拜救世主曰：“老夫子，我等固然明知夫子系由天而来教示世人之师表，盖神之能若非在于夫子，而夫子焉能行出非常之神迹乎？”救世主亦知其求见之诚，乃确实谓之曰：“人若弗再复生，必不能得见神国之美，尤不知进永福之所在也。”尼可氏母对之曰：“且人既已老了，焉能可得再复生，其可再入母亲之肚腹，复再生而为少嫩之人乎？”救世主曰：“我确实明示汝知，如今世上各处之人，被蛇魔以邪道迷惑了灵心善义之性，其灵志之善，如死了善性一般。是以凡所行作之事，皆以恶事为乐，而把善义之事，却以为难。故此作恶则易，为善则难。若不【按：不字疑衍】悔改罪恶，领受洗礼之水，洗洁身灵，并领神风之德，复生心灵之善性，远恶逆，走善道，则可以入神国，享永远安乐之福；否则不能入神国，乃必落地狱受永远之苦矣。比如你所言再入母亲肚腹而生者，不过系以肉身生肉身而已。倘若由神风感化而复生者，系生活灵神善德之性。我所云汝该复生之奥义，汝勿以之为出奇之事。即如风随处而吹，汝虽听闻风声响作，尚不知风来自何所，又不知风往于何处而去。所以我

论神风复生人心灵之善性，若似风之来往一般，汝虽不能见之来去，汝岂说没有风乎？凡神风复生心灵之奥妙，亦略如风之来去，不知所之也。”尼可氏母对之曰：“比如这样奥妙之事，怎能作之乎？”救世主答之曰：“汝为教人之牧师，犹不能知是情乎？我确实教示汝知，我由天降临，确知神风感化复生心灵奥妙之义。且我行之神迹，即指由天而来之证据，惟独汝等虽见证据，犹不肯受我所说复生心灵奥妙之义。如今我不过以地上可能见之事讲汝听，汝等犹不肯信之，我倘若以天上不能见之事情讲汝知，汝岂肯信之乎？自古以来，没有肉身之人升上天去，而见天堂内的事。独我自天降临于世上，固知天上的事，所以能言之。且如摩西经过旷野之时，有许多恶逆之人，违悖天意，致受毒蛇咬伤。摩西乃以一条铜蛇高举于空中，令各恶逆获罪被毒蛇咬噬者，仰望铜蛇，可以得生。即我将来亦为替代世人受百般艰苦而死，救赎世人获罪于天之刑罚。且我肉身虽为世人而受死，惟死了之后，三昼夜仍复生活，举升复回于天。凡人知罪悔改信于我之道理，遵守而行者，皆得获罪之赦，不致沉沦在地狱受永苦，乃更得享常生永乐之福于天堂也。盖神天上帝爱怜世上之人，致特赐圣子降世，受极苦而死，代赎世人获罪于天之罪。而其差遣圣子临于世上，非为审定刑罚世人之罪恶，乃致世上各国之人，因我受苦死之功，而赦恕世人之罪，拯救世人拔出罪恶之中。凡人信于我教训之道理者，获得灵魂之救；不肯信于我教训之道者，曾经判定其罪。”盖神天上帝判定世人之罪，亦有一个缘故。因神已特赐圣子降于世界之上，宣明代赎罪获赦罪之恩，光明大道，普照世人心，知所当行之道，避祸而获福。怎奈有许多世人故意抗逆天恩，不肯弃暗投明，奉诏遵行。盖因这些人乐于恶逆的行作，乃恨光明大道之正行，以致不肯就近之，恐其的恶作见责于光明大道之义。惟独真行善义者，就近

光明大道之路，以致其善义之德，犹如照著在于神前而行之矣。

救世主钦奉神天上帝之命，自天降临，投胎世上童身贞女之腹，出世为人，亲传特赦赦罪之恩诏。故其受死复生活之后，以奥义真言传授各门徒，令之往各国之中，宣明赦罪之恩诏。言通天下万国之人，因被蛇魔以邪道迷惑了人心灵善性之志，如死了一般，乐悖逆之事，皆已获罪于天。而必要悔罪改恶，信于神之圣子耶稣救世主之名，领受洗礼，方获诸罪之赦，可领神风之德，复生心灵善性之志，遵救世福道而行。从此获宠于神，获悦于人矣。倘若见了赦罪之恩诏，尤不肯悔改悖逆之心，遵诏奉行者，必判定其罪，罚之沉沦于地狱，永受苦刑。斯奥义真言，系救世主由天降临世界之上，特令各门徒播传赦罪定罪之旨意。凡观此书者，冀宜静坐默想之，切不可固积恶孽，抗拒违逆天之奥旨，自召永祸也。

卷三真经圣理

论真经圣理

盖天地及万物万种之人，皆由无形无像、无始无终、自永远至永远、自然而然之神，无材质而施全能之性，造化生成天地万物之形体。因其有全能之大德，出令一言，而天地万物即有，而立成体质也。且其赋于人灵性之理者，亦原由其纯灵之大德，自天而出，永不更易之矣。夫万国万种之人，虽有万样之理，万品不齐，惟其齐于一者，救世真经圣理也。道有邪有正，亦有真有伪。邪者喜悦人心，故人乐于信从。正者理义奥妙，隐微难明，故人易于忽略。真者诚实无妄，义真理确，故难恒守。伪者诞幻多端，奸谋骗，致多诱惑而被迷。盖世界之上，既有此各道，是以世上之人，多受暗昧而难分辨者，失却真经圣理之义，故致如此也。且如中国儒、释、

道三教者，人所敬服。然释道二教，多有惑人之妄，儒教亦有不全圣理隐义之旨。故愚者，昏沉暗昧，贤者，过而不及也。且儒教独论仁义之性，释教论明心见性，道教论炼气养神。释教所谓明心见性者，固必意诚心正，才能存养纯灵之心，方可见真性之德，知其向往之切，皈衣归正，乃可为之存心而见真原之性也。何故虚为妄作，造出赦孤会、孟兰会、三宝会、无量佛会、血盘放生等会，图画佛像，念经礼忏，诱惑愚民？诚欲贪图射利之心，遂假各会之名，售其私意，骗人布施，实谋获利肥甘口腹。明心见性者，果如此而能见真原之性哉？又如道教所谓炼气养神者，固须究穷性理，追本寻源，以道义制治其心，方能炼气养神，则可以固复真元，而或知始创之原，乃可为之修炼正气，养复元神。何故虚张声威，造出驱神逐鬼，斩妖除邪，书符作术，总总怪异，不堪言状。只为骗，欲获利自甘，遂生枝节。炼气养神者，果若是而养之乎？斯因道教不正，根源不清，遂生出许多谎言妄术，迷惑人心，诱人布施，乐助射利，肥己而已矣。此二教之诞幻，迷惑人心，伤财害义，废时失事，患害无穷。呜呼，奈何世人心，受惑而不知，执迷而不醒者，岂不惜哉，痛哉！盖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惟知性而不知灵魂者，焉得全成天理本末之义乎？夫灵魂者，乃系人心虚灵不测之妙神，‘由神天上帝赋于人身内的明悟、记念、爱欲之情也。性者，由气所发也。性有刚柔懦弱，而灵魂独晓悟而已。其发至微，用之则著，舍之则昏，故独论性而不论灵魂者，未全其旨，缺其要矣。如马牛羊鸡犬等亦有性，何其不知仁义礼智之事哉？因无灵魂晓悟之故耳。故其一死，事已完毕，但人能知之者，有灵魂晓悟之几希矣。盖人之肉身皆有死，惟灵魂永活而常在，故善恶之报应，在人死之后，赏罚其灵魂受祸福而已矣。盖人之肉身虽死，埋在地穴之内，到了

来生，神天上帝还要审问其灵魂。仁义礼智之各事也。是以救世真经圣理之教，独论信及灵魂之大旨，玉成天道奥妙不测之意。信者，心之至诚无妄，闻而信之之谓也。灵魂者，司理全身四肢百骸动作之事，有声无形。知有此灵性，而不能见其质者，犹若大风随处而吹，闻声不见其形，孰谓无风乎？不知灵魂之妙性者，若此之谓。又如人之肉身，夜中睡在床上作梦一般，梦中不知做了多少事情，何曾倚赖肉身？此则知有灵魂之证。且人苟无灵魂主管全身善恶之事，便是一团死肉，不知所之也。救世真经圣理，原出于天，由神天上帝之子救世主耶稣启示奥旨，宣传与世上之人，故知斯秘义之理也。盖救世主耶稣何以言其为神天上帝之子乎？因救世主耶稣自天降地，由至上神风之大德，临于童女受孕成胎而降生。盖其未降生之前，在西边如氏亚之国，其国内有一等圣洁之人，称先知神用之人，常获神天上帝之恩，默示其知未来之事。故在三千余年，又数百年之先，予知救世主耶稣，在于某朝某世代，某地方，在其童女之腹受孕而降生，长养成人，替代救赎人类之罪。及其所行之事，皆记录于书内，传至于后代。迨至救世主耶稣降生之时，及其长大所行各奇事，与先知神用之人，予指记录之书，所言较论皆相符合。是以明知其系神天上帝之圣子，同神天上帝一性一体，由神天上帝大圣德受孕降生故也。且耶稣本是神之圣德，长大之时，聪明圣志，不用人传习诗书，即识百体诸家字义，洞明真经圣典，能与大才智学士之辈，辩论道理。学士辈不能胜其才志，反被辨博，不识其言真经奥妙之义。故救世主耶稣，当时遂将救世真经圣典，宣传教人。况且传道之际，又能行出各般希奇神迹，其随口而说，即能医痊各样艰难的病，致使瞎眼者得见，哑者得讲，聋者能听，痲疯者得净洁。论耶稣凡所行各样神迹，医痊各样奇难之病，不能屈指尽述。不过略举数事，证表其为神天上帝之子也。故

所到各处,宣传救世真经圣理,教人悔罪改恶,信从真经圣理。学善者,获诸罪之赦,得灵魂之救。固积恶意,不肯信从之者,其灵魂必受永远之苦。救世主耶稣,凡所到之地方,宣教之时,即施神迹之能。医治有各样疾病之人,不受银钱,惟医病传教而已。乃收门徒十二,皆赐各门徒以志识才能,洞明真经圣理奥妙之旨,及赐各门徒能医各样奇难之病。但救世主耶稣在世上之时,只略令各人知其系神天上帝之子。惟将近受难要过世之时,乃予示各门徒得知,其必替代世人受难受死,救赎世人之罪,而死了之后,三昼夜必复活,再升天之情。盖救世主耶稣生在世上三十余年,传教日久,又行各样神迹医治病人,以致信从真经圣理者,不计其数。故其国内那等骄傲自义之士,及那伪善主事拜神各祭者众人,与那不肯敬信救世真经圣理之辈,满心妒忌救世主耶稣之大能。故此那各等之人,同心合意,设计谋害救世主。致耸动百姓,诬告救世主纠合愚民,欲自为王,反叛国家,被那伪官准其诬告,欲悦那各等人之心,判定救世主受死之罪。那各等人即拟救世主该订在十字架之上受死,斯亦神天上帝隐藏不测之意,令救世主耶稣受这样刑具而死,致能赦赎通天下万国人的罪。假借各等群凶之手,害死救世主耶稣,玉成替代赎罪救世人灵魂之意。当时有一义人名若色弗,将香水洗净救世主耶稣之身,把白布包裹,安葬于新凿开石穴之内,用大石塞盖之。至第三日,有天来神使退此大石,离开穴口,而救世主耶稣,果在死者之中复生活。故成验各先知神人所论,其受死复活之言也。救世主耶稣复活之后,还居住地上四旬之久,把救世真经隐藏不测之奥旨,及灵魂重要之事,传授各门徒。又救主未去升天之先,予告许以自去上天之后,必有以圣神风赐赋各使徒,能明知神天上帝之旨意,深知旧经奥义,乃作救世新经之理。遂令各门徒至通天下万国,宣传使人得知救世主真经之道,及灵魂永活

之意。但凡敬信救世主耶稣的真经，而受洗礼者，得灵魂永活之救。不肯信之者，定受永远之苦也。盖救世真经圣理，是由神天上帝之子救世主耶稣自天降地，宣传播救亲授与人。故知人类有灵魂奥妙之义，及救世主耶稣，在死后复生活。乃知死后永福永祸之报应，非荒唐无根之言，而敢播传于世上，诱惑人心。冒述而作者，岂能得免死后永远之重罚乎？所以西域有罗巴列国诸贤，广发仁爱之德，竭其爱世之心。不殫勤劳，不惜费金，习识汉文字义，将救世真经圣理，翻译汉书之文，写成汉字之义，传流中国。非徒利益己，实欲使人人感动兴起，知识宝贝灵魂之义，即改恶学善，敬信救世主耶稣，依从救世真经而行。到了死后可得灵魂之救，庶不辜负神天上帝特赐救世主耶稣降世，替代世人受死赎罪之鸿恩。倘若自善自义，不知己过，不肯敬信救世主耶稣真经圣理者，死后必落地狱之内，受永远之苦。若到此时虽欲想改悔亦不能及，独在生前改恶从善，方可逃避死后永远之刑罚也。斯乃至真至义之理。凡读此书者，切宜追思己过，遵信纳受而从之，不可因文词浅陋，遂轻忽弃掷之。盖述此书者，依真经奥旨详论之。文词虽鄙，义意深尝，惟善读者，深味而自得之。则知灵魂永活之义，尤知真经圣理，必与世道大相悬绝，真伪区别，各不相同也。

论有一位主宰造化天地万物

人所以为万物之虚灵者，因其有灵魂之妙神，及仁义礼智之常性。故知爱善恨恶，分辨是非，是以异于禽兽者，斯几希矣。夫人若不知善恶，不辨是非，又不知造养之主宰者，亦何异于禽兽者哉！且人虽不能知有造养之主宰，则亦能见其造化之功。盖天地万物万类者，即其所造化生育之功。见此诸物，则知必有能造化之者也。盖天地万物，非自然而得成，亦非阴阳能化生，是必有无限之

能,而后能造化广大无穷之物也。譬如平地之上,有大屋一间,极甚壮丽华美,人人皆知有建造之者,才有此屋,非偶然有此华美之屋。但屋乃系小艺之工,尚且不能偶然得成,何况天地万物万类,若大之功者,焉能自然而化成哉?定必有造化之主宰也。既有造化之者,亦必有主管理之,致不能混乱,然后万物各得其所生长荣枯矣。由此推论之,创造天地万物万类,及管理之者,乃系无形无像、无始无终、自然而然、自永远至永远之真神,可称神天上帝而已矣。其永坐于天上,世界万国之人,该当日日独敬畏奉拜之。其不需人手所造庙宇立像而拜之,乃在当空洁净地方,或洁净厅堂,或洁净小屋,但不能得如此地方而拜求者,只以洁净灵心,可以随处而敬拜之。凡倚赖救世主耶稣之圣名,诚心崇拜之者,神天上帝必听准所求各善事。夫人不知而不崇敬拜之者,其罪尤轻。及知之而又不肯尊敬之者,自召重罚也。若人不肯敬拜神天上帝,乃反去奉拜那人手用木、石、纸、泥所作之像为神者,正如人有自己父母不尊敬,而把别人尊敬为父母,岂无大罪乎?或有人说云:神天上帝乃系天地人万物之大主,至圣至尊之神,民人百姓系微贱污秽之物,不敢奉拜。本是君王及各大官员等该敬该拜的,庶民人等不能拜之,有此理乎?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乃系万国万类人之大父母,自君王至庶民,该当尊敬崇拜的,不分贵贱尊卑,惟分善恶诚心与不诚心而已。神天上帝又恤怜世人之极,特赐圣子救世主耶稣,自天降地,代万国人类受死,以赎万国人类之罪。致使凡倚赖救世主耶稣之名,不拘贵贱尊卑,诚心拜求之者,所求各善事必得准也。且世界上万国之人,在世人所论,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但在天上神父之前,以万国男女之人,就如其之子女一般。所以论拜求天上神父者,不拘上下尊卑贵贱人等,惟以谢罪求免,感恩,垂怜,更求帮助善养宝贝灵魂之德而已。即求福免祸之

来，尚要虚心听候神父之旨意，凡事务要安分遵守神父之命令而行，切不可因有事故怨天尤人，反加悖逆之罪也。至于那各坭塑木雕之像，所谓菩萨者，拜之如拜坭木一般，无益而有罪，违逆神天上帝之命，招灾求祸也。况且各样菩萨之类，本是人手随意而造作之物。那些游手好闲无赖的和尚道士，随意呼其之名哄骗男女之人，奉拜祈求之。彼则假借各神佛菩萨之名，做出各般奇骇，使人乐心信从，施舍银钱，其则获利肥甘口腹而已。盖拜各样菩萨之偶像者，十有八九不知其故，不过随从众人之意拜之而已。或有明知不该拜之者，亦媚世从俗，是以彼此各受暗昧迷惑，而不能醒察之者，只因私欲所致也。或有人说云：神天上帝，不能管理世界若大之事，致要各神佛菩萨帮理，如君王要众大臣管理国事一般。故越拜越信，不拜各神佛菩萨者，其心亦不安也。夫混沌未开，乾坤未定，神天上帝乃自无而化生天地万物万类者，岂有不能管理全世界之事乎？且天地虽大，万类人物虽多，在神天上帝看来，不过如一家之人耳，何难管理之？况且神天上帝乃系纯灵，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非君王可比之也。盖君王者，虽系至尊至贵之人，不能无所不知，又不能无所不在，故要众大臣帮理之。神天上帝乃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自永远至永远之真神，不须助之之者也。比如在上古开辟之世代，那些神仙佛祖菩萨之类，未有生出在世界之先，未死未为神佛之时，是谁管理世界万国众人物？由此观之，那些神佛菩萨之像，不能保佑人者，亦昭然明显之。所以作此小书奉送与世人，好使世人固知天地万物大主之盛恩，专心独敬奉拜之，庶不辜负造化天地万物大主宰保养世人之鸿恩，方是追本寻源正经之大道也。此小书乃世上各处众人所重，故文理浅近，可使众人过目了然。冀智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自弃其德，惟虚心下诵，则略知本末造化之主，而知此书亦不是虚谬矣。

论救世主耶稣降生代赎罪救世人之来历

盖普世万国之人，因失了初禀受善性之德，遂迷懵于邪道曲逕。惟知习俗循风，不知当行正道之路，以致善德渐远，而恶业日增。所以事不拘好歹，道不论邪正，大率眼前常可观看者，固人所乐从。倘以希奇幻术诱惑人者，尤易悦人之心，而信从之者，亦以之为确也。夫今所传，乃恪遵神天上帝默照启示真经奥妙之旨，论及救世主代赎罪救世人之事。这个来历，与神天上帝原造天地灵明人物之来历，大不相同，更出人意想之外。盖论天地灵明人物，有一个主宰之神天上帝，而世上之人，还可容易信服。若说到救世主耶稣，自天降于地上，为骨肉之人，替世人受苦受难受死，代谓赎而救世人之罪，多有人一时不能就肯信服。这是甚么缘故？因谓天地人物之事，现在眼前可能观看之，况且古来书史之上有许多略合天地主宰之说话。至于降生救世主耶稣之事，原在西汉末年之时，三代以上的书，又未曾有说，眼前又不能见凭据。所一讲到救世主耶稣降生代赎罪救世人，好象是世上决定没有的事。今若不讲明其之奥义，仍使世人之心不能信服。因这一段道理，更当紧要之事。在我们世人眼睛看来，恩莫大于造化天地人物之主，但比不得救世主降生甘受苦难，代赎罪救世人的恩。因谓我们世人之肉身，生长在世界之上，了期甚速，最久不出百年。救世主降生代赎罪救人之灵魂（灵魂者，系人身内之灵神），乃关系于永远，并无了期之日，所以说更当紧要之事。欲要讲明，必须从根上说起。本来神天上帝造生人类之元祖，最灵明，最尊贵，在万物之上，与万物不同。有这一种尊贵之妙性，故为万物之灵。今就目前事势评论好歹，我们世人的居处服食等项，件件胜于禽兽，而人类还要被禽兽坑害，这是什么缘故？当知神天上帝造化人类之始，原

在地中用土尘造了男女两人，男之名曰亚丹，女之名曰依活，二人配为夫妇。神天上帝安置他在美园福地之中，做万世人类之元祖，万物俱听其命。不耕而食，不衣而华，无寒暑水涝疾病死亡之灾。只命其夫妇二人，遵命奉事上主，到了德备功全，肉身连灵魂同升于永福之所，后世子孙莫不如是。这事情原始之世界，神天上帝已定命人类之元祖，故安居他在此美园福地之中，亦赐万万千千的美好，凭他享用。独立下一条禁命，指一根知善恶的树果，戒其勿食。若违背了这样极容易的戒命，必要逐出美园之外，诸美尽散，不许再居福地，肉身必有疾病死亡，灵魂必遭永祸，后世代子孙，都受余殃。垂谕甚明。不料元祖听从蛇魔所诱（蛇魔者即邪神）妄想一食此树之果，即欲同神天上帝的全知之明，顿起贪心，重违严命。上干神天上帝义怒，罚不逾时。从彼迄今，至于世末。酷暑苦寒，四行偏胜。男耕女织，汗血逆流。内则怒忿忧哀，寿夭俱同一死；外则虎狼蛇蝎，顽物亦准伤人。诸苦尽来，诸患悉起。凭他富贵贫穷，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此罚。这个非常大变，非同小可。肉身虽然如此，为日尚且无多，还能容易过去。灵魂之永罚，竟无了期。故此现今人类，世世代代都是罪人的子孙，犹如国家叛逆充军流徙之犯人，流在外省为奴一群。只因年久失迹，忘却原始真经正道，无人能传述真经正道之义，好象本来就是这个光景。此与现在充军的子孙，不知祖宗前时犯罪，爰遭留落之根由，把烟瘴地方，认做是自己故乡祖籍了。然神天上帝至仁无限，还欲令人回想本根。所以外美虽然尽除，惟内体之灵魂，虽染原罪，尚未曾删去本来的灵魂妙性。明悟记含爱欲之司，仍然超越世界万物之上。今我们世上之人，只要把自己的才智聪明，宜推想一想，可信从前果有福地之根。但神天上帝原造生人类的本意，预备无穷的永福，以待人类享受之。乃一经变乱世界之后，因人人都有原

罪,所以世代疏远,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更兼各方异端蜂起,各处人心胶固风俗,根深蒂固,虽或有大圣规模,亦无能挽回人心之错。幸蒙神天上帝仁慈垂救,早定神之圣子降生,代赎罪救世人之恩。予早默照启示历代各先知贤哲,宣传未来之事。于是由如氏亚之国,离我们中国遥远,虽同在亚细亚洲内,其国内历代各先知神用之人,世世相传,比别国更显更详。悉知必有救世主降生代赎罪救世人之事,即救世主降生出世之处,与及由其本国圣王后代子孙之家而降生,亦予早默照启示之。今所说降生救世主,系神天上帝之圣子,结合神人之灵性,选一全备福德童身之女为母,不由人道而受孕,乃默领圣神风而成胎。于是在汉朝孝哀帝之年间,降诞在如氏亚之国毕利恒圻郊茅屋之内,曰“以马奴耳”,(译言“神偕我们”),名曰,耶稣,译言救世主,生时神使在天空赓扬道云:汝等勿怕,我来告世人以大喜之福音,将示于诸民之报,盖今日有生救世主也。忽云中见偕各神使,有一群天军赞颂神天上帝曰:荣归与神至上者,太平于地,及人恩意矣。年满三十,敷教授徒,多行神迹,医治病人。至三十三岁,已满救世赎罪之定期,假借群凶之手,甘心受难,苦楚之极,钉死在十字架之上。时当白昼,则日月失光,地则震惊崩裂。人多哀痛,物尽惨伤。殓葬之后,三日三夜,救世主耶稣用其本来自有全能神之性,在冢之中,死而复活,仍居住地上四十日之久。讲明代赎罪救世人真经正道之旨,亲授门徒,遂命门徒将救世真经正道之义,播传于普世之上。凡有敬信之者获永福,有罪过不肯信之者,更招永祸。事毕,于众人之前,乘空直上,升于天堂。无数神使,扈从迎接。此则救世主降生代赎罪救世人复活升天之大概。救世主耶稣升天之后,各门徒遵命,将救世真经正道之福音,播传天下。这是圣史所载,真经所传。因神天上帝所行的事,原不是日用平常的见识,就能推通广识之。是必虚心默想,悔

觉自罪，仰求圣神风之恩，感动灵魂之志，可以理会奥妙之旨；则心悦而诚信之，乃可以获灵魂之救。若居傲自满，自暴自弃，不知自罪者，岂知救世真经奥妙之义哉！亦自陷宝贝灵魂而已矣。惟上智者，谦躬自下，起敬起畏，诚心信服，仰获灵魂之救，庶几来生尚有无穷之乐。斯救世真经正道之秘义，非人愚意推论之词。乃蒙神天上帝普施好生之德，垂恩启示，令人得知真经奥旨。致使凡教信之者，必获永远安乐真福；但忽略之者，自招永祸。冀读此书者，不可以为虚论浮言，遂遽忽略之，违逆神天上帝颁赐赦罪恩诏，则焉能获免祸哉！

圣经神诗篇十九首

盖其诸天者，明示神爷火华之荣，且天空示其手作。日与日发言，夜与夜示教。无言无语，伊声未听，伊之声出于全地，伊之言至世界之末也。在伊等之中，其为太阳而设过一帐房，即是其似新郎出其房，且似有力之人悦跑其路也。其从天之末而出，且其运行至末也，无物不沾其之热。神爷火华之法全也，可挽回人灵心。神爷火华之教也，使愚者得智。神爷火华之诚也，可乐人心。神爷火华之命令纯也，可明人眼。神爷火华之畏清也，存于永远。神爷火华之审断乃真也，全义也。比金，且多细金更可欲获，甜于蜜，于流出之蜜也，又者，以伊等而汝之仆得戒，且以守之大有报赏也。谁可全知己过，求汝净我于私密之过。求汝仆不许冒犯，不许罪胜我。如是我可为全正，且我可免得犯其大罪也。神爷火华欲，我力我赎救者，求准以我口之言，我心之念，可在汝面前被悦接受。

圣经神诗篇三十三首四节起至末节止

神爷火华之言乃正，厥诸行作以真而行也，其爱义行与正理

矣。地者，满以神爷火华之恩也。以神爷火华之言，天本被造，及天之诸军，以神爷火华之口气被作也。其集海之诸水如垒，其藏深者于仓所也。满地者，宜畏神爷火华也，及世间之诸人应恭惧之。盖其出言而即得在，其发命而即得成也。各国所议，神爷火华负之；众民之谋，其使之归无也。惟神爷火华所议，固立至永远；厥心之意，存于之万世也。神爷火华为一国之神，是国乃福矣。又其所选之民，以为自业一然。神爷火华从天视下，其看着世上之诸人子，从其所居之所，其看着住地之众人。其造伊等之诸心一个样，其念着伊等之诸行作。未有一王以其军之众多得救。有勇之人，非以大力而获救也。一匹马以防范无益，并不能以其大力救人。夫神爷火华之目，在畏他者之身上，即是望向厥恤怜者之上也。以救伊灵魂不死，又于荒时以存伊活焉。我们灵心候神爷火华，其乃与吾侪为助者，为藤牌也。盖我等将喜于之，因曾倚赖厥圣名也。神爷火华者欤，施尔恤怜在我等身上，依吾侪望向尔焉。

圣经以赛亚篇四十五章五节起至二十一节止

神爷火华曰：除我外而未有别个神也。虽尔等世上之人，向来未认得我，我要以带围着你等，致从日升之处，并从西日落之人，皆可知以我之外，未有别神。我乃神爷火华者，而无另有也。造光而化黑，使平安而化凶者，神爷火华者，是事皆为我制造之者也。尔诸天欤，从上以露滴下，且由得各云以义而雨下，使地开其胸而救援者，结其果实也。使公审萌出其芽，神爷火华者造化之矣。其与造之之势而对争者，祸哉！瓦片可对做坭模之人争哉？其坭可对陶人云，尔为何如此造乎？或对工人云，尔亦无有手乎？或人对其父亲云，尔已生我何耶？又对母亲云，尔生我像何物乎？等云，

皆祸哉也。

神爷火华者，原造化未来之事，有如此云：“尔等问及我众子乎，尔等或论我手之工作，而指示我乎。我原造斯地，并地上之人，皆我造化也。我又以手张开其诸天，并天之诸军，我皆然给与之以命也。我以义然而起之，且我将使其诸道为平也。其将建我城，而释我被掠之俘人，非因价，并非因赏也。”是乃神爷火华者，诸军之神所言矣。

神爷火华如此云：“以至比多之财，与古是之货物，且撒便之人，身体高长者，皆将归神及属神也。其将随神之后，且谦然求于神也。独在于神，才系神也。除神外，并无神也。万国之神，贖救者欤，固然神自隐为己议者之神也。其的众敌，悉然羞辱，且使覆然，凡制造偶神像者，皆必乱然退回，惟万国必于神爷火华而获永救也。其将不被羞辱，并不被使覆，至永远之世代矣。”盖神爷火华原造诸天，其乃神也。且造化斯地而模之，立定之，其未虚然而造地，且化之为众生居住之也。神曰：“我乃神爷火华者，而无另有也。我向未隐然，或于地之暗处而言，我未对世上之人进云，尔等无益然而求我，我乃神爷火华者，言真而直答者也。尔等皆自集而来，从各国而脱逃者，皆自集会也。何以自所雕刻之木，带之而游行，并告祷一个不能使救之神者，皆无所知也。”

圣经创世历代传或称厄尼西书

第一章论神造化天地万物

神当始创造天地，时地无模且虚，又暗在深渊之上，而神，之风摇动于水面也。神曰，由得光，而即有光也。且神视光为好神乃分别光暗也。光者，神名之为日；暗者，其名之为夜，且夕且为首日也。神曰，在水之中由得天空，致分别水于水，且神化成天空，

而分别水在天空之上，于水在天空之下，而即有之。其空，神名之为天，且夕旦为次日也。神又曰，由天下之水得集一处，且于土发现，而即有之。于土者，神名之为地。集水者，其名为洋。而神视之为好也。神曰，由地萌芽菜草发种随其类，树在地有种在自之内结实随其类，而即有之。则地萌芽，又菜发种随其类，树亦有种在自之内结实随其类，而神视之为好，且夕旦为第三日也。神曰，由各光在于天之天空，以分别日夜，且以使号时日年。由其光明者，在于天之天空，以发光于地上，而即有之。且神造成两大光，其大光以理日，其小光以理夜，亦造化星之光也。神置之于天之天空，以使光与地上，及理日夜，又以分光暗者，而神视之为好也。夕旦为第四日矣。神曰，由水生出所有身爬行动，而有生命之物，雀鸟飞地之上，即是天空之面也。且神创造大鳌鱼，及各所有生命而动者，水生长之物随其类，各飞鸟随其类，而神视之为好矣。且神祝之曰，生盛加增，及满水于海，又鸟加增于地也。且夕旦为第五日也。神曰，由地生出所生活之物随其类，即牲口身爬行者，禽兽地上各随其类，而即有之。神造化禽兽地上随其类，牲口随其类，及各所爬行地上者，而神视之为好也。且神曰，由我等造化人类，照我等之像。亦照我仿佛者，及许伊等宰治鱼于海，鸟空中，牲口各处地上，及各所爬行地上也。神则造化人照自像，照神圣像造之，其造化之男女也。神又祝伊等，而神谓之曰，盛加增及满地，又服及宰治鱼于海，鸟空中，与各所有生命而动地上者也。神曰，夫我赐尔等各菜有种者全地之上，又各树有实在自而发种也。其与尔为所食，及与各禽兽地上，各鸟空中，各所爬行地上有生命者，我已赐各绿菜以为所食，而即有之。且神视其各所造而皆真为甚好矣，又夕旦为第六日也。

论元始造生之人初性本善

神爷火华元始自无造化天上日月星宿，令干土发现，凝积为地，生化万物，飞潜动植，各得其所。但在斯时之际，尚未有人。神爷火华乃照自像之仿佛，以地土红尘而造成一人，将灵命之气，吹进其鼻孔之中。故地土红尘所造之人，即时变为活灵之身体，全体浑然尽善尽美。其先造作之者，系属男人。神爷火华后以深睡落于斯男人之身，令其困倦酣睡之至。遂在斯男人身中之肋骨，取出一条，复塞满其身之肉。即将此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所以至今凡属女人者，比男人多一条肋骨也。其男人之名，呼为以丹，言其由红土之尘，造成其身体也。女人之名，呼为依活，言所有人类之属，皆由依之而生活。神爷火华造成斯男女二人，全体浑然善性，而无恶欲之心。故曰：“人之初，性本善”者，乃论神爷火华元始造成男女二人，性未迁之时也。且其二人虽如为夫妇之亲，尚不识恶欲之情。更兼当时其二人虽然无衣盖身，惟赤体露裸，亦不见羞。神爷火华安置斯二人在于福乐希但美园之中，万般福乐，任其二人享用。独命其二人守天律，事神耶火华而已。元始男女二人未犯天律之先，性本全善，所以神人之性，上下合于善德者，在于斯时之际。神人各享福乐，诚是极乐之世界，其之美好，实不能模拟万分之一，不过略言其当时福乐之大概而已。

卷四圣经杂解

论人勿独劳心为肉身之粮，乃要 善养灵魂更为福

勿劳得可坏之粮，乃以得存于常生之粮。〔圣经若翰篇六章二十七节〕劳者，劳力劳心之意也。可坏之粮者，肉身凡所用饮食之

物，及衣服器皿之类是也。常生之粮者，即是福音真经之道理。凡有人敬信救世主耶稣，遵从福音真经道理，而行善者，乃有常生之福。肉身死了之后，灵魂之生命，至来生获享而得之，永远之福无穷之乐也。夫肉身之粮，乃系人生在世界之上，暂时要需用之物。肉身死过之后，与本人没丝毫之益，故曰可坏之粮。盖虽富贵之极，万样之物皆有，亦不必过于专心留恋思慕之。又贫穷虽极，亦不须太过伤心，惟固穷守分，凡事听命于神天上帝。总要存心积德，慕及常生之福，比世界之福更为好，越长久之业也。故曰：敬信于救世主耶稣，以仁爱而行，乃有灵魂生命之益。盖因世人独知肉身生命为贵，不知在肉身之内，有个灵魂生命更为宝，尤为贵。且肉身死了之后，灵魂生命脱出尸身，而入来生的世界，乃系永远不死的。故人在世界生活之时，不知思虑积聚常生之粮，而到肉身死了之际，灵魂生命脱出尸身，到了来生之日，若无常生之粮积便，养其灵魂，将以何而养灵魂生命乎？岂不是就要受饥饿之苦祸哉！盖肉身有生之时，三日不食，乃说耳无闻，目不见，尚有如此之艰难。何况灵魂生命，无粮积便养之者，焉能得生，盖必死矣。死者，即是要受永苦。因灵魂之生命，死之能不足胜之，亦不能散灭之。故灵魂生命无粮者，就系要受苦。所以说常生之粮，乃系信救世主耶稣，守福音之道，依仁爱善德而行。若人认识救世主有了善信两样之德，就是灵魂生命根本之福，永远之粮。没有天来之救世主这信善两样之德，则无灵魂生命的粮。故曰，无论富贵贫穷之人，皆要先怀信救世主，赖圣神风行善之德，为养灵魂生命之本，而后图养肉身之粮为末。知斯二者，则知可坏之粮，与常生之粮也。奈何举世之人，反以末为本，而以根本之道为末，岂不可惜哉！盖因本末舛乱，遂至终日只为肉身生命的衣食，奔走忙速，不息劳苦。冬日则栉风沐雪，不畏冰霜寒冷之惨，夏天不惧酷热炎暑之伤，都

为衣禄二字。虽艰辛险阻，亦不惜其身。殊不知财帛之事，或者勉强亦能谋得到手，但恐财禄已得，而忽然身死气断，把平生劳苦所积的财帛，一旦尽归别人，任人随意浪用，与死过本人之身，毫无干涉。故曰：如是来，必尽然如是去，总系虚然徒劳，有何益哉？且人一生劳苦之极，特为口腹衣食之供用，日夕奔走风尘，死而后已。就是财帛盈庭，其心尚且不能知足。从古至今，未有见人厌弃财帛之多，而白白送与别人用的，都系为财而死者众也。故曰：如是富人将来必衰败于其路之间。斯皆独慕富贵衣禄荣华，心高志傲，不肯信从福音奥妙之道，常生之义，以致独知世乐为福，不知来生永福之乐，却有无穷无尽之美也。盖人生宇宙之间，衣服饮食之物，一日不能无之，但不可独因之太过思虑之耳。且世上之物，如草一般，又人之荣华富贵，亦如草之花，其草若枯，则花之娇艳亦残败矣。荣华富贵者，亦由是也。惟独遵守神天上帝福音之言，永远生活而常在。盖人居住世界之中，如过路之客，经由世界之道途而已，必要归至天堂之家为心。故忠臣孝子，视死如归。灵魂生命，本在天堂而出，归至天堂者，才是灵魂生命之本家。故世上之人，勿因为自己一身之事未了，又可虑及子孙，而积财帛于地。但恐怕有虫会食之，又会生锈而坏之，更怕盗贼打进房屋而偷之。乃宜为自己积德行善工，备便常生的财帛于天，彼处无虫可食，无锈可坏，又无盗贼可打进而偷之也。盖积善工财帛的所在，人的灵魂生命，至来生亦同之而享焉。夫会败会坏之财帛，尚要费心努力才能得之，乃不可坏不能败之粮者，岂不是更要专心竭力而求之，才能得之哉。故人非宜味属在地上之诸情，乃宜味于天上常生之真福，即凡敬信救世主福音，行善者，则可获常生之福。又救世主耶稣，赐人得常生之福，而总不致沉沦，又无何可能夺之出其手。且救世主耶稣，乃系复活人灵魂生命者，又生人之善心者也。凡人信于救世

主耶稣，心虽似死于罪恶之中，而必令之生活于善义之道。且凡生在世上之人，而信于救世主耶稣，其灵魂生命，总不致死。且救世主耶稣必求神父（神父二字，即指天地之大主宰）赐伊灵魂生命永居之所。又有人爱救世主耶稣福音之道，救世主耶稣，亦喜乐而爱之。现在凡敬信救世主耶稣之人，已救出罪恶之中，而为神之仆，获得圣善清洁之事为利，又望得常生之福为终。故凡事以圣洁相交，虔心奉事神天上帝，想望脱出世界之苦，快至神天上帝所许赐灵魂生命享福之日。是以弗观世上所见之物为福，乃观所不能见之真福为乐。盖所能看见之物，暂时享用之福，或有或无，不能足人之心。惟不能观见之福，系存于善人之灵心，而知必有永远之安乐也。故凡富贵贫穷之人，若肯专心索求永常生之福，今生在世常安而自足。肉身死后，灵魂生命，进来生之时，亦享无穷之乐。若独慕败坏之粮，生时心亦不足，死后灵魂生命，亦有无穷之痛苦。凡有智者，试以虚灵之志，揆度而选之。何一样为轻重，祈宜审察之。幸勿自迷而弃常生之乐，要思想死后永远祸福为忧悦之心，将来或有可乐之美。若糊涂自昧而度日者，必有无穷尽之苦，岂是暴气自傲者，则能逃脱永祸哉。

论人独知别人之过不知自己之愆

因此尔凡人审者，自无诿也。盖以汝审他人，即自断己非。（圣经罗马篇二章一节）“尔”字，指已识真道之人，“他人”二字，指未识真道之人也。此系保罗劝戒之言，曰：你们既然已识真道之义，故能审察别人不知诫律、不识善意、而行邪恶者，必先审自之愆，察己的恶，谨身敬守诫律而行，勿固犯之。务要言行相合，举动相符，德业相称，使人观之有法，效之有则，乃能令人兴起真道之义，而远于邪恶之道矣。若独审察人的过愆，而不察己不遵律诫而行，反自犯

之者，岂能感动人的心哉？徒知察审他人的是非而已，有何益乎？若不早图自悔，迨至怙终不悛，罪恶贯盈，到死之日，汝亦不能逃脱神天上帝公义审断之时，不由人推诿自恶。盖其能知诫律教人所当行，而又自己犯之者，惟判定之更永受苦罚而已。故人有生命之日，切于审己为本，而察人则为末，且更诚【诚】己于德，尤能感格人兴起于善，而归附真道之境。此诚【诚】己诚【诚】人之道，盖可忽乎哉？奈何今之为为人者，不肯用工修己，独慕审察人非。故有人虽不作奸淫邪恶事，或见别人行之者，则深恨之至，憎恶之极，不思劝人勿做邪淫奸恶之事，独毁谤讲论人的恶而已。但自己自生出世，日日得神天上帝养育之，保祐之，又供给各般日用之需。一呼一吸时，刻不离。自始至终，都是神天上帝庇祐才能生活于世。这样的大恩，日夕受之不已，尚且不肯崇敬造化天地人万物之主为神，乃说所有日用诸般之物，系自己本事赚银来买的，或说是某菩萨神佛保祐所赐的，送去酬谢敬神佛的恩，昧此大德，罪恶无穷之极。举世之人，独自迷不知，而惟识奸恶邪淫的罪是重。盖邪淫固是大恶，比之悖逆神天上帝，不肯尊崇之者，其恶之罪，不能胜数。且如今人人却犯此悖逆大罪，而神天上帝亦赐万物养之者，犹如为父母的心，虽忤逆之子，亦必养之教之，不肯弃之，望其悔改。如今神天上帝待人亦是如此之意，虽世人固怀恶心，不肯尊敬之，而又养之者，欲世人悔改恶逆之心，醒察寻求本源之道，免遭死后永远之罚。且世人不必论得了神天上帝甚么大恩，就是神天上帝不令太阳普照全地，人虽有大才干之能，没有太阳之光，亦无处可以施展才能。又神天上帝不降雨水在地面之上，数年之内，诚恐世界上万样之物，亦必死其大半矣。由此推论之，不知如此大恩者，其之罪恶真该受无穷尽之罚矣。又有人见赌钱之人不肯雇工，日夕以赌钱为事业，弗奉养父母，不顾妻儿，弗守本分者，算为不好的人，常行恶事。惟其自己

心内常怀奸巧之心，诡诈之谋，嫉妒的念。妄言乱语，以是为非，又以非为是。迎人的意，逢人之恶，长人之愆。见善人妆饰慈怜的心，走在恶人之所，遂露出恶态之形。弗存一毫善念在心，不作一些忠厚之事。有钱财之时，则倨傲轻人。没钱财之际，乃无所不为。虽污贱下流，亦肯作之。这样的人，正是大恶，罪不胜数。乃不思自责其非，独责那赌钱懈怠者为恶。岂责人则明，恕己则昏。如此之人，若不痛自悔改，惟害自己的灵魂尤甚。只思瞒得人过为侥幸，不想怎瞒得神天上帝，无所不知者乎？又有人见别人日夕孜孜为善，存心修德，倘或有些不及之处，伊则悄听窥视，得些言语之证，遂传扬不已，逢人便说：某人常时劝人学善行善，而其自己却有这样不合理之事，那样不照善法而行，说长道短。却不知自己日夜所思想的，都是贪念，奸淫邪恶憎恨的念，高己卑人之念，慳吝不舍之念，无端妄想等之各恶念。不以之为罪，乃以别人的错处是为恶，岂独窥人过失为能，不察自己满胸邪欲恶念者，何益之有哉？盖当今之世，人心不逊，风俗凌夷，各处的人，都系察审别人之过失太多，责被自己之恶处者甚少。苟有人独思责备自己之恶，不见别人的过失者，诚是乐善不倦，修身进德之贤人，奈何稀见之。因人人皆以自行的事为善，而观他人所行的事则是恶，故保罗申明审己察人之意，使人厚于察己，而薄于责人，则庶乎其不差矣。又救世主耶稣曰：“你伪善者，先拔刺片出己之目，方可见拔沙尘出你兄弟之目也。”此救世主之言，亦专责那些假做伪善之人，独能见别人之小愆，不知自己的大恶。外面装饰善人之模样，内怀狼毒之心。若看见别人略有些过失之处，即指出责备之。惟自己有恶处，遂遮掩秘护之，不思悔改，独能掩饰人之耳目者，则为智矣。所以救世主警戒这等人之意，亦深切矣。苟有这样之心者，速宜悔改之。务要存心修德，恒存善意之道，然后乃可劝责人之愆，且人亦

必受劝而改其非。若不依此而行，徒慕审人之愆者，至终亦必被神天上帝审断其恶，倍加罚其罪。彼时虽欲强辨推诿，亦无词可对，惟切齿自恨，拘入地狱之中，永受苦罚而已。故反复推明能审察别人为恶者，切宜先自察己，勿徒审别人之过，而恕己之恶，则自欺之甚矣。盖在阳世之上，任人自是自欺，而于来生阴间之时，焉能瞒得神天上帝无所不在者，不能罚人欺心欺天之罪恶乎？是诚不能也。独在阳间之日，痛恨诸恶，悔改前非，敬信耶稣为神之子，尊崇神天上帝为造化万物之主宰，恒守神天上帝定命的圣诫而行，乃可免死后的永苦，且更获永远之纳福。若人不肯勉力而寻求之者，真痴愚之极，情愿甘蹈火坑，不悦走于逍遥安乐的道，岂能称得人为万物之灵者哉。祈恳观斯鄙言者，宜熟玩味之，免生后悔。

论世界之上并无实福

“我观亲手凡所作之诸工，并凡劳作之劳，皆为虚然，及心之懊也。则在太阳之下，并无何福也。”〔圣经宜道篇二章十一节〕此言乃古时一位极有智识的国王，名所罗门所说，云：我身为一国之主，富贵已极，故此日夕以智识搜求世上之事，何一样算为至安乐长久的福，可足人心之欲者。夫世上所谓有财有势，有酒有色，算为享受安乐的福。且我现在金堆如陵，银积如山，则财亦算为足矣。故我任意用金银布散之，大兴土木之工，寻访奇巧奥妙精工，而广智识之机，朝夕沉思默想，亦觉没甚趣味，反为劳心之至，懊恼之极，更觉损害心灵之志矣。又以势而论之，自思身为一国之主，威名扬于各国，权势亦可为盛矣。遂在威势之中，臣民之内，广求智识之义，博问义理，究察隐微，且亦不能增广智识，乃更招许多繁难懊恼之事，益加憎恨之念。而即不留心于斯，乃专务于酒食之事。在酒食之间，用心索求智识之美，或可扩充增益奥妙之义，然亦不得之，更为痴呆

繁劳矣。故亦不以此为智，乃思女色人以为快乐者。而其选择妻妾妃嫔之人，娇娆之女，千数之多，遂用心狂勃于女色之间，男歌女唱，宫娥雅乐，奏和新音，千娇百媚，调尽雅韵清平之乐，快畅之至，似为享福之极。殊不知正是害人智乱心昏，诱人丧身败德，莫此为甚之极矣。盖财势酒色诸事，王亦尽有，其亦留心以智识细察而试之。固知财势酒色这各事，虽皆得之，则为富贵享福之极。但不独弗能增人之智，反损人之德，令人更招懊恼之至。看来都是虚浮之福，朝得暮失，焉能足人之心。虽说享福，亦是浮游之乐，不能令人心足，反加增人许多思虑而已。故王曰：太阳之下，并无何福者，此之谓也。且王之智识英灵，明知世界之上，无何算是实在之福。盖王所谓福者，独望得神天上帝，赦了诸罪，算为无罪之人。身虽极富极贵，亦要存心敬畏神天上帝，恒守神天上帝圣诫，遵而行之。如此则确知实有长生之福，永享安乐，存之于天，得之不能失之，且足人心之欲也。若神天上帝看我是大罪恶之人，身虽尽享富贵之欢，至死后之时，其灵魂之生命，亦不能逃脱所该受的永苦，故何必留恋于富贵暂乐者哉！由王所论而推之，以其之富贵权势，件件悉有，犹不以其算为福，独得神天上帝赦罪为真福，可知地上无实福，天上才有福也。然则今之所谓富贵财帛多者，未必都是富贵之极。且宇宙之内，亦不能得几个人如王的富贵一般。然王尚且不以其富贵为心，乃求得诸罪之赦为真福。是以现在凡为富户之人，何必固恃富足无忧之心，独慕财势酒色之乐，自谓长久之福，不思在世纵有百年之生命，亦未必有三万六千日之乐。若到老迈之日，尽头要死之时，则财势酒色之欢不能挽留得住，又不能以财势换之，可免死也。盖人生世上有财有势，固是人之所悦，但不可独留恋于富贵之中，而不思犹有更当急务者，来生永乐之真福，死后灵魂生命所享嗣之者也。若人独慕今世之暂乐，而失来生永乐的真的福，其死之后，却

有永远不能休息之苦难，必要受之，故不如予早悔罪信救世主，祈助修身修德远避之可也。且论今世之福，倘有人自出娘胎，生在富贵之家，享福之地，亦是有限快乐之年。幼年不知快乐，老年无能受乐，中间不过三四十年虚浮之欢，能保得没有盗贼之害，官刑灾病忽来之苦，亦能保得无有怨恨，愁烦，忿惧，悲哀即至之忧？盖世上虽富而又贵之人，亦总不能称心如意，一世之乐，一刻便成空，一日之忧，一生消不尽。若说富贵是福，却无转眼的快活，如何算得是福，这是最容易分辨的事。奈何世上之人，俗眼凡观，却把富贵二字，认得极真极切。岂不知世上之福，假而不真，暂而不久，虚而不实。用之合得神天上帝之法，固可以借势立善之工；用之不合神天上帝的法，必致丧身败德。凡真正修身克己之君子，虽得天下富贵的隆爵，若不能遵神天上帝之道而行者，乃弃天下之富贵，如弃敝屣一般，视轩冕之冠，如泥涂一样，惟修身仰求来生以永福，决不肯养小以失大。小，指肉身；大，指灵魂；养，指世上的虚乐；失，指失了天堂之永福。因来生之真福，系人本来所固有，故不能得之者，必谓之失。一失了，不能再得，得之亦不能再失。不比世上富贵之福，忽然得之，忽然又失之，有朝不能保暮之危者。盖许多富贵之人，早上乃无忧无虑，合家欢欣。却至晚上，则举室悲哀，忧苦之极。这样是富人家常有的事，不能保得长享富贵快乐之家。是以身居富贵之室者，切宜醒察之。可借重富贵之势，广行善义之工，追求永福之路，如王所罗们以之为福者，即是敬畏神天上帝，守其至圣明诚，敬信救世主耶稣为神之子。则生前得心之安，死后灵魂亦得享真福之乐，这是生顺死安，永沾神天上帝无休无穷之福泽矣，岂是把世福算为永乐者哉！今且说世上不论富贵贫穷之人，头一件当紧的事，就要知得天地人万物的大主宰，惟独尊崇之。第二件当紧的事，就要知得有一位救世主耶稣，系神天上帝之子，因

世人之罪，自天降地，曾代世人受死，赎了世人的罪。故至今凡信之倚赖其功劳为善者，可获灵魂之救，尤得享嗣真福。不肯信之独行恶者，必失灵魂之救，更要受永苦。第三件当紧的事，就要知道自己身内有个宝贝灵魂，比肉身更贵重，更长远，永不坏的灵物。第四件当紧的事，就要明白人死后有个天堂永福可享，又有地狱永祸可受，这两处所在，人死之后，必居其一。第五件当紧的事，就要晓得人有两个生命，肉身一，灵魂一。肉身的生命，了期甚速，最久不出百年之外，而必定要死。灵魂的生命，有始无终，永远不死的。这两样生命，切要认得真，识得破。若独顾肉身的暂乐，总不思想灵魂生命之长远祸福，这岂不是把暂时富贵的快乐为重，却把来生的永福为轻，如何使得？是以人生于天地之间，必要明白这五件至紧要的道理，存心省察之，遵信而行之，则为富贵者，必乐心欣欢作善不倦。贫穷者，虽囊殫不给，亦有余欢，且死后至来生之世，灵魂的生命，亦享受永乐之真福，岂不美哉？苟不信这五样要紧的道理，独慕世上富贵为福，亦徒得今生暂时的虚乐，究竟失了来生永享的真福，尤要受永远的苦祸，何为轻重者哉？盖今之为富贵者，岂不自醒而熟察之，莫待死后在地狱受苦之时，思欲悔改，而不可得矣。独在阳间有生命之日，可以悔改，过此大限，则不能也。若有以死后之祸福为嘻戏者，是自戕贼其灵魂生命之甚者也，是谁之过欤？是谁之过欤？

创世历代圣经传第六、七章全旨

论洪水剿灭全世界上之人物

神爷火华当始既然造化而生世人在全地面之时，亦有女儿而生与伊等。神之子辈遇见人之女儿为好看，则随意娶之为妻，于其各所悦之间。且神爷火华曰：我神风不要常勉争与人，盖其亦为

肉，惟其日子尚致一百有二十年之际。当时有一种高大之人生在地面，盖神之子辈与人之女儿交媾之后，则各女所生之子为大有能之人，即古时大有名声之人也。神见在地各人之恶为大，以致其心之各念图，常常独不善而已。故神爷火华因已造生世人在于地上则悔，且其心忧矣。神爷火华曰：我所造生之人，我将剿灭之从地面而去。所有人连兽，及爬行之物与空中之鸟，盖已造生之我悔矣。惟接亚遇恩于神爷火华之眼前。盖接亚在斯世代之间为善义之人，存心于道德者，偕神之正道而行矣。且接亚生三子，长曰是麦，次曰夏麦，三曰牙弗得，此乃接亚之历代也。当时之世，在神之前，全地已经污坏了，又满地以强矣。神视其地，却见污坏，盖地上各肉自己的行为已污坏。神谓接亚曰：各肉在我之前已就末矣。盖地为之以强满矣，夫我要将世人连地剿灭之也。且尔可用哦啡木而做一只哑叫啖（哑叫啖乃略似大船之样），其内尔用木做各房子，且以沥青抹之内外。尔要这样做法：其哑叫啖长为三十丈，其宽为五丈，其高为三丈。尔做窗子于哑叫啖之中，而在于其窗上做成一尺之方正，又哑叫啖之门在旁边而做成之。尔要做成上中下等楼之样也。夫我即将使洪水来地面之上，以败坏通天下众内有生气者，则各在地面必将死矣。惟我将同尔立契约，尔进哑叫啖之时，必连尔之妻，及子辈，又同尔子辈之妻焉。自各生物之中，尔将取每样两个，率进哑叫啖之内，以致同尔存生，又取之该为雌雄公母也。由雀鸟之中随其类，由禽兽之中随其类，由所有身爬行动于地上随其类，由各项之中，必取两个同尔进，以存之之生命矣。在各可食之粮，尔必取之以为所食，连与各禽兽及各生物所食。

神爷火华凡所命之之言，接亚遵照如此而行，立即行之不敢违命也。

第七章全旨

神爷火华复谓接亚曰：尔各家可来进啞咩啐之内。盖现世代之中，在我之前见尔为义矣。且尔自各净兽必取七口，七口雌雄。而自各不净兽亦必取两口雌雄。又空中之鸟七只，七只雌雄。以致存种生于各地面之上。盖待七日，我将使雨下于地上，四十日连四十夜之间。且我凡所造化之各生物，将从地面之上而败去也。神爷火华凡各所命，接亚即照而办成之。洪水未淹浸地面之时，接亚已有六百岁年纪。且接亚与其妻，并各子及媳妇，同进啞咩啐之内。因洪水渐到，故其在净兽之中，不净兽之中，及鸟并所有身爬行地上者，皆取两口公母，同接亚而进啞咩啐，照神凡所命也。适过七日之后，于接亚在世六百年，二月十七日，果有洪水而来地上，即日大深渊之各源被打开，并天之水门亦被开，且雨下在地上四十日连四十夜之间。接亚与其三子是麦，夏麦，牙弗得，并其之妻，及其三个儿子之妻，同之在啞咩啐之内。且各兽依其类，各牲口依其类，各有身爬行地上，各鸟依其类，各照各项，亦皆与接亚进啞咩啐之中。自各肉之公母所有生气者，两个雌雄同人，照神凡所命之。各肉皆进啞咩啐之后，神爷火华即关封之。且洪水在地上四十日而增加，以致浮起啞咩啐，举之高于地上。洪水大增地上，而啞咩啐行于水面而走，又还有水越增至大，则普天下各高之山，亦被盖矣。水增加大于山顶之上一丈五尺，尽盖之，而各所动在地上之肉皆死，连鸟兽牲口及各所有身爬行于地上者。又各人有生气在其鼻孔之内，凡在干地之上皆死矣。各在地面上之生物被败，连人牲口爬行者，并天之鸟皆被败从自地面之上而去。独有接亚一家八口存生，并接亚所带进啞咩啐各禽兽牲口爬行各类者，皆得存生不受败也。

卷五圣经杂论

论灵魂生命贵于珍宝美物

救主曰：“盖一人若得普天下之好，而丧自己之命，则有何益乎？又其将如何而换厥命也？”〔马窦篇十六章二十六节〕

宇宙内世间之上，万样美物，人之所用。固然而用之则用，惟不可留恋于美物而弃善德也。盖人苟以心独一贴从于万物者，即人被万物所诱矣。夫天下之美物，有巨细精粗，有珍宝奇玩，物物有用，样样精奇，种种之妙，不能胜数。苟或以尽天下之珍宝美物，统归于一人之手，则其必自为心足意愿矣。倘或得之，亦不过享受数十年之久，不出百年之外，死过之后，不知归谁之手。故生时因为美物而死，则为空矣。是以独嗜世上之物，而不肯敬信福音之道，不尊崇神天，不修善修德，不顾灵魂生命之救而失之者。且其各珍宝物能赎救你灵魂之生命乎？人到了死日，虽有天下之尊贵，天下至宝之物，则亦不能相换生命半个时候矣。故救世主降世，特发此言，劝人及早遵信救世福音之道，存心修德，勿空度光阴。盖世上至尊至贵之位，比不得人灵魂之生命得救，若失之则有永远之祸。且过此生命限定之时，欲悔前恶，悔之不及，而欲改前非，改之亦不能矣。夫人之生死，孰能预知其死之时。且看一年之终，老年之人固然有死，而中年者，死亦不少矣。故人之生死，弗能定其长久，务要悔罪信救主修善积德预备之，则为福矣。岂可以至贵重灵魂之生命，付之不闻，而把世上之虚物，当为重哉！盖人修心养性，作善畜德，乃本分当然之理，行之久已不倦，则自然而然，且死期若至，乃顺命而受之，则生亦安，死亦乐矣。

论世尽审判，必先判断神天信徒 之家，后判不顺神天之人

圣保罗曰：“盖吾辈皆必当基督之审台，以使各获本身所行照其善恶之报。”〔可林篇一书四章十七节〕

此圣保罗言云。盖天烧地灭，世界穷尽，万物完毕已到之时，而万国上中下三等之人民，聚会在于一处，听候救世主耶稣审断各国之人，在世界之上，日夕所行善恶之事。此时必先审断明知救世福音之道，独拜神天上帝之家，知善恶有永福永祸之人。盖伊等因已信救世福音之道，而知有个宝贝灵魂之生命，且有今世来生永远之祸福。若明知诫律的赏罚，而故意犯罪者，罚必增加。惟遵诫律而存心奉事神天，恒守善义者，赏以安乐永远之福。且其信从救世福音之道，明知而弗行者，固罪不容诛。又其已听知救世福音之道，而固积恶意不肯敬信之者，其之罪亦必重究而罚之，不能赦恕矣。然而既信从救世福音之道，尚要日夕留心遵守而行，才得安乐之福，否则永祸必加，罚之无穷矣。且凡不尊敬神天，不信救世福音之道，不顾灵魂，不修善德，孜孜然惟慕恶逆者，如此之人，将来死了之时，过世而去，入阴间之际，则没苦祸可受，另投胎复生出世为人乎？抑投胎而出世为禽兽乎？诚非如是也。盖人死后，善恶已定，审断判明，赏罚必加。恒守福音之道者，赏其得永远安乐之福。恶逆不肯遵信福音之道，而任意行恶者，罚其永受常久之苦祸。并无半善半恶之人，亦无半赏半罚之理。盖审断明白，不是善，即是恶，惟善恶有大小，而赏罚亦有轻重也。且人生时之行作，虽然只任自己之糊涂，而于来生，神天令救世主审断人之时，必不苟且而判之，独照人善恶之行为，审判而已矣。

论神父爱世人特赐圣子降世

救世主曰：“盖神爱世，致赐己独子降世，使凡信之者，不致沈忘，乃得永常生也。”〔若翰福音篇三章十六节〕

此若翰引救世主之言云。世界上万国之人，皆是神天造生而保养的，本来禀受神天赋以仁义礼智信之灵心，但皆因有本来之恶性，而恶意由斯而生。第因自少至壮，日夕出入，又看着父母之行藏，或看外人之举动，听声观色，以致被外物诱惑，习染成性，恶意日增，而仁义礼智之灵渐灭。若长大壮立之时，不加省察善恶是非者，则恶意愈胜，而仁义礼智之灵亦泯灭矣。以致善恶不能分，甚致作恶反为美，而善事反为辱矣。是以父传恶样与子，而子亦传恶样与孙，代代相传，世世相习。故至今满世界之人，善者甚少，而为恶不已者，恒河沙之无数。殊此世上之人，如此恶逆，本该受灭之。而神天不忍就灭尽，乃仁爱怜恤世上之人。致赐其子降生世上，卑屈为人，将救世福音之道，宣讲教训世上之人，开导善义之路，复归于正道之上。又知有个宝贝灵魂之生命，常生不灭之义，真道宜明，授徒传世。又情愿替代世人受了天父该落世人之怒，百般至艰难之苦，钉死在十字架之上，而赎世人之罪，救世人出罪恶之中。以致世上之人，凡各知自己之罪，若能悔改其恶，信从救世主代赎罪之功劳者，准以得诸罪之赦。不致沈忘于地狱之永苦永祸，乃得永常生之安乐于世世焉。神天上帝以救世主耶稣代赎罪救世人之恩，恤怜之至，仁爱之极。而今常生之路已通，安乐真福之境，亦晓谕之。使你们世上之人，可知之而逃避地狱之永苦，乃存心修善积德，仰获常生安乐之福，岂不美哉！若执迷不醒，胶固于世俗之恶者，自害己灵魂生命之甚矣。

论人认罪神天上帝则公道赦免

圣若翰曰：“吾侪谢罪，神则诚实公平以赦吾侪之罪，及净我们去诸不义之处。”〔若翰篇一书一章九节〕

此若翰之言云。普世之人，大概论之，人人俱已获罪于神天上帝，没一人能说无罪。夫人虽有尊卑上下不等，惟论犯罪者，尊卑亦有犯之。但获罪有轻重，而作恶有大小不同耳。苟能可以知自己之罪，痛悔迁改，谢认求免，信从救世主耶稣之道，遵守而行之者，神天上帝必因救世主耶稣代赎罪救世人之功劳，诚实公平而赦恕之。盖神天上帝宰治赏罚之权，若论赦人之罪，出命便能赦恕，且何以算为诚实公平而赦之乎？此论势位而言之，则能白白而赦人之罪。若论公义之法，则不能废公义而白赦人之罪。若不以公义之法而赏罚，则天地宇宙之内，若大之世界，何以能宰制之乎？故神天上帝定以救世主耶稣，曾替代世人受难受死，已赎世人之罪。使凡知罪悔改自新，而敬信救世主耶稣，为代赎罪之恩者，神天上帝因救世主耶稣之功德，才肯诚实公义赦恕人之罪，准其改过自新，遵守救世福音之道而行，才得灵魂生命之救。若人不知自罪，不肯悔改自新，不信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恩，则以何样功德望求诸罪之赦乎？是以神天上帝，虽然施公义之恩赦免人之罪，且人不肯谢认自罪者，亦不能得赦，乃系自暴自弃，陷害自己灵魂生命之甚矣。惟虚心自知有罪，而倚赖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功德，而求诸罪之赦者，皆获神天上帝之恩宠，而得赦恕之。更获圣神风之恩，暗助除去诸般不义之事，而为善义之人，存心修德，保养灵魂之生命，仰获来生永远安乐之所在，颂赞神天上帝之鸿恩，于无穷无尽之世世焉，心愿正是。

论人谦心纳受福道可能得灵魂之救

圣者米士曰：“盖人之怒，非行神之义，故此弃诸污秽戏弄之事，而以谦逊纳接驳言，可能救尔灵魂者。”〔者米士篇一章二十、二十一节。按：者米士篇即新约雅谷书，下同〕

此者米士之言云。人生血气之怒不可有，理义之怒不可无。但纷纭于俗务，此去彼来，日夕互相交往，岂无反目瞋怒？然怒不可迁而增其怒也。盖怒于甲者，不可怒于乙。夫若藏怒于心，则志气必不顺。如志气有不顺；则胸中乖戾，齷齪悖逆，焉能恒存真道之义哉？盖真道不能存，而恶逆必生，是岂能行神天之道义乎？是以欲恒守神天真道之义而行者，固当弃除诸般污秽邪淫褻瀆之气，戏谑巧弄奸猾之心，与夫一切虚言狂妄浮游之语，异端诞幻无根之谈，尽然驱除扫灭之。务怀谦虚逊顺洁净之心，和缓涵养灵魂之志，则可以纳接驳生救世真道福音之言。拘之存养于心，守之谨行于外，日累月积，行之不厌，乐之不倦，内外范围固守之，则救世真道福音之言，恒常长根固结于心。根固而理传，从此生枝放蕊，结实成功，只待获收其果。而且道德并进，善义日新，滋养灵魂，自有至乐之美，则宝守而勿失之，是谓能救灵魂之基，固结长生之业。苟能恒心遵守救世真道福音之言，竭力而为善义者，则灵魂必得救，而来生永远之真福，亦在其中矣。岂谓徒然不遵之者，而惟可望得灵魂之救哉？

论神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

圣彼多罗曰：“但爱辈，不为不明此一件，即一日在主乃如千年，又千年如一日。”〔彼得罗篇二书三章八节〕

此彼多罗之言云。最爱之兄弟乎，你们最要留心于此事。盖

我们在世界之上，了期甚速。一日之终，有十二个时辰。一年之尽，亦有十二个月。且一千年之内，岂不是有一万二千个月乎？以人论之，即有许久之日期了。然在神天看，一千年之久，就如一日之内。又一日之终，亦是略似千年之时候矣。因神天乃系自永远至于永远之神，常在天之上，宰制督理世间上万国各人日夕之善恶，凡人行善行恶，皆记录之。故彼多罗发此言，欲人务要及早存心敬信救世主代赎罪之恩，修善积德，倚赖救世主之功劳，可得诸罪之赦，而望灵魂得救，切勿留心贪恋于世俗之物，总不思想死后来生灵魂长远之祸福。且人之生死，不定于何时，若死在未悔罪改恶之先，则有永祸之苦。死在知罪悔改之后，则有永福可享。故予备之则为美也。何以言之？盖世上之事，最久不出百年之外，而来生灵魂之祸福，乃无穷无尽之世代。譬如盗贼在深夜来偷窃一般，因不知盗贼在何时来偷窃，若不提防予备，必被盗贼偷了各物，受其之害矣。倘留心时刻关锁门户，坚固墙壁，盗贼虽来，亦无碍矣。人之生死，亦由是也。关防门户，予备贼来偷窃，则不惧怯。悔罪改恶，敬信救世主，爱敬天父，积善修德，予备死之忽至，则无忧而有乐也。此段道理包在两端：一是论人死之日，不知在于何时，故要积善功，行善事，而予备之，诚恐不及也；一论苍天厚地万物，亦有穷尽之日，但不知在于何时世代，因神天以千年如一日，而一日亦是千年，或长久而至，或瞬息而来，不能定其时候矣。盖世界被灭之后，万国之人必受审判。为善者，其灵魂获享永福，惟作恶者，其之灵魂必受永苦。是以赏罚虽在于神天，亦由人自作善恶而定之。故人生时祸福不定，惟悔改可以预备之，而死后则定之，不能更移矣。

论神无所不在，弗居于人手所建造之庙

圣保罗曰：“神乃作天地万物者，其为天地之主，弗居于人手所

造之庙。”〔使徒行篇十七章二十四节〕

此保罗之言云。世界上之人，失了真道本源，世俗讹传，做出无数之神佛，日夕奉事，以为本该当的事。只为人心不古，秉彝遂失，父子相传，世情相习，彼此不肯追究来历，只随着众人的规矩，则为安乐欢喜之极矣。间或有能分辨者，亦厌然而媚于世俗也。殊不知真所谓神者，本来造化天地万物，及世界上万国之人，皆系真神造生保养的。神为天地人万物之大主，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永远管理世界之上，宰制万国之人，不是居住于人手所造之庙。盖真经曰：“天乃神之座位，地乃神之脚凳。”且万国万物，皆由神天而出，其无所需何样之物，而非以人手所造之物，则为尊崇敬之者也。盖世人之生命，一呼一吸，亦系神天所赋与之。即日用万物诸般，亦是神天上帝所赐，而供世人之用。而万国之人，虽如海土沙之多；地上尘之众，皆从一人之血脉而出。而普地面之上，裁截分定各人居住于何处，又于何时而生，何日而死，皆系神天定命之。而我世人亦要寻索神天，则离之不远。而凡崇敬之者，心灵尊爱之，而神天即在也。

论神所爱之人则以祸灾警责之

圣保罗曰：“盖神所爱者，则责之。又所接之子，则鞭之。汝若是忍责，故神待尔如子，盖何有父所不责之子乎？”〔希比留篇十二章六、七节〕

此保罗之言云。人生天地之间，宇宙之内，善恶之人，两者不能并立。故在世界之上，凡有敬信救世主耶稣福音之道，遵守神天圣诫而行者，屡受恶人之害。或被人欺侮，或被人毁谤，或被人冤屈，或被人陷害、诬告而受官刑拷打者，此诸般之事，免不得总有之。因为独遵神天之命，不能媚世从俗，足以招人毁谤，惹人怨恨也。但诚信福音之道，乐于善义者，凡遇诸般艰难时，不以此为忧，惟恐不能

守其正，惟凡事听命于神天。若遇了艰难之时，则忍耐顺受而当之，乃思想自己日夕之行为，必有不合理之事。因神天爱我，致使苦楚难为我，责罚我，欲令我知罪可速悔改，不致犯大恶之意。又欲我更加善义，而增修其德，若能忍苦难凜遵神天之命，勤修善德，而神天亦待我等如儿子一般。盖神天若接之收为义子者，略有恶处，必以祸难而警责之，欲其知过而可改之，免至沉溺于恶路，而失灵魂之救，苦祸无了期也。且神天令善义之人，受艰难苦楚之忧，正如人之父母，见其儿子不守本分，不听教训，不遵所命，故父母只吓而羞骂之。如更不听教训，则拷打而苦磨之。是必要令儿子改变为善，而行正道，为父母者，才能心安意愿。故神天令人间善义之人受苦难之意，亦是如此。盖欲戒其安逸自适，恐恶意必遂生。故令其知过自改；谨慎于言行者，则后来才能得安乐之纳福。如遇艰苦之事，则发怨恨之心，而妄言乱作，不能忍耐之者，即半途而废，是亦自害而已矣。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故欲为善义者，必要存心守之，虽刀斧加身，惟知神天之命是遵，不知艰难苦楚之害。如此者，诚为神天所悦之人，而过来生，其灵魂必永享无穷之乐也。

论得天福非独以善言乃要有善德

圣保罗曰：“盖神国不在言，而在德矣。”〔可林多篇一书四章二十节〕

此保罗之言云。神天之国，即是天堂圣洁安乐之所，并无丝毫秽浊点染之污，乃光如太阳，明如月亮，清如琉璃，白如雪之花，没日夜之分，常如白昼一般，永远光明矣。夫如此清洁之堂，必要有如此圣洁之人，方能得居住之。盖神天乃系至德之至，至圣之极，若非至善之人，岂能望得居之乎？故凡欲居天上之圣堂者，必要敬信救世主代赎罪之功，以其受难之宝血，圣洁我们罪身之污。而我

们在世界之上，日夕存心守善义之道而行，日积月累，久而行之不厌，乐善不倦，则有天爵之德。而至死亦不改善者，尤要倚赖救世主耶稣之功德，而天上之圣堂，可以能居住之。苟有信救世主耶稣之名，又能以真道教训于人，而无善义之道德者，徒有虚名之称，诚无善行之德，如此者，天堂之路，其虽得知，但可惜不能走于其途矣，夫岂能坐得天上之圣堂者哉？是以欲要居之者，必守仁爱之德，乃以守身行之，不独以口言而已。须言行相符，存心积善，谨慎修德，自始至终，不间断之者，则能谨之于始，亦可全其至终，而于来生天堂之乐，亦将见之矣。但能讲道德之言，而不能行之者，正如栽种遍地荆棘，痴痴然而望收嘉禾，岂不谬哉？亦终必忘而已矣。

论人肉身死了，于世尽仍复生活

圣保罗曰：“若死不复活，有何益？吾辈且饮且食，明日将死矣，汝勿受蛊惑，盖恶谈坏善习。”〔可林多篇一书十五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

此保罗说道，复活之理，最难详释其义。且人亦甚难明其意。因这道理之旨，奥妙之至，精微之极，然虽真理蕴奥，亦由人心虚衷悦之与不悦之耳。夫复活之义，非人愚意推论之理，诚由神天令救世主耶稣降世，宣谕而得知。且救世主耶稣在世上之时，曾令死者能得复生。即救世主耶稣，亦死了三昼夜，埋在地穴，然后复生活，而升天堂之上。故这复活之道，不独有理可推，而且有凭据可印证之。盖这复活之意，言人肉身虽死，而世尽时必复生与灵再合，以致可享受赏罚之报。如菽粟种子一般，死于泥泞之内，而复生活于地面之上，以致各随其种之好歹，而结其实之美恶也。人之灵身复活亦然，善者得赏美福，恶者受罚永祸，而善恶赏罚之报，亦不是爽言之而已。假如人死即没，则那些戒谨恐惧，临深渊履薄冰，守身慎独之君子，作此情态，有何益乎？且有饮即放肆而饮，有食乃任

意而食。盖今日生在世间，而明日即死而没，复有何忧乎？如此之恶谈，最容易蛊惑人心，坏人之善念者，诚陷害善人之心矣。凡为人者，务以守身自持。凡动止语默，常若神天鉴临，念兹在兹，无一念敢忽，则此心必不忘于善意之道，而德亦日日新矣。如此至来生复活之时，必不失永福之赏，安乐之极矣。苟或昏昧蔽惑，不知善德之所宜，自陷其身于不善，则祸自作，罪必自受，岂得而逃脱之乎？迨至来生复活之日，则永祸自作之苦，自当甘受无辞，而善恶赏罚之报，亦必不爽言之矣。

·论救世真经福道之言必应验不废

救世主曰：“天地可废，惟我之言不可废矣。”〔马窦篇二十四章三十五节〕

此救世主教授其门徒说道：你们看这世界之上，何等广大精微丰厚！且万物如此之多，飞禽走兽如此之盛，鳞介草木如此繁殖而生，并普天下万国之人如此之众。万物各适其用，各国有一国之繁华，各人有各人之才美。而各国之人，亦日夕纷纷，贸易不断，日则不足，夜以继之。男婚女嫁，闹热喧哗。争强夺胜，说之不尽之事，写之无穷无尽之美。夫世界虽然如此繁华之极美，尚有终穷废尽之日。惟我教你们真理之言，句句诚实，字字奥妙隐藏不测。虽千百万代之世界，一字一句，必得应验，终不能废之不应验矣。惟你们切要留心纪念之，倘若不留心而或失之，则必受邪道蛊惑，而你们之祸，亦无了日矣。盖将来必有伪教之师，而以邪言异端，诱惑世上之人，而世上之人，亦必被迷惑欣悦而从之。惟你们谨慎守我之言，终始如一，而不改变之者，必得灵魂之救。我且确实说与你们知之，现在之世界，不过待等我已所言诸情，将来俱得应验而成之后，这世界上之人，必有大艰难之极。从世界初创之始，至如今之世界，不能可比之苦。又将来之世界，亦不能比之之忧也。盖该

日该时之灾难，无人知之。天上各神使侍奉于神天之前者，亦不能知，独神天知之而已。故凡诚信救世主耶稣者，恒心忍耐遵从救世主遗传之言而行之，必不失灵魂之救，更兼得安乐之心，而无忧虑之患，盖你们岂可忽略乎哉！

论禽兽各样食物皆可食之不宜分别

圣保罗曰：“盖神凡所造之物，悉善也。且凡人以颂谢而受用之，弗可弃也。”〔弟么氏篇一书四章四节〕

此保罗说道，天壤之间，普地之上，生物之丰富，皆系备为世人日夕所用。且走兽鳞介，鼃鳖诸种异味之物，悉供世人所用。而世上乃有等愚昧之人，将各样禽兽鳞介之肉分别，有些说随人之意可以食之，而有些戒人不可食之，若食之则说有罪。或说若食此物之肉者，死后转世托生，必变为禽兽之样，出世为禽兽矣。夫世界上，所有飞潜动植之物，悉系神天造生而长养之，均属善物。不论飞禽走兽，鳞介鼃鳖，皆任人而食之。但人若受用获而享之者，乃要知神天盛赐与人享用之大恩，可感谢而受用之，赞颂神天之大恩，则享之无尽矣。切不可拣择而弃之，耗变神天之物，辜负神天之恩，正是有罪之人，是以不可弃之，乃颂谢而受用之可也。惟不可以神天所赐之恩惠，乃向那些泥塑木雕神佛之像，无知无识之蠢物而感谢之，却是欺神天之极，其罪甚大，生前若不罚其罪，死后亦必究之，决不姑恕之矣。又人凡得之好物，莫说是自己之才能而得之，又勿说是己之工夫而作之。盖人之两眼虽然精明，能视各物，若神天不出太阳及星宿挂在天空之下，必黑暗无光，两眼虽然精明，能视各物，亦无地可施。此正是灭人骄傲之心，而知人虽有才能超众，技艺奇巧，若无太阳之光，亦无所施，自己毫无能干。故凡得之好物，皆系神天所赐，本当感谢而受用之，致不辜负神天之大

恩也。而为人者，岂敢不尊敬之欤。

五

论人勿独罣虑衣食乃敬信天父作善义为先

救世主曰：“故你们勿罣虑云，我将何可食，将何可饮，将以何得穿，此诸物为各国不信真理者所寻，惟神父在天者，识你们需此诸物也。”〔马窦篇六章三十一、三十二节〕

此救世主教训众门弟子说道：你们在世上之时，不须千思万虑，谋算各样饮食之事，各样衣着之物。盖世上之人，不肯敬信真道，是以纷纷独罣衣食之事。且今日有了衣食，又算明日；而明日有了，又算明年；而明年有了，又算后来之年月。自己一生之年月，固然日夕思忖，又要谋算儿子之衣食；谋了儿子衣食，更兼又要思虑孙子之衣食。月月年年，朝夕时刻，都系如此打算，如此谋虑这三件事。有了这三件事之外，乃谋长久长远之世代。有一日，算一日，有一年，谋一年。把世界之事，算得许长久一般。此无他，只因世上之人，不识真道之理，不知本末之义。故此以末为本，以本为末。殊不知人之生命，最长久不出百年之外，以数十年之世界，认为长久，把至宝贝灵魂永远之生命，付之罔闻，岂不是以末为本，而把本为末乎？但你们识本末者，切要留心追究其本末精妙之义，慎思之，笃行之，务求言行相合，动止语默，不出乎真义之道。至于日用饮食衣服等类，你们虽不寻之，而神父在天者，知你们必须要此诸物所用，必赐与你们，不致缺少之。惟你们不可因之而缺义善之德。乃有生命一日，亦要遵守圣诫而行之，勿缺少，勿歇息，勿勤始而怠终。虽至死亦不可缺善义之德，惟图永远安乐之国也。

论真道福音宜到该处众人应该敬信求福免祸

圣保罗曰：“盖凡呼求厥名者，必得救也。且众未信之，何以呼

3
5

求之乎？又未闻之，何以信之乎？且未宣教者，何以闻乎？”〔罗马篇第十章十三、十四节〕

此保罗说道：救世福音之言，乃由神天赐救世主耶稣降世，传授教诲世上之人。然而凡诚心敬信之者，必得宝贝灵魂之救。夫如是，凡欲求宝贝灵魂得救者，若得知救世福音真道之时，即倾心敬信之，立改从前之非，遵着救世真道而行，倚赖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功，呼求救世主耶稣之名，必得诸罪之赦，而宝贝之灵魂，才能可望得救。若虽听福音救世之道，明知其义，乃不肯弃除自己旧日之恶端，偏要贴从风俗之规矩，跟随众人之私意而行，如此即是越积恶意，陷害自己宝贝灵魂之至矣。盖不知不闻救世福音真道之时，固不能信之，罪有可容。且已听之，而明知之后，又不肯信之者，罪则加倍矣。夫救世福音真道，必定播散传扬在于普天下万国之中。然所到之处，不论富贵贫穷之人，凡得知之者，信与不信，在于人之心。但肯悔罪敬信之，呼求救世主耶稣之名者，必得宝贝灵魂之救。不知自罪，而拂逆之者，其宝贝之灵魂，亦弗能得救也。此救世福音真道，由神天令救世主传谕世界上之人。是以世界上万国之人，凡得知之者，皆当敬信凛遵而行之。如违之者，罪不姑宽。正如皇上降下圣谕一般，颁行于天下各省之内，人人俱要遵守而行。若有犯之者，必惩治其罪。夫皇上之圣谕传谕各省之人，尚要遵守，固不敢犯之。而神天上帝，乃系万国之主，各皇之皇，降下福音圣谕，令世人敬信遵守而行之，乃不肯遵守之，尤反违逆之者，岂无罪乎？故我们世人敬信之者则为福，拂逆之者，自召祸矣。盖有等人偏执不肯敬信之者，虽然生前或者不罚其罪，但至死后，其之苦祸，岂能得逃脱哉！

论宣讲福音不图人喜悦，惟恭敬奉命播传之

圣保罗曰：“吾乃依神准吾侪以受福音之托，吾钦此而讲，非求

悦于人，乃于神，试吾心者。”〔弟撒罗尼亚篇一书第二章四节〕

此保罗说道：我们宣传救世福音之道，非是照人之意而传之，乃遵依神天奥旨，准令我们宣讲之，则敢播传之矣。夫救世福音之义，亦非以人愚意推论之词，乃受救世主托付我明其义。是以我寅夜钦崇恭敬而宣讲之，以致凡所至之地方，不论君民人等，富贵贫贱之人，皆照本文之意而传谕之。不是宣讲上等人之时，诚恐照本文之意，有触犯上等人之心，遂把其义更改之，顺着上等人之意。又教中等人之时，亦恐本文之意，有犯风俗之规矩，遂分别而宣谕之。又教下等人之时，又非以顺利顺人情之言语，招人耳目，悦人之意，诱人信从。盖我们宣传福音之道，不分什么人等，只是遵着神天之旨意，依真经之义而讲之。不求人悦意与不悦意，亦未敢以阿谀之语，要人欢喜。惟遵于神天之旨，曾试过我之心，而知我之意愿者。至于信与不信，乃在乎人之心愿，不过尽我本分之事，应该宣传教人而已矣。且我为何受了许多艰难苦楚，尚要终日不息，而到处传讲之者，诚因甚愿众人皆得宝贝灵魂之救，免致死后要受永远之苦，感发我们爱他人如自己之德而已。

圣经罗马篇十二章全旨

世界之上，各处众人乎！因为神仁爱之恩，余则恳求尔等以尔等之身灵奉献于神，为活之，为圣之，为神所悦之牺，尔等以理所当然承役事之。且勿师此世之模，乃以尔等新意自修，以智识认神之何好，何悦，何全之旨矣。余乃照所受之恩，劝尔众人在世间者，勿想自高于不当。乃以自之智以廉节，随神分各人笃信之量焉。即如吾辈于一身具备多肢，而各肢弗同一用。吾众亦然，共成一身在于基督，而各互相为肢。且吾辈随所受之恩锡，而得异赐。或得先知者，以诚信之例而予言。或得役事神之职者，即供役。或得教

训者，即教训。劝人者，即劝。用钱财而赈济人者，以淳厚朴实之心而济。长管神之圣事者，以忧虑为心。哀矜者，以欢。爱人应该毋诈伪之心，恨恶从善。以弟兄之爱相疼，以礼貌相待为先。办事无怠，以热心尊事上主。以望灵魂得救为喜，以忍耐当遇患难之时。恒务祈祷求神垂怜，通共诸圣善人欠缺之需，专务舍旅之客。祝伊捕害尔等者，并祝咒诅尔者。与喜辈同喜，与泣辈同泣。偕同一见，弗味高傲之意，乃以谦卑之心为足。勿以自为智，毋以恶还恶，积善于众人之前。与众人若可相和，即尽汝分相和。世上众人乎！勿自报仇，乃宽处于怒。盖圣经云：“神爷火华曰：‘报仇乃属神。凡害人者，神必报之。’‘且尔之仇若饥，尔施之食；若渴，尔施之饮。如是行，尔似将滚汤而泼雪。’”尔等勿被恶欲克胜于恶，乃以善义克胜恶矣。

第十三章全旨

各有灵志者，皆宜敬伏上权，盖权无非由神。且所有权者，皆神命之。是以抗权者，抗神之例。且伊抗者，自取罪罚。盖诸宗不令惧于善行，乃于恶。尔等欲弗惧权，即行善，而获其褒。盖其为神之吏，以助尔等为善。然若尔行恶，宜惧，盖其执刀非虚。其乃神之吏，以讨罚行恶者。是以尔等必属伏，不惟以免罚，且以安心。因此尔等亦纳粮，盖伊等为神之吏，常供是役也。尔等则与各人所该宜还，该粮即还粮，该税即还税，该惧即惧，该敬即敬。勿遗欠该负他人之债，惟以相爱，该相爱者已成律。因诸诫，勿奸，勿杀，勿偷，勿妄证，皆括于此，即尔等爱邻人如己之言。邻人之爱不行歹，所以律之全成即在于爱。且此因知吾侪眠醒起之时已至，盖吾等之救，如今比初信之际已越近。夜已退，日将到矣。则宜除夜行而着光甲，我等宜贞行如对皎日。弗于饕及醉，弗于室及

邪，勿于争及妒。乃汝等当衣着救主基督之福道而行，不要具备为肉身之邪恶，致行其诸般邪欲矣。

论天火烧灭两城淫欲男色女色之人

昔在上古之世，西域地方，有两座城池：一座名唤所多马，一座名唤我摩拉。此两城之人，上不敬畏神天上帝，下不遵圣人之言。又不听善人劝教，无法无天，终日无所不为。不拘所做之事业，邪正与否，都不计论。惟利是图，往来交接，奸淫邪盗，尽欲而为。口不道忠信之言，心不怀一毫善念。群居则比论男色女色之淫乐，独处则作春意淫情，任意任欲，日夜不分。正是口不敢言，字不敢书，总总恶端，不敢细述，比之禽兽，尤不相肖也。此两城之中，独有一个善义之人，姓罗名得，敬畏神天上帝，守真道而行，不敢胡为妄作，独行其志，不入恶类之群，是以受众恶类之谗毁不已。盖斯义人住此恶城之间，终日忧心悄悄，尚且不免愠怨于群小。故此其身灵愁悼，终日不安，诚是磨忧厥义灵魂之至也。虽然如此，但神天上帝独垂怜看顾之。故此神天上帝已见这两城之人，恶逆已极，不由不灭之。是以定了旨意，令天火烧灭这两座城池，连人并物，寸土不留，一些尽灭，连地亦烧变为湖，独令神使救出罗得夫妻父女四人。盖神使救他四人出城之时，曾嘱咐罗得切不可望转背后。惟罗得之妻，因不遵信神使之命，回头望转背后，即时变为盐柱。独罗得父女三人，遵神使之命，不敢望转背后，获神之恩，救护出此恶城，不同恶类受败。警戒后世代之人，日夕专心作恶者，即时天未必降灾祸刑罚之，或迟早报之不定，但断不肯赦恕恶人之罪。大概今世报应甚少，惟肉身死了之后，善恶之报，丝毫亦必赏罚其灵魂。是以凡为善义之人，切勿以现在之祸福为真报应之兆，乃恒心忍耐候所望真乐永福也。即如所多马及我摩拉两城众恶逆之徒，

满城上下之人，终日任意任欲，作恶不休，上行下效，互相为恶。迨至罪恶满盈之日，致受天火烧灭，其肉身烧败之后，灵魂还要永受地狱之苦。故凡专心为恶逆者，冀宜慎思之，切勿自谓天不能刑罚恶人之罪也。

圣经卷米士篇第五章全旨

尔等富贵的人，休息固恃之心，因上来之辛苦，尔将泣号哭矣。尔等之财帛已坏了，尔等之衣服已被虫吃，尔金与银子已生锈。且其之锈将为证攻尔，又将如火而食尔肉。尔因为末日而聚埋财帛，却工人割禾之工钱，尔所偏留在手不出者，号呼。又伊割禾之呼，已进神爷火华之耳。尔等在地以行淫乐过生，你们养心如于宰牛羊之日一般。尔等将义者定罪及杀之，且彼不攻击你们。故此凡事神之众人乎，宜用忍耐，等待教主将到。你看农夫而为之常用忍，至得早迟之雨，等待地结其宝实。尔等亦为忍耐，坚尔心，盖教主之临将近。世上众人乎，不要相谗，你看审者到门前。众世人乎，将先知师以教主之名而讲者，即把伊受苦忍耐之心而效法之。夫伊恒忍者，我们算是享福。尔等闻若百之忍，且见过神爷火华之后，神爷火华即甚为恤及哀怜而行之。惟我们世上众人乎，凡事之最要勿发誓，或以天，或以地，或别誓，皆无。乃你们讲是即是，否即否，恐不然尔则坐罪。尔等中有受难者，其应祈祷求神。有快乐者，其应吟神诗。有染病者，其应请道德长辈来，为代彼祈祷求神时，以教主之名而傅油之，且诚信祈祷求神。将救有病者，教主将使他从病中起身。或向来有犯罪于汝者，即赦之。尔等相认过错，相代祈祷求神，以致尔等得病之痊。义人专心热祈祷求神，大有能。以来者比我们为同情的人，其恳祈求神欲不下雨，且三年六月之间，无雨下地。又其再祈求神，致天下雨，连地发其实。世上众人乎，若

是尔中有离真道错走者，应化之。以其知离左道而化有罪之人，乃救一灵魂不死，及遮众罪矣。

卷六熟学真理论

圣经以赛亚篇第五十八章 为善去恶获报之速

神爷火华默示以赛亚曰：大叫也，勿惜之，如号筒自起尔声然。〔神爷火华四字依圣经本文即指造化天地万物之大主〕且向我民宣知之（“我民”二字，即指世上万国之人），以伊之愆恶，又向牙可百之子孙宣知之（牙可百之子孙，即指存留真圣经之国众人也），以伊之罪过也。伊日月尚且寻向我（“我”字，指神爷火华），而乐以知我道，象行义之国，伊未离神爷火华之例，且常论公义之各例，而求问神爷火华，又伊乐然就近神爷火华也。伊且云：“我等因何斋戒而神爷火华未看之，我等苦磨自心而神爷火华未理之也？”夫尔等于斋戒之日，尚取己乐，并雇人所造之工，尔等严勒索之。且尔等为欲相争相斗而斋，并为欲以拳而打其贫人也。这等斋戒，不致使尔声得闻于上也。如此为我所选之斋乎？岂要一人一日自苦着己心乎？岂要他似苇而自俯首乎？岂以粗袋布同灰而当为牀乎？斯如何得称个斋戒乎？或神爷火华所悦之日乎？神爷火华所选之斋戒乃此，即系释去恶者之缚，解去其重压人之负，以救被强屈者，及割断凡有之轭也。又以自之面饼，分供给饥饿者。且其流贫者，取之到自家。以尔所见之裸者，即时衣他，并勿自躲避于己之肉也。这样斋戒，尔等之光，则如早辰而发然。又尔之伤，将速然得医。且尔之义作，在于面前而行。神爷火华之荣，将于后面上来赐尔也。尔将呼求，神爷火华将应答也。尔将喊呼，神爷火华将云，我在此也。尔若从尔之中去其轭者，以手指去而指其使害之言，又以自己之面饼，取出供饥饿者，而其苦灵之人，使得心

足。时尔之光，则将如暗中而发起来。又尔之黑者，将成如日之午也。且神爷火华将常时而引导尔，并于最酷旱时，将满足尔之心也。又将再新尔等之力，则使尔等像善淋之园，并像涌流之泉，永不致绝水也。且从尔等所生之人，将建其旧毁，并再起古时之基，且尔等将得称云，破坏之堆，再重修者，行客所趋之道，复建原基之址也。尔等若束自己之脚于安息之日，不去作自乐之事，于我圣日，乃以安息日，将称之乐者，神爷火华之圣礼者，尊者，而则尊贵之，勿去行自志，尔等勿寻自之乐，勿讲虚言也。时尔等将于神爷火华自取乐，且神将使尔等驾于地之高所，又神以牙可百尔等祖宗之业，而养尔等，神爷火华之口言是矣。

圣经以弗所篇第五章

圣保罗曰：汝等则当效法神，如至爱之子。且当行践于爱，如救主爱吾辈，而为吾等自负为牺，自献与神为香味也。凡奸淫，邪污，悻吝，亦勿有其名于汝等之间，如宜圣辈焉。污言，狂语，戏谑，无宜者，并皆绝，乃更颂谢矣。盖汝等宜明达，凡好嫖，奸污，悻吝，即役伪神者，必不得嗣享基督，及神之国。汝等勿受何人虚言之欺惑，缘此盖神昔降怒于无顺之子辈。汝等则勿共之。且汝等昔为暗，今乃为光于主，则行如光之子也。圣神之实，在诸善，诸义，诸真，验神志所喜者也。且勿共黑暗之妄行，乃更责之。盖伊等暗然所行者，言之亦为可愧也。且所责者，皆所照着也。盖凡照着为光者也。故曰：汝眠者醒，由死起出，而救主将照光尔矣。且汝等观如何谨行，勿似痴辈，乃似智。而赎光阴，因多有恶日。是故汝等不可为痴，乃达神之旨。且勿醉于酒，于是有过。乃满被圣神，相语与圣神歌诗，而唱于汝等心中，慕向救主。又常因为吾救主耶稣基督之圣名，颂谢神父也。汝等以神之畏相服矣。妇辈，当服其

夫，如服救主也。盖夫为妻之首，如救主为公会之首，其亦为其身之救主也。即如公会众信服顺救主，妻亦然，凡事当全顺厥夫也。夫辈乎，汝等当爱尔妻，如救主已爱公会，而为之自付，以圣之，即因圣言而洁之，于水之洗，欲设之与己，为荣会，无染，无纒，无此类也，乃圣净也。夫辈当一然爱其妻，视之如本身也。爱其妻者，如爱己也。无人恨己肉者，乃保养之，如救主待公会也。盖吾辈为厥体之肢，由厥肉，由厥骨也。是故人将遗厥父母而从其妻，且二将为一肉也。此为大秘迹，惟余言于基督，且于公会也。然则汝等各当爱己妻，如己也，妻乃当畏己夫也。

熟学真理略论

盖人自神天上帝赋灵生化成形，脱出娘胎，离了乳哺，生长在此世界之间。在韶龄之际，志识未开，见闻未达，言行动作，嘻戏自若。且善恶未分，愆过尚未能决。迨至长养成人，壮事已盛，而智识乍开，声色名利亦渐萌矣。夫声色名利既已动萌于衷，乃知所向往。苟不能固存灵性者，则乖戾邪僻，必由此而生。加以日夕交遊三教九流各等之人，善恶相习，良歹同群，若更不能坚持操哲之志，存心守死善道者，鲜有不陷溺于罪恶之中也。然既习染秽俗之污，身陷邪僻，尤贵乎及早回头，恍然猛醒，痛改前非，方能亦可获救。独恐懈怠自义，优游自智，不知愆尤，怙终不悛，诚难获救。地狱永苦，虚一位等待之受罚也。所以学善者，今将其始初受陷溺罪恶之端，及其醒悟痛改前非，敬信救世主求救之意，略陈数端，奉告凡醒悟知罪欲求救者。亦该即敬信救世主，可获灵魂之救，以免生前受恶欲所刺，死后尤要受地狱永苦之刑罚也。

学善者曰：昔我未曾蒙神天上帝，感化痴迷恶心之时，未识敬信救世主真经圣道之日，虽然略识自己日夕言行动作，固知系有罪

恶之人。惟不知怎么样求得诸罪之赦，不过初一十五两日，早晨之际，在当空地方，拈香敬拜过往众神。欲求来往之神，施慈怜保佑顺利吉祥，更兼念诵《观音经》一遍，又《多心经》一遍，欲求观音菩萨，与及佛爷恤怜护助身体平安，又求多发宝财之意。盖我拜这各神之事，亦有年余。但我身虽如此敬拜各样神佛，而心亦常怀奸淫邪恶之念，及欺骗假哄恶作之言，满胸恶欲，总总不离于口，不脱于心。当时日日亦听一位米先生宣讲救世主代赎罪救世人的真理圣道。但我斯时身虽听其讲论真理，而我的心实不在此，乃驰慕于外事去矣。或者有时略看真理圣书，而亦总不能明其意，就是用心去听米先生讲真理之时，而心内亦不明其理，不识其义。听了之后，反忽略之，心中极甚恶恨，不欢喜听之。乃与各朋友常时讲论，说道：“那里有这样道理？叫人不可去拜各神佛菩萨之像，这样算得甚么道理？必定是邪教异端，有谁肯信乎？照如此道理说，那些卖金纸蜡烛，及卖金花纸钱这各样生意的人，都不用卖了。只怕那些神佛不久就要打死你这样之人，看你还讲这样道理呵！”斯时我因在他家内做工夫，那先生日日定要叫齐家内众人读真理圣经之书。又讲解之，或讲一点钟，或半点钟，讲解毕，众人则站起身拜神。日日是必要家内众人去听，而我那时不得已亦要从顺他之意。后过年余，自云南省来了一个释家的和尚，住在庙中，要求人捐题银钱修造寺观的。那和尚亦到我家常时往来闲坐，讲论释家修道的规矩。我即问那和尚入佛家道理的好处，和尚就说道：“我们佛家道行最大，若是有一人出了家，入佛门服事佛，莫说他一人的罪得赦，就是他全家人的罪，亦都获免。”我即问曰：“怎么能得罪之赦呢？”和尚答曰：“我们日日朝夕所念的经书，佛爷在西天之上，看我们朝夕诚心念经，佛爷则欢欣之至，就喜悦赦免其人全家的罪。倘若有人送些银钱入寺院布施，那寺院里的和尚，替他念经书，其人死了之

后，来生即转世，定必投胎入富贵之家，不用落地狱受苦。”斯时我见那和尚说念经可以获得诸罪之赦，是以我心甚信而悦从之，欲入佛家之教。乃对和尚曰：“现在我初一、十五两日早晨，必念《多心经》、《观音经》一遍，这样念法不知好不好？”和尚曰：“甚善。斯是望空做佛事，最是好的。”和尚遂送一本受生钱经与我，教我夜上静坐之时念之。若念得一遍，可以欠小前生之债一些。若恒念得百千万遍，则总不欠负前生之债。今生世上，无灾无难，死后来生，必往西天享极乐之世界。我见那和尚说得如此之好，即听和尚之言，将此受生钱经书，一连念了十数夜。忽一夜，我静坐暗想道，且我自十余岁至今二十八岁，日夕想恶念，讲恶话，做邪恶之事，如今静坐独念经书，不做一些善事，不行善功，就可以获得诸罪恶之赦乎？诚恐未必有这样容易的事。到此时我心略动，亦不念受生钱经，不多与那和尚往来讲佛家之道理，乃日日欢喜爱听米先生讲耶稣代赎罪救世人的经典。若有闲暇的时候，就拿真经圣书来看。看真经书内之意，都系教人切不可做好淫邪恶之事，及欺骗谎言亦不可讲之，更不可拜泥塑木雕纸画的像为神。当时我略觉真经圣书之意，乃暗想道：此真经道理，谅必系有奥妙之旨。但我虽然不能识之，经中定有隐微之义。况且又讲有位救世主，以神力能医疗各样奇难疾病，此样的书，岂不是真经圣典乎？自斯时以来，日日我爱听米先生讲此真经道理之书，甚欢喜敬拜神天上帝。每遇礼拜安息之日，不用做工夫之时，则爱看真经圣书。若有不明白之处，即去请米先生讲解之。米先生亦甚喜欢讲解，所以我就问救世主怎样代赎人之罪，以何能救世人之义。米先生说道：“救世主耶稣，本系神天上帝之圣子，至尊至贵之纯灵。因世上万国之人，皆迷惑于各样偶神之像，奉拜之为神，不知崇敬原始造化天地人物之大主，即是所称神天上帝，大获罪于天条公义之法。况且万国之内，上下人等

亦有万样之罪过，若照公义之法处治之，则全世界之人本该受罚，尽除灭之。但神天上帝，原造化全世界人物者，不忍尽败全世界的人，乃施分外之恩慈怜之。特令圣子耶稣，离了天堂尊荣至贵之位，降临地上，投入童女之腹，由神风至圣之德成胎出世为人。耶稣长大壮年之时，先教人知独有一位造化天地人万物之主宰，该敬该拜的。至于那些人手所作之神像，皆不可奉拜之。又教人知肉身内有个宝贝灵魂，永远生活不死的，且有今生来生赏罚之关系。后令人予知其来世间受万般苦难而死，皆系替代世人受此刑罚，可赎世人获罪于天之罪。所以凡今之人，敬信耶稣代赎罪之恩，而领受洗礼者，皆得诸罪之赦，可获灵魂之救。有罪过不肯敬信之者，必落地狱受永远之苦。”我遂问米先生领受洗礼之意何解。米先生曰：“洗礼者，以清水一些，洒于人头上，或身上，内意是洗去人所有罪恶之污，可领圣神风感化其心。令其自领洗礼之后，爱善恨恶，改旧样而为新人之意。因为世上之人，皆犯了罪过之污，沾染其身，而其灵魂亦被污浊。故以洗礼之水洗其身，拜求神天上帝赐神风洗涤其灵魂之秽也。”我听了米先生讲完各道理毕，复再问曰：“我如今因知系有罪恶之人，而我之罪恶焉能求得赦呢？”米先生曰：“你若诚心敬信耶稣，而领受洗礼者，则耶稣所受之苦难而死，如若代你受犯罪恶之刑罚一般。神天上帝看耶稣代赎罪之功劳，亦肯赦你的罪过，算你为神天上帝之良民。到你死了之后，来生之际，以耶稣的功劳，如你自己的功劳，则赐你永享天堂之福。”于是我听见米先生讲得如此之好，就与米先生揖别，而回小房里静坐。默想道：“我是有罪过之人，若不倚赖耶稣代赎罪之功劳，而我之罪过，怎能求得神天上帝白白赦免乎？且信耶稣之道理，莫说算为神天上帝之良民，得享死后天堂之福，就是死后不用落地狱受永苦，则侥幸之至矣。”此时我心中定了主意，后礼拜安息之日，必要信从

耶稣之道理，领受洗礼，入真经辨正圣理之门。乃预先去问米先生肯施洗礼与我否？米先生说道：“若你一心肯悔罪改恶，信从耶稣救世主的道理而行，以后不可去拜各样神佛菩萨之像，独尊敬崇拜天地人万物大主宰，更要除了从前行过所有奸邪淫恶的事，灭了假哄欺骗的谎言。则后礼拜安息圣日，可来领受洗礼。若不能如此，不可来受洗礼。”余曰：“先生所教，我一概遵从。”于是后礼拜安息圣日午时，我去求米先生施洗礼与我。米先生复再问我各样恶事肯悔改否，然后才肯与我读真经圣书数节，讲解我听。又与我同共跪下祈求神天上帝施恩垂怜，乃用手取清水一些，洒于我头上。领受洗礼拜谢神天上帝毕，我即问米先生曰：“比如信于耶稣之人，有何记号？”米先生曰：“专心行善，就是信耶稣者的记号了。”此时我谢别了米先生，即回小房独坐暗喜，以为获得神天上帝赦免大罪过了。遂另自取一名曰：“学善者”，言从今以后，专心改恶学善，不敢作恶事之意。且我初信耶稣救主之道，领受洗礼之后，各样恶事不能一总尽除，未免亦有犯之。那时又怕朋友知觉戏笑，故此存心谨慎在于言行各事，乃渐渐慕习真经圣理，学圣善，恒恳祈求神天上帝，施赐圣神风驱除一切恶念出心，常怀善意在内。故后来不知不觉，心内恶念渐小，恶言恶行亦渐除。乃略爱作善事，或者有时欲做些恶事，而在我心内好象有一人责备一般。后来我不但不敢做何恶事，连想恶念也不敢了。现今我不独自己不敢去拜各样神佛菩萨的像，就是看见别人去拜这些神佛菩萨之像，而我心内亦悯他们的愚笨，心内极甚怜惜之。欲以真经圣理劝教他们，改此愚笨之心，而独尊敬崇拜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为神，丢弃各样神佛菩萨之像，不可拜之，切不可悖逆神天上帝保佑养育之大恩。故我就将真经圣书数节之意，详释略解，辑成小书一本。此书之意，乃劝人不要拜各样神佛之像，独要敬拜原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为神。

又劝人知耶稣救世主自天降地，代世人受了天之义怒刑罚而死，已经赎了世人之罪。致使凡悔罪改恶信从之者，领受洗礼，皆得诸罪之赦，其灵魂亦可获救。乃不肯信之者，其灵魂则受永远之苦。我遂写成此书，尤恐不合本文之旨，故此送与马老先生参订改正，然后刊刻，此小书名曰《救世录撮要略解》。刻成之后，印好小书二百本，欲分送与人。忽一日被人诬告，却遭官差衙役捕捉，连小书二百本，及刻字木板一并拿到官府面前审讯。不由我分说，只骂我做耶稣之书，信耶稣的道理，就是犯法。审讯之后，即时押我入差房拘禁。然我在差房之时，默想道：“耶稣救世真理之书，都是劝人去恶为善的好书，为甚么我因做此小书而被捕害呢？谅必是我自己的罪恶所招，神父令此刑罚责备我，欲我速悔改之，免受更重之刑罚。”故我心内痛切改悔，暗求神父施恩垂怜赦我之重罪。后过两日，马老先生闻得我受捕苦，乃多般设法，请人去求那官府讲情释放。那时这官府亦准人讲情，即坐公堂，令衙役打了三十大板子，然后释放。打得我两腿流血，痛苦难堪，又被官差衙役勒索我银子七十余元。且我受捕苦破费银钱之后，并不敢因捕苦而背负救主代赎救之大恩，乃说自己因犯罪而受神父该责罚。故我后来更小心守神父之诫命而行，不敢私怀恶意在心，时刻谨慎，尤不敢过于欢喜乱作妄为。是以我看破世情，不愿为此世态奔劳，甚欲学习真经圣理，谨身修德，或能可以劝教世上之人。故我后来亦将真经奥义，劝教妻子遵信。然感蒙神父垂怜之大恩，变化我妻子之心，令他亦听我所劝，甘愿信从救主之道，倚赖其代赎罪之功，求获诸罪之赦，仰望得灵魂之救。因此我妻子定意悔改罪愆，诚心领受洗礼。故我暂行权变之事，恳求神父，神子，赋赐圣神风助我施洗礼与妻子，欲其领受圣神风之德，感化其心，令其改变昔日之行为，尽力作新事，而为端正之人。自此至今，我夫妻二人同心合意，尊敬

天地人万物之大主，独崇拜奉之，不敢跟随众人拜各样神佛菩萨之像，恒守救主之道命而行也。后来妻子与我商量，要带儿子到马老先生尊寓，求其有道德之人，施赐洗礼与我儿子。欲他自幼信从救主真经辩证圣理之门，望向神父施恩恤怜，赐我儿子获得天来的纯智。到了长大之时，有智识才能，独知敬拜天地人万物之大主为神，不跟随世间人之恶俗，拜些人手所作之蠢物。又欲儿子自幼学习真经圣理之书，熟谙经书奥义，将来长大之时，可以修身修德，或者又能劝教各处之人。马老先生因见我夫妻儿子，皆敬信救主之道，乃以我为诚实之人，愿学真经圣理，欲我学习明白真道之义，而为牧者之职，后来接手于我，命我将真道略劝各处之人。自此至今，数年有余。幸蒙神天上帝施赐恩怜，已经赋圣神风感化数人之心，丢弃孳偶，转向归永活神父之道也。故我更求神父与救主，加增我的智识，赐神风令我洞明真经奥义，使我有刚毅勇敢之志，恒心宣传真道往各处之人，玉成本分之职，则尽我心之愿，意之诚矣。斯是学善者自始至今全心之事而已矣。

辟 毀 謗

从来遭毁谤者，多在正道之人。语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神天上帝之真道，系无可限量之高，何怪乎不可限量之谤，时起时发。只看救世主耶稣在世三十三年，莫非遭谤之日。自初生以至被钉而死，不毁其异端，即谤其谋叛。迨后使徒传教万方，承先启后，迄今一千八百余年，致命者甚多，悉从毁谤而来，我等既敬信真经正道，愿为救世主弟子，只知行吾之所是。谁毁谁誉，听之而已。当孔子时，门弟曾参，忽有杀人之说，其母明知必无之事。及连告三番，母亦投杼而起。今听谗者，不同子母；造谤者，不止三番，少有不投杼而起者。然秦火尚不能毁三代之书，党锢且不能灭

名臣之迹，岂有救世主降世，亲传真经圣道，反惧人毁谤耶？现在我等敬信真经圣道之人，捐金刊布之书，不啻数十种，其大旨总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若人人敬信真经圣道，不独久安长治，且使世界之上，那奸盗诈伪之徒，必交相劝勉，改悔前非，正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也。彰明昭著之极，何踪迹之可疑？奉信真经圣道之人，从未有不孝敬祖宗父母者。设有其人即犯神天上帝圣教诫规，同人必共责之。所以素来不孝者，多因奉信真经圣道，而改其旧恶。若说不烧元宝纸钱，便为不孝，家礼不作佛事，先引人不孝矣。似此求全之毁，何足重轻？惟看晦复明，自然通以去塞。今之毁谤奉信真经圣道之人者，安知他后日不悔悟，崇信真经圣道，而为大善大义之人乎？

圣经使徒行篇第二十二章

圣保罗曰：“昔日我亦不肯遵信救世主福音之道，后来幸蒙救世主圣神之恩，感化了恶心，致知救世主福音圣道奥妙之义。又蒙恩特派为使徒之职，将福音圣道往各国宣传教人，故被其本国恶逆之人，陷害捕捉。”此章圣经之意，保罗略诉其蒙感化之原由也。保罗初之姓名曰扫罗，受感化之后，改姓名曰保罗。夫保罗被捕捉受审问之时，以希百耳之声音语众曰：“诸父，诸弟兄，诸人，请听余欲告诉尔等之情由。”众既听之讲希百耳之声音，愈嘿静。保罗又曰：“我固然是如大人，生于西利些之大耳数邑，长养于斯城。在厄马利以足下，学习祖教之真，素勤向神，如尔众今日之勤焉。斯福道我昔捕捉至死之害，拘男女付于监囚。其诸事教首与诸年老者为我能证。我已受其文书，嘱大马士古诸弟兄，欲捉从信斯教门之徒，解往耶路撒冷受罚。会众至午时，将近大马士古，忽然巨光围住我，致落地，而听闻声音谓我曰：‘扫罗！扫罗！为何捕害

我?’余即曰:‘主!尔为谁?’闻声音语我曰:‘我是尔捕害拿撒勒之耶稣。’同辈各伴,固见光而不听与我讲者之声。我即曰:‘救主!要我将何为?’救主乃命我曰:‘尔起,往入大马士古,在彼有讲与尔该行之诸情。’余因被光映目,起行则不见,同伴辈携我手引入大马士古。在彼有一人名亚拿尼亚,且如大同居辈,皆证其虔守教法者。其来顾我,傍立语我曰:‘弟兄扫罗!余默领救主恩命,令尔复见矣。’我即起目见之,亚拿尼亚曰:‘我列祖之神,予简尔识神之旨,见救赎之义者,听救主亲口之声,尔将为救主之证于众,以尔所见所听之情,且今何缓乎?宜起领洗,呼求救主之名,涤洁尔罪矣。’我后回耶路撒冷圣会,在殿祈祷,于奇像中,见救主命我曰:‘尔速趣出耶路撒冷,盖伊等将不受尔证我之福道。’我乃曰:‘救主,伊等皆知,我素因禁信从尔福道者,已于各会堂鞭之。即证尔福道之士氏法拿,被流血之时,我亦在通谋其事,而守杀辈之衣。’救主乃语我曰:‘尔往,我将远遣尔去异民矣。’众听之讲到此言时,即齐举声曰:“举斯由地,不可容之活。”众乱呼喊,丢衣大闹,致尘起于空中之间。将总且命之引入营鞭敲,欲知众何故如此喊怨之。既以皮带缚之,保罗谓近之百总曰:“尔辈可以罗马籍之人,未结案者鞭之乎?”百总闻此即诣将稟之曰:“尔慎何为,此人乃罗马籍之辈。”将总即来问之曰:“尔实告诉我,尔为罗马籍之辈乎?”保罗曰:“是”。将总曰:“我已费许多银买此籍。”保罗曰:“我乃生于斯籍而得之矣。”连将总既知其为罗马之籍,因缚之,亦惧,即将拷之之辈,退之。次日欲细知何缘被如大所告,遂想释之,会集诸祭者与众议会,乃送出保罗于伊等之中决断也。

圣经弟摩氏篇第二章

圣保罗曰:“余最先请行,恳求,祝祷,谢恩,为众人,为列王,

为群在高位者，使吾安静平和过生。于诸虔贞，盖斯为善，为好悦于吾救神之前。神愿众人皆得救，皆归于真之认。盖神惟一，神与人之中保者，亦惟一人，即基督耶稣也。其自付为众之赎，而至当时为示证。余特蒙恩设为使徒，为广宣，为异民之师。余则愿人到祈祷之处，举洁手，无怒，无争，余言真无谎也。妇人亦然，妆衣以羞，以节自饰，非以脂色云髻，非带金珠，非穿锦衣。乃宜如表著虔谨之妇，以善工焉，妇默学于全服顺。余不许妇人主管训诲其夫，乃宜含嘿。盖亚丹先受造（亚丹即系始初受造之男人），而后依活，（依活即系始初受造之女人）。又亚丹弗被蛇魔哄惑，乃妇人受蛇魔哄惑。且妇以生子之产将得救，乃若止于信，于爱，于圣工，于廉节也。”

第三章

圣保罗曰：“忠信之言，人若愿做监临之任者，其愿善业也。且监临之人，当无责处，为一妻之夫，为哲智识，为廉节，敬洁净，好宾旅，能教训，非好酒，非好击，非贪污钱，乃端正，非好争斗，非吝，乃善理己家务，得诸子顺服，全节真。若有不知管本家，如何将政务神之圣会乎。非选新信者，恐自起骄傲，随于魔鬼氏亚波罗之审也。又其当得善证于在外辈，以免落于耻辱于魔鬼之套矣。役济辈亦然，为贞节，非两舌，非好多酒，非贪鄙利，乃具信德之秘奥，于净之自证。且此辈先当试之，而后供役济职，不可有犯端。妇亦然，宜贞节，弗谗，乃诚忠于诸事也。役济辈当为一妻之夫，善训儿女，善理家务。且善供役济之职，其将得善级，而能多毅向于基督耶稣之信德。余望速临尔，姑写此。或若迟，欲尔知当如何调理神之公会，即活神之圣所，真理柱础确址也。且明明畏神之秘义乃大，神昭著于肉身之人，证为义于圣神，被显于群神使，宣扬于异

民，信纳于世，举挈于显光者也。”

圣经若翰现示篇第二十二章

圣若翰曰：“且其示我看生命水之净河，明如水晶，从神与救主之座而出。于其街之中，于河之两旁，有生命之树，结十二样之果。每月而结之，又树之叶为医诸国而用也。尚且无咒灾，乃神与救主之座在其内，厥诸仆必服事之。伊等将见厥面，而厥名必在伊等之额上。在彼无夜，不需灯烛连日之光，盖神施赐伊等以光，而伊等将王于世世焉。其语我曰：此言乃诚乃真也。且圣先知辈之神，遣厥使以示厥仆辈就得成之诸事也。夫我速来，守此书予说之言者，有福矣。我若翰见是情，并闻之，我闻而见之时，即俯伏示我是情之足下，欲崇拜之。时其语我曰：尔慎勿行如是，我乃尔同仆，又属尔弟兄们之先知辈，与伊等守此之言者，尔崇拜神也。且其语我曰：勿印封此书预说之言，盖当时将近。故不公道者，任他仍为不公道。污秽者，任他仍为污秽。义者，任他仍为义。圣者，任他仍为圣也。夫我速来，并我报应同带我，以给各人依其如何行为而赏罚之。我乃哑喇啞，及啊味呃，即本末者，始终者也。福矣，伊等守厥诚者，致伊应该取生命之树，并可从门而进圣邑也。盖在外乃狗辈，乃邪朮辈，乃宿娼辈，乃凶手辈，乃拜神像辈，乃凡所爱而作谎也。我耶稣遣我使以证示汝等各会中以是情，我乃由大五得之根之嗣后也，我乃光晓之星也。神风与神子乃云来也，凡闻者宜云来也，任他渴着来，又凡所肯，即任他取生命之水也。盖我证与凡人听此书之予言者，若何人加增与是情，神则加之以录此书之各灾。又若何人将删去以此书之予言，神则将取去厥分出生命之书，又出圣邑，并出录此书之情也。证是情者曰：哑喇，如然而来救主耶稣矣。我等救主耶稣基理师督之恩宠，偕尔众焉，哑喇。”

卷七安危获福篇

论信救世主福音真经圣道亦受许多艰难乃入神之国

保罗坚固众信辈之心曰：“汝等恒劝保守信德，传知我等必要受多苦难而入神之国。”〔圣经使徒行篇书十四章二十二节〕“保罗”二字，系指人的姓名。“众信辈”三字，指宇宙内凡敬信救世主福音真经圣道之人也。“汝等”者，亦指信福音真经圣道者也。“恒”者，常也。“劝”者，教劝之也。“保守”者，约守而存之也。“信德”者，尊敬所信福音真道奥妙之义，日日加增善德，恒进真经圣道之学也。“我等”二字，保罗自谓彼此敬信福音真经圣道之人，必受许多辛苦之事也。“神之国”者，指天堂永乐之福也。此保罗身任使徒之职，以福音真经圣道，播传往各国。常有人敬信之，但不信者多，而敬信之者，甚少也。更有一种如氏亚国悖逆之人，本来福音真经圣道之源，由此国而出。盖因其国固积恶意，拘泥旧例戒规，自高自义，不肯虚心查究圣经隐秘之义，专意任欲抗拒，固执不从。然其不肯从之，却也罢了，但其又不悦别国人信之。故若有从保罗敬信福音真经圣道者，其则嫉妒不已，即去唆耸那些顽逆不信之人，谋害保罗，或凌辱之，或以石击打之，或捕害之，或欲打死之。盖保罗虽然常被如氏亚国这等自智自义之人，屡次陷害，且保罗不以之为苦辱，但能逃脱其之陷害，则为荣幸之至。独慕宣传福音真经圣道为喜，不顾受苦难为忧。有一次去到路可尼亚地方，在众人之中，宣谕福音真经圣道之义，亦有多人知罪悔改，奉信福音真经圣道之理。忽有自安氏阿及以可尼亚之地方，来了如氏亚国数人，遂将妄言唆耸众人之心。以致众人登时拾石乱打保罗，打致似乎近死，即拉出城外。众信徒遂围护

之，即扶起复入城内，调治安息一宵，次日起程逃往到得耳比之地。既到亦宣传福音于此邑，而教训许多人。惟怕那路士大及以可尼五两处地方众信徒，因其受人将石击打之害，恐众信徒生思疑之心，背离主恩，受害无穷。遂复转回路士大及以可尼五与安氏阿各处地方，安慰众信徒之心，坚壮众人之志，劝谕日夕存心，常常恒守内望之美，笃信福音真经圣道奥妙之旨，勿怀狐疑之心，恐被外邪诱惑，致失灵魂之救。盖举世大半之人，利欲昏心，智满自义，不知真经圣道奥妙之理，致忽却之。而我们幸蒙圣神风启开灵心之志，而得知之者，岂不更要日日加增道德，造乎峻极之义。若半途而废，则前功尽失，后之苦祸，亦不胜言之矣。夫神天上帝福音真经圣道之义，与世人之愿欲，却有天渊之别，甚不合世俗之规，异乎人间所悦之意。以致常被世上之人，轻忽侮慢之，戏笑凡敬信福音之人，或毁谤之，或凌迫之，或欺负之，或谋害之，或殴辱之，或捕捉之，或监囚禁死之等皆有。惟尔等诚信之者，留心预备可当之。倘遇各等艰难之时，惟求神天上帝暗助忍耐而受之。勿图苟免，背主赎救之恩，反害自己灵魂受永苦，及失永远之福。盖我等崇事真经圣道，敬畏神天上帝，慕爱救世主者，不以世福为乐，又不以世祸为忧，乃以不能克己恶欲，诚恐获罪神天上帝。盖我因为宣传福音真经圣道，受过许多苦楚艰难之事，尚赖神天上帝之恩，暗助我忍耐能当之，不以之为辱，更以之为荣幸也。况目救世主耶稣，原在天上为万军神主之子，至尊之至，至荣之极。乃情愿弃了尊荣之威，自天降地，投胎出世为人，自少至壮，没丝毫愆过，为因欲替代世人赎罪，甘代受世罪加天父之怒，人使百般的凌辱，最艰难之苦而死。一者，为代世人赎罪，二者，遗下一个样子，令我等凡敬信之者，可随厥步而效法之也。所以古今之人，诚有热心敬信救世主，崇事真经圣道，又以之劝教人者，屡次更受许多苦楚捕害之事。盖善人在

世，遇着各样艰难受辛苦之时，系炼达善德之心，且神天上帝亦以之令善人增善养德，以益其慕善之心，显著诚善光辉之义也。然我等既专心独敬事神天上帝者，居这恶世界之中，常有内外诱惑之敌。内敌者，自己心里之欲，恶意也，私情也，高傲也，淫欲也，忿怒也，慳吝也。外敌者，魔鬼也，世俗之恶规矩也，各样壕偶假神佛菩萨之像也。夫外敌诱惑人者，莫甚于魔鬼。先以财帛诱乱人心，令人心心念念，尽惑于此事，以致为财悞命者有之，为财谋杀他人者有之，为财去做贼偷窃者有之，为财害人家散身亡者有之，为财代死替杀者有之。这诸事都是因财帛之诱，以致死亦不惜身体，遂不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义，又不想死后却有无限之苦可受也。次以女色诱惑人心，迷乱人志，令人颠颠倒倒，丧身灭德，败国亡家，种种恶逆，亦系因女色而致也。三以各塑偶邪神佛之像，弄些灵验假说，诱惑人日日去奉事各邪神，懵蔽人心，惑人不知有原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欲害人灵魂受永远之苦也。世俗之恶者，每年之内，奉贺各样菩萨邪魔神佛祝诞之虚事，四时八节，拜奉各菩萨邪神佛的常规鄙俗，又赛神游戏的恶事等，均系诱乱人心，害人之真德也。且塑偶神佛菩萨之像，本是泥木石纸所做之物，固然无识无知，实无灵应的死物，焉能保佑得人？但或有时魔鬼邪神，亦借这些偶像显些灵应，令凡拜之者，得似些效验，诱人心服，常去奉拜之。若人心内不正者，必受其惑也。盖在此世界之中，常受这内外之敌，日夜攻击。静坐则利色邪欲，摇动于内，惑惑欲心动，则耳目声音诱引于外，内外相攻，时刻不离。诚欲虔事神天上帝，遵崇福音真经圣道者，岂顷刻不存心而能胜之哉？夫胜内敌者，必须恒存恭敬之心，朝夕心内暗中祈求神天上帝，赐神风帮助克除一切邪意恶欲。常怀善念在心，真义在内，且善念盈满于胸，邪欲怎能得进于心哉？故能胜内敌私欲者，外敌不能诱进，

惟远之避之耳。是以既能存心拘除内外之敌者，必不属世俗之风，不入世俗之流，亦必不悦世人心，致被世人毁辱谋害而难为之，或妄告而捕捉之。非是敬奉福音真经圣道之人有何恶意谋害地上之人，亦非怀图谋损人益己之心，乃因宣传福音真经圣道之义，明证世人之恶，显著世人之伪，且劝人不好奉拜各塑偶菩萨神佛之像，故屡次受人欺负凌辱，无端诬陷，妄言冤屈，亦无词可与人辨。惟求神天上帝，赦免这样人之罪，暗助忍耐之而已。盖苦楚艰难之事，在尘世之中，少不免常有之事，亦是人所不欲受的。但比之永远光辉之重业者，虽或受苦楚刑罚之极，亦算为轻微之忧。因信得道义之真，可以有守有为，故宁受须臾轻微之苦，惟图永远之乐，决不因少而失大也。夫世上暂时衣食之福，尚且要费尽心神，劳苦身体而谋之，何况永远之福？若不加倍劳心，恒守善德，倍根益力，忍耐艰辛者，焉能得享之哉？盖世福有时虽然劳心费力，而欲图谋之，尚有财败身亡，而不能谋得之者众也。惟常生之真福，诚欲专心求之者，无有不获之。故凡认得真福之永乐者，或因义而遇苦难之际，决不图谋苟免之心，亦不肯背主恩而避祸，宁甘心忍耐而受苦，以俟神天上帝之命。固知诚欲获天福之永乐者，必受许多无辜艰难之祸，才能得之。若不受捕害凌辱之苦，亦必受戏笑欺负毁谤唾骂之忧。盖依真经圣道之义而行者，必不悦众人之心，若不照世俗之规矩者，亦不遂众人之意，反触众人之怒，被众人怨恨，是以不留心予备而受艰苦者，诚恐或遇患难之际，不能忍耐而当之，恐亦不能获接天堂真福之乐也。且奉劝凡不肯信福音真经圣道之人，及戏笑凌辱捕害敬信之者，然汝等亦宜反心自忖，恐怕戏笑凌辱捕害别人者，必反自害也。盖汝等在肉身之内，亦有一个灵魂，常久不死之灵物，难道日夕专心为恶，又欺负敬畏神天上帝之人者，总无灾难可受，总不用死乎？盖死后汝等之灵魂，即散灭于九霄云外

去乎？抑或死后即转轮投胎出世为人，不用受苦哉？且汝等亦略知善恶之报，乃系如影随形，无有不报之理，但时候未到，或报应迟速不定矣。况且谋害神天上帝之良民者，其罪恶更大，怎能逃脱此祸哉？盖神天上帝之良民，乃系神天上帝选择之人，令其宣传福音真经圣道，救人之灵魂，时刻保护之。倘若神天上帝不准令其受苦，汝等亦不能捕害之。但其虽或受害，亦必增其忍耐之心，越加其进善之美，更显扬其道德之光辉也。汝等何不悔改恶逆之心，专意寻求神天上帝为主，尊崇福音真经圣道，倚赖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功，则汝等必白受恩怜，罪恶亦获赦免，灵魂必望得救，生安死乐，岂不美哉！正如古贤王大五得云，福矣，神天上帝弗算其人之罪也。言但凡获得神天上帝赦了诸罪者，斯人诚有无穷无尽之福。若有人不肯崇信福音真经圣道，未得神天上帝赦免其罪者，虽现居在富贵之家，有权有势，亦如秋审犯罪之人一般，囚在监内，直待秋审判断明白。判定之时，或斩绞流谴处决，必不能白赦囚犯之罪也。盖人生世上之时，不肯悔罪信奉福音真经圣道者，亦已被神天上帝囚住要秋审一般，等待死后判断瞬息，即拘入地狱永受苦罚。夫囚犯之人，候秋审而定其罪者，疑其案内尚有可轻办之意，或候部文而后定罪。恶人在世上未定其罪，未罚其恶，待死后才刑罚之者，神天上帝亦欲其或能醒悟痛改恶逆，回心信赖救世主之功，则赦其罪，免受永远之苦。故曰，神天上帝不愿人受败，乃欲众悔罪。悔罪者，悔改所有之邪恶，则因救世主之功而获罪之赦也。且如今现有神天上帝之良民，宣传福音真经圣道，劝谕汝等敬信而行之，则有无限之福，亦非图谋汝等的银钱。尚且有沉迷弃却不受之者，诚甘心愿意受永苦，不欲接授〔受〕神天上帝恤怜赦罪之恩也。然这等之人，恐良心未必如此硬逆，但因财色所拘，恶欲所蔽，又现今虽然日日任意妄为乱作，亦未见甚么苦难临身，是以更恣意

任欲,无所忌憚而作之也。只恐怕死了之后,没财没势,无亲无友,孤魂只影,无倚无靠,欲想进天福,无神使导引,欲避永苦,众鬼使乱拘打进之。请问那时拘入永苦之中,欲呼求神佛救汝乎?抑汝子孙在阳间打醮,叫和尚念经,号喊菩萨救出永苦哉?盖世人不知,只估神佛菩萨能救护人,殊不知神佛与菩萨等,均是与世人同类,亦系听由神天上帝赏罚其之善恶,恐伊自顾不暇,焉能保护救得别人求之者耶?所以凡人倚靠神佛菩萨救护者,莫如倚靠自己,生前遵信神天上帝之命而行,谨慎作善,欲求救之时,更有灵验也。故此敬信福音真经圣道之人,明识真理之义,独知有一位原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神主,即是俗称神天上帝,应该恭敬崇拜的。除了这至尊独一真活神天上帝称父子圣灵者之外,其余人类所立之神佛菩萨等,皆不是神,亦不该奉拜的。故汝等若能脱出世俗之恶,丢弃各样瘠偶之像不奉拜之,又勿欺负凌辱捕害神天上帝之良民,反要与之相交为友,尊崇福音真经圣道,独敬事神天上帝,信奉救世主,从此获宠于神天上帝之恩,获悦于敬畏神天上帝之人,至来生亦同万亿善人享常生之福,于无穷之生生世世矣。

论人不可诱惑敬信救世主真经圣道福音之人

救世主曰:“凡诱惑信于我婴孩之一者,宁可被磨米石堕颈,投入海而死,更为好也。”〔见圣经马太篇十八章六节〕“信于我”三字,言凡信于救世主真经圣道福音之义理也。“婴孩”二字,有两样解法:一,言初敬信真经圣道福音之人,如婴孩子之心,智识未开,志向未定,初习真经圣道,未得尽能领略奥妙之旨,不过略知数条大义之意,尚要用工进学,才能深知其隐秘之旨意也。二,言婴孩子之心,纯一不二,无诈伪之心,没丝毫之欲,真实无妄之志也。故凡敬信救世主真经圣道福音之人,亦必如婴孩子之心,才可能得灵魂

之救也。“磨米石堕颈”者，言宁受这样刑法而死，乃算最重之刑，譬喻之词甚言之至也。此救世主劝戒世人之意曰：我如今来世界宣传真经圣道福音之义，系神天上帝颁谕启示隐秘之旨，且与世界上各国圣贤历代所论之道，大不相同。盖圣贤之道，只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义，不知人之本分，日日该行向神天上帝若何，神天上帝原本于世人若何，万物于人若何，人于万物若何，人之罪恶从何而来，人之灵魂明悟为何渐失，作恶作善究竟报应若何，恶者知罪悔改求赦若何，人肉身死后善恶灵魂实往何所等事，各国历代圣贤，皆不能推论其义，未知详说者，因其虽聪敏睿智，亦不能知此奥妙隐秘之旨。故各圣贤，亦不敢妄说推论之，直待救世主降生世界之时，才能阐发启明神天上帝奥妙隐秘之旨，令世人知本识末，不致矛盾实甚，究得末之义，而失本之隐秘也。夫真经圣道隐秘之理，诚奥妙不测之旨，包括事物表里精粗，无有不尽。且尤推明人类原祖，生自何来，人现生在世，却要如何才能尽乎本末之道。斯奥妙之理，或有人听了之时，略知大意，慨然感动其心，即信从之。但恐一时未必尽能深知真经全旨之意，究竟必待学习而后能知。倘若偶被蒙昧之人，自谓熟谙仁义礼智之道，洞明性理之源，自恃饱学优余，不肯虚衷下学真经圣道之理。彼既不肯信服真经圣道之义，又不允悦别人从之。若知有人信从之者，彼则以多般言语，诱惑信者之心。说云：“你如此好人，谓何到肯信从这样糊涂道理？你还不信，信了这道理，甚么菩萨神佛都不能讲的，一些谎言乱语不能讲得，一些戏耍之事不能做得，又要日日朝夕诚心拜求甚么神天上帝，谁不知孰敢拜求天耶？做了天子，才敢祭天，做诸侯才敢祭社稷。人间一个小民百姓，焉能日日朝夕拜求神天上帝乎？这是越礼犯分，大不合理之事。凡敢私自拜之者，不但无功，而且犯了越分之罪。又讲甚么耶稣，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乃说代人受死赎罪，救人灵

魂之胡言乱语。盖那耶稣在生之时，被人害死，不能自救，到了死后，无形无影之时，就能救人灵魂乎？盖世上之人，死了之后，魂飞魄散，即时消灭了，还有什么形体去受苦哉！惟有君王及各大臣官员圣贤等人，系天差落凡间管理人民的，其死之后，魂即升回天，魄即归于地。故俗语云：万物尽生于土，万物亦尽归于土。是以人心亦以归土为安，若身死了之后，无身无魂魄用什么形象报应赏罚人之善恶乎？盖为恶的人，若做不好，未曾报其本身，即报应其子孙受祸。或盲或跛，或哑或穷苦，或发麻疯，或乞食，或做贼，或拖架带锁，或受官府刑法而死，这就是恶报。若论为善做好心的人，得善报者，近则报其本身，事事顺利，多做生意，大发宝财，远则报其子孙，或有功名，或出身做官，或长生福寿，或世代簪缨，功名不绝，或子孙众多，这就系善报。除了生前阳间的报应，若讲死后阴间还有报应，便属异端邪教。且死后杳冥之事，有谁知到？有谁亲眼看见？故孔夫子有云：‘未知生，焉知死？’圣人死后尚且不知死后的情形，不过教人尽了人道之本分就是了。况且耶稣之道理，外国之书，无文无词，乱言乱语。所以外国之人才肯信之，我中国有了圣贤仁义之大道，礼乐之邦，孰肯弃正道而从邪教乎？”那些初敬信真道福音之人，听了这些言语，一时真假邪正难分，受此诱惑之言，胸内必怀疑狐之意，把信德之心，变了欲从不从之志。缘此以妄言诱惑人信德之心者，其罪真无穷之至也。故救世主曰：凡有人自己不肯从信福音，反以乱言诱惑信于我之真经圣道者，其人宁可受磨米石堕住颈投入海而死，更为好，免得伊在世上复诱惑人不信真经圣道。倘伊若死了之后，要多受数倍地狱之苦难也。夫福音真经圣道之旨，系神天上帝特差救世主耶稣阐发秘诀之真言，讲论人死后报应天堂地狱之赏罚。这样玄机奥妙真经圣道，惟救世主才能启示之。因救世主由天而降世，故知天堂永福之赏，其亦在

死了之后，三昼夜仍复生活，则晓地狱永祸之苦。盖救世主受死复生之后，还居住地上四旬之久，宣明善恶生死赏罚之义，教授各使徒谙熟此理，令其传示通天下万国之人听之。信与不信，在人之志。盖救世主即系知善恶死生之报应，知人有个宝贝灵魂永活之重。因其由天降来，故知善人死后其灵魂有天堂永福可享。其亦由死而复生，且亦知恶人死后灵魂有地狱永祸可受。信之改恶学善者，可以获福，有罪恶不肯信之者，必遭永祸。盖凡既已信赖救世主耶稣之人，望得灵魂之救，亦当如婴孩子之心，常存慕恋敬畏神天上帝之念。凡所言行悉遵神天上帝之诫命，勿听别人诱惑之言，勿跟世人之恶俗，勿过贪世上暂时之福，乃专心怀念来生永乐为业。夫婴孩子心，无诈伪，纯一而正者，因其未受物欲所拘，是以心志尚未知所之。故其爱恋父母之心，亦是专一之意，亦无异想也。盖敬信救世主，倚赖神天上帝之人，亦要如婴孩子一般，无诈伪之心，专一慕恋神天上帝，时刻崇敬之，独奉事之，遵从之。生在世界之上，求其赐圣神风暗助修善积德，死后求其救灵魂不落地狱，乃仰得超升于安乐之永福。人能常存如此之心，神天上帝亦必照其所愿而赐之，比世人之父母管理儿女之心更实在，尤稳当。因神天上帝乃系自永远至永远生活之神，常川造化万物之大主，预备无穷之福，赐与凡敬尊神天上帝之善人获享之。不比得世人之父母，或生或死不定，虽欲遗存物业与儿女，恐亦未必能得。因其不能一定积聚物业存留与儿女，故虽欲遗之，亦不能得也。即或有能干之父母，可以积聚物业留存与子孙，亦不过养育子孙之肉身，不能顾盼子孙死后之灵魂。由此推论之，人不敬信救世主，不肯倚赖神天上帝，真不识本末之大道，不顾灵魂永远之关系，诚可惜之至，可哀之极。凡诱惑人者，祈宜思之。岂诱惑他人不信福音为幸乎？抑或谋算悔改自愆为幸哉？愚宜反心自问，孰为轻重可也。

论真经圣道福音宣传到该地，凡有人 不肯接受者应当之祸

保罗曰：“尔等慎勿听彼言也，盖伊等听彼在地而讲者，不能避及，何况吾侪不听彼自天而讲者，焉能避及也。”〔圣经希比留篇十二章二十五节〕保罗系宣传真经圣道福音之使徒。“尔等”二字，指古今各世代之人也。上“彼”字，指救世主耶稣。“言”字，指真经圣道福音之理。“伊等”二字，指古时以色列人。“吾侪”二字，亦指古今各世代之人。中“彼”字，指上古的圣人。下“彼”字，亦指救世主耶稣也。此保罗详述经书之意，言救世主耶稣，替代全世界人受死赎罪之理，乃系真经圣道福音奥妙之义。凡所论之事，言言质实，事事证验，情真理确。其已敬信之者，固当小心谨慎持守之。即未知而得福音之书观看者，亦该领受奉信，遵而行之。则各所获之福，真无穷无尽也。且上古之时，有一位圣人名摩西，引以色列人出以至比多之国。经过大旷野之地，在西乃山上，神天上帝在山顶降下十条圣诫，授与摩西。令其将十诫之意，教训以色列人。摩西即接奉十条圣诫，钦遵神天上帝之命，把十条圣诫之旨，详释其义，教训当时以色列人。盖那时世代众人，虽有圣人摩西常时教训，但伊等虽听之，而心内或遵信，或背逆，总无恒心遵守。故那时世代之人，渐渐死于旷野之地，不得善终，都是受非常之害而死者，多也。盖伊等不听圣人摩西教训，以致受灾害而死，不能逃避之。且今时世代之人，幸蒙救世主自天降地，宣明神天上帝隐秘之旨，代赎罪获赦罪之恩，教授门徒，诸明其义，令之宣传通天下万国之内，使万国之人，皆知代赎罪获赦罪之恩诏也。门徒钦命渐往各国宣传，由近而至远，不论蛮顺之国，凡所到之处，智愚贤不肖之人，皆传谕晓示之。以使一

体遵信而行，各获赦罪之恩，存心铭感神天上帝之德，常怀答谢之志，勿辜负神天上帝仁爱之大恩。凡所传谕之处，各人切要欣欢领受之，仰获常生之福，图谋永远之乐也。苟有人自恃骄傲之心，不肯遵奉之者，定必追究其抗逆之罪。今在世上，或者未重究办其罪，但至死后来生之时，决不饶恕之，定必重究而罚之。晓谕严明，若敢冒犯之者，自取永祸也。盖救世主降生传授真经圣道福音之理，播传在世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至今通天下万国之内，大半之国，已得福音宣传晓谕之。而各国上下人等，亦遵信从顺而行，改变风俗，奉持圣诫。然宣传虽久，盖此福音之道，神天上帝特遣救世主宣明存留原在如氏亚国之内，因此国离中国甚远，是以年虽久远，而真经圣道福音，未得宣传逮及者，以其路途险阻，远隔重洋数万里，故久而后传谕至也。譬如太阳初升，渐次而上，近者必先受其光辉之鉴，远者，缓缓亦获照临。传谕真经圣道福音之意，亦由近而至远也。夫现今宣传到中国之地，非中国人学习而得之，亦非神天上帝降下经旨。乃幸得西方诸位善人君子，敬信斯道之人，深明其义，不敢蕴藏其理，凛遵钦奉神天上帝之命，推其爱人如己之心。所以不惧数万里重洋之险，航海至粤，递传福音至中国。尤不惜数万余金之费，习学汉文，不计韶光攻苦，诸明汉文之意，翻译汉字，是以尽译出真经全旨之意，略传于中国。然西方善人君子，非以此沽名射利，亦非有私谋外意诱惑人心。实钦奉神天上帝之旨，不敢不传谕福音奥妙之义，救援中国人迷瞶于塑偶菩萨之心，拔出陷阱罪恶之中，可获赦罪之恩，而图谋常生之乐，斯即远人之志也。故将真经书内数节，有关身灵之要道，意深而论浅，编辑成帙，使读者豁然明晓，更可以随身出入，携带不难，阅读亦便。但斯福音之义，竟与世情却有天渊之别。凡观看之者，勿以之为嘻戏之言，更勿以为外国之道，何足论哉。盖真经圣道福音之理，虽传自

外国而来，但其奥妙之旨，诚由神天上帝降示而传谕之。凡悖之者，是悖神天上帝之旨，背逆神天上帝之命，且孰敢抗逆至尊全能神天上帝乎？况且现今，国王有旨意，颁示传谕于国中，凡在国内军民人等，皆当遵旨意而行。若有不遵者，必定处治其抗逆之罪，照例而究办之，惩治其罪也。何况神天上帝乃系万王之王，万国之主，宇宙之内，万国之人，自国王以致于庶民，皆在其掌握之中。凡敢抗拒其之旨意者，怎能逃脱不罚汝之罪乎？更兼遵奉神天上帝之旨意而行，不是要人破费钱财，不是要人改变国法，又不是要人变换服色。不过禁人勿去拜各色神佛菩萨之像，独要存心崇事神天上帝为主，改恶学善，敬信救世主求得赦罪之恩，免受死后之永祸。盖这数样之事，不费韶光，不用钱银，不害身灵，反有进德之基，而省却拜神佛菩萨所用的虚费，岂不是省钱财，而亦遵顺神天上帝之命，何等美哉！倘若全国之人，遵信而行者，贫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义，心亦常乐，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不独贪慕世乐之欢，不空费光阴之宝，君政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矣。与其故意冒犯神天上帝之旨者，其虽衣食丰足，饱暖无忧，到底在深夜寂静之际，必被其良心自责，如此焉能得安乐之心哉！且古时圣人摩西以十诫之意，教训古时的人，而伊等不从顺而行者，尚且不能逃避灾祸。何况如今救世主自天降地，宣明神天上帝赦罪之恩，而还有人固执偏见，不肯遵从之者，怎能逃脱灾难？诚恐更要严加重惩其抗逆之罪也。夫君王之旨，圣贤相传仁义之大道，固当从顺。但神天上帝造天地，造君王，造圣贤，造人物之旨意，还不该遵信而行之乎？昔贤有云：遵顺神天上帝者存，违逆神天上帝者必败亡也。甚愿中华大国之人，观此书者，勿徒恃礼义之邦，文华之国，必要虚心理会，忘乎国之礼义文华，混乎道之传自何方，准情度理，祇

思神天上帝生我为人，而人所以为人者，真经圣道福音之理也。阅书如是，则庶乎可得其奥妙之深意矣。

圣保罗宣传福音与可林多辈书

第一章

保罗奉神旨，召为救世主基督之信徒，并弟兄所士氏尼，惟愿神会在可林多诸蒙救主基督所圣召为圣辈，与各处诸呼求吾救主耶稣之名，属尔等连吾者，皆获宠，获平和，自神我等父，自耶稣基督我等救主者矣。余因神以耶稣基督所赐尔等之恩，而常时为尔等感谢神。因尔辈由之而富以诸言，以诸知，如是基督之证，益坚于汝间，致尔等无所缺之赐。吾救主耶稣基督之显，其亦将坚定尔等至终以无罪。于吾救主耶稣基督之日，神乃信诚，其召尔等共厥子，吾救主耶稣基督矣。且诸弟兄乎，余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恳求尔辈皆同一言，免汝间有争辩，乃致尔等合同见，同意。盖属其罗以之家，达余知在尔等中，吾兄弟们有争论。吾所言，乃尔等每所言，曰，我乃属保罗，我乃属亚波罗，我乃属西法，我乃属基督，而基督已分裂乎？保罗已为尔辈被十字架钉乎？尔等亦因保罗之名而领洗乎？吾因于其利士波及哀阿士外，未洗尔辈，今谢神，免或有云，吾以自名施洗。吾犹洗士氏法拿之家，其余不记有余所洗者。盖基督弗遣余付洗，乃遣宣福音，弗以言之智，以免空基督之十字架。盖十字架之言，与亡辈为狂，惟与救辈即吾等为神之德。盖经云：“余将败智辈之智，弃计辈之计。”今智者何在？教士何在？此世之辩论者何在？神岂不以此世之智为狂乎？盖因世人未用神智，以智不认神，后神情愿以宣之狂救信辈。盖如大类寻异迹，并厄利革类求智，惟吾辈乃宣被钉十字架基督。与如大辈固为矧，与异民固为狂，且与诸见召连如大，连厄利革之辈，乃基督神之

德，神之智也。因神之狂为智过于人，且神之弱为强过于人也。诸弟兄乎，汝观汝之召，盖汝间未多依肉身之智者，未多能者，未多贵者也。神乃选世界所以为狂者，以愧智，亦选世界之弱，以愧强。又神选世界之卑贱见轻忽者，且为无者，以败为有者，欲凡骨肉之人，勿得矜夸在神之面前。且由之尔辈在耶稣基督，由神与我为智，为义，为圣，为赎，以验经所云：“其荣者，宜于救主而荣也。”

第二章

且我至于尔等之时，非以言之高，智之峻，而至乃以传宣神之证。盖吾在尔等之间，弗拟他知，而特知耶稣基督，且其被十字钉者也。又我居尔等之中，多有弱惧慄者矣。且吾语，吾宣，非以人智慷慨言词，乃以风以德之表，致尔信可非止于人之智，乃于神之德也。且吾辈在精粹之间，示讲智，然非此世的，非此世王子辈见败者之智。而吾所讲于秘义，即神智，其为隐，而神自诸世之前预定之，为吾荣光。此世之群宗无一识之，盖若识之，必不及十钉荣光之主。乃如经云：“神所预备与爱之之辈，目未见，耳未闻，又未上于人之心。”而神以其圣神启示吾侪之心，盖圣神达无不及，连神之深处亦及也。盖属人之情，若非人之灵在己者，而谁识之耶。属神之情亦然，若非神之圣神，而孰识之哉。且吾侪所受者，非此世之风，乃由神而有之神风也。以知吾所受于神之锡，致我等以是而讲，且非用人智之言，乃用圣神之所训，以自己灵之情，比神灵之情也。育人乃弗洞达圣神之情，乃以之为狂，弗能达之，因须以灵达之也。灵者无不达，而无人达之，亦晓达也。盖孰识神之见以诲之乎？吾辈乃得救主之见识也。

圣经可林多上篇第十三章

论仁爱之道

圣保罗曰：“我倘能讲群世人及群神使之言语，而无仁，余即似响铜锣。又我若能先知，通诸经书奥义，若有诸信，致移山，而无仁，即如无物。倘若余给吾众物资养贫穷之人，若付身以燃，而无仁，即无我益。夫人乃能忍耐，乃慈怜也。仁弗妒，弗妄言，弗自满，弗行不宜，弗图私益，弗易触怒，弗思何恶，弗乐悖逆，而喜真理，无不忍，无不以信实存心，无不望，无不容也。仁永不乐，或先知将已，或异音将息，或识将废。盖吾辈一分知，一分先语，而得其全时，所缺必将息矣。余昔韶龄时，言如童，晓如童，想如童矣。迨余壮盛，童事已息矣。吾辈今不明见以镜，彼时则面对。今知不踰几分，迨彼时，则如自被知而知焉。今信、望、仁，三者并存，而其中最大者仁矣。”

圣经若翰篇一书第四章

圣若翰曰：“爱辈乎，勿信各风，但试其风或由神否，因伪先知辈多已出世间。各风认耶稣基理师督曾于肉而临，即属神，由是尔可识属神之风。各风不认耶稣基理师督曾于肉而临，即弗属神，斯乃敌基理斯督者之风。尔等所闻已经必到，且曾并在世间。小孩儿辈，汝等由神则胜伊等，因在于汝等者，比在于世者尤大。伊等由世间，故伊等讲世间之情，而世间者听伊等。吾辈由圣风，识神者听我等，非由圣风者不听我等。以此我等知辨真之神与假之神也。列爱辈，吾等应相仁爱，盖仁爱由神。各有仁爱，即由神而生，且识神。无仁爱者，不识神，盖神乃仁爱。神之仁爱及我等曾现著于斯，即因神遣厥独生子进世间，致吾辈可因他而活，于斯有仁爱

欵。并非以我等爱神，乃神以爱我等，及遣其子以代我等之罪，为保赎者也。列爱辈，倘神如此爱我等，我等亦应相爱也。从无人见过神，我等若相爱，神即在吾内，又其仁爱全于吾。因其以厥圣风而赐我等，故知我等在于彼，又彼在于我等焉。我曾见且证，以父遣其子以为世之救者也。凡将认耶稣为神之子者，神即在于之，又彼亦在于神。我等已经识且信，神向吾辈所有之爱。神乃爱，彼在于爱者，即在于神。又神在于彼，在斯吾等之爱得全矣。致我等可有毅于审判之日，盖在此世，彼若然，我等若然也。仁爱无惧怕，乃存仁爱，弃除惧怕。盖惧怕属苦，惧怕者，未曾全仁爱。吾辈爱神，因神先爱我等。若有人自称我爱神，惟是人恨厥兄弟，彼即谎者。盖彼不爱所见过之弟兄，他岂爱未曾见过之神乎？我等由之而得此诚，即彼爱神者，亦爱其弟兄也。

论善人至来生灾难尽息真福齐来

善义之道，最难形容。人之善恶，亦难指摘。夫以俗人所论，则有善恶之人。惟圣贤详述者，存心修德行仁，亦不过尽人事之本分耳，焉能称得为善者哉。夫如是，何以世俗之论，则有善恶之人乎？盖所谓善恶者，君子小人之异，乃在敬信违逆之心，而分别之，故有善恶之不同也。善者，因其虚灵不昧，良心恒存，五常恒守。但闻福音真道之理，每见代赎罪救世之书，则敬之信之，遵奉守之而行，不敢轻视之，乃算之为善为义为君子也。盖其恶者，因其虚灵之心，被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昏迷妄作，言动乖僻，独随人欲私意而行，不能走于善义之道。若闻福音真道之理，则如瞶如聋，每见代赎罪救世之书，如针刺其目，如箭射其心，即弃掷之，丢却而违之，所以算为恶逆之人也。但现今之人，所论善恶者，更大不同也。今之所谓善者，以食斋、念经、烧香、拜佛、拜菩萨、创修庙宇、

印造经文、斋僧、打醮等事，只算之为善人，有慈悲之心，人所共讚，钦仰效由，如此者，乃算为善人，岂不可笑可悲哉！盖人不以存心修德为善，乃以身外作弄戏耍之事为善功乎？既然如此，有钱财作戏弄之事则为善，没钱财作弄之者，算为恶也。岂有此理乎？即其所谓之恶者，亦不以邪淫奸巧为恶，乃以不拜各样坭塑木雕纸画之像，不敬奉佛祖各菩萨，不随从世俗之风，不照时世之规矩，独存心崇拜天地万物之大主，尊信救世主福道而行者，则以之为怪异，为恶逆，为无智之人，或毁谤之，或戏笑之，或欺藐之，或谋图陷害亦有之。斯等人诚不敢违逆天命，宁遭人之毁谤戏欺，万难背负福道狗人。因知圣经有录云：但凡为世之友者，即是神之仇敌也。又圣经圣彼多罗云：当时我们亦随众人，行于邪淫恶欲，好酒好食筵席，及拜可恨之伪神与偶像。因尔等如今悔改，不敢借众人走到同一样过度之乐，众人即见怪，致毁谤尔等。〔圣经者米士篇四章四节、彼上四章三节四节〕此圣经之奥义，言人凡已明识福道奥妙之意，必独遵孝敬行，决不肯随从世俗之规矩。若不照世俗之规矩者，不能和悦众人之心，必被众人之戏欺毁辱也。即如孔夫子亦有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如此之谓也。殊不知虽受众人之怨，而却得神天上帝喜悦之，慈怜之，爱之如父母慈爱子女一般，时刻保佑护持之。今在世界之上，虽然受人百般毁谤欺戏凌辱，但其至来生之时，神将拭去伊等诸目之泪，偕之同享天福。此后无尚有死，无忧无虑，无灾难，无悲哭，没有何痛苦。盖世上昔有之苦情，皆过去了，而后来之情，皆新作也。斯为世俗众人所恶者，神乃以之为善义之人也。是以今之为为人者，勿徒以人之赞颂则为善，众人恶之则为恶。盖今世之人，所论善恶者，与古时圣贤所论，固然不同，且与神天上帝所选为善者，更不同也。比如众人皆赞颂称我系善，不能赏赐我生前死后之福；或众人都说我是恶，亦不能令我生前死后受灾

难也。惟若神天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者，以我系善，必能生前死后赐我得福。倘或神天上帝以我系恶，则能罚我生前死后受灾难也。由此观之，凡有血气之人，必要尊敬天地万物之大主神天上帝为本，不须过于惧人之毁谤、欺戏、凌辱陷害也。即如圣经圣马窦之书云：“勿怕伊等杀身，而不能杀灵魂者，宁怕神能使连肉身灵魂沉沦于地狱也。”〔圣马窦篇十章二十八节〕引此《圣经》之奥旨，总结上文所论善恶之意，申明善恶之事，勿徒以人之褒贬为赏罚，乃必要神天上帝公义之判断为祸福。尤勿独惧怕人之权势，能免灾难，乃必要敬畏神天上帝之天威，方能避祸患而获天福。舍此不遵依，独畏惧人者，是自求祸也。

论人不信神天上帝赦罪恩诏之福道该受的永祸

宇宙之内，在世间之上，太阳之下，通天下，万国之中，所有尊卑贵贱上下人等，皆由天地之大主，造化生成形质而为人。且赋以灵魂之灵神，主宰全身之体，浑然周行，自强不息也。夫人既有灵魂之灵神，具众理而应万事者，则人人应该尽属于善，何以却有恶逆之人乎？诚难言也。今不必细论当始人类犯天律引恶入世界之端，且将现在世情风俗习染之由，略言其之大概。只知人之恶逆，乃有大半皆系习俗狗风所至，以使凡为人者，岂不更该慎察风俗世情之好歹，而后从之乎。盖现在世上各处之人，自出娘胎，在婴儿怀抱乳哺之际，无知无识，尚不能诱惑其之心志。及其已长，略知识善恶之时，居家庭日夕之间，看着父母伯叔，言行举动所作善恶之事。善的事情，诚恐未必常存于心；若是恶的榜样，则容易效由。且为父母伯叔者，能有几多留心做善样子教儿女学乎？迨至壮年，志识渐开，色欲渐萌，此时正是人良歹善恶之际。若出外交接亲友系直谅多闻者，则随善德正道而行。倘或出外交接亲

友系奸巧邪淫者，则从邪淫恶路而走。况且当今之世，都是贪走邪路曲径者多，由正道直谅多闻之人者少也。夫人自少至壮之日，在家没有贤父兄教训，出外不择良友交接者，鲜有不陷于邪僻之路矣。既入了邪僻之路，则志识昏沉，日陷日深，不独善事弗肯力为，即善言亦不欲听。见奸巧之人，总以为鱼兄肉弟。遇贤良之友，则轻忽藐视。加之魔鬼邪神，常以邪风感惑摇动人之欲心，令人终日怀想恶念。因此外则见亲友邪恶之行为，内被邪风诱感恶念，内外相济，邪念日增，奸恶日长。初时渐行邪恶之事，良心尚有羞耻。及后日夕惯行，则心内不脱奸邪之念，口中不离邪淫恶语。斯时良心渐失，羞耻亦不自知，惟其身乃独谋弄淫欲奸邪之事而已。盖人所以迁移为恶逆者，大概亦由是而至也。所以如今满世界大半之人，一则被邪风迷懵了灵心，二则私欲炽盛，三者风俗世情的遗规，彼此相习，各代之人跟随效由，根深蒂固。若有人不从世俗遗规之事者，焉能免得欺戏凌辱乎？似此之世界，虽有善义之人，亦不能劝化众人之心，更不能改变其之风俗。惟独神天上帝至公义者，至慈怜者，至忍耐者，疼爱世上之人，如父母疼爱子女一般。况且世人的父母，尚有偏爱之心。但神天上帝，没有一毫偏爱，独系常施恩怜慈爱世上各处之人而已。如今更施赐分外之恩，特遣救世主降世，宣谕赦罪之恩诏，传载经书，令各使徒颁行通天下。宜明万国之人，凡知有罪痛恨悔改恶逆之心，接奉赦罪恩诏之意，遵守而行者，乃获诸罪之赦，更可以邀求天福。凡有不奉诏悔改恶逆之心者，神天上帝决不能赦其抗逆之罪，定必惩究罚其之恶。其在世界上之时，或令之受灾难穷乏之苦。间或亦未刑罚之，但其肉身死了之后，即拘其灵魂落地狱受烈火之永罚。夫恶逆之人，在世界上之时，天固知其恶逆之心，但未刑罚其之罪恶者，乃如父母溺爱涵养子女一般。盖明知子女有过失，则必委曲教诲之。倘犯小过，乃

詈骂而教之。大过忤逆，则警责痛打之。欲待子女悔改了顽逆之心，则仍复疼爱之而已。凡为父母者，决不是因小过忤逆，即置子女于死地。今神天上帝系世上万国人之大父母，容忍涵养世上之人，似父母容忍子女一般。惟待世上之人知罪，悔改恶逆之心，接奉赦罪恩诏而行，则恕免其罪，甚不愿即令其死，拘其灵魂落地狱受永火之刑罚也。所以恶人在生前未受大灾难而死者，神天上帝慈怜之意，欲其生前悔改恶逆，则赦恕不追究之。若至死之日，亦不肯悔改恶逆者，斯时其之善恶已定，即赏其善罚其恶，亦公道矣。盖世界上万国之人，在太阳之下，不论尊卑贵贱上下人等，皆必要死，但死者，乃系死了人骨肉之身体而已。惟人之灵魂不能死的，却是永远生活的灵神。所以善恶之报，都在灵魂受赏罚者多，在骨肉身体受报应甚少。夫世界上万国之人，在生前有尊卑贵贱上下人等之分，惟在骨肉身体死了之后，独分别善恶两等灵神而已。善者之灵神，神天上帝令神使者接引于永远安乐之所，永享逍遥之福。恶者之灵神，其令神使者驱逐于地狱永火之坑，受烈火之刑罚，永远受苦也。凡观此小书者，祈宜省察之，欲享天上逍遥安乐永福乎？抑想受永远烈火之刑罚乎？及早思之，免生后悔。

卷八真经格言

圣经耶利米亚篇二十三章

十九节起三十三节止

视哉，于烈愤之间，飓风由神爷火华出即暴飓风也。将痛然而落恶人首上也。神爷火华之怒，未行所拟之先，则不致息也。于末日之间，尔将熟念之矣。该达未来辈，我未遣伊等，伊尚且跑去也。我非言伊等，伊尚且宣示也。倘若伊立于我议，而即使我民听

我诸言，则必致转离其恶行，并离其之歹作也。

神爷火华曰：我止以近处为神乎，而非于远处亦为神乎？又神爷火华曰：人可在密处自匿，致我不见他乎？且神爷火华曰：我岂不是满天与地乎？达未来者之辈，用我名而宣假言云，我见了梦示也，我见了梦示也者。伊之言我曾听之，该宣假言之达未来者，以己心之诈，而为宣未来事也。几久而存心焉，为欲以己之各梦，而各人相传，而使我民忘了我名，如伊之祖宗，因假神而忘我名。达未来者见梦，则可宣梦示，且有了我言之人，则可诚然而讲我之言也。其糠与其麦何相比得乎？是乃神爷火华之言也。神爷火华又曰：我之言岂非似火焉？岂非似斧可打碎其磐石焉也？故此神爷火华曰：视哉，其各达未来者，相偷邻人所有了我之言者，我要敌之。且神爷火华曰：视哉，我乃对敌其各达未来者，用己舌而讲云，神言也。神爷火华又曰：我对敌各人宣假梦示者，而以之告知人，及以伊谎言，与伊之浮薄，而使我民舛错。我尚且未遣伊等，并未令之，故此神爷火华曰：伊全然不益我此民也。

论人在世界之上要分别善恶而行

“凡事汝等试之，而其善处持守之，凡似恶者汝戒之。”〔圣经弟撒罗尼亚篇二书五章二十一节。按：应为该篇一书，即前书〕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乎万物者，能明识真道，审辨事义，合乎中庸之正，依乎真道而行，则能尽其道之性矣。夫道因事而起，事由人而作之，故事未为，则善恶未分，若事已成则善恶亦区别矣。且宇宙之内，事物众多，焉能一概尽属善，而无恶之事乎？固必有善有恶，亦有似恶而善，似善而恶者，甚难瞭然尽知。惟在虚衷逊顺者，明察审辨，试之而后守之矣。盖善之大，善之极，莫如仁爱之德。上敬爱神天上帝，下爱众人，真无穷之义，虽圣人亦行之不尽，惟其守

之约之，存心作之而已。其次善之义，莫如孝顺事亲，友悌事长，事属应宜，然欲行尽斯义，亦甚难行之至，惟当子弟之职者，尽心焉尔矣。其次如言忠信，行笃敬，虽蛮顺之邦，亦要慎行之矣。夫这各样至善至义之事，人不须试之，惟存心遵守，敬谨慎行之可也。然大恶之事，莫如行凶谋杀，反叛大逆，偷盗拐骗，奸淫邪术，忤逆不孝。这样大恶大逆的事，人人固知是恶，弗用分辨，确知系大罪恶的事也。夫显然之善，及显然之恶，人知该行，而知当去。惟有似恶而极善，似极善以而至恶者，岂人了然明察，而尽知之哉？即如现在至善之事，人多之为恶者。就是救世真经圣理，福音之道，系神天上帝，自天降下，默然启示世上之人，宣传晓谕令人遵守而行的。乃讲论天地之内，独有一位造化天地万物之主系神，俗称神天上帝，惟启示真经本字音义，称之为爷火华三个字，斯乃真神。而普世万国之人，皆当尊崇敬之奉之，其余所有甚么神佛菩萨之像，悉不应该敬拜的。若违逆神天上帝之命，奉拜各样神佛菩萨者，即是获罪于天。又论人形身之内，有个灵魂生命，永远不死的。盖形身死后，永赏永罚之祸福，关系甚重，在于灵魂赏罚之。又论有一位救世主耶稣，系神天之子，自天降地，投胎为人，曾经受难受死，代赎了全世界之人获罪于天的罪，致使凡敬信之倚赖救世主代赎罪的功劳者，可获诸罪之赦，至来生其灵魂亦可仰望得救。因这道理新听异闻，与现在世人心相反。盖世人心，以拜各神佛菩萨为好事，善事，而这道理，却论拜这神佛为悖逆之事。故世人不独不肯信从，必以之为异端邪教之道理，乃不肯追思上古初开之世，那有如此多般神佛。不过系各代人之愚意，彼此所立，代代越发加增。以致如今之世代，处各地方，则设立无数神佛菩萨之像，都系人手用泥木纸画之工，而做成偶像安立之，那有一毫灵应在其内？但各处之人，亦估必要敬拜之，才是合理，殊不知正是大获罪于神天上帝。象这样之

事，因众心迷惑，根深蒂固，倘或将真理之义，劝人不可行之者，岂不是触怒人之心，反以真道善言，而毁谤为恶事乎？盖现在之人，安于自智，不肯稽考古今，又不信神天上帝救世真理，独彼此跟随各处风俗，从着新旧的规矩行之而已。若能移风易俗者，凡事须要考古证今，忻勤领受真道之言，日究经书奥妙之旨。若事合真理之道，虽众人皆哂之者，亦必要违风俗而从真理正道而行，不可因循悦俗，徒自害也。又如当今之世，人人皆所谓之大善之事，阴鹭文公然劝人行之，莫如捐银创修庙宇，装塑神佛各菩萨金像，则算功德无量，人人赞颂之，善之极也。但这修庙宇，塑神佛各像之事，以愚夫愚妇肉眼观之，则为善事。惟在神天上帝视之，乃是大悖逆之事，反逆神天上帝之恶。何以见得为之反天逆地之恶呢？盖普世遍地之万物，皆系神天上帝造化生长丰盛，给世人所用的。而人既已享受之，则该遵神天上帝之命，常怀答谢神天上帝之恩，是为本分的事。何以世人日日领受神天上帝保养之恩，不敬不谢，已是大罪，又反把神天上帝珍宝的财物，置在无知无识、泥塑木雕神佛之像，颂其恩，彰其德，如此岂不是叛逆神天上帝之大恶乎？且人受父母生养鞠育之恩，得志发达之时，不思报答父母者，人皆明为忤逆。何况人类之众，自神天上帝赋灵生化娘胎，以至盖棺之日，无一时刻，不沾神天上帝保养之恩。而人类不思答谢，乃去答谢那些无知无识的神佛者，岂无罪哉？斯即人类所谓善事者，却不知正是大恶之事也。又推论那些做生理为书坊店铺之人，发卖书籍，售卖四书五经各样之书，以及诸史百家之典，固是正经生理。但兼卖那邪淫小说，荒唐小传，与及淫词艳曲，若卖这样小书的人，实是教人作恶，诱人学邪，陷害少年子弟不少。虽然不是亲口亲身教人行恶事，惟卖各小传小说之书，邪淫之词，而图利者，此即善中之恶事也。盖今世之人，若送本劝世好书与人

观看，其虽接授，但过目即毁而弃之，不悦观看。若买得一本淫词之书，则志意向慕，终日观之不倦，专心习读，欲想效法而即行之，犹恐迟之不及。此无他，因人之心向恶即易，而从善之难也。是以为人者，善言则可说之，而恶语且不宜讲之，何况发卖邪淫小书，教人行恶者，还好去做这样生意乎？又如乡愿之士，乡人皆悦之，惟孔子以之为害道德之贼。盖其行为似善而却是恶，因其凡所作之事，不拘或善或恶，皆不却人之意，惟媚悦众人之心。庸人不知义理者，岂不以其为道德之士，孰不知正是害道德之贼也。故人生斯世界之中，凡事专心细察而试之，勿谓众人皆好之，而我独却之，违逆众人乎。然虽众人好之，惟事不合于真理者，虽违众而亦必不可从之。故曰，以诚意自修，以圣智敬认神天上帝之，何为好事，何为喜悦之事，何为行，全神天上帝之旨意矣。且勿行于凶人之道，乃更避之，于是灵魂之生命，将得稳焉行圣智之路，而脚亦不致失跌也。因现在之人，不论事之邪恶，若有一人作之，或偶然有些似灵应的，众人即跟随而为之。众人悉行之，无人肯改之，是以有人专心破费钱财而行恶事的，亦有图利而为恶事的。费钱财做恶事者，莫甚于捐银修造庙宇，装塑各神佛金身，及拜各神佛之像。图利为恶者，即是做庙内司祀之辈，及师巫邪术，与发卖各样邪书淫词艳曲之徒，只顾图利为乐，不思害人之德。盖世人似善实恶的事，不知多少，不能胜记。不过略提数端，以证其余之舛。夫图利行恶，犹有贪谋之心，但费钱财行恶者，真愚之至，蠢之极也。斯诸所论，特为似恶而善，似善实恶之事而发，惟冀智者，倏然改悔之。凡事选择而取之，岂独徒然从众，则可为之上智者哉？正是下愚不移之至，所谓不患人之恶，患其知恶而复行之，不能改恶从善者矣。

论苍天厚地及万物于世尽日被火烧毁

彼多罗曰：“神主审判之日将到，如贼在夜上，当时天以大声将消，日月星以大热将熔，地亦与凡被造在其上者，将被烧矣。”〔圣经彼得罗下篇三章十节〕彼多罗系救世主弟子。“神主”二字，指造化天地人万物之神，主宰宇宙内全世界之人物者，亦称神天上帝也。“审判之日”者，言世界上万国之人，死了之日，肉身归地，其灵魂离肉身而出人來生之时，必定受神天上帝审断而判之。为善者，判之受赏上升，在天堂享嗣常生之福。作恶者，即判受罚，拘落地狱受永远之苦。盖审判有大小两次。第一次小审判，系世上不拘何处之人，死了之后，灵魂即离开肉身，瞬息之间，神天上帝就审断其一生之事，或善或恶，即判定赏罚之。第二次大公审判之日，在于天地万物被火烧毁，世界穷尽之时，万国内所有各代善恶的人尸身皆复活，与灵魂结合聚集在于一处，听候救世主耶稣逐一审断之。善者赏其更加福，恶者罚其永受苦。这是善恶之报应，大赏大罚之日。因彼多罗深得启示之意，固知这高天厚地，广大精微，奥妙无边，生载万物之中，消长不测，盛然不绝，虽如此无极之美，亦知必有穷尽之日。但神天上帝独启示人知有此日，不令人知在何朝代才至。正如俗人常说云，夜夜防盗，岁岁防饥之意。且富户人家，常时知有盗贼想来偷窃其的财物，但不知盗贼在于何日那时而来，故夜夜醒守防御，则不惧盗贼之来。若放肆无忧，不慎防守，必受盗贼之害也。又耕稼之人，亦知年岁有丰欠，未必岁岁是丰年。节俭者，积蓄米粟预防，若有荒年，则无饥馁之忧。但爱奢侈滥用者，若遇荒岁之年，则饥馑之至，馁在其中矣。盖于世界穷尽之日亦然。固知将来确实必有之事，但时未至，亦不能预先得知。惟智者，修身积德以待之，存心敬畏神天上帝之命，信从救世主耶稣

代赎罪之恩，倚靠其功，仰获诸罪之赦。若有了这样信善之德，虽迟速疾然而至，亦无妨碍矣。苟无善德，又不遵神天上帝之命者，其祸真无穷之至矣。盖论及该日该时，无人能知之，天上之神使，亦不能知，独神天上帝知之，定了不易之日。且到斯时，神天上帝令神使以号筒发一大声，则天摇地动，登时青苍之天，被大火烧毁而消败，并日与月，及所有之星宿，颺时被大热即熔化。又地上凡所有形之物，最华美的宫殿楼台，宝贝珠翠，金银铜铁，及山上的禽兽草木，海内的鳞介螺虫，大小精粗，一概悉然烧毁。天上日月星宿烧变为灰，地面娇艳美恶之物，亦化成煤。而万国内未死之人，忽然将变为复生之身。在须臾瞬息之间，号筒大声响作。万国已死之人，善恶之尸，在坟墓之内，或在海底之中，一齐复活而起，即与灵魂仍然结合。被神使拘伏在于一处，恭候救世主耶稣复审断赏罚之。于彼日所有如此之人，在世上的时节，自恃骄傲之心，昂眼高尚，奢侈自大，不肯尊敬神天上帝为主，不信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恩，偏要去拜各样菩萨神佛之偶像，及那些好嫖娼，好邪色，好奸人妻女，好男色，好自淫，好偷窃，好掳掠，好欺骗，好诡诈，好假哄，好强取，好邪术，好赌博，好吝啬，好挑唆是非，好勒索，好争斗，好凶杀，好酒，好食等，均判定押入永火之湖，受至极无限之苦。若到了地狱之内，永火之中，绝无一线可生之路。求生不得生，求死亦不能尽死。欲望灵魂散灭，亦不能得散灭。乃悔想前生烧了许多元宝蜡烛，常时以三牲酒醴敬拜各菩萨神佛，望他到来保护，亦都不见来护祐。思想生前平日亦没做什么大恶之事，乃作了许多善功，或者亦能减此此罚。谁知到了此际，件件都不中用。则愈想愈苦，愈痛愈悲，从此以致永远，亦不止息。这样的苦，惨如肝肠寸断，世上虽受苦至极，亦不能形容之。就是凌迟碎剐，亦不足比之万分之一。呜呼，哀哉，地狱之苦，若人不竭

力勇猛痛恨恶事而避之者，不如没得生也。若固执偏要做恶者，难道独汝不用死乎？盖死之苦人人尽知，不能免的。请问特意行恶者，死之后灵魂能往何方，可以逃脱神天上帝无所不在，不能罚汝之恶乎？都不能也。独有这样之人，生在世上之时，日日修身积德，存心敬畏神天上帝，遵神天上帝圣诚而行，信从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恩，倚靠其赎救之功，可以求得诸罪之赦，专心作善。如此，死后其灵魂至天地穷尽之末日，必得判定居在新天新地，享嗣无穷无尽之福，永无忧患，无病无灾，时时极乐，世世无迁，没有休息，乐之至也。夫天堂之福，永乐无穷，虽世上王侯之福，不能比之万分之一。如此逍遥自在之美乐，人不欣悦寻求之，惟地狱之永苦，这等利害的永刑，而世人偏要纵欲作恶，争先恐后乱进之，岂不可惜哉！诚因世衰道微，人心迷惑之故耳。特将天地万物穷尽末日之理，及人死后灵魂生活之道，谨言详释，惊醒现今在世之人，切宜留心省察。倘或视为虚文鄙论，则自害不浅矣。盖人死了之后，世末之日，依圣书所论，独有这两处地方，赏罚善恶之人，不是受赏上升，就系永坠地狱。且世人各反自问良心，孰不愿得永乐之福，那有甘心悦受永远之苦哉？然永福永祸，系神天上帝定命赏罚世界善恶之人，但亦已立了教人该求福之方，与当避祸之道。非独设赏罚之法，不立该求当避之道，暗设陷害世人的灵魂，徒受永苦。所以圣经语说：神天上帝乃系好生之德，爱世人生，不欲世人死；愿世人得福，不悦世人受苦。况且又特赐神天上帝之子降世，受极苦的死，代全世界之人，已赎了获罪于神天上帝之刑罚。令世人敬信之，可入天堂之境，常生之路，神风导引之直至永乐。既然神天如此爱世人之极，那肯悦世人受地狱之永苦哉？不得已而设之，以明赏善罚恶之公，恩义并行，亦示世人得知天律固不可犯。盖善恶若在生前死后都无赏罚之报，焉能显得神天上帝为公义者哉！苟

无公义之大道，这数千年浩大的世界，必定扰乱分争，怎得样周而复始，川流不息耶？由此推论之，即知非神天上帝无所不能者，以公义宰制世界，孰能使令六合内运行不穷乎？故善恶之人必定报应赏罚，但时候未到，或有迟速不定耳。即不报于今世，而死后至来生，亦必报之也。盖现今世上之人，善恶未定，间或有时赏罚之，则祸福未足称。惟至死后来生之日，人的善恶已定，故赏罚祸福者，照此公道而加之，足称善恶之报也。况且公审分明，并无纤悉之差。义案判定，永不改易之旨。诚欲求永福而避永祸者，必要自具猛力，革除一切人欲之私，脱出世俗之恶，存心遵从神天上帝定命之诫。尤要朝夕祷求神天上帝垂恩恤怜，施赐神风感化恶逆之心，变改为纯良之性，终日存在于斯，念兹在兹，息兹在兹，则庶乎可以改祸为福。若不能立此志者，乃是自愿备便身灵，以待死日世穷之时，投入水【永】火之湖，获受无穷之苦而已矣。岂是神天上帝仁爱好生之德，不施于世人哉。奈何世人自投网罗，甘陷永火之湖也。凡有气血者，岂不尔思，何苦徒害自己灵魂之重乎？奉劝世上之人，切不可自恃硬心，被人欲哄骗，到了死后才来打算。盖有人云：今世之事，尚有许多不能料理，那里管得来生如此长久之事？只图现在任意纵欲，乐得快活一生，死了之后，虽烧化为灰，亦是甘心无憾。这样人的想法，就是自骗自害。盖到死后之时，一日就烧化灵魂为灰，即刻散灭，这样的苦，何须畏惧？但死后来生之刑罚，系永远不休息之痛苦，欲死不能得死，爱灭不能得灭。在生前有一样的恶，死后就要受一样的刑罚。受了千万年的苦，犹如起头所受的苦一般，无了无尽之世。故曰：天地万物有终穷，永苦无了尽，此之谓也。斯诸奥妙之义，非骨肉之人，以愚智推度之言。乃系神天上帝之子，自天降地启示之义，凡为贤哲者，切宜三复斯言，虚心理会默想之。即勿因文词粗浅，即生怨恨之心，遂弃掷之。徒念无

益，反害灵魂，丧无了日。所谓勿为何伤，其祸将长。何不及早思索之，即回头慕向善义之道，凜服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恩，更兼慎修善德，则可以免受将来之苦祸，尤可仰获永乐之真福。地狱虽有永火之惨，岂能害得存心倚靠救世主，敬畏神天上帝之人灵魂哉。

论未识神天上帝之人与识神天上帝 之人念图不同

若翰曰：“伊等由世间者，故讲世间之情，而世间者听伊等。吾辈由神风。识神者听我等，非由神者，不听我等。”〔圣经若翰上篇四章五节六节〕“若翰”系救世主弟子。“伊等”二字，指世界上未识神天上帝之人也。“我等”二字，指已识神天上帝之人也。若翰说道：统论全世界上之人，有两样分别不同，一样系未识神天上帝之人，一样系已识神天上帝之人。其未知真道，未识神天上帝者，只估眼前所见之事为紧。故其之心，日夕思念，独在财利功名，衣食酒色，福寿子孙，体面权势等这各般之事而已。家庭父子之间，亦论这各般的事。亲戚往来，朋友交接，均系以这各样的事为深交。富贵人为这各般事而烦恼，贫穷人亦为这各般事而忧愁。以致富贵贫穷，公孙父子，各等之人，悉然以这各般事，常常罣念在心。自壮至老，日夜把这方寸之心，想得无了无绝，亦只为这各般事而虑。没有人想到造化天地人万物的主宰，即称神天上帝，日日保养人之大恩，乃该崇敬酬谢之。又并不想到人有个灵魂，肉身死了之后，如何赏善罚恶的报应。这样最关系要紧之事，难得见有人讲论之。倘或有人讲论有一位神天上帝，原造化天地人万物，系天地人万物之主，创世界的真元，全世界万国所有之人，该当崇敬的；又论有一位救世主耶稣，曾经受了极苦而死，赎了

世人获罪于神天上帝之刑罚，敬信依赖之者，得灵魂之救，更可以获享天堂之永福，有罪恶又不肯信之者，必受地狱的永苦；又论人身内的灵魂，系永远不死的灵物。若把这各条最关系的道理，讲与人听，必无人乐心肯听。或有人听了即戏笑的，或有人辨驳的，更有人詈骂的。因这各条道理不是长讲的说话，所以不悦人心，是以不欢喜听之。此无他，盖世人心看得地上之事太真。只估有了富贵长命，子孙众多，福禄寿俱全，就是至好之极，算得世间稀罕之福，心满意足。至死之时，亦瞑目安乐之意，谁肯管理什么永福永祸哉？独那些已被神天上帝感化其心，得真经观看，略明真理之意，已认识神天上帝之人，则与那未识神天上帝之人，心念不同。盖其确知实有一位神天上帝，原造化天地人万物之主，管理万国所有的人物，故其存心时刻敬畏之，不敢轻慢亵渎之。又知有一位天来之救世主，代世人曾受天怒苦死，为赎世人的罪，后复活生起升上天，为赐圣神风感化人恶心，而救凡敬信之者，出生前之凶，死后之永苦也。故此常存这数条最紧要的事在心，不敢须臾忘记之。生在世上的时，惟知安心崇敬神天上帝，倚赖救世主耶稣暗助之能，非仁爱之事不敢为，非合礼之义不敢行。若处富贵安乐之时，不敢贪欢逸乐而改其志。又虽处穷困不堪，亦不以为忧而改其乐。盖其的心，总不以长命富贵为福，乃以不能见的天堂为荣为乐，是以略与未识神天上帝者，不同想念也。如今把未识神天上帝，与已识神天上帝两样之人，略推论之。先将世人因何故未识神天上帝之意详说，后论人怎么能认识神天上帝之义。致其未识神天上帝者，可得知而留心尊敬之，勿辜负人为灵物之责。盖当今世上之人，所迷惑未识神天上帝为主宰者，大概论之有八样。第一样，被释家的和尚妄讲佛法无边，天上地下，惟佛祖独尊，所有轮回因果，皆赖佛祖主持生死之权。故世人只估佛祖为至尊，遂矇昧了

灵心，不知有神天上帝为主宰也。第二样，因道家的道士，亦妄讲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三位神系原始开天辟地之神。所有天地万物，悉在这三个神掌握之中。又造出风云雷雨各样的神。因此世人又估这些神，管理天地世界之事，遂去奉拜之，则算为敬神之善功，故不知有神天上帝，管理世界之事，致未识之也。第三样，因神天上帝乃系无形无像的纯神，且世人未得见过神天上帝之像，只估没有宰制天地人万物之主。所有万物，都想系由阴阳之气自然而化生的，故又不识神天上帝造化万物之能。第四样，因世人心，泥于奉拜各菩萨神佛之类，年年月月日日惯造这样的事，又估这些偶像，能保佑赐福于人，所以未识神天上帝无所不能也。第五样，因各处风俗规矩，家家户户所立之神，各处乡村庙堂奉事的偶像，人人皆以为本等敬奉的。又估一年之内，人民六畜，都要望其保佑之意。故各人都跟随去拜这些偶像为世界之神，那里得知神天上帝为天地之大主，宰治世人之祸福哉？第六样，因世上各处之人，从来未有见几多人崇敬神天上帝，年年亦没有什么大灾难之事。且春夏秋冬，四时往复，亦运行不息，风雨应时而至，故世人心越加顽逆，总不信有神天上帝管理天地人万物之权。第七样，因现在之人，日日奉事各菩萨神佛之像，亦颇顺利发财，各处年岁亦算好时世，没有甚大饥荒灾难之祸。故各处之人，死心蹋地，敬奉那些泥塑木雕纸画石头之像不息。殊不知神天上帝容忍之极，不肯败坏世上之人，乃更施恤怜待人悔改，则免受祸，或者时候亦未曾到，所以未降灾难罚世上人之罪也。第八样，因现在之人，不肯追本寻源，察究道理，都系彼此相观，不论善恶之事，只跟随俗人行之而已。少年者，跟着老年人而行之。老年者，跟那读书人行之，而不敢违逆。然在读书人之中，那明白书理者，只顾独善其身，不肯轻易与人辨理论道。那些半明半暗者，乃掩然媚世，

从污流俗，悦人欢喜，图人赞美。若有跟随学其之样者，受害无穷。所以各处的人，彼此跟随学样，越作越迷，遂至弄出无数神名而拜之。那里有几多人推想无形无像神天上帝尊敬崇拜之乎？盖世界上之人，因有这数样矇昧之事，横踞于胸，根深蒂固。虽有神天上帝之真道奥妙奇文，讲出神天上帝永生常活，无所有而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日日保佑养育世人无穷无尽之大恩，亦难有人即时敬信。只因其心思见闻，悉是那些假神邪妄之事，满溢心中，那真道正言，焉能得进其心哉？若有人讲某处有个菩萨，十分灵应，有人诚心去拜之者，必定顺利发财，所求之事，必得如意。则人人倾耳静听，即速寻访这新菩萨在何处地方，快去拜求之，欲想其保佑快发大财之意。因这样虚事，人所易信，且人人亦想快快发财，是以忻悦之至也。若讲及人要独崇拜神天上帝，原造万物者，人有个灵魂，该信赖救世主耶稣，必求得诸罪之赦，不用落地狱受永苦。把这样确实的真道详讲，则人甚恶听之，必厌之极，心中甚是不悦，必反辨驳云：谁人得知这样的事？有谁亲眼看见死后的报应？都是邪教的道理。现在世人之上，尚有许多事情，也不能管得到，有谁理论什么神天上帝，什么救世主，什么叫做灵魂。这些杳冥糊涂之事，只可欺骗妇女小孩子之辈。若系有志气之人，必不信这荒唐之事。象这样辨驳，何能得明白认识神天上帝为天地的大主乎？然非实在不明，只因心内满于利欲，故不肯信之，不悦听之，不爱闻之。是以日日虽获神天上帝之大恩，而亦不识神天上帝，给万物养育世上之人也。至于那已认识神天上帝之人，亦非其之才能推度而认识之。盖其先知省觉自罪之多，虚心自下，固知实系罪恶之人，不敢自大，是以获得神天上帝感化之恩，而以真道数样奥妙之意，醒觉其心。使其知识神天上帝定命之意，要人切宜该行之事，至死亦须固守，不可违逆神天上帝之命。第一样，以神风先启

其心，令其知觉罪恶之多，而生求赦望救之心。更令其知肉身之内有个灵魂，永远不死的灵物。且肉身死后，亦有永福永祸关系之重。遂令其生怀想寻救灵魂之道，惟恐迟延则不及也。第二样，令其知救世主耶稣，曾代世人赎罪之恩。信之者可获罪之赦，有罪恶不肯信之者，必受永祸，而失灵魂之救。即感动其心，必要敬信救世主，求获诸罪之赦，仰慕死后来生永乐之福，惧怕永远之苦祸。第三样，令其心内光明，观看宇宙内所有之万物，昼夜滋生繁殖，衰长不息，四时运行不辍，风雨应顺其时而至。这些生化奥妙不测之事，非是自然变化之理，乃想必有一位神天上帝宰制管理之。因此察究真经之书，默想乃识是神天上帝造生变化之能，管理宇宙内之世界者，即是神天上帝，无所不能而主治之也。第四样，其心既开，已识神天上帝，日日盛生万物，养育世上贫富之人。又遣救世主耶稣自天降地，受难受死，替代世人赎罪，都为救世人之灵魂。这样大恩大德，谁能追想得到？既明知神天上帝发出这无可限量之恩，仁爱世上之人，因此存心时刻尊敬上主，恒守真道之言，不敢行于奸淫坏灭之路，惟谨身克己之恶，脱出世俗之风，从此死于诈伪邪恶之事，复生善义之心。因不甚图谋世上虚浮之情，以致世上之人，不喜欢之，或恨恶之，或暗害之。所以说敬识神天上帝之人，与役事魔鬼之辈，可以容易明白分别之。凡泥于世间之情，不信救世主耶稣，不怀仁爱之心行善义，并非属神天上帝之人。盖伊不愿听神天上帝之律，惟悦听邪道怪诞之情。或有真道之言，劝教人行正路，独事神天上帝，敬信救世主耶稣，望得死后灵魂之救者，人则弗听之。因心目未开，致不见真道之妙。正如瞎眼之人，不识路途，求人指示，虽有告诉其知当往之路，就在目前，但其双目不见，欲往前走，亦觉得行之不易。非道路不平，因其不能见路，故为难也。夫世人未识神天上帝，不悦真道者亦然。非真道难明，

神天上帝难识，惟因世人心内之目，矇蔽不开，以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故难从难行。倘肯自开心目，则视而明，听而聪，必识神天上帝奥妙之旨，知真道当行之义。怎奈世人紧闭心目，诚恐知觉自罪，不能更复为恶，岂不痛惜哉！然人既生天地之间，不该自害若此，应该勉力启开心目，观之何为祸，何为福。祸者，顺人欲，从世俗，不信耶稣，此之谓祸之源也。福者，认识神天上帝，遵守真道，敬信耶稣，存心为善者，此之谓福之道也。斯二者，由人自取之。永福永祸，亦由是而赏罚之耳。且人在世间之上，若一日没有饮食衣物需用，诚甚难过光阴。倘若神天上帝，一刻不施保养世人之恩，则世人亦难得生活矣。只因世上各处之人，迷于世间之俗务，日日惯受神天上帝保养之大恩，不觉得系希罕之事。各人只估系自己能把持生命，不是神天上帝保护滋养之意。故有人倚恃自己才能，或有人赖着自己财帛，或有人倚靠自己产业，或有人恃赖生意旺相，或有人恃自己事业，然大概人人都系赖各神佛菩萨保庇者多。是以各有各恃，致不肯认识神天上帝为主宰之活神。殊不知人虽至尊至贵，至富之极，至多产业，至能干之人，倘若神天上帝割断了生命的气，三寸气绝了之时，即没丝毫之用。故世人不肯认识神天上帝者，若鱼不得水，似船无舵，焉能得生得走之哉？虽生于世上，但所行者，不知当行之道路，亦是在地狱之途而走也。由此观之，前已未识神天上帝为管理天地人万物者，今看此书，既得而识之，则宜存心崇敬之，不可须臾褻瀆轻慢之可也。又知自己灵魂如此宝贝之重，则当尽力驱除恶欲，敬信救世主耶稣，代赎罪救世之恩，肉身死后依赖其功，必得灵魂之救。然人果能用力谨守持身，不入污世之流，痛改自新，始终自慎，不移其志，不易其心，岂独今世身灵获安，即至死后来生，其灵魂亦有无穷之乐。是以未识神天上帝之人，固当默学而寻求；既识神天上帝者，更当穷究神天上

帝赐人无限量之恩，悉系白白施给与世人享用的。故世人崇敬独奉事神天上帝者，亦是本分该当的事，没有什么不应当的。盖世人就是奉拜那些木雕泥塑神佛之像，尚要破费许多钱银，况且那些神佛之类，乃系死物的东西，不知不闻的蠢物，不能听，不能见的偶身，焉能加得祸福与人哉。岂不见在荒山旷野之内，那些古庙神佛之像，倘若在庙中无人打扫管理之，必定数年之间，各神佛之像，都废霉自烂，或被白蚂蚁所食，或做耗鼠的窝穴。彼若是真有显灵之能，为何不能自保其身？岂有自身不能保者，即能庇祐奉拜之者乎？这是显然易见之事。奈何举世之人，皆迷惑于各泥偶菩萨之像，不问什么来历，但有人去拜之，众人皆跟随去拜。不奉拜之者，心亦不安也。却不知那奉拜之者，犹如去拜这些死泥坏木一般，那有痴愚若此之甚哉！惟有崇敬奉拜神天上帝者，不用破费钱财，不过要人以全心、全灵尊之，敬之，畏之，拜之而已矣。谓何世人心，不肯情愿敬拜之，甘心悖逆神天上帝，其故何哉？一者，因世人心，迷懵于各菩萨神佛之像，日日惯于奉事之。又估这些偶像有灵感，不敢舍弃之。二者，只因世人之肉眼，不能得见神天上帝之像，故云没有神天上帝，管理全世界众人物。却不知眼虽不能得见，惟能全心崇敬之者，比肉眼所能见之神像，更亲更近，尤灵应也。因神天上帝非比泥塑木雕之像，拘在一处，不能动移，乃系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福不备，常在人心中。凡诚敬之者，依赖耶稣之名，必获保护庇祐之，生前令人心常足，死后赐灵魂亦得乐。是以反复推明，认识崇敬神天上帝之意。凡有血气者，莫不尊敬之。幸勿自谓不见神天上帝之像，即说没有神天上帝，不思崇敬之。如此者，自取灭亡之永祸。既有人之形样者，慎宜省察之，或能改祸为福，不致永失灵魂之救也。

圣经创世历代书第四章全旨

盖亚丹交认其妻依活，遂怀孕而生一子，名唤加因。且曰，由我主已得个人也。后来依活再受孕，又生次子，名唤亚比利。夫亚丹两个儿子长大之时，次子亚比利为牧羊之事业，且其长子加因为稼穡而耕田也。日久之后，加因以地所生之谷，奉献与神爷火华，亚比利亦以己羊群之初生，并羊之油，奉献于神爷火华。且神顾接亚比利献己之物，但加因之献物，神无悦顾接之。于是，加因怒气大发，及其容貌下落。神爷火华责加因曰：“何由尔发怒，何由尔容貌落乎？尔若行善，岂不受接举乎。然尔若行不善，罪乃在门矣。其欲问尔，且尔将管之。”盖加因对其弟亚比利讲话时，而既在田，忽起攻弟之心，遂即杀之。神爷火华责加因曰：“尔弟亚比利系在何处？”对曰：“不知，我岂系我弟之守者乎？”神爷火华曰：“尔行何情？尔弟之血声由地呼到我。今从尔手杀弟之血地，所以开口为受咒者。尔耕田之时，则坭不出给其力，且尔必将为亡人及匪在地上也。”加因对神爷火华曰：“我罪比我所当得起系更大。夫今日尔驱逐我出由地之面去，并在尔面我必匿避，而我将为亡人及匪地上，则将来各遭我者，要杀我焉。”神爷火华谓之曰：“故凡所杀加因者，将必报仇之七倍。”且神上号在加因，以各遭之者，不可打死之。加因则退出神之面前去，而居希但东接得之地方。后来加因交认己妻而受孕，乃生以诺革。盖其建造一座城，而照其子之名，呼此城为以诺革城也。且以诺革生有之子名以拉得，而以拉得生之子名米户耶勒，盖米户耶勒生之子名米土撒勒，且米土撒勒生之子名拉麦。而拉麦乃娶两妻，其正妻名为亚大，次妻名为洗拉。盖亚大生之子，名唤牙巴勒，其为在各帐养禽兽者之祖。牙巴勒之弟，名唤于巴勒，其为各弹琵琶吹风箫者之祖。又洗拉亦生有

子，名唤土巴勒，且加因乃教其做各铜铁之匠。而土巴勒之妹，名为拿亚马。且拉麦谓其两妻亚大与洗拉曰：“尔洗拉之妻听我言，闻我声，我杀人以致自伤，并杀幼以致自害。若加因之报仇为七倍，则拉麦之报仇将为七十七倍也。”后来亚大麦再交认己妻而生之子，名唤西得，曰，神爷火华置与我别种，代加因所杀之弟亚比利。且与西得其亦有生子，而呼其子之名以授土，当时人始祷求于神爷火华之圣名也。

圣彼多罗曰：“盖时候已到，于是审判必在神之家而起。且若是在与我们而起，伊等不顺神之福音，将有何终乎？”〔彼上四章十七节〕

圣彼多罗说道：盖真经福音之圣理，本来存在我们如氏亚之国。我们以色列之祖宗，各代子孙奉行遵守，独尊敬崇拜天地人万物之大主为神，即神天上帝系我们之天父，恒守其各诫律。因相传日久，所以我们各世代之人，渐渐跟随各国奉拜各样偶像为神，不肯全心独事天地人万物之大主。在当时神天上帝，屡次降灾难警责我们各世代之人，或令别国攻胜我们本国之人，掳掠我们本国之人，往到别国为奴仆。我本国之人受苦压之际，悔改恶逆，转回心归向祈求神天上帝之时，天父亦恤怜赦免我国人之罪，救我国人回本国。但我国人恶心偏向，到底终不能专心独事天父，以致受了许多灾难，都是如此。迨至救世主降生长大之时，亲口教授我本国之人。且斯时我本国之人，因受迷惑矇昧于心，难得多人信服救主之道，不过十分之一从之。其余之人，不肯信服救主之道。这也罢了。遂因救主过于恤怜我国之人，谆谆训诲，反触众恶逆之心，却把救主百般凌辱，钉死救主在十字架之上。斯恶党以为扬扬得意，害死救主耶稣。殊不知神天上帝随由恶党之手，成了受天公义之怒，替代受死赎罪之功。且救主之肉身，虽然被他们害死。但

救主有全能神之性，死了三昼夜，又复生活，居住地面四旬之久。亲口再三教授各门徒洞明代赎罪之意，令各门徒往各处宣传教人，后乃仍升天域。救主升天之后，各门徒蒙获神风之德，遂各遵救主之命，即往各处宣传救主代赎罪之道。所以彼多罗劝教其本国之人云：如今救主已经降生，代世人受天义怒，当了各般苦难而死，赎出世人获罪于天之罪，世人获罪而求救者，即此时也。且代赎罪救世之义，本由我们国中而起，凡属我以色列之人，可即悔改前愆，获接代赎罪之恩，求得诸罪之赦。盖彼多罗当时虽然如此宣示，亦不过仅有些小之人信从。但那恶众不肯接受此恩，反加陷害各使徒也。是以恒满其罪，致受上帝以重灾刑罚各恶党之人。后来连此国亦全败坏，至今亦无此国。虽有些流散于各国之中，亦被人欺压。盖此国系古时神天上帝特选存留真经之圣国，亦如系神天上帝家内之人。盖其虽识真经之奥义，知神天上帝之旨意，但此国人徒知上主诫律诸义，惟不能遵守奉行，以致终不免刑罚之诛戮也。且神天上帝特选之国，亦如神家之人，因此国之人，不能恒心遵守诫律而行，尚要受刑罚之诛。故此如今各处之人，凡得真经福音之道传送至该处者，切宜遵顺敬信救主奉行之，不独心灵得安，而且至来生亦有永乐之福。倘或不肯奉信之者，亦不能获免刑罚之诛。彼多罗获蒙救主传授启示之智，洞明代受死赎罪之大恩，是以遗传真言，教训通天下万国之人也。

卷九古经辑要

圣经使徒行篇第十九章

盖亚波罗在可林多时，保罗既遊上方，又至以弗所。遇数徒问之曰：“尔曹敬信福道之后，领圣风否？”曰：“我辈连有圣风否，未曾

闻。”曰：“且因谁已领洗乎？”答：“领若翰之洗。”保罗乃道：“若翰果施悔洗，教民必信向于其后而将来者，即耶稣基督也。”伊等闻此，遂因救主耶稣之名领洗。保罗乃置手其上，而圣风临之，即讲异音，予指后情，其人大约十二。保罗又入会堂，连三月直讲论，而证神国之情。然因有硬执不信，又在众前咒诅救主之道，保罗离之，拣徒而每日在土拉接之书院辩论。如此连二年，致众居亚西亚及如大与异民辈，皆闻救主之言也。神又以保罗手多行非常之灵迹。致众取其身上之帕巾，与半围巾，置于病辈之上，其病即退，恶风亦出焉。有数如大人亦探呼耶稣之名，犹逐魔辈，却被邪风等胜之上曰：“我因耶稣保罗所宣者命尔等。”其如此呼者，乃如大祭者之首，名士其瓦之七个子所行也。邪风答之曰：“我识耶稣，知保罗，尔等乃为谁？”既被恶鬼之人跳其上，执胜其人，致带伤赤身跳出其屋也。其事彰扬于众以弗所，与如大及异民，遂惧落众，而救主耶稣之名大行。且信从福道者，多来认告己诸业。而素从妄术者，多送邪术之书，焚于众之前，其价约计遇值五万块钱。如此，神之言大行而日胜。成斯以后，保罗从神风默示，定经马西多尼亚，与亚皆亚，而往耶路撒冷之意。道至彼以后，亦该见罗马。遂于役己之中，选弟摩氏及以拉士土二人，往马西多尼亚，而自暂留于亚西亚。彼时为此福道遭大耸动。盖银匠名氏米氏利阿，素行太亚拿之银庙，而大施利于诸匠，召众作工匠之类皆集曰：“尔众人知此艺为我等生利，今尔等已闻，不但以弗所乃普亚皆亚之方。惟此保罗播言阻当众说道人手所做者，不为神也。如此，不但我们利益之分将危，即太太亚拿菩萨之庙，亦归于无物。其威严全亚西亚，与普天下所敬者，亦将败落。”众银匠闻此，满心恼怒。即起呼喊曰：“以弗所太太亚拿！”耸动满城众人都乱，一拥拉哀阿士与亚利士打古伴保罗马西多尼亚之二人，赶往台场。保罗欲投民

中，诸徒不许。亚西亚数尊贵人，素为厥契友，亦差人请之母【毋】投于台场。众叫喊不一，百姓甚乱，而半不知其集之故。如大人拥推亚勒山得脱出众。亚勒山得以手示众嘿，其欲分明于众。但众认之为如大人，齐心越喊呼：“以弗所太太亚拿！”几及二时，书吏即息众曰：“以弗所众乎，谁人不知以弗所邑，敬女菩萨太太亚拿，及自主比多耳下之偶像乎？此既明于众，尔等该安息，不可造次。此二人未偷庙之物，未褻瀆尔女神。且尔等带至此，如氏米氏利阿，与其等工匠，有所告者，有市会，有代督，可相告。若另有别事，问公会可决断。盖今日吾怕遭乱责，因无所归此乱集之人矣。”言此毕，乃遣众散。

圣经以弗所篇第六章

圣保罗曰：“为人子之辈乎，汝等孝顺父母如于救主，此乃义然也。孝敬父母，此诫最先有许约，以汝等得详而享高年于地也。且汝等为父辈乎，忽惹尔子之忿愠，乃养育之以救主之学法而责也。为奴仆之辈乎，汝等遵顺尔身之主，以畏，以惊，以尔心之朴实，如遵顺基督。非但眼前事之，似欲取人之悦，乃似基督之仆，专心行神旨，以善意服役，如役事救主，非惟人，即知各人不拘仆主，将受所行善恶之报也。且尔等为主辈待伊等亦然，免吓。汝等须知尔与伊共一在天之大主，不分彼此者也。若余列兄弟，汝等当因救主且厥德之力，坚毅，执着神之全军器，以能立住敌魔鬼之诡计。盖吾侪战斗，非与肉血，乃与群宗，群能，与此世黑暗之长也，与空中恶风。是故汝等当持神之全武器，以能敌于恶日，而保全立止。是故立止，以真带尔腰，着义之遮胸，尔脚着福音之准备，而凡事先取信之牌，以能灭极恶者之众火焉。又戴救之盔，与圣神之刀，即神之言，常时求于圣风，以诸祈祷，于斯醒。恒恳求为诸圣，且为余以得

受启口之言，敢宣福音之奥义。缘此余奉差于鍊，以致敢宣该言然也。若汝曹得知余所行等细情，极爱弟士其古救主之忠吏，皆将报汝等。余特是差之，以报尔等知吾情，以慰尔济之心也。平和、仁爱与信，及诸弟兄由神父、由救主耶稣基督也。众所诚实而爱吾救主耶稣基督者，得恩宠，亚們。

圣经弟撒罗尼亚篇一书

第五章

圣保罗曰：“论时刻者，列弟兄乎，不须吾以是书指尔曹。盖余极知救主将至，如盗贼于夜。伊等既云宁静，其殄亡方落之，似疼痛于妊焉，即无所逃矣。列弟兄乎，汝等不在暗中，以致彼日如贼掩尔。盖汝等皆系光之子，昼之子，吾侪弗属夜暗，是以吾辈勿学余寐者，乃宜醒，宜廉节矣。盖寐者，夜寐也；醉者，亦夜醉也。然属昼辈，宜廉节，宜衣信仁之甲，与望救之盔。盖神非设吾辈以遭其怒，乃欲吾等仗救主耶稣基督之得救矣。夫基督已死，欲吾辈不拘寤寐者，与之偕活矣。汝辈则相慰，相励，如亦行焉。吾侪请群弟兄认识效劳于尔间，长理迪训尔等于救主者，须愈盛敬之，为其功于仁者，故尔等宜相平和矣。又吾请列弟兄责逐妄动辈，慰怯劣，扶软弱，忍待众，慎勿有以恶酌恶者，乃从善胥待而待众矣。汝等常喜，祈祷勿间，于凡事谢恩，盖神欲汝众因耶稣基督务此矣。汝等勿息求圣神之德，勿轻慢我先所说之言语，凡事汝等试之，而其善处持守之。凡似恶者，汝等戒之。且吾愿平和之神，全圣尔曹，以致汝等之灵魂，汝等之圣风及身，浑存无玷于救主耶稣基督之临格也。召汝等者，乃诚信，其亦将成矣。列弟兄耶，请汝辈为吾祈祷，相致意弟兄们以福安，余为救主求尔等使此书读与诸圣弟兄，吾救主耶稣基督之恩宠，与尔等偕焉，亚們。”

论人不可自夸为明日将来之事

圣经者米士篇曰：“休尔等称今日或明日，我们要去某城，在彼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惟尔等不知明天有何。尔生命是何耶？却是一阵气现些时而即消去。”〔圣经者米士篇四章十三、四节〕

救主使徒者米士说道：世上之人，终日千思万虑，算长度短，戴月披星，奔走劳碌，都谓营谋获利，遂至无所不为。居此不利，则谋算往彼。在墟场市镇不顺达，即要踌躇到城中买卖，欲获大利，以遂心愿。故在陆程去贸易经营者有之，或以船艇在海面谋获利息者亦有之，纷纭扰攘，议论不休。今岁某方大利，要做这样生理。明年某处谷米丰登，要办那样货物。只为贪图大获利息，甚至费力劳神，寝食不安。赚了一千，又想一万。赚了一万，又想十万。这图利之心，诚是无时休息。殊不知人之生命，如烟气一团，现见虽在眼前，但瞬息之间，不知消散于何方去矣。盖世上有许多人日夕谋算之利，尚未得见，而死日忽然就到。管你愿死不愿，生命即时断息，离阳世而入阴间之境。岂不是常言道：“人无百岁寿，枉算千年事。”此两句话似属平常，但其意义极深。只因世上之人，皆溺于利欲之上，心迷意惑，不能省察义理。势必要两脚挺直，然后才能有止息之心。且人生斯世间，一日若无钱银所用，焉能过得？但不可独为肉身衣食孜孜谋虑之耳。尚有比肉身更紧要者，即人肉身内之灵魂，管理肉身四肢百骸之事。苟不能善养之，乃有永远祸福关系之重。盖肉身衣食所需，最长久不出百年之外。何故世上之人，以轻为重，把其重者，以为轻乎。此无他，因世道衰微，以利为义，故尔如此也。是以者米士特发此意，提醒世人心，不可独妄求财利，以遂私欲。乃宜孜孜为善，宝养灵魂，则生安死乐，岂不愈胜于独谋利者哉。

论人该赖神天上帝知足度日

保罗曰：“夫虔孝果系大利于知足，盖我们毫无带来此世，毫无能带去，弗可疑也。且有饮食，有衣身，吾以之为足矣。”〔第六章六、七、八节。按：此应为新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七、八节〕

保罗说道：世界之上凡有虔孝之人，安贫守分，存心崇敬神天上帝者，心气和平，明经识义，权宜得中。在贫穷之时，虽衣食不给，亦有余欢，不因贫寒而改其志。即身居富贵丰足之时，则乐道行善，谦躬礼下，节用爱人，忍辱处众，不以骄奢傲慢欺人，必以雍容欢悦交接人也。夫人苟不守分知足者，贫穷之时，定然妄意糊为，贪心乱想，常怀忿恨之意。见人财利顺达，则心中妒忌不已；自己穷困，即怨天骂地不止。终日独想得富足之心，不思安分守己。这等之人，只因胸中浅窄，常怀不足之心，是以不能有安乐宽裕之意，独想富足财多，则算为好也。又其富者，财帛丰足，逸乐自娱，骄奢之心渐次而起。乃见那些有功名及做官之人，其则心内自想：我虽财帛丰足，但无功名之贵，我虽富庶，亦无何体面，怎比得那富贵为官之家，车马纷纷，出入何等体面。于是又要谋算功名，必定要富贵兼全，子孙众多，其心不过才略得定，还有许多不足之意。大概论之，世上之人，贫者欲富，而富者又欲贵；终日把方寸灵心，想得无穷无尽；把这肉身，弄得奔走劳碌。只因心不知足，遂至自受卑辱，把这数十年虚浮世界之事，而时刻思付不休。殊不知孰能带得分毫钱财来世，又谁能拿得厘末钱财过此世去乎？所以人生在此世界之中，不论粗棉麻布，但有衣身便好；亦不论蔬菜茶饭，惟得腹饱就是。盖荣华富贵，转身即空，焉能有益于身后之毫末哉？

论救主降世救拔悔罪改恶之人

圣保罗曰：“盖基督耶稣降于世界，为救拔罪人，我最先在其间。余乃获慈悲，因基督耶稣以我为最先，以示其全忍，特为将来信辈之模，以获常生矣。”〔圣经弟么氏篇一书一章十五节〕

保罗曰：救世主耶稣，本是神天上帝之圣子，至尊至贵，至荣威之极。乃因全世界古今之人，干犯天律，获罪于神天上帝，故神天上帝要败灭全世界之人。是以救世主耶稣，知此非常大难，乃发慈悲之心，垂怜全世界之人，舍至尊贵之位，亲自下凡，投胎降生，出世取人之形样。先以真道福音之义，宣传教训世界上之人，感动世人心，引导人归于正道之路，勿走入沉沦之门。至终则情愿受百般凄惨的苦难而死，替代世人获罪于天之罚，止息神天上帝之公怒，救脱世人出魔鬼引人作恶之手，拔出陷罪之中。盖救世主耶稣，原有神之妙性，死了三昼夜，仍复生活，再升天堂，以使凡知罪过，敬信救世主耶稣，遵从真道而行者，倚靠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功，必得诸罪之赦，死后亦得灵魂之救。故保罗说云，基督耶稣降于世界救拔罪人，我最先在其间获救也。因保罗乃系最有文墨之人，初时恃某才能，总不肯信从救世主耶稣代赎罪救世人的道理，反去捕害凡敬信此道理之人。后来救世主耶稣自天空白昼显现，收服其心，感动其志，命其为使徒之职，将救世真道，宣传于各国，当时保罗即甘心遵命。如今各国得知斯救世真道之理者，多赖保罗爱救主之心，苦劳宣传之功。是以保罗每写经书劝人，亦提及其自己之事，使人得知：凡肯悔罪改恶，敬信救世主道理者，不论人罪恶多少，神天上帝亦肯赦宥之。盖保罗初时，虽然不肯信服救世福音之道，但其后来受感化之后，专心播传救世福音之道。虽受诸般苦楚艰难之极，被人捕害至死，亦甘心乐受，不发怨恨之言，不

怀懊恼之心，独恐不能尽其本分之职。所以虽在縲继之中，尚不以为辱，乃更用心作述许多救世真道之义，反复申明救世人之意。保罗之功德，诚超出各使徒之上。然保罗尚怀愧耻之心，不敢称扬自己宣道之德。故至今凡敬信救世主道理者，皆颂扬其功，效法其自谦之德也。

可罗所书第三章注解释义

（此章之书，乃系保罗为使徒之时，将经典之旨，申明其义，寄至可罗所地方，劝教凡已敬信救世主道理之人，警戒伊等勿独嗜味世福，乃宜玩味天上之永业也。）

保罗曰：是以汝辈若与基督同复活，宜图之在上基督坐神右之情。（此保罗说道，你们可罗所之人，既已信从耶稣基督之道，知真道之奥义，亦该学基督一般，死而又复活。盖基督受死者，乃为代世人赎罪而受死。其又能复活者，因有全能之神性，复活再升天也。你们效其死之意者，死了各般恶欲。学其复生活者，生活灵神之善性，而行各般善事，且图谋怎能得与基督同坐于天上之情，立侍于神天上帝之侧，永远赞颂之，至于无穷无尽之世也。）汝宜味非在地，乃在天之情。（此言你们已为神天上帝选择之民，不可独嗜味在于地上之事，终日只图口腹之甘，而不思想灵魂长久之道，即善义之德，是灵魂永福之基。苟能存守善德而行者，则可以仰获来生无穷之乐，即是天上之情，无苦无忧，无灾难之所在也。）盖汝已死，而汝命与基督偕隐藏于神之内。（此言可罗所之人，已闻救世福音之道，亦知宝贝灵魂之时，亦死了此世虚望贪图世福之心，乃独味在基督之生命至永远矣。斯生命皆与基督隐藏在于神天上帝定命之中，而知来生乃有无可限量之美意，故你们只可独味天上之真乐，切勿舍重求轻，失了永远常生之真福。）后日吾生命

基督显著时，汝必亦偕之荣显也。(此承上文而言。你等苟能诚心不留恋于世上之虚乐，惟孜孜然仰玩天上的真福，而至来生吾等灵魂之生命，亦必与耶稣基督之荣威，皆同显著而欣喜也。)今则汝宜死汝在地之诸肢、奸淫、污秽、肆恣、恶欲、慳吝，即为役瘞偶者。(此言你们既诚信于救世主耶稣，欲图与基督偕荣显之乐者，则宜在地上之时，压灭绝除诸恶端，恐被其诱于身上各肢所易感动人心者。即奸淫之事，最容易污秽人灵。苟或放肆而恣恶欲，无所畏惧者，诚害人灵之至。岂可不杀灭此心，而远避之乎？且费用钱财，亦宜各适其当。不宜坚执不肯舍出，而偏留不发给与入者，亦害人灵之德。若不灭此恶心，而亦不足以成其德。且作偶像而役事之为神，向之求保护祐通达者，真获罪之大端，目无真神之敬爱。若不除此悖逆之心，而于来生之乐，岂能可望得之乎？故此各恶端切要死了其心，拔其根，剪其枝叶，不致复萌于心，而害你等之德，而不能得享真乐之所在也。)因此神将降怒于无顺之子辈。(此言因你们不遵诫命，行此诸般恶逆之事，神天将来必降怒刑罚那无顺之人之罪，决不姑宽，而致赏罚之不公也。)汝等昔在其间时亦行此。(此言可罗所之人，未悔罪改恶敬信福音之时，亦行此恶逆之事。若非神天感化之恩，焉能得脱出罪恶之中，而获赦免诸罪，特选为神天之民乎？)今当弃此诸端，忿怒、愠怨、譏讟、秽谈，皆除于尔口。(此承上而言。你等已得神天之恩，赦免罪罚，而为神天之民，只当弃除各般恶端。即忿怒不可常怀于心；愠怒怨恨，不必隐藏于内；怨谤譏讟之念，不可生；即邪词淫曲，及污秽言谈皆除于口。此诸般皆当宜深戒之，勿留于心，毋出于口也。)勿相谎，乃脱去旧人，并其诸行，而依新人，复整于识，依造之者之像。(此言凡上言之恶端，固当灭尽，但谎言狂语，亦勿彼此诳骗之。乃遵守诫命而行，脱去旧日之作为，而依新人之举动，复

修整于本来神天所赋之知识。照着初被造之时之样，纯一无伪，如赤子之心，并没奸诈之言也。）其前无异民如大，有割，无割，蛮夷，西氏亚奴主，惟基督为诸物于诸人矣。（此言在神父之前，不论异民与如大之人，有受损割与未受损割之人，蛮夷与西氏亚之人，奴仆与家主各人，都不分别。惟独属于耶稣基督者，在宇宙之内，凡所有诸物，皆满足其心，遂其灵魂之志。故在世界之上，则以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一般，并无各国之别。独由耶稣基督之恩，而作万物赐于诸人需用，因神天至公义者，不轻此而重彼，以全世界之人，皆一家也。）尔即如神选圣宠辈，宜衣慈悲之肠，善良，谦逊，端正，忍耐，相当，相恕，或有所可愬之处，如基督恕尔，亦尔然也。（此言你们既已信从福音之道，即如神天特选为至圣至宠爱之人，恒宜衣著慈悲之心，为善良，学谦逊，行移坐卧，切要端正。凡事务须以忍耐为先，彼虽横逆而来，吾则平心和气而当之。凡所行作，务必推己以及人而相恕之。若有人得罪于汝，亦该赦恕之，如基督肯赦恕你等之罪，而你等亦该当效法之，赦恕人之过也。）且最先当具仁为玉成之结。（此言仁者，乃心之德，爱之理，故最要具备于心。而举动之际，不离仁爱之道，虽造次颠沛之时，亦不可舍去之。乃玉成固结于心，而动容周旋，皆合仁爱之道，则可谓之仁人矣。）而有神之和，所以汝蒙召为一身者，胜跃于尔心，而感激焉。（此言人之所谓恒信耶稣，而敬爱神天者，则凡所行作，皆当和悦于神。盖人因已获罪于天，幸蒙得罪之赦，而宣召为神天之民者，何幸如之。则自然有喜悦胜跃于心中，而感激至上者之大恩，自有赞颂之念不能已焉。）基督之言，丰居于尔间以诸智，相训相劝，以咏诗，歌灵曲，趣唱心中向主。（此言你们既已感恩宣召为神之民，而基督耶稣救世福音之言，亦欣悦而诵习之，学之不已，以致福音之言，丰盛在于心中，则自能有各

般之智。是以往来相交之际，能以之教训于人，而又能涵养于己。稍有暇日，则相劝而吟咏诗文，作乐歌曲，且以灵心高唱于有趣有味向神主之恩义，自有不尽之趣味，而心中亦有不能尽之乐矣。)不拘凡所兴，言，行，皆因救主耶稣基督，仗之谢神父之恩也。(承上文而言，人既已知欣乐于神天之道，故不拘凡所兴起而作，或所言，或所行，皆因救世主之圣名，倚赖其之大功劳，感谢神父之鸿恩也。)妇辈顺服汝夫，如宜于主焉。(此言为妇之道，以贞正为本。逊静品气奉事翁姑，尊敬丈夫，顺服于礼，事之如主，宜有相爱相敬之心，共同尊崇神天，以资善义之德。)夫辈爱汝妻，无加之苦矣。(此言为夫之道，亦有本分向于其妻。乃宜以正而率之，和以爱之，勿加之以苦楚凄惨艰难之穷日，而自己独图安逸之所。则为妻者，必怨其夫，如此焉能有相爱之心？是必反目相怨，而无家庭之乐，岂能得合心崇事神天哉？故为夫者，凡事务要正己善德修身，诱掖其妻，使无偏僻之心，而有相爱之义。则同心共事上主，自有和悦之美。而家庭间之乐，则自有不尽之休美矣。)子辈全顺汝父母，此乃主所愿也。(此言为子者，务要下气婉容，尽心竭力，奉养父母。凡事宜从顺父母为先，不可违逆之，所谓父母有过，谏而不逆。如此即是遵神天之诫命，神亦愿你们奉事父母者，全顺服之可也。)父辈勿惹子之愠怨，以致其心怯劣也。(此言为父者，教子之法亦要有其方。勿任己之性，而发虎狼之威。吓唬其子之心，不能有安乐之意。此非教子之善法，乃触其子怀含怒愠怨之心，以致其畏怯劣弱不伸。虽教以善义之言，亦不能容纳受之。故为父母者，以慈爱教养其子，善诱其子归正道，勿被邪言异端摇动其心，而走于邪径之途也。)役辈全顺汝肉主，事之非惟眼前，如取人之悦，乃以惇心惧神。(此言为人奴婢家人等已受福音之化，信从于救世主之道，乃要用心服侍肉身之主。凡事遵顺家主家母之命，不独眼前事之如

此，而贪取人之喜悦。乃以悖心出于至诚自然而敬之，犹如畏惧至尊，至恤怜神父之意而已矣。下文详言之。)凡所行宜专心，非为人，乃为主，因知汝必将受嗣业之报于主，即事主基督。(承上文而言。为仆者，专心侍奉于家主，凡事遵顺之。非独为人应该如此而行，乃为神主亦吩咐令人之本分该如此而行之。因汝等亦知将来必受永福嗣业之报，乃由神主之恩而赐之，即如奉事吾主基督耶稣者，诚为永福之基业也。)盖施亏者，将受己所行之恶，而神前无彼此之分。(此言不论什么人等，无理而欺压人，或无故乱殴辱人者，将来必受自己所行之恶而报之。盖在神天之前，不分什么人之尊贵，独分别人之善恶而赏罚之矣。)主辈乎，汝施役以平义所宜，因知汝亦有主在天也。(此言为家主家母之辈，亦有本分向奴婢各人，必宜平心和气看待之。凡事教以义理之方，使奴婢在家有法可守，出入遵循规矩而行。更兼或有敬奉福道者，必更以真道之义导引之，另眼照顾之。使其余者，亦可受化遵从。但不可任性暴怒吓唬，令奴婢愠怨不伸者，则不尽主辈之本分也。故当思在天之上，亦有主管着主仆各等之人。是以为主辈者，以善义律身，守正言行，必使上下之人，各安本分，乃合上主之诫命也。)

总辟各样邪术异端

真经圣典神天上帝，默照感动各先知启示云：在乎尔等世人之中，切不可使各子女通走过火中，此为敬奉伪神偶像之意。又不可或为占卜，或为望气看风水，或解梦兆，或做巫婆巫师之术，或书符咒，或问鬼问魂问死魂等。欲得知将来之事，皆虚然，不能救尔等自作自召之灾难。或学神仙，或窥视各事噤口暗语之类，盖凡做这诸事，乃在天神父可恶也。

此真经格言，神天上帝默照启示。令各先知圣人，特辟古今

之世代，各处有一类自智之人，因被蛇魔邪神以邪风迷蒙了灵心，不由正道之理，不安命守分，自为妄想，独尚邪术怪诞之异端。以致如今各处城中墟场市镇，沿街里巷，摆列各色异端邪术，诱人妄想名利。致令人或迷于看相卜卦求签，或诱人于风水书符问鬼各类，总总邪术异端，皆系彼此妄想名利，以致受惑迷蒙，而不自知，反信以为确。邪神乃借各邪术，网诱人走入沉沦之路，遂了邪神狡猾陷害人之心。但如今之人，不独邪神魔鬼诱人，即人彼此亦相自惑。所以不分道之邪正，不论事之好歹，皆不辨是非，上行下效。若有人从之，则众人趋向效由。邪神乘此机际，显些灵验，令人死心蹋地追求之。盖人见有应验，则亦确信无疑。且如今不繁细论，乃指择一端而说，以证其余迷惑之不醒也。即现在各处之人，最尊尚者，堪舆风水之幻术。不论士庶人等，总以论山坟茔宅，屋宇方向为先。稍有谋利不遂，或求功名不如意，或有人多妖死者，必求于堪舆，论风水之事。有钱财富户之家，即请堪舆到祖山坟前观看，或看房屋门户。术家借词迎合，或说某房屋门户冲犯，或说祖山坟墓伤破，必要改转方向，迁移门户，才得财利顺遂，功名显达。其富户之人，不思事情真假，惟命是依，即改造迁移。不知财利功名顺遂与否，皆不理论。即或改移之后，比前时更破财颠倒，总不察究自己善恶行为，亦不敢查问堪舆之不是。乃自叹惜曰：由命不由人也。倘或偶然有些应兆，即高举堪舆之道术，扬传其名于各处。斯就是富户之人，迷惑于风水之大概。尚有许多细故，不能尽说。可惜那贫户之家，虽没有银钱余积，故不能延请堪舆到家。则俟候富户之人，请堪舆回家之时，乃委曲踌躇送些钱财礼物，求堪舆到自己祖坟，及房屋门户观看方向。堪舆若说平稳，不用改造方向，其心则安。倘或堪舆说出什么破散伤害之事，则倾尽家财，或与亲朋挪借银钱，亦要请堪舆改换祖坟房屋门

户方向，才得心安。不论应验与否，亦不查问本心，总以堪舆之言为确实。似此风水一端之迷惑，深害之极，何况又有以上真经特辟各邪术之异端乎？所以现在之人，不入彼邪妄诱惑，则受此幻术昏迷。如此世界者，虽朝夕以真道劝导之，亦无如之何也已。故引真经之义，辩辟异端邪术之意，警惕世人心，或获神天上帝赋赐圣风感化，救出迷途，改邪妄，归正道，遵信救主，尊敬上帝。则庶免至终不悛，沉没于永苦。凡观斯文者，乃宜深察之，勿自以为是者，徒害己也。

论世界尽末审判世人之日

盖此福音必宣传于通天下，以证及万国，而后世界尽末也。故此尔等凡敬信救主福音真道者，亦宜恒心遵守诫命预备之。盖于尔等不觉之时，救主即来审判世界矣。恐尔等既云宁静，其殄亡方落之，似受妊之妇人疼痛焉，即无所逃矣。即末时的列日，将有戏笑辈，及伪弥赛亚辈，与伪先知之辈，随其恶欲而行，将起示号以奇迹，或可能诱惑哄骗特选敬信救主之人，故尔等宜醒。盖末日将到，如贼在夜上，惟固守救主之真道，常忍耐者，乃得救矣。惟及该日该时，无人知之，天上之神使亦不知，独神父知之也。盖于此时全能之神，出言而呼天及于地，从日出至日入，致可审其地上之众民也。且诸天将示其义，斯时行恶者，不能当审判之际，及不敬畏神父者，必被全败矣。盖神父不审判何人，凡审判之事，乃以之交托其圣子（即救世主也）。神父施之以权行审判，而证其为神父所立审判生死者也。故救世主将临时，以神父之大荣威，同其万亿神使，其乃遣各神使以号筒吹之大声，以致集会其特选敬信其福音之人，从四风而来，从天之一边，至其那一边也。其既摆设审台时，通天下万国之人，皆必至救主审台之前，以使各获本身照其所行善

恶之报。斯时则有神使展开各善恶之书卷，以令众不敬畏神父之人，可知认自家的恶言恶行，乃使各人之眼必见之。此时万国之在地之诸族将哀哭矣。于是神使辈将出来而分善恶，救善出恶之中，如牧者分绵羊离其山羊也。其将置绵羊于右手，放山羊于其左手矣。时救主将语伊等在其右手云：“尔等获我神父之祝者来，而享嗣从世之基，备为尔等之国也。盖我饿时，尔等给我吃。我渴时，尔等给我饮。我远人时，尔等给我寓所。我裸时，尔等衣我。我有病时，尔等助我。我在监内，尔等探我也。”时义者将对曰：“救主，我们何时见汝饿而养汝？或渴而给汝饮？我们何时见汝远人而寓汝？或裸而衣汝也？我们何时见汝有病？或在监内而探汝？”时救主将语义者曰：“我确语尔等，既然尔等行如此替我行此弟兄之至小，尔则行如与我也。”时救主亦语伊等恶者在左手云：“尔等咒诅者离往入永火，备为尔等魔鬼之使也。盖我饿时，尔等非与我吃。我渴时，汝等非与我饮。我远人时，尔等非给我寓所。裸而汝不衣我，有病亦在监内，而尔等不探我也。”时伊恶者亦将对曰：“救主，我们几时见汝饿或渴，或远人，或裸，或有病，或在监内，而不服事汝也？”时救主乃示伊等恶者曰：“我确语尔等，既然尔等未替我行此之至小者，则未行之与我焉。尔等可逐去于永刑，惟义者，进于常生也。”

救主之坐，乃似火之焰，其轮似火烧，在于其之前，有万亿神使侍立之。时斯救主即令神使，以神父烈怒之火，烧败全地，而全万物皆被火吞矣。其即以活焰酬罚诸未识神父、未信顺其福音真道之人也。救主已审判完了，人乃乘云下来。其呼神使之声，以神父之号筒，由天降临。始初敬信基督而死之辈，复活为先，而后复活吾等后信遗剩之辈。乃共同被携升于云，迎接救主在空中，则如是吾等与救主偕永远而居。且复活之时，在须臾瞬息之间。盖号筒必号，

从号筒之末，而死辈乃复活为无坏。救主将以吾等朽贱之身，而修饰似其荣耀之身，则吾辈将变为无坏之体矣。盖复活之时，伊等不嫁不娶，乃如为神父之神使在于天也。今吾等既然为神父之子辈，而未曾现著吾等将为若何。惟今知其现著之时，吾等将为似之。后日救主显著荣威之时，吾等灵魂之生命，亦偕之荣显也。惟现在之天地以待福音真道，播传于通天下万国，故留存至审判之日，而被火烧，及不敬畏神爷火华的人，全败坏矣。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

麦沾恩著 胡簪云译 上海广学会重译

第一章

穆德博士说：“我深信今日全世界的人——尤其是西方各国的人——应对于教会历史下一番空前的研究功夫，广义言之，就是应该对于历来基督教在世界各地传布发展的史迹加一番切实的研究。我诚心相信，在我们的宗教史中，今日可算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须搜罗各时代的经验，以为我们今日的借镜。……我深信研究那普及全球和继续生长的基督教是极有益处的。”上面一段话是穆德博士在一九二六年的上海基督教大会中所说的。我做这本传记，就是希望稍有助于穆德博士所提倡的那种研究工作。“继续生长的基督教”的最高表现乃在于各地基督徒中有富于创造力的人，由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续成耶稣升天后所遗下的那部没有写完的《使徒行传》（见《使徒行传》一章一节）。

看了今日中华教会的巍然独立，看了中华教会的责任心的迅速发长，看了中华教会在剧烈压迫中的坚固不摇，我们就不能不“饮水思源”而联想到那些奠此基础使此名贵的建筑得以成立的先进。我们现在用扩大的眼光来看过去的中国教会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改正教教会之建立者早已在我们之前找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中国人也是上帝的子女，上帝决不会不让他们作他的见证人。孔教经典亦能引导人们趋向基督，这种经典帮助我们中国人用我们民族的特长来解释基督的福音，正如柏拉图无意中为基

基督教在希腊化的罗马世界中树立了基础一般。梁发先生早年奉佛教，本书中虽屡向佛教作严刻之批评，但梁发先生之早期信仰中实有数点为其日后接受基督教真理的准备。回教教徒和一部份的犹太移民曾与景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同向中国人证明一神的真理，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对于这个真理原已见到，可是所见甚为隐约。景教在中国的遗迹除了西安府的石碑之外一定还有许多，虽或模糊暗昧，难以指实，然其必有，殆无可疑。数世纪以来，罗马教教会中人将十字架的福音传布于中国各地，虽然屡遭压迫残杀，却是百折不回，终获最后之胜利。

在改正教的先进中，马礼逊先生自然永居首席。他那充满灵感的生平久为全世界基督徒所共知，但是他的华人同事梁发先生的生平则知者甚少。梁先生乃中国第一个改正教宣教士；当全国人反对基督之时，他独敢自承为基督徒，从这点上就可看到他不是一个寻常的基督徒了。因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基督徒，所以我们都应当知道他的生平。还有一层关系，就是现在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日见发达，大家都知重视本国的东西了，即以中华基督教会而论，它也开始注意其自己本身的历史，在这个时候，我以为拿一个中国基督徒先进的生平来研究一番，是最有价值的，何况那人的信仰是曾经经过长期的严酷试炼而始终坚立不移的啊！

不幸得很，在有人想到为梁发先生作传的时候，所有认识梁发先生的人都已经不在人间了。关于他的工作的中文文件，可采用的很少，而他自己所著的《布道小丛书》亦已失传，因此，我们不得不赖英文文件来编出这位教会老前辈的传记。十五年前，广州河南梁发先生的故宅中尚存梁发先生的文件和书籍一篮，但经一九一五年的水灾以后，那些文件已经散失无存，幸而还留存了这大宣教士的一幅画像和他所用的那部一八一三年在广州地方出版的

《马太福音》。至于英文材料之可靠者，作者已经费了十余年的光阴向各方尽力搜集，现已足供著作此书之用；但作者仍望读者能赐以新的材料。

梁发以乾隆五十三年（即西历一七八九年）生于广东省广州府西南约五十英里的高明县。他出世时，马礼逊先生年方七岁，正在英国纽喀斯尔（New Castle）地方入校读书。一九二〇年，那有人口十万的高明县中只有基督徒十人，从此可见西国布道会和中华基督教会对于这中华第一使徒的兴趣是并不十分浓厚。梁发的父母在三洲司古劳村居住，他们是贫苦的乡人，大抵以农为业，因为家贫之故，他们等到他们的儿子到了十一岁才把他送到村塾里面去念书。梁先生的童年生活已经无从稽考，我们只能想像他那时或在山侧牧牛，或在林中采薪，或在田间耕耘，或在陈设简陋的家中操作而已。在这时期中，他的身上必定充满着足以形成他的性格的影响与事实，以为其日后奋斗之准备。名哲说：“生命之书没有序言，每页都是正文的一部分，只要我们善于寻绎，则每页中都可寻出重要的片断。”我们可以断言，童年的环境与一个人的人格之构成有莫大的关系。

一个孩子到了十一岁方进村塾就学，那个孩子是必须要有些勇气才行；因为大多数的儿童都在较幼的时候就开始读书了。塾中同年的学童程度自然都比他高；但是刻苦求学是中国人的特长，足以破除一切障碍。据说梁发最先读《三字经》，然后读四书五经，在村塾中读了四年书之后，他对于中国古来丰富的典籍就有了相当的涉猎，而树立了他一生工作上所不能缺少的文学基础。他所受的儒家伦理教育，和关于忍耐、礼让、勤苦、服从、克己等各方面的训练，都在日后获得丰富的收成。我们披阅梁发先生的日记及其致伦敦布道会的信件，见其字体端丽，就不禁想起他童年时

教导他的教师来(此日记及书信至今保存在伦敦布道会内)。当时教育与宗教并不分离,在每晨未上课之前,学生必须在圣人神位和教师前面各作三揖。他日后笃信基督的那种深厚的宗教天性已于此时在宗教程度低浅的家庭、庙堂、和学堂的礼拜中逐渐发展了;正如保罗论律法时所说,他们都是引他归主的塾师。

古今伟人多出自贫苦之家,而上帝在他们童年之时已经在无形之中为之预备一切,梁发先生即其一例。他的名字是一个“发”字,“发”的意思是“差遣”,他正如施洗约翰出世时已是“上帝所差遣之人”了。《以赛亚书》中所说“我以名呼尔,尔虽未识我,我已称尔名”的话可以移用于梁发先生的身上。名哲说:“一个基督徒的人格之构成,似乎上帝在数世以前已经动手预备,为之积累家风世德和所谓‘世袭之恩典’,使时机一至,可以在这充实的根基上迸出基督化的人格来。”

第二章

梁发自从离开学塾之后,即来省城自谋生计,由此可见他的家中是如何的穷困,而此人的自立精神是如何的发达了。我们现在闭目一想,可以想见一个少年将敝衣数件卷入被内(被外包以草席)而负之以赴渡的情形。这时他才十五岁,心志尚未坚定,而竟离开父母、故乡和童年的伴侣,远适异乡,实非易事。当日同船的人自然猜想不到这小小的村童是出发去树立那改变吾华人生活的机关之基础的。舟行一夜,翌晨便抵省城。当船经过河南洲头嘴之际,此童遥望省垣,开始与西方世界接触,原来当时珠江沿岸,洋行栉比,而洋行之前又有一座西洋式的花园。洋行的数目一共是十三家,其中十二家为西国商人所设,其一则为中国商人所设。过了西濠口,又有高房多所,其中居住中国洋货商,他们负有监督外

国商人行动之责。

那年是一八〇四年，正是马礼逊上书伦敦布道会请愿来中国传道的那年。马礼逊的请愿书中有“求上帝将我置于困难最多和从人类眼光中看来最难成功之布道区域中”的话；他的请愿受了允准，而他就起程来华传道，一手树立中国改正教会的基础。

梁发最初学造笔之业，旋即弃去，而改习雕板。他在一个业师之下继续学习了四年，他的技术与年俱进。同时，他对于文学一道也致力研究，以为日后从事著作之张本。

当梁发从事学业之际，马礼逊先生来到中国，他于一八〇七年九月七日抵广州。他来的时候，那些英国船舶都不愿载他，因恐介绍传道者来华将于他们的商业上发生阻碍，于是他不得不到纽约去搭乘美国轮船。当时中国政府严禁基督教之传入。他既为他的本国人所弃，又为中国人所反对与怀疑，更为澳门的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所窘迫，但他仍坚信他是上帝遣来中国传道的人。他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船主以讥讽之言问道：“马礼逊先生，你真以为你能感动那些拜偶像的中国人么？”他回答道：“不，先生，我以为上帝能够感动他们。”他抱了这种信仰而开始他的工作。二年之后，东印度公司因为他熟悉中国文学，聘之为翻译员。他欣然接受此职，因为在该公司的保护之下，他可以把圣经译为华文。

梁发之母死于一八一〇年；他被召回高明奔丧。他大概每逢清明和新年回家一次。他那时已脱离学徒生活而做了一个正式的工人。他所挣的钱很是有限，可是他时时寄钱到家中去。那时他已经是二十一岁，但是尚未娶妻，此事可以证明他的家况之贫困，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大都是早婚的。他历年所积贮的一些钱在他的母丧中用去了大部分。丧事毕后。梁发重回省城作工。

回省以后不久，此青年雕板匠就因其手艺而与马礼逊先生发

生了接触。在普通人的眼光中看来，这个会晤不过是偶然的，其实却是神旨所定的。梁发当时在离洋行区不远的某印刷所中做工。一八一〇年九月，马礼逊先生的圣经译本已经达到可以付印的程度。他预备先印《使徒行传》一千部。这本《使徒行传》并非全是新译，乃是改订罗马教教会中的一个译本而成的。此书印刷由马礼逊先生的华人助手蔡卢兴先生经手。蔡卢兴后来自己承认他承印此书取价比较平时印费多取二三百元，因为那时他所承印的《使徒行传》每部的印刷费是五角钱，后来全部《新约》的印费也不过如此。但当时印刷工人承印圣经，乃是一种冒险的事情，所以多取几个印费，以资弥补，在我们看来也是应当的。

此事经过之后不久，清廷就颁布禁止基督教的谕旨，里面有话说：“自此以后，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洗礼也）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当时政府压迫基督徒如是之甚，无怪印刷工人非重酬不肯承印基督教书籍了。那次所印的《使徒行传》，书面上用一条假书签，以图掩饰。我们深信那次多取马礼逊先生印刷费的事情，梁发必不与份，否则，马礼逊先生以后必不会再那样信任他了。在这种危险的情形之下，他仍敢帮助外人印圣经，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为人之勇敢与富有自主精神。在一八一一和一八一二年的两年中，马礼逊先生把《路加福音》和《新约》书信之大半付印，而此等书籍之雕刻及印刷多出自梁发之手。

一八一三年，马礼逊先生的同志米怜先生夫妇来华，马礼逊先生夫妇之岑寂因得稍解。米怜先生来时，亦如马氏初来时一般，为澳门地方的葡萄牙政府和广州地方的当道所反对，不许他在中国

居留；数月后米怜遂离广州而往南洋群岛，在那里的华侨中间传道。不久，他回到广州去，献议马氏，邀他到马六甲去设立传道总机关。马六甲与新加坡相去约一百英里，又邻近那居住华侨甚多的东印度群岛，又为中国与印度间交通之大路，气候宜人，而那里的英国政府又同情于基督教。

梁发常被误认为中国第一个信教的人，但是马礼逊和米怜的来往函件中清清楚楚表明其不然。中国第一个信徒是蔡亚高，就是上面所说的蔡卢兴之幼弟。当马礼逊来华后第一年，亚高年方二十一岁，常到马氏家中听他讲耶稣，但是因为言语上的阻隔，不能明瞭所讲的是什么。后来亚高之兄雇他监督雕印新约的工程。马礼逊先生华语进步之后，亚高遂常来马氏家中听经，听得津津有味。一天，亚高拿偶像教具给马氏看，他说已信耶稣，并且相信了宣教士所说崇拜偶像是无意识的那话。一八一二年九月八日，亚高请求马礼逊先生为之施洗。亚高性情躁急，常与其兄及其同事口角，故马礼逊先生以为不如把他辞去。他的性情虽如此暴戾，但他每礼拜日必行数里的路到马礼逊先生的家中去叙会，从不稍爽。他渐渐的养成了祈祷的习惯，而自觉对于亲友等未尽其应尽之责，并自觉性情之不佳。因为他似乎有真心悔改之意，而且他所写的信仰志愿书亦甚令马礼逊先生满意，马礼逊先生就决意为之施洗。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六日，他在澳门海滨某小山山侧的泉水中受洗。蔡亚高此后继续严守他的信约，以至于死。他死于一八一九年。

有人说，蔡亚高后来被天主教徒诬告于香山县官之前，控其妖言惑众，县官将他监禁起来，后来他就瘐毙狱中。但是马礼逊的函件未曾说及此事。三年后（即一八二二年），其兄亚兴也信了耶稣，且请马礼逊为之施洗；马礼逊希望彼能真心信道，却并未为他施

洗。蔡亚高有弟名亚三，亦为马礼逊先生所雇用，他也相信福音。

当马礼逊先生遣米怜先生往马六甲设立福音堂时，曾以新约木版多组给他带往，并雇印刷工人数名与之同行，梁发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在那时候，他竟肯漂洋过海，随一外国人以远适向所未知之国土，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的心志之坚强了。他们在一八一五年四月十七日放洋，舟行三十五日始抵埠，由此可见当时船只速率之慢。

第三章

梁发抵马六甲后，不久，就成了一个热心慕道的人。此事非属偶然，他以前与马礼逊先生所发生的接触和他雕新约书板时由书板中所认识的真理都对于他的心灵有着影响。幸运得很，我们这里有着梁发所作的自述，那里面说明他所以立志信从耶稣的原因。他说：“我未信救主之前，虽然自知有罪，但不知如何而能获救。我每逢朔望，必往庙内参神，求神保佑，但我身虽拜神，而心则仍怀恶念，说谎及欺骗别人之念永不能离我之心。后来我与某传教士同往马六甲，彼常向其家人宣传由耶稣而得救之教义。我虽参与彼之叙会，然我之心实不在此也。有时我看彼等之圣经，且听彼解释，但我却不能完全了悟其意义。当我听闻传教士劝人不可拜偶像之时，我常说：‘此真是一种新奇宗教。照彼所云，则元宝、蜡烛、金花、冥镪，皆成无用，且是罪过矣。我恐佛祖将因彼等亵渎神明而降罚于其身，我且静观彼等能继续宣传此种宗教否？’

“数月之后，有一僧从中国来，住在附近之观音庙中。彼常来访我，我问彼：‘我要如何，罪方得赦？’彼答曰：‘每日背诵真言，则彼在西天之佛将赦尔全家之罪矣。如人能布施钱财与僧人，请彼为之念经，则来生可投生富贵之家，且不至受地狱之苦。’我听此

言时，一心想做一个佛教徒。此僧赠我佛经一卷，嘱我每日读一回，说如我能念至一千遍，则以前一生罪过都可以抹除。此后我遂每日背诵此经，但一日晚间独坐时，自觉生平犯罪甚多，实非袖手不做一善事徒然念经所能获救的。

“同时，我又闻传教士等由耶稣而得赦罪之说，在闲暇之时我又自己查察圣经，见经中严禁不洁、欺骗、拜偶等罪过，于是我想：‘此是一部劝人离恶之好书。而此书之教训又得耶稣之异迹以为证明，此书必为真经无疑。’此后我遂留心听人解释圣经，而安息日读经时亦更为注意，而且求传教士为我解释。我问彼：‘耶稣替人赎罪，究有何意？’传教士告我：‘耶稣是上帝之子，被遣入世，为人罪受苦，使所有信之者皆得拯救。’因我自觉是罪人，我遂问彼：‘如何方能得赦？’彼答曰：‘如你肯信耶稣，则上帝将认汝为义子，而在来世赐尔以永生矣。’

“回房后，我自念我是一个大罪人，如不赖耶稣功德，上帝又焉能赦我？于是我遂决志为耶稣之门徒而求受洗矣。”

以上是最有价值的个人证道谈。梁发是富有宗教天才的人。他深觉其所负的道德责任，并自觉为一有罪之人。他诚心要在佛教中寻赦免之道，却是找不到。他的心灵中久有归附那主张公道并能赦免信从耶稣的人的罪过的上帝之念。他到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寻得了上帝，找到了最后之真理，找到了胜利的生活之路。

梁发之悔改信主，自然还有别种原因，有些原因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些原因他虽然知道而未在他的自述中提及。他被雇雕刻米怜牧师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记》的板本；这本用简明的华文写成的大传记对于那雕版者的善感之心必大有影响无疑。《四福音》的断片叙述常不能与人以深刻的印象，倒不如那有历史和地理背景并且附着详细的注解的故事之能使人清楚地认识耶

稣。而且初期翻译的新约，因译笔之拙劣，新名字之迭出，加以当时尚无良好的教授方法，所以这书是十分之难懂。米怜氏的书却无《新约》译本之弊，因他并不一味图谋译文之准确而致牺牲语句之流利。这本有系统的《耶稣传》无疑地是最感动梁发的易受感化的天良和追求真理之心。

可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这印刷工人只读过米怜氏的那一本书；他是曾经读过那位传教士用自己的人格来翻译的《耶稣传》的。他常在那传教士家中作客，在那边，他初次见到了基督化的家庭生活。天真的儿童能够吸引这孤寂之人，而米怜与彼结伴经过马六甲时在途中所生的孪生子尤得其宠爱。他每日参加那所有家人仆役都参加的家庭礼拜，听那属神之人祈祷讲道。《米怜传》中曾有下面那样的一件事情：当他第一次在伦敦布道会中的苏格兰委员会前请求来华布道时，众委员都以为那样一个粗鲁的少年不堪来华担任传道的工作，但听到了他祈祷之后，众人就确信其能担当此职了。

天父的圣灵在人类的一切作为之上，而指导着那些作为。他的救人的计划包括他那些生在中国地方的儿女在内。他选择一个而加以栽培，使其建立“人间的天堂”之基础。

第四章

梁发受洗的情形详细记载于米怜牧师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号礼拜日所作的日记中：“今日十二时我以三一神之名为梁公发——通常称梁亚发——举行洗礼。此礼是私下在传道所的一室中举行的。在未施洗之前，我曾经与彼作庄重的谈话，教导着他，并为彼祈祷，以预备彼接受此神圣之教仪。这种准备的工作用去了许多时光。我看到他诚心要做一个基督徒，就给他施了洗。我希望他

的思想行为之改变是由于真理之影响，但是人心这样东西除了上帝之外谁能测知？我曾经私下问了他几个问题，以为试验，并且特别为他编了一本简要的问答体的小书，给他阅读，并嘱他逐条想过。他是广东省人，年纪三十三岁^①，未有家室，除一父一弟之外，并无其他亲属。他受过普通教育，能读普通书籍。他的心志颇为坚定，他更有节俭的习惯，他不像普通一般中国人那样善于应酬。他从前很是刚愎自用，很有些令人讨厌，近来却改好了。一八一五年，他伴我由广州来到马六甲，一天，他告诉我说，他曾被雇雕刻我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记》；至于他是否是看了这本书而受感动的，那我可不敢断言。当我与他谈起他从前生活的的时候，他说：‘我难得到庙里去参神拜偶。我有时虽向天祈祷，却无虔诚之心。我虽不犯极恶大罪，但饮酒和其他类似的罪过则在所不免。我未来此地之前不知有上帝，今则急欲奉事之矣。’他要求在正午十二时受洗，这个要求的动机何在，我不能断定，据他说是‘因为正午时日影不偏不倚’，但照我猜想起来，那是因为他的心中仍存有中国人的那个牢不可破的择日的迷信。我告诉他说，在上帝的眼光中看来，此一小时与彼一小时毫无分别，他既然做了基督徒，则应视任何日子任何时间都是一样，只有安息日是稍微不同一些，这日是特别划出来为奉事上帝之用的。我知道这种迷信一时难从一个初信真道的异教徒的心中除去，又知道让他加入教会并为他举行了圣礼以后，这种迷信自然会破除无余，不宜因此小事而迟迟不举行那圣礼。”

这个生于我们之前一世纪的传教士在上面那种态度中显出了他的仁慈与智慧。也许梁发先生诞生的时辰是正午十二时，所以

^① 据本书第一章，梁发出生于 1789 年，此云 1816 年已三十三岁，当系误记——编者注

他选择这个时辰以举行其第二次诞生的圣礼。又或此人以为日中时是开始新生命最适当的时间，也未可知。这些揣测可以解释他所以选择那不偏不倚成一直线的日影的缘故；马六甲地近赤道，正午时日影确是垂直。此事使我们记忆起《雅各书》一章十七至十八节的经文来：“凡美善之施，纯全之赉，皆由于上自光明之父而降。彼无变易，无移影，且循己旨，以真道生我侪，俾其所造者犹初实之果焉。”现在勿论他所持的是何理由，那传教士的默许此种无害的要求实在是很有智慧的。教会接纳异教信道者入教，不可把标准定得太高，否则就要生出许多的障碍来。在东方传教的一般外国传教士固执西方人入教时的习惯，结果就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入教。米怜先生做了一个好榜样给我们看：他叫那慕道者认清楚他所取的步骤，但是他并不等到那慕道者有了丰富的宗教经验时始为之施洗。一个信道者最重要的事情是立志，至于高深的造诣，则他将来受了基督的恩助和教会的指导以后自然会得到的。

以下是米怜先生对于这慕道者所发的问题和这慕道者的答案：

问：“你是否诚心离弃偶像而来事奉真实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

答：“我是诚心的。”

问：“你可知道你是有罪而不能自救的罪人吗？”

答：“我知道的。”

问：“你是否真心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和世界的救主而你是专靠他来救你的？”

答：“我真心相信。”

问：“你做基督徒，目的是否想借此而获得何种世俗间的利益？”

答：“不，我所以受洗，是因为觉得那是我的天责。”

问：“你是否从今以后直到老死，始终虔守上帝的诫命，且以正义待人？”

答：“这是我的心愿，只恐力与愿违耳。”

上面的问题与答案能够表出双方的心事。我们再难找到比那五条更基本更概括的问题了。米怜在他那篇记事上加添下面的几句话：“在我一方面，此次的圣礼使我得到一种喜惧交集的情感。他是这新枝上的第一只果子，希望他能守信至死，使日后有丰富的收获，使教会中人快乐，增加基督的荣光。”梁发此后的生活足以证明他那天的受洗实出于至诚。他从未开过倒车。

第五章

受洗之后，梁发继续与米怜牧师共事三年。但“彼已不再为仆，而是较仆人尊贵之兄弟矣”（语见《腓利门书》）。他过着严格的基督徒生活，学道至勤。他对于传播福音的各种工作都感到兴趣。这时米怜先生办到了一部印刷机和两副英文和马来文的铅字，教他的印刷工人学习排英文字和用印刷机印书，但印刷中文圣经则仍用木板。他看到马礼逊先生在澳门和广州所遇之阻难，就愈相信大部份的印刷工作应在马六甲举办。

一八一八年九月十日，英华书院在马六甲举行奠基礼。在该书院未开办之前，米怜曾试办一学塾，初时无人来学，于是他就想出方法来，每星期给那些学童一些补助费，使他们高兴来学。后来他渐渐得到了学生们的家长的信任，始开办此校。香港属英之后，此校遂由马六甲移至此间，仍称英华书院，至今存在。

一个中国人寄寓异国，实难觉得完全快乐，梁发之心常悬念其久别之家人。他那孤寂之感因一八一九年三月中一个挚友之去世

而更增加。那个挚友就是那教他如何建设一个基督化家庭的米怜夫人。米怜夫妇平日情爱极笃，夫人死后，米怜先生痛悼万状，他此后所作的日记上常有血泪的痕迹。也许这小家庭所遭逢的不幸事故是使梁发先生渴念他自己的家庭更甚。无论如何，他在米怜夫人死后一月，乘船返广州。

他回到了故乡高明县后，看见他的家人和亲友都为偶像所迷惑，大起怜悯之心。他在这时结了婚。举行婚礼时，他也许仍奉行那些附属于华俗婚礼的迷信举动；至于拜偶一事，则我们能够断言他一定是坚决拒绝的；我们更想像得到，他的坚拒拜偶一定使他的老父和亲友们心中不悦，而婚礼和婚宴中的欢乐景象也一定不免受到影响。说起举行婚礼时拒绝拜偶，我就不禁联想到中国第二位牧师何进善的结婚来，原来他在结婚前数日看出他的戚属们预备在举行婚礼时强迫他拜偶像，他便悄然逃至香港，后来他的戚属们允许了不强迫他拜偶像，他才回家完婚。

梁发一心要拯救他的本乡人，因此就做了一本布道小书，里面讲到偶像之无用与改信基督之必要。此书名为《救世录撮要略解》。书中除正文外，还附了经文数段，祷文数篇，圣诗三首和十诫。此书篇幅只有三十七页，但它是第一本用中文写成的改正教布道书籍。他把原稿带到广州去给马礼逊先生看，马礼逊先生很称赞此书，于是他就将此书付梓，印刷二百本，以备分赠亲友。此书大概是在他以前服务的那片店里印刷的。人心不测，梁发印刷布道书籍的事竟有人拿去报告当地官厅，官厅得报以后，立刻派人来捕梁发，将他的人连同他的书籍印板一并解到县署里去。在此事发生之前二年，马礼逊先生也曾因印行他的《英华字典》而受官厅的干涉。马礼逊先生的那件事情，是因为当时有几个印刷工人因事口角，其中一人因为要向他的对方报仇，就把那印书的事情

报告县署，县署得报告后，就立刻派人来逮捕印刷工人，把印刷工人和印板一并解官；至于印机和铅字，因为那些是东印度公司的东西，所以未被攫去。当地总督下令，以后中国工人不得协助外人印刷中文书籍文件。当时蔡亚高和他的长兄闻风逃逸，未被捕去。此后马礼逊先生出于不得已而教授葡萄牙人雕刻中国字，于是《英华字典》方得出版。梁发这件案子之发生，也因有工人向官署密报之故。书籍木板被毁，梁发则被囚禁。他在狱中回想自己的作为，对于其计划之突然失败觉得百思不解。他与一个以前曾经跟随米怜牧师之人同时被捕，两人受不过虐刑而招出他们所知关于马礼逊和米怜的事情，并供出曾受米怜牧师雇用的华人姓名。县官取了供词，立刻派人到东印度公司里面马礼逊的房中去捕蔡高之幼弟蔡亚三（当时蔡高已经去世），幸亏马礼逊将彼藏匿于其卧室之中，始得幸免。梁发先生在县官之前力证他所印的小书不但并无教人为恶之处，而且是劝人为善的。县官说：“你的书胡说乱道，并无意义，不足计较，但我因你的离国出洋而罚你。”说完，即吩咐衙役说：“打他！”当时中国移民律有这样的一条：“凡军民人等私自出洋贸易及迁往外洋群岛居住者，治以私通敌人之罪，为首者处死刑。”此律至一八六〇年仍然存在，但从未实行，只为地方官吏向华侨敲诈财物之工具而已。梁发被衙役用竹片在腿上毒打三十大板，血从两足流下。他在狱中自思他印行那本小书而将基督的真理介绍与他的国人，实无可罪之处，他所以受此纒继鞭笞之苦者，实在是上帝欲以劳其筋骨，苦其体肤，而降大任于其身耳。马礼逊先生向有力的中国商人极力运动，请求营救。最后梁发出了罚金，并且具结以后永远不在广州工作，然后始蒙释放。他在马六甲地方所积贮的一些钱本来预备为他父亲建屋之用，这时不得不拿出来移充罚款。马礼逊在十一月十四日的日记上说：“我甚喜此中国基督徒为

基督而受苦，非为已罪而受苦。我们一般人和他本人都不必把他那入狱之事引为耻辱。在基督福音散播此地之初，必须有殉道者之血以为灌溉，然后福音能广布四境。”梁发先生在自述他那次的经历时说：“我不敢违背基督。”他得释后，即回故乡，与其家人亲友团聚了四十天。

第六章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圣经全书的翻译告成。旧约中从《申命记》到《约伯记》的那几篇是米怜先生翻译的。梁发先生除雕板与印刷之外还有什么襄助马礼逊先生与米怜先生之处，我们可不得而知了。格拉斯哥大学因为米怜先生曾参与那伟大的工作，赠以神学博士的学位，以示奖励。一年之前，该校以神学博士学位赠马礼逊先生。梁发先生一旦得此完全无缺的华文圣经，其快乐可以想见。

一八二〇年春，梁发重往马六甲，与米怜牧师共事一年。后来他又有不得不回华的缘故：一则，他那住在高明地方的妻子将要生产了；二则，他鉴于米怜夫妇两人之和合，就决意要去引导其妻信主。他回家后，常向其妻读经，并为之解释，又常与伊同做祈祷，有时则独自为伊祈祷，后来其妻果然信道，使他异常欢悦。她是中国第一个信奉改正教的妇人。但是当时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谁来为她举行入会圣礼？如果到广州或澳门去寻马礼逊先生，则长途跋涉，在那时候实多困难。再三思维以后，他就决意自己来举行这圣礼，并且为他第一次为基督而获得的胜利品施洗。他在村舍内的一个陋室中举行圣礼，用饭碗来代替洗礼盆，在场者只有他们夫妇二人。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他最先选读了几段圣经，然后作一回恳切的祈祷，也许他更唱圣诗一首。当此无知村妇誓从基督

而由身为工人之丈夫将水洒在她的头上的时候，那世间的一切番皇伟丽的礼拜堂都不若此村舍之配称为上帝之室了。后来梁发回忆这神圣的时日，说道：“从此以后，我们夫妇两人一心一意奉事唯一生活着而真实之上帝，世界之唯一主宰，且切愿尽力使我们四周迷信偶像之人回心转意奉事上帝焉。”梁发之妻姓黎。

梁发既使其妻信道之后，就想去感化国人，使他们都信道。他决意把他从福音中所得到的宝贵教训分与别人。但是他知道，要作一个传道的人，必须有充分的预备，他与他的夫人商酌，预备再到马六甲米怜先生那里去继续学道，他的夫人极表赞同。一八二一年，这第一对中国基督徒夫妇遂为福音之故而告别离。梁发到了马六甲那里，米怜先生接待之如兄弟，赞成他专心研究圣经。此时米怜先生的身体已很不健康，第一个原因是他所负的责任多而且重，第二个原因是他爱妻之死亡。他患肺病甚剧，常咯鲜血。他曾往庇能养病，后返马六甲，在一八二二年六月二日上殉职而死；死时只三十七岁。他是一个热情、进取而有决心的人，他深信传道事业之进行就是天国之进行，虽水火在前亦不能阻止他的进行。他惯常说：“当我深信一件事情是合于正义的时候，我必不辞汤火以赴之。”他曾翻译圣经的一部份，前面已经说及。他又编辑一种华文月报，名字叫做《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由英华书院出版。他一生译著了许多华文小书，其中有一种名叫《两友相论》的，至今仍为最有效用的华文布道小册。此书作于一八一八年，翌年出版，出版印了两千本。但是米怜在他献身为传教士的短短十年中所做的一件最伟大的工作，就是感动及获得梁发其人。

梁发自其友米怜先生去世后，自觉无逗留于马六甲之必要。以利沙已获得以利亚之精神而亟欲将其教训传与他的国人了。马礼逊先生论及其同事米怜时说：“世间无较彼更热心之传道者矣。”

米怜死后，他心中的火焰在梁发心中重燃起来。梁发回故乡去时，家人看见他依然健在，甚为快慰。他屡次设法劝他的父亲信教，但终归徒然。

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日，梁发将他的幼儿进德携至澳门马礼逊先生之前求洗。马礼逊先生记他的事说：“噫！此微小之基督教家庭，其将为在此异教之国土中传扬真理之工具乎？”

梁发打算在马礼逊先生处继续研究神学，可是不幸那年十二月马礼逊先生要离华回国去了。马先生来华后，孜孜矻矻，继续不断的工作了十六年。三年之前，其妻去世，其子女辈亦先彼而回英，他此次回国，预备在祖国作短时间的逗留，打算于一八二四年底重来中国。他在这十六年中完成翻释和印行圣经的伟大工作，此外编辑了一部《英华字典》；他兼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贡献甚多。他最大的遗憾是不能留下一个传教士来继续他在广州和澳门所做的传教事业。他曾多次向英美教会请愿，请他们派遣传教士来华，但终归无效。在此情形之下，梁发之回中国使他非常安慰；他知道此人严守信仰已经有了七年之久，道心必已极坚。在起程回国之前，马礼逊先生封立梁发为传教士，嘱彼继续相机进行传道工作。梁发自述此时的情状说：“马礼逊先生以手按我，封我往四处各方向人宣扬福音真理。”自此以后，以至于死，他的薪水由伦敦布道会支发。

第七章

马礼逊先生在英逗留过于其预定的日期。一八二六年九月十九日，他始携其新夫人及幼儿抵澳门；原来他在假期中续了弦。在这长时间中，梁发先生的工作如何进行，并无记录可考；当时邮政不发达，所以他没有方法寄报告书到英国去。马礼逊回华后，梁发

始向他面陈数年来努力传道的经过。马礼逊先生发现他的住宅和家私因无人看顾而致朽烂，而他的书籍亦为白蚁所蚀，一时心中颇觉郁郁不乐，可是他与梁发先生相见时所感到的那种久别重逢之乐使他顿忘一切不快之感。他感谢上帝，并且恢复了勇气，准备继续努力。他和梁发同做祷告，感谢上帝保存他们的生命，并且保存他们归向基督的意志。在马礼逊回华后的第二个星期日上，马礼逊又照常举行礼拜叙集起来。他写着下面的话：“亚发示我以一华文小书，盖《希伯来书》注释也，此书是彼在我回英时所作，此书之目的盖欲将彼在米怜先生处所得之宗教观念传与非基督徒也。我曾读其一部份，知梁发实有一些心得，虽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中国固有之异教色彩，但由此可证其对于圣经实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彼又作一称扬基督教之短论，名为《真传救世文》。”

这位传教士所评摘的那种“色彩”不一定是不良之物，那是现今中华信徒所极力主张的地方色彩，也就是本色教会的天然记号。一个中国传教士而不用中国人历来所用的宗教名词为宣扬基督教的工具，那是可异的事情，而且除了用固有的宗教名词之外，那传教士实在也没有别的方法使一般人了解他所讲的道理。

马礼逊先生对于梁发先生的鞠躬尽瘁为基督教宣劳，表示十分满意。关于此事，他写着道：“在此充满偶像及拜偶者之国土中，上至王公，下至乡愚，皆反对及窘迫基督之门徒，即使有许多尼哥底母或如作《教会历史》之米怜氏所谓‘异教之基督徒’（意即未有完全之宗教知识及怯懦而不敢直认为基督徒之人），亦不足为奇也。但于此有一人焉，彼之为基督徒系出于己愿，而又能公然承认其信仰。此人为谁？则梁发是也。我知彼之热情有余，而深思不足。”

一八二六年，满洲政府在《大清律例》中加了下面那样的一条

条文，说：“如有外国人在华地宣传天主教，或秘密印刷书籍，或聚众宣传，蛊惑多人者；又如有满汉人等受外人指使，宣传彼等之宗教，或秘密改用洋名，迷惑多人，经审判属实，为首者绞立决。如有宣传宗教，迷惑多人，而不改称洋名者，绞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悔改自新者，充军土耳其斯坦，给与能以强力令彼等改正之回教徒为奴。”可是，政府所用的手段虽这样酷烈，那大无畏的宣教士梁发仍不为吓退，他悦纳马礼逊先生的指导教训而继续进行他的工作。

是年十一月，梁发先生第一次致书伦敦布道会，以后他陆续写了许多书信去，可是那第一封信可以代表他所写的许多书信。此信经马礼逊先生译成英文。信中说：“中华基督教之初实梁亚发致书于伦敦布道会列位英国信道兄弟。我侪虽分居异地，各未谋面，但我侪既同信我主耶稣，则久已心心相印矣。因我侪所信之道一，心一，望亦一也。故我梁亚发与列位老先生及一切信主基督耶稣之人在基督中实同一体，因我侪虽各不相识，但我侪之心则一也。

“因此之故，我谨致书问候在大英国居住而诚心信从我主耶稣之先生与教友，愿尔等平安，愿尔等平安！”

“当最上之主欲令一人一家或一国悔改信从真道时，彼用其奥妙难测之神旨召人宣传福音，并召人信仰及服从真道。我梁亚发之所以得闻福音真道，全家信主，亦由于至高上帝神旨。彼感召老先生马礼逊与米怜来华向我宣传及解释福音真道，同时又感召我梁亚发听信及服从之。《罗马人书》十章十四节曰：‘未尝信之，何由吁之？未尝闻之，何由信之？未有宣者，何由闻之？’

“世界各国，宗教繁多，但无一能与福音真道相较者也。我如今不汲汲于寻求此世之福，而自愿在传教士之门为弟子，透习真道，且将其宣扬于我祖国人民，使彼等亦得闻此大喜之信息，相信且服从之。我希望我之同国人悔改向道，丢弃彼等之铸像，崇事天

地万物之主。

“但我侪中国人，由上至下，各种各界之人皆已久为罪恶所迷惑，且极端自高自大，福音真道对于彼等是一种新异之训，而中国士人学问之传授，其习惯又与别国不同，所以我恐德薄能浅如我者，实不足以教导彼等也。我惟有竭力尽心，且望至高上帝用圣灵之影响以感动人心而已。

“但现在虽或不能有伟大之改变，在我侪生前之时日，不能见我侪努力之结果，但我侪仍继续将福音真理传与别人，希望子孙后代之世，人人能悔改归主也。

“故我恳切祈求所有老先生及所有真心信主之人，有德行者用彼之德行，有钱财者用彼之钱财，本博爱之心，将福音真理广播各地，使所有人类皆悔改归主，庶不致辜负至上主所显示之救赎世人之恩德；反之，我侪可由之以尽我侪之义务，到来生之时，可望我侪之主赐我侪以无穷之天堂幸福，此时我侪可以永享安息和欢乐矣。愿我主耶稣基督之安康永与列位同在。亚门。”

这样一封出于真诚之基督徒信函，一定给了该会的主持者以极大的安慰和感动。

第八章

马礼逊先生每年自八月至三月住在广州办事，夏季则与家人在澳门欢叙。当时外国妇女不准在广州的洋行区域居住。梁发住在澳门，从马礼逊先生学道。马氏在一八二七年九月十八日那天写下一段话，论及梁发的工作和人品，其言曰：“梁发已与我同住了一个夏季，他曾读过圣经的大部分，且每日前来求我为之解释其不能了解之点，退而将所得以笔记之。亚发最长于祈祷，当彼跪下祈祷之际，最能显出彼之虔诚。彼天性暴躁易怒，而彼之态度又常

为彼之国人所不喜。因彼公言他是基督徒，故我家中之非基督徒工人咸讥谤彼为背弃历代祖宗所信宗教之人，且为卖国奸贼。梁发曾取保罗致罗马人书而意译之，此书对于我辈外国传教士甚为有用，因此书提示我侪以适用之字句，且使我侪可自评其观念之错误而改正之。前一二日，梁发及一美国青年与我等共同纪念耶稣受死，在五人之会议中，有三个相隔最远之国家之人，有属于东半球者，有属于西半球者。”

同日，梁发又致书一封于伦敦布道会的司库，此信的华文原稿现仍保存在该会的案卷中。现将此信原文抄录于下：

“学善者梁发拜书奉与

英国京都传福音会众位老先生及凡敬信主耶稣者之尊前请安请安。愚感蒙吾主变化全家之大恩，实万分侥幸之至矣。然既受吾主之大恩已为幸矣，更贵乎遵主之诫律而行之，才算为尤幸之至矣。但主诫命律之中独以真道之义存心爱己及爱人而已，且爱人者莫切于以真道之义教人知识造化天地人万物之真神主，及知敬信吾主耶稣，求获灵魂之救，才足尽爱人如己之义。是以愚见本国之人独迷惑而奉事之偶像，不知有独一位主宰真神，更不知人有个宝贝的灵魂，故感动激励于心，甚欲学明真道之义，劝教本国之人，弃假归真，庶不辜负真神主造养之恩，又不负吾主耶稣代赎罪救世之德，尤不忘贵国众位老先生万里重洋来到敝国苦竭心志，翻译福音真道之心。更兼十数年以来，破费十余万白金，悉系贵国众诚信者广发仁爱之心，爱人如己之盛德，而本国凡敬信吾主耶稣者皆仰沾此大恩矣。况且贵国贤人君子尚有如此爱人之德，而愚本国之人反不爱本国者，岂是属吾主之民乎？缘此，愚今在老先生马礼逊门下，习读真道，一载有余，幸得老先生马礼逊循循善诱，博文约义，顿开茅塞，略知福音真道之义，第见真理无穷，其境难尽，

愈思愈深，欲罢而不能，是以日夕早晚，切求上主施赐圣风之德，启愚灵心，竭尽吾才，或能学习于一二，可以遏欲寡过，正己修身，或以之劝众教人也。虽然愚思学道或者容易，恒心守道而行者甚是难矣。故愚心虽愿学道传世，而犹恐力行不足，反害真道之义，故此敬拜手书，恳求贵国众位老先生代愚祈求上主赐圣风加我智力，使我得小心谨慎，不致违背真道，然后或者可以教人。但中国之人，教门繁多，繁华之地，人心傲倨，欲速变化其心归向真道，诚恐未能有效，不过学明真义，恒心固守而行之，令人观感动心，更求上主变化人心，则容易劝人敬信之矣。只因中国之人往往胶固在万样偶像，根深蒂固，忽然欲拔除改变之，亦不容易矣。更兼真理之道，新听异闻，况且近被西洋天主教有些秽黷之谣言，已经拒绝人心之路，说道，凡有人耶稣天主教之人，其妻任从巴地里（即神父）宠幸与之同宿，死了之人亦要抉去眼睛才给埋葬。又说，耶稣天主教每人每月有粮银数元发给。是以中国之人因被天主教败坏福音之真，纵有良善之人欲想敬信之者，听此怪诞之谣言，则不敢敬信之，故此福音真道却被天主教之名声塞断真路，以致传福音之道有如此多般阻碍人心，故难得多人敬信之矣。但虽如此，愚示恒心，竭力学明真道之义，笔之于书，存心恒守而行之，令人观看触目，或者可以感动人心，更哀求上主赐圣风变化人心之意，则富贵贫贱之人必然兴起而敬信之，如在《希比留》（即《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一二节云：‘盖将来从极小至极大，都认识神，且神亦必施慈悲以恕世人之不义也。’因此更仰望贵国众位老先生及凡敬信吾主耶稣者尤要广发爱人如己之盛德，以普天下万国算为一家之人，更资助福音真道播散于宇宙之内，使人人得主上主而独尊敬之，又知有救世主耶稣，敬信之而获灵魂之救，庶不辜负吾主代赎罪救世之恩，而贵国众位老先生及凡敬信吾主耶稣者若有此爱

人如己之大德，则至来生亦必在天堂永享安乐之真福于无穷之世也，亚门。《厄拉氏亚》(即《加拉太》)第六章九节云：‘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拜书奉上英国京都传福音会众位老先生及凡敬信主者尊前均鉴。

道光七年孟秋吉日后学侍教弟梁阿发顿首拜书。”

梁发在那年九月廿六日辞马先生而归故乡，当时他十分惜别，至于哭泣，原来他感伤他不能为主获得悔改之灵魂。他决意著作布道小书，分与国人，觉得这是传扬圣道最能实行的方法。马礼逊论及此事时，曰：“如英国教会不襄助款项以印刷小书，则彼等又何能达此目的呢？”

回乡后不久，有一事足令梁发增加其勇气，原来他的乡人中已有预备接受真理的人了。有一个名唤古天青(译音)的少年对于圣道很感到兴趣，梁发设法和他同居，于是他们就常有会共研真理。一八二八年正月某礼拜日，此新信道者就由梁先生为之举行洗礼，古先生曾致书于马礼逊先生，说：

“世界人类道德之坏，皆病于人无自知之明，且太狃于此世之恶习。数月以来，我与道兄不问朝夕，共研真道。彼云，真道最大之源是由天而来，最古之教训虽中经许多流别，但皆诏我侪以天地间只有一神。一闻此说，我遂立忆我从前所犯之愆尤与罪污。我欲寻赦免之门，但不知其路，幸而得吾道兄将此路指示于我。彼曰：‘尔之罪虽重如泰山，如真诚悔改，信赖救世主耶稣基督，则尔罪将被涂抹，而尔获永生之赐也。’因此我敬谨倾心信服，且接受洗礼来洗净我之罪污，望由圣灵之恩在我心内种下善根，且助我结出圣果也。”

梁先生因与古先生友善，就同他合设一私塾。那私塾是中国内地第一所改正教教育机关。梁先生利用中国历来尊师重道的传

统一思想以进行传教的工作。

他仍旧时常教训他的家人，且常向其乡人宣道。当七月孟兰节之时，他曾致书马礼逊先生论及四周人等之迷信，说道：“当我见彼等作此无识之举，我心甚为伤痛，不知所为。我只能日夜默想及注意我自己之行为，坚心严守真道，向上主祈祷，求彼早日感化人心，使彼等改变，引彼等出永苦之路而复趋正轨而已。”

魔鬼正在侵袭各家的人，不愿他的堡垒为梁发施孩童以宗教教育的手段所攻破，于是就有人起而反对这学塾和这学塾里面的先生。梁发被指为宣传迷信，且将其国卖与外人。他的学塾被解散，而他自己有性命之危，不得已而逃至澳门，在马礼逊先生家中避难，且喜有机会从事研究圣经和著小书的工作。

在一八二八年马礼逊先生向伦敦布道会报告梁发先生的工作的布告中，说梁发先生在主办学塾和向其乡人传道之外，还著有大批布道小丛书，此类小丛书共有十二种。其中一种是为儿童而作的基督教问答书，其他则都为回答他的非基督教友人所发的反对基督教的问题而作的。第一种反对是：“既然救主是天地之主，且无所不能，又何故投胎入世为人，以自污辱其最神圣之神性乎？此种说法，实与真理极相矛盾者也。”第二种反对是：“既然福音是最美之道，而上帝又是无所不能，为何彼不感动皇上之心使之下令人民一体遵守，而反用汝等下流之人为之宣传乎？”梁先生在此等小书中解答种种质问，且忆述他向各种人传道时彼此的对话。当他向人传道时，有人对于他热心这新奇的教义，施以冷笑；有人在他指出偶像的虚妄时表示愤怒；其余则都接纳真理，并且觉得他所提出的教训有可实行的理由，同时却又觉得他所反对的思想深入中国人的心中，恐非人力所能破除。马礼逊对于此等有价值的小书甚为爱悦，他将这些小书的原稿送至马六甲英华书院为之校正。

付印。

一八二九年中，梁先生大部份时间是住在澳门。彼教授一班儿童，同时又自习圣经与著作传道小书。此时所作的小书，其目的在乎解释基督教真理之系统，并且以此为根据而批评迷信之虚妄及迷惑人心。这些小书做得极好，诚如马礼逊先生所说：“实远非欧人所能及也。”那年十二月，梁先生辞别马氏，欲往印刷其所作小书之两种。关于此次的分别，马礼逊先生曾有下面的记录：“彼临别时之祷文甚为妥适，且清楚显出彼之心是在彼之工作中，同时亦显出彼有祈祷之习惯。彼想各地基督徒代彼祷告，使彼可以忠心至死。愿上帝祝福之，且使之为人类造福。”

一八二九年春间，英国画家程耐里(Chinnery)为马礼逊先生画一画像。这幅画像中画着马礼逊先生和他的华人助手二人，有人误以助手中之一人梁发先生。湛约翰博士说，那坐着的老者是陈老宜，立着的少年是李十公。少年的父亲是天主教徒，曾在葡萄牙留学。

第九章

一八三〇年之春，这小小的教会又加了一个新基督徒。这人是屈亚昂，曾在马六甲为传教士，做过多年的印刷工作，他乃是梁发先生的业徒。从前他极懒惰，无力赡养妻子。但自在澳门马礼逊先生家中受洗之后，他就回家劝其妻停止崇拜偶像，而赖耶稣赦免其罪。当他跪下祈祷时，他的妻很以其不用香烛为奇，并且责他拜奉洋神。她向她的邻里申诉，说她的丈夫已经离弃本国的神明而拒食祭拜偶像的祭肉。她诟骂和讪笑他每晨早祷，说那早祷将与她以不祥。屈昂所以有这坚决之心，大部分是受梁发教训的影响。他在他信道后，就立刻要把福音带回他自己的家中去，亦可

见梁发对于他的影响之大了。屈昂后来与梁发同事，襄助他办理传道和文字工作。他自一八三一年起受雇于伦敦会，直至垂老。他在马礼逊先生的长公子马儒翰(即约翰君)处学习石印术，常在澳门印刷布道小书，分送与他的亲友。他曾印行许多一面经文一面图画布道单张。他虽屡受反对与侮辱，却仍以能将救主之道稍为推广为乐。综屈昂之一生，其忍耐与坚信，使马礼逊先生异常满意。马礼逊先生死后数年，屈昂在无意间得罪了一位朋友，这人到政府里面去告发他与外人交通。他得知政府已经出票捕他，就潜逃到泊在伶仃岛的英国船上躲避，一八三六年，从那里逃到马六甲。他在马六甲忠心工作，一八四四年传道总机关迁到了香港去，他就和理雅各先生同回香港。他住在医药布道会的医院中向病人传道。合信医生力证他性格优美，办事忠诚，且有能干。

在一八三〇年除施洗与屈亚昂之外，还有一件对于中华基督教会很有意义的事情。美国第一位传教士裨治文牧师以是年二月抵广州，而雅裨理(Abeel)牧师亦由美国来华，在黄埔地方做外国水手的牧师。三月廿五日，马礼逊请这两兄弟到他家中来和梁发相见。裨治文牧师和雅裨理牧师都遗有他们在这次会晤中所得的印象的记录，都说：“梁发很像耶稣。”在相别之前，梁先生用华文读了《路加》十章，用第二节“穡多工少，宜求穡主遣工力穡焉”为题，作一简短的谈话，讲毕，他们一同跪下，梁发先生领导祈祷，在他们未起之前，由马礼逊先生将梁发的祷文译为英文。马礼逊告知这二位美国友人说：“梁发的祷文与一般形式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不同。梁发的祷文适合于当前的环境，使听者觉得那是出于真心的。”这次是美国教会与中国教会的第一次直接会面，而此两位兄弟听了梁发的话，就更确信其职责和使命的重要。

在伦敦布道会的案卷中，有一本梁发的日记，——从一八三〇

年三月廿八日(即在马礼逊先生家中与美国人会晤之后数日)起记到十一月六日,——其中记录他这几个月中的工作。从五月廿八日到七月十四日的六个礼拜之中,梁发与屈亚昂同往广州西南二百五十哩的高州传道,在这次旅行之前,他偕同屈亚昂回到高明地方他的家中去住了几个礼拜。他在此时作成几本小书,名曰《真道寻源》,《灵魂篇》和《异端论》,板雕好后,就与屈亚昂在家同印这些小书,印好后,将它们放入箱中。

一天,梁先生读经读到《罗马》十章十四至十五节,心内暗想道:“如今我已得神风(按即圣灵)之恩,感化了灵心,略明福道奥妙之意。况且有宣传福道之责任在身,若静坐而不出门宣道劝教各处之人,则各处之人焉能得知福音之义?我不宣传福道;这样之罪何等重乎?”于是他就立志研读圣经,预备出外宣传福音。第二日,当他读完《创世记》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跪下去祈祷,求上帝赐以圣灵之洗,使他更能明了圣经奥妙之意。他说:“我常存心目于圣经奥妙之旨而不忘记之,乃可以为宣教人也。”由于此次新立志之感动,他就重新再将全部圣经读过。他用八天的功夫读完旧约,再用两日的时间读完新约。

他们到高州去,其目的是要把基督教书籍分派与由各县来城的生童。他们在来往沿途所经过的墟市中派送布道小书。在高州一个城中,他们已经派送了七百多本,大部份是送给来城投考的生童们的。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中华使徒的远见卓识实不亚于其热心。他知道如要将福音传播于中国各处,那末,必须先影响其士子。回广州后,他们继续在学院前派送书籍,于是这些由全省各地前来的青年都得了福音书带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了。

在他的日记中,最有趣味的是关于家庭生活的描写。例如:有一次,礼拜日说教,梁先生特向他的夫人和儿子解释《马太》十章的

意义,告诉他们,救世主在世之时如何遣派门徒出外到各处去宣传《福音》。又说,等他所作的小书雕板完竣,印刷成书后,他和亚昂也要学当日的使徒出外传道,将这些小书分送与人,并且向那些肯听《福音》的人宣讲真理。在起程之前,他又向他的妻子解释此去之目的,嘱她们不必为之忧虑,因为他们去办上帝的事,自有上帝日夜护祐,若有忧虑时,那末,最好是为他们祈祷。第二天礼拜日,他在早祷时以《使徒行传》十四章卅二节“坚门徒心,劝之恒居于道,言我侪人上帝国必历多艰,”为题,午后则以《哥林多前书》二章“兄弟乎,我素就尔,宣上帝之奥秘,不以高言峻智;盖我定意于尔中,他无所知,惟耶稣基督与其钉十字架耳。我偕尔时,荏弱惊惧,战慄不胜,且所言所宣,不在智之婉言,惟在神与能之阐明,令尔之信不在人之智,乃在上帝之能,”为题。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到他用何种道理来安慰和鼓舞其妻子,教训和感动他的同伴屈昂,和修养他自己的身心。礼拜一早上,他们就起程,效使徒的模范,以作其初次的传道旅行了。

别后三月,再回家中时,他又这样写着道:“到家中见男女老小之人俱各平安,心中欢喜。坐了一回,即与妻,儿子,拜谢神天上帝保祐平安之大恩。”

梁发夫妻间的互助了解可于下面一事证明:七月十五日盂兰节,梁发与其妻论及这天世人花费钱财,超度鬼魂的愚蠢。他说:“这样妄耗钱财的事,个个人欢喜去做。我如今略为劝人不可去做此邪事,免费银钱;谁知反被人毁骂。”他的夫人说:“现今的人,谁分黑白?众人所欢喜做的事情,个人也欢喜做。如今我们不肯跟随众人,烧化香花、元宝、蜡烛、纸钱,我耳中不知听了多少说话,说你讲的道理似系天主教的人,又说你骂神骂鬼,后来必有大灾大难。”梁先生说:“据你听人所说,你想我因劝人不可去拜菩萨神佛

偶像,后来亦有灾难否?”他的夫人回答道:“依我所想,必无灾难。只怕我夫妻二人不能恒守神天各诫而行,才有灾难。”梁先生说道:“正是此理;但有时神天也令服事他的人受些苦难而憬醒其心,使人知道在世界之上没有安乐之福。”

进德有一个妹妹,名唤亚洁,生于一八二九年。当那年初旬梁发从省城回家的时候,又有一男孩出世,此次生产,其妻甚为辛苦;次年,这男孩就夭殇了。可是无论在忧愁或快乐的时候,这一对夫妇总是一心一德的共同过活。

第十章

梁发先生的日记中载有他同慕道者所作的许多谈话。在当时的环境中,他没有公开演讲的机会,故派送书籍和个人传道是当时所能用的唯一方法。这种谈话给我们极有兴趣的研究资料。其最有效果的工作是作于广州的旅馆中的。旅馆主人林先生和住客中的一个泥水匠名叫李新的都信基督,而于一八三一年二月由梁发为之施洗。我现在把梁发先生与林先生的谈话详细抄录,以为这种布道的举例。

一八三〇年七月十四日,这两位宣道者从高州回到省城去,到一家林姓所开的旅馆里面去居住。次日,林先生偶然窥见梁先生在祈祷,便问道:“阁下如此跪在地上,是拜怎样的一位神啊?”梁发答道:“我们叩拜的神系原始造化天地人万物之主,管理天地万国人物,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活神,故凡有人诚心拜求之者,神必听准之。”林先生对于这解释作一简明的评语说:“如此甚是方便。”次日,梁先生拿书两本给林某说:“兄看此书,若有不明其意,不妨下问于我,余必尽心讲解之。”林某说:“如此甚好,多谢之至。”数天之后,林某到梁发的房中来问道:“阁下所说真的经是从何方得来

的？”梁先生答道：“此真经之书本来存在如氏亚(就是犹太)国内。从前此国之人不与别国人交接，后来此国之人不守神天(即上帝)诫律，乃跟随别国之人去拜各种偶像，又做许多奸淫邪恶之事。然神天亦用许多先知哲人教他们悔改其恶，但他们不独不肯听教，反而将那些教他们的人或捕害或杀死。故此神天令别国起大兵攻打此城，败灭全国之人。是以有心敬信真经守道之人先得神天默祐，令伊把真经圣书带了逃走外国宣教劝人，故至今各国得知真经道理者皆由此而来。我得此真经圣书而略知真经之奥义者，因我前几年在外国贸易，偶然遇见一位善人，传授此经书于我，叫我将经书意义编为小书，分送劝人，免致世上之人皆被魔鬼迷惑了心，不知本来之要道，徒然自害宝贝之灵魂。”林某说：“原来真经圣书乃从外国而来，而我们中国的人都系盲目的遵从，不肯辨别真假。今得阁下来舍馆居住，实系天使你来救我们迷惑之人。”梁先生答道：“亦要觉自己诚心肯信真经道理，才能救得出迷惑之路，若半信半疑，反受害更深，罪孽更重。”林某道：“真经圣理，我无有不信，但求尊驾逐本讲明圣经之义，我才能倾心信服。”梁先生答道：“但凡信奉真经之人，都系先信后明，如今你要先明后信，诚恐不是真心奉道之人，必要后来越听越疑，更没有敬信之心矣。”林某说：“我之心已定，只求阁下指教而已。”说到这里，适有人呼之而去。

两天之后，梁先生正在房中读书，林某又走了进来，问道：“那《两友相论》之书所讲信耶稣之意却是何解？”梁先生答道：“耶稣乃系神天上帝之圣子。信者，信耶稣受难受死系代赎世人之罪，又信耶稣有神之全能，可救人之灵魂，于肉身死后，乃得永福，又信耶稣能以圣风感化人之心而变为善，此是信耶稣之意。”林某听之而去。一天，梁先生正在独坐读书，林某又来问耶稣是何等样的人。梁先生答道：“耶稣二字在真经原文乃救世之意，故论其系人之性，则受

难受死，而代赎世人之罪，论其有神之性，则死后埋葬地穴，三日三夜又能复生，而后升天；故能救凡信从之者之灵魂出地狱之苦也。”

约莫一礼拜之后，林某又到梁先生房中去，欢喜万状的对梁先生说：“我了解解释真道之书，又听阁下所讲的道理，我心甚乐。如今求阁下把救世主如何受苦难而死及赎人之死及如何能救人之灵魂，讲给我听。”梁先生说：“论救世主受难受死，代世人赎罪的奥妙道理，讲一年亦讲不完，如今大概讲讲与你听。盖救世主本无丝毫罪恶，何故反受苦而死，这是神天爱怜世上之人，把世上之人应受罚之刑令救世主替代而受之，以使凡有人知罪悔改，敬信救主耶稣者，可因救世主受死之功而救其出刑罚之中而赎其罪。这是赎罪大概之意。又救世主救人之灵魂者，先以圣风（即圣灵）感人之恶心而变为善义之性，又暗助人胜敌各般邪魔之惑，引导人恒守诫律，使其不致落地狱受永苦，这是救灵魂之大概之意。故曰敬信救世主者必得福，不肯信之者定受永祸也。”林某说：“如今我更明白真经之义，今日有事，改日再来领教。”

一日，梁发正在房中祈祷，求上帝降圣灵感动所有问道者之心，林某又来闲坐。梁先生对他说道：“凡爱学神天真经道理的人要有两层工夫。先要自己留心思想听过的道理，又要思想肉体与灵魂之事，比较祸福长短。又最要学独自拜神天，求神天赐圣风感化你的心，令你知罪，知灵魂之贵重，知在世上之危机，知死后永福之乐，知死后永祸之苦，知救世主能代你赎罪，知救世主能拔你出永祸之苦，而引你走永福之路。如此思想，则可获神天圣风之恩，而感化你之心也。”林某说：“我现在之心甚乱，因为未见阁下之先，我想入佛教，去了几次寺门，那些和尚都喜欢我，但查知我父母系有些钱财之人，要得我父兄主意，因此那些和尚就不肯给我剃发。”梁先生说：“幸而你未曾入佛教，若是入了佛教，那末，正是入了地

狱之门了。”林某说：“是何缘故？”梁先生答道：“佛家和尚以多般诡计哄骗人们，开口便说，‘一子出家，九祖升天。’请问佛家和尚，以何功德而能升天？不但现在的和尚不能升天，即佛亦是一个大罪恶之人。且不讲佛的别种罪恶，就是不肯敬认真神上帝这种大逆不道已应受永罚。况且佛系周朝之时所生，是个边方小国之人，且不论佛生时作何功德，即把佛教现在的经书查考，亦未见佛有何功德，有何裨益于人类，独说入了佛门，必要参禅打坐，看经念佛，且问参禅打坐者，有益于佛，还是有益于人？看经念佛者，有益于人，抑或有益于佛？况且谁无罪过，但入了佛门，手艺不做，终日念经打坐，毫无裨益于人，就能消遣解罪，又能有功德而升天，享长安极乐之世界乎？又说看佛念经，可往西方天竺佛国，享极乐之世界，如今天竺之国，不用看经念佛，有钱搭船，亦可去得。所以佛家的诡计，样样经典，都是哄骗人的钱，自己乃得自在安乐而食。如此之人满身罪恶尚不容诛，而况可望得升天乎？”林某说：“我前时不知，只知入了佛教就系善门，殊不知依阁下所言，正是大恶。但那些和尚也讲出佛门许多好处。”梁先生说：“他自然也要讲些好处，才能迷惑人之心而施舍银钱送他受用，又好迷惑人人入佛教做和尚，遂其奸歹之心。即我从前未得神天感化我心之先，不知真经道理之时，我亦想做佛徒。后来获得神天之恩，感化了心，知真经奥妙之义，遂敬信遵从之。渐学习，渐识其义，迨至今恒心诵读，则心中明白，又如同神天所应许的话说，真理可以握之于手掌中。才知佛教之害，真经圣教之益。我已将真经奥义略说与你听，信与不信皆在于你。但你无论如何不可入佛家之教，你若从了佛教，则受害无穷了。”林某说：“我如今知佛教之害，信真经之益，但我有一件心事，未敢领洗礼，待我慢慢的讲与你听。”说了，兴辞而退。

当时梁发因事要回乡，林某不肯收取他的房钱，后来几经推

让，始肯收下，并坚约梁发下次晋省时必往他的店里居住。林某对梁先生说：“阁下所讲的道理甚悦我心，更兼阁下言行举动令人钦服。明日阁下回家，日后来省，请到小店居住，再求指教真经奥义。”梁发答道：“兄台不嫌打扰，日后必到宝号拜访。”他把小书十本送与林某，请他将这些书转送戚友。

第十一章

梁发在家中住了三礼拜之后，就觉得有重赴广州之必要。他在他的日记中记有他临别时与其妻所作的谈话。梁发说：“我明天要去省城一转，因为前月在省分送圣书的时候，有一个姓林的人很喜欢我，又很爱听神天福音的道理。我现在重到林先生的家里去，尽心把真道各种奥妙精义劝他，或者神天会赐圣风感化其心，使他知道自己的罪，救他的灵魂，至于他信与不信，由他自己作主，我总算尽了我的本分。”他的夫人说：“你办天神之事要紧，不必为我之事忧愁。”

他到广州之后，一脚就跑到林某的铺子里去，受着林某的热烈欢迎。寒暄数语之后，梁发就取出圣经，读着《以西结书》三十三章论及以西结先知为守望者和所有藐视他的警告的人必将受罚的话，并且作简短的解释。林某说：“阁下所讲之圣书，我明白其意；但我自己看圣书，却不能了解其意。”梁发先生说：“因为你未识圣经道理之始末缘由，所以有些难解。又你未曾领受洗礼，未得圣风感动你之心灵，故亦难识圣经奥妙之意。即我略能解圣书者，亦非我之智能解之，都系圣风之德，感动我灵心，使我能解释也。”林某说：“圣风之德，却是何解？”梁先生答道：“神天上帝系纯灵之体，合之则一，化之则三，故化之则有圣父，圣子，圣风之名。圣父者，乃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管理宇宙万国之人物。圣

子者，即降世为人之耶稣而救世者，彼先以真理宣传教人，后又情愿受苦难而死，替代世人赎了罪，以使凡遵信之者获诸罪之赦，而得灵魂之救。圣风者，乃凡有善心之人或听过圣书道理或得圣书观看，而圣风之德乃感动其心，令其知自己之罪过，知宝贝灵魂，知耶稣能代其赎罪，知耶稣能救其灵魂，又知天堂永福之乐，知地狱永苦之忧，而圣风感动人使知各般紧要之事，则人必生敬畏求救之心，此即圣风感化人心之大意。但人若不先自省察，则圣风亦不能感化其心。”林某说：“我信真经之奥妙及圣书道理之有益。阁下若有多余的圣书，恳赐一套与我，书价可以照付。”梁发说：“我只有这一套书，兄若要，我去朋友处另寻一套送你。”

次日，梁先生向林某讲《雅各书》第一章，并且对他说：“这章书从十九节起到二十五节乃劝告人们说有宣传福音之所，快些去听，听过之后，存留于心，寻思玩索，不可在东边听了，就到西边去高谈阔论；道听途说，自弃道德，焉能有益？更兼听人讲道理之时，有指摘我所做过的罪过之时，切勿怨恨讲道之人，而要醒心自悔，丢弃了所有一切奸淫邪污之事，而以谦逊之心接受凡与你辩驳争论之言，如此则可以救你之灵魂。但你止听道理，不肯遵行，则有何益？正是自己欺骗自己。吾人照镜看脸，洁净污秽一目了然，但转身离开镜子以后，就不知面容若何了。人在听道理的时候，亦知自己有这样那样的恶处，惟听过道理之后无心存之，则亦忘记了自己的罪过。惟那有心听道之人，他得知自己罪恶的时候，立意悔改，拿定主意，遵善恨恶，始终固守善工，如此者，必获神天上帝许赐之福了。”

次日黄昏时分，梁发又以《约翰福音》三章为经题而向林某讲道说：“人要敬信耶稣，乃得诸罪之赦，而仰望得永生之福。不肯敬信之者，永远沉沦地狱受苦。神天定人永远沉沦之罪，盖因世人明

知耶稣已替他们赎了罪而偏不肯信耶稣也。”

次日早晨，梁先生又读《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九节给林某听，并对他说：“这几节书之意是说我们世人日日尊敬那些偶像菩萨及无知无识的假神而总不知尊敬原始作天地万物之大主。盖如今的人只知有形有像者即是神，而不知天地之大主乃系无形无像之真活神，不居于人手所造之庙，无需何物敬奉。现今万国之人所有一呼一吸之气亦系神天上帝所赐；复次，凡有日用之万物皆系神天上帝所赐；即万国各种人类亦出于神天上帝当初所造一人之血，而万国之人所居住的地方皆受神天上帝之裁度与安置。虽然我们世人不能得见神天上帝，神天上帝却离世人不远，故我们世人应起敬畏之心，崇事神天上帝，不可以为不见其形像而不尊敬之，自取灾祸而寻地狱之路也。”

礼拜日早晨，梁发先生读《耶利米》十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五节给林某听，并且对他说：“今日乃系礼拜安息之日。这几节书亦系讲礼拜安息之事。礼拜圣日乃神天上帝所设。当初无天无地无万物与人之时，神天上帝在六日之内出令造成天地神人万物，第七日完毕，故定为圣日。是以如今凡过礼拜日，要罢歇各样工作不做，独要拜神天上帝，读圣书，怀善念，行善事，不可乱饮酒，不可做恶事，乃要静坐看圣书，善养灵魂。盖六日之内做百样工作，系养肉身之事，在第七日乃要拜神天，读圣书，善养宝贝灵魂也。”于是梁先生就教林某如何在中国历史中寻出礼拜日来。

晚上，梁发先生讲《雅各书》五章一至八节，对林某说：“这几节书是劝富贵之人不可常时依赖钱财衣饰，又不可刻薄工作人员之工钱，更不可依恃富贵丰足，独慕骄奢淫逸，如牛羊一般；牛羊只顾饮食和性交，忽然被人拿去宰割，虽大声呼叫，亦不能免死。富贵人终日贪淫作乐，不知死期到了，虽在极乐之时亦须立刻跟了死神

走,不容少缓,犹如被牵去宰割之牛羊,虽不愿去,亦不能免于死。故此数节书的意义总系劝富贵人要预备死日,相信耶稣,求诸罪之赦,生时多做善功,则虽死神突然来临,亦不忧不惧。此数节书又劝凡已信福音之人务要存心忍耐,恒守真道,以待死日,可获安乐之福。”

次日晚间,梁发先生仍讲《雅各书》,此次却讲第四章十三节至末节。他说:“这数节书劝人不可多思妄想,今日要去某处赚钱,明日要往某处发财,又明年要到某埠头做买卖生意,必得大利。但人人日夜都是如此谋算,而不想到自己的生命,明日明年还有生命在世上否?且人之生命正如青烟一阵飞袅在空中,瞬息之间不知往何处去了。故人生在世,有生命之时应该说:‘若神天肯容我生于世上,则我要遵守神天之命,广行慈工。’有这样的思想才好,那想做生意发财,非惟无益,且有大害。是以明知应行之善事而不肯行之者,就是得罪神天,必有永远之祸,受苦无了期的。”

次日晚间,梁发先生又以《使徒行传》第十章为题对林某说:“此章书之意,言不论何处之人,若有善心者专寻善路,必获神天遣人教其行走正道,又必得圣风感化其心,尊信耶稣代赎罪过之恩。半信半疑最为危险,其为害一己之灵魂最甚。”

梁发先生这次又与林某同住多天,每朝每夕他们共同祈祷,梁先生并为林某解释了许多经文。一天,林某对梁发先生说:“我如今听尊驾讲神天上帝的真理数日,心略明白,甚是敬信。”梁先生说:“你既敬信,乃要领受洗礼。若只有敬信之心,没有领受洗礼之表,不能获诸罪之赦,更不能领神风之恩,而脱恶俗。”林某说:“领洗礼之事,我如今心尚未定,未敢受之,待我看明白圣书之意以后,才敢领受洗礼。”梁先生答道:“领受洗礼之意,系入圣道之门,除去罪恶之根而受圣风引走永生之路。故曰:‘朝闻真理,夕死亦可得灵魂

之福矣。”林某说：“明日我要回家一趟，因过两日是我母亲的诞辰，许多亲戚朋友要来庆贺，所以要回家应酬陪伴亲戚朋友。尊驾下次到小店来的时候，再斟酌洗礼之事不迟。”梁先生说：“迟些受洗礼亦在于你，不敢勉强，只恐怕你自己害自己的灵魂，落永苦之境而受祸也。”

次日早晨，在林某起程回家之前，梁发为他讲《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传道士如何用坦直和诚恳的态度将这章书中的警告深印于这有心接纳真道而对于最后决定的一步尚怀犹豫的人的心中。次日，梁先生也离省回家，可是一月之后，他又再来林某的店中。彼此互相问候之后，梁先生立即开始对林某宣道，他先读《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节：“岂不知不义者不能承上帝之国乎？毋受惑；凡淫乱，拜偶，行奸，为娼童，亲男色，窃盗，贪婪，沈湎，詬骂，苛索者，皆不得承上帝之国也。”当时许多人都以为基督教是不道德的宗教，梁先生一方面要乘机驳斥这种无知的攻击，同时一方面又要借此以感动林某的良心，因此就说：“你想神天的真理有什么古怪邪言诱惑人心么？奉信救主耶稣的人若有一些邪恶之事，就不能得灵魂之救，故此二节之书，所言各样之恶事，若有一件在身，就不能享天堂之福，更要受地狱的永苦。”梁先生讲毕后，林某说：“阁下所讲的道理，句句都系真实，我无有不信。但我总未敢领受洗礼，因我父亲现在做的生意系卖元宝纸料，我若领洗奉信耶稣，必不能做此生意。”此时梁发先生恍然明白了林某的真困难了，当下就对他说：“领洗不领洗，权在于你。但你宁受不义之财而不要灵魂，是你以为死后报应祸福之事未必是实在有的事。你宁信佛家之虚妄，不信神天的真理。你如今更多了一重罪，盖你未得知神天真理之时以为未知真理而乱作乱为，情有可原，今明白真理而不信，是故意违逆天神之命，其罪岂不更重吗？”林某说：“我非

不信,只未受洗礼,未必有大罪。”梁先生答道:“领受洗礼者是信德之根。你既无根,焉能望生枝发叶开花结实乎?”林某说:“待我问过父亲,才受洗礼。”梁先生答道:“领受洗礼之意是救灵魂之大事,应由自己定夺,由不得父母作主。所以救世主曾经说过:‘爱父母过于爱我者,则不堪属我也。’此言指爱听父母之主意而不肯敬信救世主的道理者不能为救世主之信徒。现你父母虽做卖元宝纸料的生意,你可领受洗礼,另寻别样生意,依神天诫命而行,慢慢劝父亲改业。若他听你劝谏,固是好事;若不听你,你亦尽了孝子之心。若徒借父亲之名,不肯领受洗礼,则适为大不孝。余因见你有孜孜向善之心,故尽心劝你,但你领洗不领洗,又与我何涉呢?”林某听了这话,无言可说,只低头寻思而已。

次日早晨,梁先生读耶稣在《马太》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中所说的话,而注意其对于基督徒本分的要求。他说:“此数节书之意,当时救世主教其众门徒弟子曰,人们要信从真道,须要克制自己的私意,世俗的陋规一概拒绝,又要常常预备受苦受难,受捕害,受死,如此方能从其学道。现在你不肯怀这样的心,怕受难,怕死,而欲保存肉身之生命,窃恐你的灵魂之生命亦要永远丧失掉,并且连永生之福亦要丧失掉。如果你能因信救世主之名而受难受死,那末,你虽失了肉身之生命,你的灵魂之生命必得永生,永享天堂之福。如果一个人得了普天下所有之富贵光荣福祿,日日宴乐,心安意足,不肯信从耶稣代赎罪救灵魂的道理,则到了死期,其灵魂之生命就要落地狱受永苦,到此之际,彼之富贵光荣亦不能使其不落地狱,则其好处有何益于其灵魂之生命哉?盖人享受富贵之福,日期有限,而其受地狱之苦则无限无了期的。故人宁信救世主而受难受苦,得永久之福;不可贪富贵之福而不信救世主。欲存肉身之生命者,反受无穷期之永苦也。”

林某屡受这种言论的鼓动，最后就被劝服而受了洗。此人日后结果如何，我们现在无从知道了。我们在林某受洗后他人所编纂的《教会人名录》中没看见有他的名字在内。

第十二章

马礼逊先生在他的日记中叙述梁发宣道的工作，说道：“梁发不但能坚守真道，而且勇气日进，敢在他那拜偶的国人前承认信奉救世主。”又说：“他对于此世，如已死之人，惟望主复临审判。他有时所表显的人格和精神很像第一世纪的信徒，常准备为主耶稣基督而死。”

约在此时，梁发的老父梁冲改变了他对于福音的态度。他看了他儿子的生活和听了他儿子的恳切的劝导，他就承认了圣经上所说的神是真神而愿意向他叩拜了。可是他仍继续崇拜他那固有的神祇，宣言他不敢以为他自己比较皇上和他的大臣们更为聪明，因为他们也是崇拜这些神祇的。他正如古时的撒马利亚人，“寅畏耶和华，又事己神。”他的父亲活到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日方才逝世，享寿八十有七岁。他似乎至死对于这种新信仰仍是部份的接纳，未能丢弃一切，全心归信基督。

上文中已经说过梁发在一八三一年二月在广州为两人施洗。其一名唤李新，他的信教是他在广州旅馆中听了梁发讲道的结果。这人后来做了梁先生的助手。当李新问到洗礼的意义时，梁先生讲出他对于洗礼的意见来道：“领受洗礼有三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你相信救世主替你受死所流的血，就是洗净了灵魂上的罪恶与污点；第二个意义是，你领受洗礼之后，得圣灵感化你的心，使你除旧恶，去陋俗，而为新人；第三个意义是，你既领洗礼之后，则可依赖救世主代赎罪孽之功，往日所有之罪恶得以赦免，而神天上帝认了

你为义子……你来领洗之时，将清水一碗放在桌上，然后我同你读《圣经》，略讲你听，然后同跪下拜神天上帝。拜毕，我蘸一些水，用圣父，圣子，圣风之名洒在你头上，犹如洗去身上之罪恶，令你为圣洁之身。”

那年，梁发又为别的四人施洗。其中三人是属于一家的：六十二岁的老翁和他的二子，那二人，一个年方二十二岁，一个年只十七岁。他们都是读书人。

此外还有一事使梁发非常快乐，就是裨治文牧师答应接受他的儿子进德到他的家中去读书。那年进德是十三岁，裨牧师教他英文和基督教的真理，希望他继续他父亲的事业，并且因为他所受的训练比他父亲所受的良好得多，所以希望他的服务能力更为增加。

马礼逊回顾他二十五年的工作，说道：“我现在才看到我的工作的成效了。我们用印送小书的方法，已经把真理传得广而且远。亚昂已经学会了石印之术，亚发则除了每天向他的国人宣道之外，更印送了他自己所作的布道小书九种。”

一八三二年的年终，梁发写信给伦敦布道会的威尔逊先生说：“在此数年之中，已有数人信从教主，加入教会。此地差不多有十人一心一志继续事主，且学习实行福音中之圣道。每礼拜日，我侪聚集一处，共赞教主救赎之大恩。”这个小小的团体当马礼逊先生在广州居住的时候在其家中叙集。

教友人数之增加和政府之宽容使梁发和他的同志们勇气大增。在一年之内，他们印送小书和圣经日课至七万册之多。

卫三畏 (Dr. wetts Williams) 先生在一八三三年十月抵广州，曾与梁发相见，他叙述梁发说：“他现在尽力从事于著书，而且已经派送过数千本了。不久以前，广州举行府试，有二万五千个童生从

各县到广州来。梁发雇苦力数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贡院前面去，他在那里尽力把生命之道传播与这些智识阶级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个仪容可敬的老人，年纪在五十岁左右。他的面容表示他有慈善之心，令人一见便生爱敬之心。”事实上梁先生这时不过四十五岁，可是因为饱经霜雪备尝艰难，所以早老。

一八三三年十月，马礼逊先生寄信给伦敦布道会说：“尔等自然皆渴欲知我与亚发及亚昂曾做何工作。我侪有时共同工作，有时分头进行，著作及分送各种小书。前数日，梁发得一非常良好之机会，将《圣经》日课及其自作之小书分与来省考试之生员。此等青年皆自百里外之乡村来省考试者也。亚发以最公开之方法与彼之助手将宗教书籍分送与彼等。彼等甚欲得之，且有看过内容之后，再来讨取者。亚发在一封信内对我说彼已立志忍受任何境遇。彼已预备忍受迫害，但直至写此信时并未有事故发生。亚发之心甚愿在现在尚有日光之时尽力工作。今年广东省河水泛滥，加以狂风暴雨，灾情甚惨。被水溺死或被墙压死者有千万人之多，而因无食之地致冻饿以死者又不计其数。亚发之屋亦被水冲去。”

一八三三年时，马礼逊先生的躯体开始有衰弱的征象。他的夫人和其他家人都在此年之末返国，只有他的长子仍留广州，因为他已经由东印度公司聘为翻译员。在极端孤寂和继续衰沉之中，他仍旧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他在一八三四年二月五日的日记上写有下面的话说：“当我看见我的孩子所惯坐的椅子时，我十分悲痛。唉，我所爱的儿女啊！我何时再听你们的祈祷和在你们的两颊上接吻啊！我的疼痛的头啊！我的疼痛的头啊！上帝啊，怜悯我啊！”可是他虽说这些伤感的话，却仍鼓足勇气，继续工作。在死前的四十日，他还在预备最后的讲坛(Sermon)，讲坛的题目叫做《我父家多第宅》，这个题目实在很合他当时的心境。他写信给他的夫

人,论及此事,说:“我相信我侪是属于上帝之家,当我侪之旅程告终而我侪之战役完毕之后,我侪将回到我侪之家中享受丰富之产业。耶稣将重行光临,带我侪归彼,而我侪将‘永与主同居’,且永在最良好之社会中生活矣。愿尔亦以此数语自慰。”英国公使那俾亚(Napier)这时适在澳门,预备请马礼逊先生把他这篇讲坛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礼拜堂中宣讲,可是当时有一般心胸狭窄的人起而反对,以为与其请一个未经正式封过的牧师以主理礼拜,不如请一个别的教派中的人主理或竟废止礼拜之为愈。这事实是教会中的一件可耻可惨的事情!可是他虽为他的同国人所妒嫉排挤,而他所爱的那些中国人却不否认他的牧者之权。在他在世的最后的一个礼拜日上,他在广州家内与他们相聚,他那天所讲的讲坛也许就是他心中所常常念及的《我父家多第宅》。这次的叙会大概是他一生在中国所见人数最多的叙会。在这叙会中,那多年为他抄写的李老先生告诉他说,他已经立志信仰耶稣,他听了,心中非常快慰。他的老友和多年的同事梁发先生此时当然亦在座。他们同唱马礼逊新近译好的圣诗《救主耶稣爱我魂》。数日之后,那首诗中所祈求的事——“引吾走入平安路,直至临终与主连,”——竟实现了!原来马礼逊先生在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的晚间,溘然长逝。救主重行光临,把他的仆人带到他的地方去了。中华基督教徒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信仰上的父亲。

总税务司赫德先生论马礼逊道:“马礼逊在屡次失败和绝望之中努力奋斗,卒获胜利。英雄不是只能在战场上遇见,我们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英雄诗的作者在日常生活中能寻到真实的英雄故事材料,在烜赫一世的帝王身上反而找不到。马礼逊就是我们在平民阶级中所找到的英雄;他有英雄的灵魂。‘失败’把他那铁质的性格炼成坚钢,而‘困难’则激起了他的天才发露。”

梁发先生在米怜和马礼逊两先生的友谊和教训中所得到的影响，这里不能详述了。

第十三章

马礼逊先生死后不到一个月，广州教会又遭别的灾祸。现在把这灾祸的经过情形在下面细述。

梁发先生因为马礼逊先生之逝世，便感到生命之短促而欲在有日光的时候努力工作。这时广州适正在开三年一次的乡试，全省各县的秀才都来赴考，梁发就乘这个机会，分送他的宗教小书。当时教会的环境极其恶劣，梁发这种勇敢的行为实在是极大的冒险。这时英人那俾亚(Lord Napier)奉使来华，他要把英国与中国的商业上和政治上的关系置于一个新而较妥的步骤上去，这事引起了中国人对于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的注意。同时因为那俾亚坚持要同广东总督直接商议而不欲由中国商人居中传达，中国商人遂大起反对，而中英间的商业关系就从这年八月十六日起暂告停顿。那些曾经帮助过英国人办事的中国人——特别是与新近亡故的外交事件翻译员马礼逊有关系的那几个中国人——自然极受嫌疑。梁发先生所受到的嫌疑当然最大，因为他与马礼逊先生的关系最深；他自知处境之危，可是他决意为主而冒险。他好像那立在犁耙和祭坛之间的一匹牛，预备工作和牺牲。我们这里有着他亲笔所写关于他这次所遭的祸灾的记述。这篇记事文是在一八三四年十月十八日他乘英国轮船逃到新加坡去之前作于伶仃岛的。文中说(录原文)：

“书达一切信爱耶稣之人，愿彼等皆得快乐与幸福之生活。我因得救主耶稣圣灵之帮助，曾多年继续坚持从事宣传福音之工作，且将福音真理提示国人，教彼等将彼等之偶像丢弃，而服事惟一

真主宰，创造天地万物之神。救主大施恩典，赐圣灵以感动人心，因而信道者前后共有十人以上。此十余人皆已受洗而信耶稣可救免彼等之罪恶，且彼此一心服事上帝，凡事皆按福音真理而行。三四年以来，我常在广州城附近乡村及其他各地派送圣经日课，人人皆欢喜接受，拒绝不受者人数却甚少也。今年适为三年一次之乡试，各县秀才皆齐集省城应试，于是我遂想从速将布道小书派送于彼等。因此八月二十日，我遂约同吴亚清（以下人名皆译名）周亚生及梁亚新将书籍携往派送。是日共派出圣经日课一千份（共五千本），而所有士子皆欢喜接受，并无任何滋扰；我侪皆甚为快慰。翌日又同样派送一千份，亦并无事情发生。到第三日，当我侪派完数百份之时，有巡卒前来将吴亚清及书籍一份拿去，将亚清押至南海县知县之前。该知县将书籍阅过之后，随嘱该巡卒等以后不必干涉此等闲事，因此巡卒遂停止彼等之干涉，而吴亚清即被释回矣。第四日，我等见知县已表示不干涉派送圣经日课及小书之事，遂继续进行我等之工作。谁知当我等派完了数百份之后，突有数人带领巡卒数名前来，将我及圣经十份抓去，我幸而半途从彼等之掌握中脱逃回家。翌日——八月廿五日，我闻巡逻官曾将此书及此事呈报广州知府；我猜彼或将令差役前来拘捕我等，遂将所余之书籍放入箱内，并将其运往他处。翌日，我离省回乡。三十一日，广州知府差人至我省城之寓所，将周亚生及其同伴捕至彼面前审讯。当审问继纶（按即亚生之同伴）时，彼答说并不知关于书籍之事。知府命人将彼拿出去打四十板嘴巴。此四十板嘴巴打得厉害异常，致使继纶不能说话，周亚生于被审之时将一切事情供出。第二日，知府遂派出多人来缉捕我，但捕我不着。九月二日，由周亚生带彼等重来，将印刷人吴英泰捕去。四日，周亚生又带彼等到邻村中捕去别一印刷人亚集，同时又搜去圣经日课

四百本，木板一大束。六日，彼等又捕雕板人亚清。八日，我听见以上所发生之事，遂立刻带我之妻女逃至江门，翌日，知府果然遣一百人分乘二船到我乡里，欲将我全家男女捕去。到乡后，不见我等，遂把我三个亲属拿去，而将我家中什物抢掠一空，且用封条将我之屋门封住。彼等尽将我亲属所养之家畜捕去宰食，且继续向村中各处搜捕我等，但终无法搜获。至十六日，彼等始回省，回省后，将我之亲属黄兴爱一人捕去。我有一个亲属，他秘密前来，将以上经过情形告我，我就立刻带我的妻女逃往赤坎。最后我身边所带之银钱告罄，致不能在他乡生活，然又不敢逃回广州，恐自投罗网。于是我就遣我妻潜往省城，将此事告知裨治文先生，求彼助我以资斧，使我可以买粮食而在必要之时可以逃往别处。谁知彼已往澳门，于是我妻遂不得已空手而回。我带我之家人再回江门，此时我自己身上不名一文，而又借贷无门，遂恳切祈求上帝施恩帮助，保护我往澳门一见裨治文先生。感谢上帝之仁慈，我果安抵澳门。当我见治文牧师之时，我之心悲痛异常，竟忍不住大哭起来。裨治文牧师见我如此悲苦，遂劝我不必伤心，说亚昂与马礼逊之长公子已托人向知府询问，谓只要纳赎金八百元，便可释放在押诸人出狱，而对于我及我家人之缉捕文书亦可取消，不再追究矣。我闻此消息后，悲痛稍杀；但裨牧师言，此事尚未完全商妥，须待省城再有来信时始知真相。彼授我银二十四元，嘱我将此款带给我之家人，而我自己立刻再回澳门。我向彼道谢后，即起程回家。当我告我妻以此事已办妥之时，伊仍半信半疑，不以我所说的言为确。我将此银交与伊，是日即返澳门。在裨治文家中等候十日之后，便接得马儒翰君来函说，经磋商多次，最后决定，只要纳款八百金，在押之人便可完全释放，但巡抚却一定要将我逮捕云。裨治文得知此事后，立即带我及我子进德到一隻快船上，着水手将我侪送至伶仃

島船主巴利(Parry)之船中。巴利听见我侪所遇之灾祸,甚愿将我侪藏匿于彼之船中。此种情形使我想起来凡属宣传上帝及救主之《福音》之人一定要忍受迫害。于是我默想《罗马人书》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九节,《雅各书》五章十一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之意义。我虽不能如救主耶稣,保罗,及约伯之坚忍不拔,但我仍愿模仿古代之圣者,永保我心之安宁。又,我虽曾忍受许多迫害,但我心仍觉安乐与快慰,我现在惟一之恐惧是怕中国政府将我之妻女加害而已。所以我每晨每夕,皆求上帝垂怜保护及拯救彼等。同时我亦求一切牧者,先生,与所有热心爱主之人为彼等祈祷。”

以下一封解释性质的信是一八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裨治文先生和马儒翰先生回答人家询问此事而写的。梁发寄上面那封信的时候把这封信附在信封内。这封信中说:

“此文中所说皆是事实,我等在中国传教之人对于梁发在乡试时印送书籍,一致嘉许,而其作工时之热心与忠诚尤令人见之心悦。吾人须知此等书籍在中国人之眼光看来,直为外国书而非播传基督真理之书,故此次迫害之起与其说是由于宗教之原因,无宁说是由于政治之原因。如果当时中国未与英政府发生冲突,则我侪相信此种书籍之分送一定无人干涉阻挠。此事在八月廿五日呈报知府后几已平息,后来因为三十日晨那俾亚贴出用华文所写成之布告(内列述中国政府待遇英侨之不公),遂致旧案重翻。我侪并非在此处指摘英政府措置之失当,不过将事实提出,以明此案发生时之环境而已。自从那俾亚之布告一出之后,立即引起中国人一片反对卖国贼之声浪。当时就有人将此事报告南海县知县及广州府知府,三十一日官府即派巡卒至梁发寓所搜查,并于翌日发表下列之告示:

“南海县正堂黄为特别严禁事,照得刊印海淫及有害心术之

书籍，久干厉禁，但查近有不逞之徒竟胆敢刊印诲淫及有害心术之外国异端书籍，诈称劝世文，以派送与人，实属目无王法。除飭巡卒严密查拿，如有犯此者，一经审讯属实，定必严为究办，所有木板概予搜毁外，合行出示严禁，仰生员人等一体知悉，尔等如藏有违禁之不良书籍，可立刻将板销毁。如有胆敢故违功令，印行及散播此等书籍，定必严拿究办，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毋贻后悔。特示。道光十四年×月×日（按即一八三四年八月卅日）。’

“出此告示者即八日前嘱巡卒不必干涉此等闲事之人。而我更有一事须言者，即梁发已被巡抚指为通敌卖国之人，其实梁发只知笃信耶教，而并未犯此种罪案。前文所说那俾亚之华文告白并非梁发所印，但官府知彼常至四处散派外国书籍，遂借端报仇，指彼与彼之同事为卖国贼，并指圣经为邪恶不良之书籍，为此事而被监禁者共有十人。其中八人已经释放，其余二人大约不日亦得释放矣。然彼等所受之苦楚与损失实已甚惨烈矣。”

上面这一段政治小史，可以解释政府何故用那样严酷的手段派遣军队到高明去搜拿梁发和他的家人的理由了。那俾亚的布告实在是亲手用华文写成而用石版印刷的；中国官府不信外人能写作及印刷华文之布告，以为一定是华人所为，而梁发和他的助手因为在不久之前曾以散派外国书籍而被捕至官，所以就不免大受嫌疑，官府以为他们与这布告一定有关。从前官府恶例，每办一件案子，无论如何，必须把一人或数人处刑，因为如此办理，他们（官员）便可向京师报告，以期得功。所以当时梁发如被捕获，必定见杀无疑。此次为被捕诸人营救出狱所用的八百块钱，梁发在一八四二年还去了一大部份。

第十四章

现在让我们来看梁发先生派送小书所生的效果。梁发和他的同事们在学院分送小书的时候，曾经把书籍一份派给一个青年童生，这个童生的名字叫做洪秀全。洪秀全考试落榜，带了那份基督教书籍回到他的家里去；这件微小的事情后来竟造成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个大变局。洪秀全落榜回家的时候，年纪只有二十岁。他起初对于梁发所派给他的书并不注意，只将它放在书架上面，搁了九年之久。一八三七年，他再赴府试，仍旧名落孙山。考试完毕回家，不久就生起病来，他在病中看见许多异象。他在恍惚之中看见一个令人起敬的老人授给他一把斩魔剑；又看见一个自称“长兄”的中年男子教他如何使用那剑。一八四三年某日，他坐在书房中看书，忽有友人前来拜访他。那个友人在书架上发现梁发的书而对洪秀全说着，这才引起了对于这书的注意。当下他从书架上把那书拿出来阅读。他读了这书以后，就相信他已寻得解释他所见的异象的钥匙了。他知道了那令人起敬的老人就是上帝，而那所谓“长兄”者就是耶稣基督。他悟到他所见的异象是神的启示，因此他就拔剑而起，从事他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太平天国之乱”的来由。洪秀全同一个名叫冯云山的友人受了梁发的书的感动，兴起打倒偶像的战争，组织了一个上帝会。可是他们虽有热诚，却少知识，而他们所用的破坏手段更难博得人们的同情。洪秀全久有意思要加入基督教会，到了一八四七年他第三次府试落榜以后；他就决定意思加入教会，他跑去拜访美国浸信会宣教士罗孝全(Roberts)牧师。他与那牧师同住了几个月，沈潜于基督教的教训之中。洪秀全请求那牧师为他施洗，可是那牧师因为洪秀全的神学观念有些怪诞不经，不愿为他施洗。洪秀全失望之余，就回去

创立他自己的团体，集合一些有志反抗清朝和反对崇拜偶像的人在他的旗帜之下。可惜后来他因战事上的胜利而变坏了他的性格，他的心理发生了不平衡的状态，他竟欲求与神天并列，可谓亵渎神明已极。他曾经采取梁发先生用文字布道的方法著作宣道小书，他初期所作的小书极合于基督教的教义，其中一种叫做《宗教戒律》，麦都思牧师曾说：“此书可说是太平天国诸人所著作的一些书中的最好的一本，其理由正当，其祷文亦佳，而其关于人类之邪恶，耶稣以血救赎人罪，及圣灵感动人心等教义之叙述皆能引导一切有志求道之人共行天国。”洪秀全所组织的团体除了分送他们自己所著作的传道小书外，又印送新约圣经。当时英国教会对于他们这种运动认为极有希望，以为可以使中国人趋向圣经。当时英国圣书公会适逢五十周年纪念之期，就乘此机会，筹募款项，印刷华文圣经一百万本，在中国各处分送。

洪秀全起兵的宣言很是动听，可是后来他的行为却使人完全失望。卫三畏先生说：“他们拆毁城邑，蹂躏村落。从广州到天津的二千里路之间，没有一处不遭劫。他们所给与人们的礼物是比较以前更重的负担。有人计算从一八五一年起到一八六五年为止的几年之间死于‘太平天国之乱’的人有二百万之多，此外财物的损失更不可计算，至于黎民之疾病饥寒，犹其余事而已。”

记载这个革命运动最详细和最精确的书籍是美都司 (Meadows) 所作的一本书 (出版于一八五六年)。书中论及梁发对于洪氏的影响，说：“洪秀全和他的友人冯云山决意到外省去传道，而以贩卖笔墨维持生计，那是他受了梁发书中所载的‘先知在故土室家外，莫不受人的尊敬’的一句话和《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传道的事迹的影响。西方宣教士来华宣道，极容易陷于一种弊病，就是照他们向来的习惯按照圣经的字面来解释圣经 (按作者是在指摘

教会信条中所用的神学名词)。米怜先生和马礼逊先生所感化的梁发却不陷于此弊。他的宣道文字中只讨论那些最受人注意的问题和与他自己及他的国人休戚相关的问题,例如世界的创造,《登山宝训》中的伟大的道德规律,保罗的传道事迹,保罗的著作等。圣经中所讲的东西有许多是与中国的情形相似的,譬如《使徒行传》十九章中载圣保罗在小亚西亚游行传道,他在那里所居住的希拉人之中看见有信奉万有神教的学者阶级,同时却又有献身于可笑的迷信,不道德的行为,和崇拜偶像的下流阶级。这和梁发在广东所见的十分相似。又,以弗所那里有地方上的偶像亚底米,而中国的各城邑中也有他们的地方上的偶像——土地菩萨。中国地方也有术士,卜筮者,和讲各种奇奇怪怪的法术的书,他们都很得民众的信仰。中国人也相信鬼会凭附在人身上面。中国的工人也同保罗在小亚细亚所见的工人相似;中国各处地方有所谓‘同行’的这样东西,‘同行’就是各项职业中的人所组织的工会,当他们的利益受侵害时,他们就群起滋事。”

上面这些话可以证明圣经之富于世界性,特别是适合于东方的环境,同时,又证明梁发先生之善于选择他宣道时所用的材料。

关于梁发先生的文体,美都司亦有所论及。他承认梁发的文体反映着热诚和牺牲的精神;可是他却又说:“他(指梁发)的文体大部份是建立于那与当地言语不合的圣经译文和他的外国雇主所作的神学论文之上的,因此,他的作品很是晦涩,令人不堪卒读。”这种批评未免太苛刻了些。梁发引用那与当地言语不合的圣经译文,乃是出于不得已,他深知这译文的不善。他曾经论及此事说:“现在圣经译文所采用之文体与本土方言相差太远,译者有时用字太多,有时用倒装之句法及不通用之词语,以致意义晦

暗不明。圣经教训之本身已属深奥神秘，如再加以文体之晦涩，则人自更难明瞭其意义矣。我为中国人，我知何种文体最适合于中国人之心境。吾人须先努力将译文修正，使其切近中国方言，然后将其印行。虽然读者信仰圣经或反对圣经系另一问题，初与文体之晦明无关；但吾人总应竭吾人之力使圣经之文字易于通晓耳。”于此可见梁发实在是深知圣经译文之不完善的。他著作小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用切近的譬喻和通俗的文字来解释圣经，使人们明白圣经的真意。这些小书的文字并不如美都司所说那样的缺乏文学意味，我们只要看当时的学者都很注意他的书，就可以知道他的书做得不坏了。梁发自知缺少文学上的修养，常常接受人家对于他的作品所下的批评，使他的作品有所进步。

马礼逊曾为他自己所为的译文辩护说：“译书者的责任是要深切了解原文的意义，捉到原文的精神，然后用忠实明晰的文字将原意表达出来，此外如能更注意到文字的雅致，那是更好，如果不能，也不必勉强，画蛇添足，反而不妙。”他知道他的译文要被人家评为不雅致，所以他说：“译文的雅致不能偿补意义的误解，反之，文笔的拙涩并不一定使原意丧失。”话虽如此，译文的不佳对于表达原意究竟有影响的。美都司曾经作过一个建设性的提议说：“改正教传教士应当贡献一两本较为完善的圣经译文。我以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每一段经文之下用语体文来加注释，使译文明白易晓。此外，每段下面加以自己的意见。总之，我们要使圣经译文的文体追近谈话。”美都司以为各教会应印行附有注释的圣经，派送无注释的圣经是不会有有多大成效的。现在圣书公会所印的圣经译本，文体是白话的，并且附有注解，比较马礼逊当时的译本进步多多。可是须要知道，那最初的圣经译本缺点虽多，优点正也不少。梁发曾将新约全书中应该修改的地方列成一表献示米魏茶牧师。

以后教会中的中西人员时时把圣经译文修改,到了如今,我们可以说那本中文圣经是已经同西文圣经一样的精确了。

第十五章

上面我们看到梁发从本乡逃往伶仃岛,后来他同他的儿子从伶仃岛乘船到新加坡,不久他又从新加坡到马六甲那里去继续从事传道,他在那里的华侨方面做他的传道工作。至于屈昂呢,他却留在省城,做美国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之间的联络者,因为那时中国官厅已经禁止中国信徒到洋行里去和西人会晤了。后来到一八三五年的时候,屈昂也被人向官府举报,说他私通洋人,官府接到了报告,就下令通缉他。幸亏当时有个好友将此事通知他,使他得以逃脱。他也逃到了伶仃岛去,从那里渡海到马六甲去,他到了那里,就和梁发共同工作起来。一八三五年五月十五日,马礼逊的公子马儒翰先生从马六甲寄信给友人,信中提及亚昂和梁发等人,说:“亚昂与梁发同在马六甲。亚昂之子(他并未信基督)则仍在狱中。亚发之妻虽屡经人劝其前往与其夫同居,仍不愿离开中国。伊与其幼女住在距广州十三四里之村落中,亚昂之妻亦居焉。亚发之子曾至广州,但现已回新加坡矣。前此在亚发家中叙会之二三基督徒现已星散,只余一人在此,其人于文学一道颇有研究,曾屡次改正我等所著之布道小书。”

一八三五年七月,伦敦布道会中的麦都思博士为慰问那些被压迫摧残的中国基督徒而到广州来。他最先遇见的是一个在梁发手中受洗的秀才。那个秀才名字叫做刘蔗泉(译音),他是在那件不幸之事发生的前一年受洗的,在未受洗之前曾经研究《圣经》一年余,所以他的受洗是他的理知和信仰所指挥的,并非是盲从。他对于文学很有根柢,亚发曾将他所作的小书多种请他润词,他在这

种工作之中发觉了他需要基督。当时他听得麦都思远渡重洋来到广州,就跑到马儒翰先生家中去看麦都思(麦下榻马家),两人相见之下,交谈甚欢,刘秀才又把其他许多基督徒的住址告知麦都思。那些与梁发同受政府迫害的人之中,有几个人出狱后不知去向。吴亚清逃到了新加坡去,在那里的美国传教士处为印刷工人。那时梁发的儿子进德从新加坡回到了广州来,仍和裨治文牧师同住。麦都思曾有几句话论及进德,说:“他的英文已经研究得很好了,同时他并不荒废他的国文。他是一个沉静,谨慎,和富于服务精神的青年。裨治文牧师对于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将来对于真道有大贡献,希望他将来能将中文圣经译本加以一番精审的修订。因为他(指裨牧师)对于进德抱着这样大的希望,所以他极力的授以高等教育,以期大成;他现在正教他希伯来文,将来还预备教他希腊拉丁的古典文学。进德现在的处境极不舒服,终日困守室内,不能出门一步,因为如果他走到了街上去,人家都知道他与梁发有父子的关系,而且又是个基督徒,立刻要把他捉拿到官衙里面去惩办。”后来裨治文牧师看到外间的情形不利于进德,以致不得不重把进德送到新加坡去。一八三五年下半年,麦都思在北方沿海口岸散派基督教书籍,以致又引起中国政府对于基督教会的注意,政府再出告示,宣称外人在中国地方散派书籍是一种妖言惑众的计策。这次中国基督徒中之被捕监者有屈昂之子一人,屈昂本人幸得脱逃。北京政府特派钦差一人到广州去查究及逮捕一切为外人做书和为外人印刷华文书籍的中国人。那个钦差发现裨治文与印送书籍之事有关,可是那钦差不能惩治外人,因此他就要那个为裨牧师作保的华商负责,那个商人辩称这些书籍是从马六甲运来的,于是那商人才免了牵累。裨治文看见风声如此之紧,就决定主意把进德再送到马六甲去。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四日,伯驾医生在广

州举行博济医院开幕典礼的时候,不敢分送宗教书籍,正也因为当时形势不佳之故。屈昂之子后被释放;他这一次被捕,反使他成了名,原来他的名字列在上谕之中。

从一八三五年到一八三九年的四年之中,梁发不断的在马六甲新加坡努力工作,中间只一度回国,稍作逗留。一八三五年,梁发与创制活版华文铅字的戴耳(Dyer)牧师共事。戴耳牧师是一个热心传道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印刷者,正同梁发先生一样。戴耳是内地会创立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岳父,所以也间接的和中国内地会的建立有关。一八三七年可以说是马六甲传道会的黄金时代,因为梁发和屈昂都在马六甲。那年四月里受洗入教的共有四份人家,合计二十人。五月里又有十个人受洗,其中一位是个年纪六十五岁,白髯皤皤,仪容可敬的老塾师。教会的仇敌以为已经把教会打散了,岂知却把信徒像麦种似的广播了开去,他们在看去好像死人似的状态之中结出了丰美的果实。

一八三七年,梁发先生从事一种新工作,他襄助美国公理会的杜里时(Tracy)牧师翻译一本小书,名叫《新加坡栽种会敬告中国务农之人》。梁发熟谙农事,他从小对于农事已经很有兴趣,这时杜里时请他襄助翻译一部对于农人有切实贡献的书,自然是他所极愿为的了。非但如此,他还做了《鸦片速改文》一书,劝人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语极痛切。

第十六章

一八三九年年终,梁发回到了广州。自从马礼逊死后五年之间,广州地方不见一个英国传教士,幸而美国传教士能在不安定的局面之下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可是这时的的工作真是十分的困难而且成效极少。英政府方面除了由那俾亚提出要求中国政府给英

侨以平等的待遇之外，别无其他的要求。自从英国公使因病离去广州以后，中英间的商业关系恢复了原状。那俾亚离开广州之后两礼拜，就在澳门逝世，距马礼逊之死不过几个礼拜。但是那俾亚虽去，中英间的商业关系虽暂告恢复，实则形势仍不见佳，两国间的决裂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不久果因违法贩卖鸦片的事情而开中英间的争端。事情的经过如下：道光屡次接到奏章说外国人用商船私运此项毒物进口，而中国官吏故纵奸商在民间发卖，因此他就任命两湖总督林则徐到广州去澈查此事。林氏于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到了广州，八天之后，他就下令外商立将所有屯积在外国船上和货仓中的鸦片一律缴交中国政府，并且命令外商具结以后不再输入此项毒物。当时英国驻华外交官员和商业领袖不曾立即奉行此项命令，于是林氏就派兵包围洋行区。不久，他又命令那些为外人所雇用的几百个华人脱离洋行。最后，他对外人说，如果他们不奉行他所发的命令，那末，就怕要激成民变而攻击外人。外人被逼迫得无路可走，于是就在五月廿一日将价值英金二百万镑的二万零二百八十箱鸦片缴与钦差林则徐。林氏把那些鸦片付之一炬，于是就激成中英间的第一次战争，战事从一八三九年九月起到一八四二年八月才告结束。某美国历史家论这次的战争说：“第一次中英之战(指‘鸦片之战’)不过是极东和极西冲突的开始了。东方不愿在外交上和商业上给西方各国平等的待遇，而西方各国却坚持他们应享平等待遇，因此就发生冲突。”许多态度公正的人都承认即无那件贩运鸦片的事情，东西间的冲突还是不能免的。但是东西间的冲突由英国做导火线，这是英国之羞。至于东印度公司，它早已在一千八百年的时候遵从中国政府的禁令停止使用其船隻载运鸦片，所以马礼逊的一生与鸦片全无关涉。可是印度是盛产鸦片的地方，所以仍有多量鸦片由别的英国船载运来华。梁

先生回华的时候正是中英间备战之时，这时的光景使他的心中悲痛异常，他的爱国热忱和宗教热忱使他觉得他一定要去尽力阻止战事的实现。当下他就去访马儒翰先生，马氏这时做了广州领事，梁先生请他用他的能力来避免战争。他对马儒翰说：“如果英政府派遣兵队到中国来杀害中国人，那末，中国人此后再也不会接纳圣经和听英国传教士讲道了。”所以他请求马儒翰为基督教着想而用种种力所能及的方法来阻止战争的实现。

马儒翰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又是梁先生的好友，自然很为梁先生的请求所感动。可惜为时已晚，战争的进发已非一个领事或一个传教士的力量所能遏止的了。但是梁先生能在那时去访谒英国领事，那种胆气不得不使我们叹服，因为他个人的过去历史和当时的空气上看来，他这次的访谒实在是危险万分的。至于他提出那种请求，那自然是出于基督化的动机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动机更值得我们的赞美。

在战争时期中，梁先生在广州和附近省城各地进行工作。这时他的处境稍为安全，因为他的儿子进德于林则徐抵粤后即被聘为英文翻译员。进德为徐钦差担任几种工作，一种工作是将那在澳门出版的《英文周报》译为华文而将其中重要部分转达北京政府。当英舰抵广州时，伯驾医生请进德介绍他到林钦差前面去调停战事，进德向林致意，但为林所怒拒。当一八四〇年十一月林离职而琦善继任为钦差的时候，进德也同时辞了职，虽经政府极力挽留，亦属无效。

一八三九年，马礼逊先生的长婿合信 (Dr. Hobson) 被伦敦布道会遣派到广州来，可是他因为当时的政治情形，不得已而先在澳门做他的工作，后来从澳门来到香港。合信医生来华以后，就同梁发合作起来，此后两人继续合作，亲密无比，直到一八五三年梁发

去世为止。进德离职后不久，就应合信医生之召，前往澳门。合信曾有几句话称赞进德说：“在他服官的时期中，他仍坚守基督教的真道。他因为擅长翻译并且熟悉外人，所以为政府所重用。”

这时又有一个新传教士来华，这人与梁发最有关系，原来是当初引导梁发信教的米怜牧师的儿子美魏茶牧师。梁发初次与米怜牧师同船到马六甲去的时候，米怜夫人在船上生了一对孪生子，美魏茶牧师就是其中之一。美魏茶牧师来华后，也在澳门地方居住。当美牧师听得梁发往新加坡回广州时，他心中希望梁发能顺道到澳门一行，藉相会晤；可是他的想望并未实现。后来他托伯驾医生带了一封信给梁先生。他在一八四〇年五月十六日接到梁先生的回信。梁先生的回信中提起当年他们孪生兄弟两个于父丧后从马六甲起程回英国时的情形，他说：“当尔等将上大船之时，我立在英华书院门前后阶之下，见尔之幼弟忽然不愿上船，放声大哭。我眼见此孤儿之惨状，心痛欲裂。我回去后，独自背人流泪，且常求主祝福及援助尔等。……数日前，在伯驾医生家中，突接尔之来书。伯驾医生将信读与我听，知尔等皆安吉，我心甚慰，又闻尔等皆继父亲为牧者，我心遂不禁喜悦至极。……何日上帝赐我侪以和平之日，使我可以与尔相见欤？”美魏茶牧师读了这段文字，回忆起童时的情状来，心中不禁大为感动。

在那封信中，梁发先生又说到他在三月和四月之中施洗了四个人，并说广州现在共有教友十二人，他除了每礼拜召集这十二个人叙会之外，又到博济医院去向病人讲道，成绩也是很好。他说明他所以从事病院布道的工作的原因道：“当我在街上或村中告人以拜偶像之愚蠢时，彼等常讥笑我，但当人有病而获痊愈时，则其心甚柔软易受感化也。”

一八四一年一月卅一日，伯驾医生在美京华盛顿向参众议员

演说时，曾引用梁先生那段话，故梁先生在美国历史上也有位置。伯驾医生又说：梁发甚愿在此医院中服务，因为他曾患险症，中国医生都以为无救，可是竟在此医院中医愈。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过其他善功，只恢复了这个为上帝所爱的仆人的康健，我也已经不枉为一世的人了。”病医愈后，梁发又做了许多工作；如果他的病不医好，他也许就不能做些工作，所以梁先生晚年之能为教会做许多工作，一方面固然依赖上帝的宏恩，一方面也依赖伯驾医生的医术。一八四一年九月，梁先生往澳门访谒居留在那里的几位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雒魏林（Lockhart）医生，合信医生，和美魏茶牧师。他那时做了一本小书，名叫《救世之神谕》，此外他将麦都思的新约译本中应当修改之处列成一表。在离广州之前，他为他的寡居的小姨行洗礼。那妇人的夫家姓关，他嫁到那家不久就丧夫，以后就由梁先生赡养，她受洗时是三十四岁。梁先生在澳门不仅与各传教士共叙旧情之乐，他更用他所有的机会向各传教士家中的仆役读经和解释经义，他们都甚喜听，并且惊奇他有那样丰富的圣经知识。

梁发的同乡因为一八三四年政府为了他的事派兵到乡里来捕他而牵连他们备受蹂躏，所以痛恨他而不欲他住在他们的村中，于是梁发就决意迁到广州河南的一个名叫龙尾导的村上去居住。他对于失去祖业和为他的乡人所仇视之事，曾用保罗的话自慰：“我无所夸，惟夸我主耶稣基督之十字架耳；我为世人而钉于我主之十字架上，诚无上之光荣也。”

在一八四一年春间中英交战的时期中，他的住宅旁边有许多炮弹落下。

那时进德在他的叔父处研习华文，他的家室由马儒翰和裨治文牧师代为赡养，他们望他华文通畅之后可以从事翻译圣经的工

作。梁发之女亚沾由他亲自授以国文。她的后母在一八四二年中由伯驾医生施洗，原来伯驾是医生而兼任牧师的。

第十七章

中英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开了广州和其他沿海口岸为商埠，并且将香港割让与英国。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传教的活动得有空前的猛进。伦敦布道会决意把它的东方传教中心机关从马六甲移到香港，英华书院也从马六甲迁到香港来继续开办。与英华书院校长理雅各(Legge)同到香港来的人之中有一个青年，名唤何进善，后来改名为何福堂。何进善帮助梁发在广州和香港地方做传道工作。何进善于二十岁时进英华书院，进校时已经略识英文，至于中国经书，那是已经研究得很精通了。他的天资极好，学业进步很快，他还未到毕业的时期，已经能读新旧约原文，并且能用希伯来字作文了。他后来与理雅各先生合作从事文字事业，同时他又从事传教工作，他是一个极其高明的传道者。自从他来到香港后，许多商号和官府屡以厚薪引诱他，请他脱离传道的职务而到他们那里去服务，可是他一直到老始终在传教机关服务。一八四六年十月十一日(礼拜日)，他在香港合众礼拜堂内受封为牧师，此后他继续努力于传道的工作，直到一八七〇年为止。在这时期中，他和湛约翰(Chalmers)牧师同往佛山创设伦敦会礼拜堂，不幸开幕时引起乱民滋扰，把教堂攻毁，何先生从窗口跳出逃走。他于饱受惊恐之余，回到香港去，不久就得了中风之症，次年在广州去世，死时年只五十四岁。他的儿子何启是香港地方很有名望的一位绅士，他的一个女儿就是中国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的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嫁给王宽，王宽在医药界中很有声望，曾在广州金利埠(即今沙基西部)办理惠爱医院。

一八四三年，梁发从广州到香港，在那里与何福堂共同从事传道工作，创设了许多宣教机关。后来那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多年同事的梁发与屈昂（屈昂也在香港）因意见不合而发生争执；同时梁发接到家信说他的老父卧病沉笃，于是他就回到了广州去。他的老父死于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七岁。进德也曾到过香港，可是后来也回了省城。他在香港所得到的经验和所受到的印象似乎很使他不快，他说香港是最下流的中国人的会聚所。回省后，他就受广州某钜商之聘为翻译员。此后他就不再从事基督教工作。因此，教会中人对于他的人格颇有怀疑，觉得他是一个易为世俗的荣利所吸引的人。当时有一个传教士议论他说：“他现在的俸禄比他父亲丰厚得多了，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比他父亲高出得多了，这不能不算是一件可庆的事。而且像他那样一个与外人有深交的人到了政府里去服务，当可使中外国际间的友谊促进不少。可是当我们想到基督教的传教事业时，我们心中就不无遗憾，觉得他的改业对于我们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梁发在他父亲死后，自己也病了一场。此时他写了一封信给伦敦布道会，说他近来因为身体不健，不能出外工作，所以他取了变通的办法，召集信徒到他的家中去受他的教诲，暇时仍旧校勘布道小书。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马儒翰先生以二十九岁的华年遽而逝世，这事使梁发十分悲恸，更使他想到他自己在世的日子也极有限，因此他决意在那有限的日子中尽他的力量用口用笔来宣传福音。

进德因为在广州最大的洋行中任翻译员，所以常有机会和当时在广东地方与外人订立和约的钦差耆英相见。耆英向进德询问欧洲各国的风俗历史和国势等。耆英把他从进德处讨教到的东西禀奏皇上。进德对于耆英的对付外国和基督教的态度很有影响。

一八四五年，耆英禀奏皇上说：“昨年臣受命往两广与外人议和，顺便调查若辈所奉之宗教，经小心查察之后，知彼等所持以教人者确并无不善之处。臣觉有将此事禀奏皇上之必要，乞以后勿再窘迫及阻止此种宗教，以怀柔远人。”耆英是满洲人，他以前在满洲和北京任职时已经和外人有少许的接触。他到广州去和外人签订和约的时候，年纪已在六七十岁之间。

南京条约宣布后，各国都转其目光以向中国。不久，美国派遣古诚（Caleb Cushing）来华与中国政府商订条约。裨治文牧师和伯驾医生被任为此次交涉中的华文书记。一八四四年，合众国与中国间的条约在附近澳门地方的一个名叫望夏的小村中签订着。此次中国方面的全权代表也是耆英。进德大概也参与此事，虽然那些文件上并无他的名字。一八四四年五月六日，梁发写信给某人说他的儿子近与古诚同游，以期促进两国间的谅解与友好；从这封信上，我们可以看到进德是参与那订约之事的。那个条约中的一条是准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基督教教会和医院。自此以后，道光皇帝就正式宽容了基督教。

一八四四年，英圣公会派四美牧师到各通商口岸来调查布道事业。一八五〇年，四美牧师做了香港第一个主教。他最先来到广州，下榻伯驾医生家中。后来他因为想在外人居留地以外的地方居住，所以就与河南海幢寺的僧人商量，要借那寺居住。一天，那寺里的方丈前来外人居留地，与四美商议那事；当他们俩正在谈话之际，忽然又有一个人来探候四美牧师。四美曾为文记述当时的情形，现在我们把它译出来，录在下面：“在这方丈辞退之前，又有一个人来看我。此人名闻欧美，原来就是改正教在中国传教所结的第一只果实和第一个华人宣教士梁亚发。他是一个体魄坚强，精神活泼，仪容可敬的人，年纪约在六十岁左右（按他那时是五

十五岁)。他以兴奋的精神,加入我们的谈话。我看见了这个为上帝的伟力所感动的人,心中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快乐,这种快乐惟有曾经经验过同样情境的人才能领会,他好像是沙漠中的泉源,使人们的沉倦的眼睛为之豁然。我们此次的会合很是奇怪。一方面坐着一个老年的中国学者,他可以算得是很有智慧的了,可是他仍旧做着卑陋的偶像的奴隶,而对于真神和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则全无所知;别一方面坐着一个对于虚玄的异教学问并不深通而对于上帝的真理却精通笃信的中国人。梁发和那方丈都没有表示任何不敬对方的态度,他们互作一揖之后,就用温柔和蔼的态度开始纵谈。一个有基督徒的和气,一个有中国人固有的礼貌,所以两人心中虽互相猜忌,却丝毫不现于面。”

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三日(礼拜日),四美牧师在伯驾医生家中举行小规模의 圣餐叙会,与会者有伯驾医生夫妇,麦卡拉芝(Mc Clatchie)牧师,四美牧师,和梁发先生。现在我们再引录四美牧师的叙述:“这个叙会中充满着一种异常庄严的气象。我们觉得在远离故土的地方中有这样的一种基督化的友谊,实为上帝的特恩。我们人数很少,比初期使徒的人数还少,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在楼上叙集,下面是一个不信真道的世界。在这叙会中,我们忏悔罪孽,祈求上帝增加我们的能力,使我们得以进行我们的工作。在这叙会中,我们记起我们的得救的希望是救主给我们的,而且记起我们是因为服从他的诫命‘尔往招万民为徒’而到这异邦来的。我们得与改正教在中国传教所结的初实同守圣餐,是使我们得到莫大的鼓励的。我们唱了几首适合当时情境的圣诗,最后由梁发用华文祈祷<福音>广布中国各地和華人悔改信道。他祈祷时,声音恳切,从那声音中,我们知道他的祈祷之诚恳。他是为迷信偶像的中国人而呼吁着。他的薪水由伦敦布道会供给。他的家是在省城的对

岸，离开这里约有一里路。他每日在家中祈祷读经。他的家中时常有多人去叙会及与他谈论基督教的道理。他有一妻，一子，一女，他们都是基督徒，甚至他的老母也于年前受了洗。”

一次，四美牧师向梁发先生表示他希望能够拯救许多人的灵魂，当时梁发用着十分感动的态度说道：“外国的基督徒能够这样人类的灵魂，远涉重洋，来向憎恨他们的华人宣传福音，那爱末，我做了一个中国人，应更如何为祈求我国人的悔改起见而努力呢？”他以为那最阻碍传教事业之成功的东西是中国人的硬而难化的心地。有时有几个慕道者连日到他家中来坐谈，对于他的教训似乎很有兴趣，可是最后临到梁发先生叫他们入教的时候，他们却说：“如果我们做了基督徒，那末，每月可有多少收入呢？”梁发说：“这样的人，除上帝外无人能感化他们的了。”当四美牧师告诉那老人说他的名字为英国信徒所共知的时候，他不禁流下泪来，指天而说，他常全心祈祷上帝，使他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实在觉得他是十分微弱的。

第十八章

一八四五年一月，香港的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举行祈祷会，纪念该会的五十周年。与会者有中国同事四人。在这纪念庆典举行之前，有一件可喜的事情发生，就是梁发与屈昂重归和好。理雅各博士说：“在我们举行纪念庆典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喜的预兆，就是屈昂与梁发捐弃前嫌，互相握手，同修兄弟之好。我们相信我们的小团体中的痛苦的根茎已经拔除，进而祈求上帝为我们的工作而降福于我们。”这两位老朋友兼老同事为何而起争论，那些传教士们都不知道，不过那两位曾为主耶稣基督之名而冒死的保罗和巴拿巴之复和已经使他们非常喜欢，也不暇究问他们争点何在

了(按保罗和巴拿巴都是耶稣的门弟子,两人最初友爱甚笃,后来忽起齟齬,最后复归和好,情形与梁发和屈昂之事极相似,故本书作者借用此典)。

那年七月间,纪里士卑(Gillespie)以普通外侨资格与梁先生在广州南郊江岸的一个名叫新沙的地方租屋一所,居住其中。最初数月,邻里相安,并无滋扰。后来理雅各牧师患病回英,纪里士卑不得已而到香港去主持教会会务。自从纪氏到香港去主持教会会务以后,新沙那里的居民就对梁发起了怀疑,一时谣言纷起,说他是受英政府的雇用,作中国的内奸,以助成英人灭亡中国之计划的。他们起初把卖国贼的恶名硬加在梁发的身上,后来索性纠众攻击梁发所住的那所屋子,把屋内的陈设尽行捣毁,并且乘间抢了许多东西去。同时他们更恐吓屋主,要挟他立刻停止把那屋子租与外人和为外人奔走的中国人居住。

同年年底,梁先生在博济医院举办每周礼拜叙会。第一次的礼拜叙会是在十二月廿九日举行的,赴会者约有华人八十,西国传教士十人;第二次到会者有一百八十人;第三次的人数增到了二百;因此梁先生相信从医药的工作上去宣传福音是最有效力的。那种礼拜叙会继续了三年半之久,先后去叙会的人共计有一万五千人之多,可是在许多人之中,真心研究真理的人只有三个,而受洗归主的人竟一个都没有。伯驾曾在一份报告书中提到梁发在那数年间所做的工作说:“他(按指梁发)说教时,态度非常诚恳,十分感动听众之心。他又极其谦卑,常对听众说,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的上帝仆人,但是对于上帝的道理所知仍是很少。他对听众说,他从前也同他们一样,崇拜偶像,反对基督教,而对于死后的生命更致怀疑。他说这是因为他未识福音真理之故。他的祈祷是非常热情的,而他对于基督教的见解是极合福音真理的。他解释圣

经，非但十分清楚，而且给与听众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别一份报告书中，伯驾医生又提到梁发的讲道本领说：“他用极其动听的话，详说救主的生平及其遗教，并指挂在墙上的《病者获愈》的图画对他的听众说，那些病人之所以得愈，乃由于救主的赐福和医生们能遵守耶稣的诫命及其遗法以治病之故。”这种图画乃是许多为伯驾医生所医愈的病人的画像，图中绘出他们的病状和他们被医愈后的情形。那些图画是河南一个姓林的画家所画的。一八四一年，伯驾医生回英，曾将这套图画的一部份带去送给伦敦继氏医院（Guy's Hospital），现在那些图画仍可在那医院里面的戈登博物院中见到。除每礼拜日一时半在医院那里主持礼拜叙集之外，梁先生每礼拜一早上也到医院里来工作，因为这日是送诊日，梁先生常跟着伯驾医生向来就医的众人作简短的演讲。每礼拜日十一时——那时他还未过河到医院里去——，他又在附近他家的一只福音堂中主理礼拜叙集。那只福音堂是在一八四六年十月十八日（礼拜日）成立的。那只堂可容听众一百人。那只福音院完全由梁先生自己出资兴建，堂内的陈设和墙上的联匾却是从纪里士卑从前在新沙所租的屋里搬来的。堂内守圣餐的教友共有八人，其中二人是那年在梁先生手中受洗的。一八四七年，梁发先生将他的工作成绩作一统计，他说他在那福音堂中曾先后向一百三十人宣道，分送圣经六十八份，小书二百十八本。他曾为四个妇人和孩子行洗。在医院那里，他的听众共有男子二千四百八十七人，女子和小孩五百五十人。在医院那里，他先后分送了圣经三百十二份，小书一千五百六十八本。一八四七年，伦敦会的纪里士卑牧师和纪里兰（Cleland）牧师都在广州居住，他们施洗了两个人，一名梁亚和，一名罗廷善。梁亚和是知医的，所以后来合信医生聘他为惠爱医院中的助手，更教他眼科医法；一八四九年，伦敦会特聘他

为宣道员和卖书者。那年合信医生回国小住，不久就回华。那年三月里，美国长老会的哈巴安德(Happer)和花珺治(French)两牧师把他们在澳门所办的学校迁至故衣街，但为当地居民所嫉视，最后不得已而迁至外人居留地，在丹麦行那里租屋数椽为临时校舍。次年他们在靖海门附近租得大屋一所，不幸迁入后不及数月，就遇大风，将屋宇的一部份吹坏。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中国长老会的第一中会(即区会)在广州组织就绪，但因法定人数不足，所以直到一八六〇年才有正式的长老会议。同年，合信医生在金利埠寻得楼房数幢以为开设医院之用。那年四月初，医院开幕。那里每逢礼拜一，三，五，送诊施药。梁先生在病人候诊的时候，向他们讲道。第一日到那医院来看病的只有四人，次日突然增至二十人，自此以后，每日来医者数在百人以上。合信医生因见那尝试获到这样大的成功，就把那医院的规模扩大起来，添建住所、礼拜堂和病房。六月八日，合信医生把他的家搬到了医院里面。六月中，病房开幕，在病房开幕后的第一个礼拜日上，合信、梁发和家人同道等十人——男子四人，女子六人——用特殊的祷告和圣餐典礼，将那日子和那地方献给上帝；那个叙会是由梁发主理的。第二个礼拜举行叙会时，有二百三十人来堂听道；开会时，有一部份人很不守秩序，议论讥笑那种无祭司无祭坛又无牺牲祭物而向一个肉眼所不能见的神敬拜的奇怪现象，但留心倾听的人却也不少。

在一八四八年夏季，平均每日有病人二百五十人前来就医。每晨九时三十分，梁先生向着来就医的众病人面前宣教，同时又分给每个病人小书一本和简单的祷文一张。当医生忙着在送诊处临症的时候，宣教士仍继续在候诊处劝导病人。合信医生曾有话说到这数月来的工作道：“我对于老友梁发是非常的满意。他忠心尽力，用最聪明的方法宣传《福音》。他的演讲，人都注意倾听，听后

都十分感动。他一方面尽其责任，一方面他自己的灵性亦得长进。他因天国有降临的希望，所以心中常是快乐的。他的祈祷是一个基督徒的真心表现。当他这样热情地和虔诚地将他的祈祷献上那施恩的帝座时，凡是在场的人，耳与灵都感到愉快。”在一封写于一八四九年一月的信中，合信医生有说到梁发和他的家人的话：“梁发今年六十二岁，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助手。他的妻子是一个沉静良善的妇人，体魄很是孱弱。他的儿子与裨治文同在上海。他的媳妇和他的孩儿与其他一二亲属同他一起住在河南的家中，他们都已信了基督教。近来他每礼拜到这里来四天，礼拜日下午则在伯驾医生的医院中讲道。

一八四九年，每日来医的平均人数降至一百五十。合信医生知道人数减少的原因是由于一般人厌听所谓外国之道。他们以为他们本国的古圣贤的教训是至高无上的。有了这种自大的思想，就以为基督教的教训对于他们是不适用而且不需要的了。梁发讲他本人的经验说，当他向他的国人说各国的人都有拜唯一的真神的天责时，许多人欣然接纳这话，但当他告知他们说他们须信赖耶稣方能得救时，他们就不愿接纳了。

梁发看见他的国人对于福音真理麻木不仁，心中甚是愁苦。但他总不完全灰心绝望。合信医生叙述这些暗淡的日子的情状道：“今天早晨，梁发十分忧愁，他说他无心再向病人说教。我带他到无人之处问他所以如此忧郁的原因。他说出几个原因来：（一）他的妻子患病，（二）中国人恶贯满盈，（三）基督徒不能团结，等等。我对他说，外国人饱闻中国人的恶言而仍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外国人对于中国尚且有这样的感情和希望，那末，像先生那样的一个富有经验的中国宣教士对于劝勉你的国人毁弃偶像崇拜唯一真神的事情自更不应灰心失望。我又使他记起我们的救主耶稣何等

样的能够忍受侮辱和轻视。这个谈话结果甚佳。这位老人决意重新努力,继续向病人说教,而且希望比以前说得更好更诚恳。”梁发为他的妻子的健康忧虑,并非无因,她果然在那年里去世了。她与她的丈夫同受患难多年。她因自承为基督徒而受尽亲戚邻里的诟骂和仇视,但她始终忠于她的丈夫和她的救主。她的母亲也是一个基督徒;那老妇在她女儿死后数礼拜也去了世。在这百端磨难的时期中,那老人很感激合信医生的慰藉与鼓励。他曾经有话讲到合信医生说:“我常觉得合信医生是一个有热诚和慈悲心的人。他的心无间日夜常切望为别人的幸福而工作。我与他比较起来,我真不堪称为耶稣的信徒。”合信医生的讲道使梁发对于《圣经》了解得更透彻。这东西两位同事常在主中互相鼓励。

一八四九年也如上一年一样,是广州教会工作兴旺的年头。在广州地方居住的传教士共有十四人,每礼拜日有五处地方举行公众礼拜叙会。有一个礼拜堂在建筑之中,这堂是在罗孝全所住的东石角地方。梁先生每礼拜在那两个医院中宣道。

一八五〇年,各种工作继续进行,并无阻碍。那年年终,合信医生向人称赞他的同事说:“梁发仍与前时一样热心宣传真道。他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但是他体魄强健如昔,可期享受高寿。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工作。他对于任何有益于他的国人的新计划和事业都极热心。我得到像梁发这样的一个经验丰富的基督徒为伙伴,实在觉得很荣幸。教会已经正式封立他为牧师,换言之,就是授了他权力,使他可以为承认信教的人行洗及于可能时将那些受洗的人组成教会分会。我想为基督真道的广播起见,我们叫他去作这种工作,实在是很适当的。”

是年,有一个青年对于梁发先生所讲的道深感兴趣,此人后来献他的一生为教会做了许多有用的工作。那个青年名叫周学,号

叫励堂，乃是从东莞城来到省城的。他所以对于基督教感到兴趣，是因为他读过许多基督教的小书，米怜先生所作的《两友相论》尤其使他感动。那些小书是医院管门罗廷善（罗于一八四七年在纪里士卑手下受洗）卖给他的，原来罗廷善常乘空闲的时候到城内去售卖宗教书籍。周先生当时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他读了这些小书，心中立刻燃烧起来，他得到一种感动，这种感动是他在本国的经典中所从未能得到的。罗先生有一位朋友与周先生同住，周先生经那友人的介绍而到医院里去参与礼拜叙集，他受合信夫妇的热烈欢迎。而我们的老宣教士（按指梁发）的诚恳的说教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他学了一年的道之后，就在梁先生的手下受洗归主。

后来合信医生请周先生为他所译的一本《生理教科书》描绘插画。他做此项工作时，异常小心谨慎，因此使合信更加喜欢而正式聘他为梁发的助手。每礼拜日梁先生说教之后，周学再向会众作简短的演讲，他用这种实习的方法训练他将来从事宜道工作所需要的本领。梁先生年事渐高，精力渐衰，而周学的讲道也渐受听众之欢迎，他克能为梁先生的后继者了。梁发先生死后，周学就继续他在医院里面传道，直至一八五六年——第二次中英战争之年——为止。

后来他到澳门去和英卫司理会的俾士（Piercy）牧师共事。最后他进了循道会，在那里服务了四十五年之久，他所从事的工作是训练传道士。周先生在一九〇六年中——逝世前数年——说：“我坚信基督教必得最后的胜利，我觉得将来无论何事不能阻止耶稣基督《福音》之进展，因为这个世界是必须受治于基督的。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种非言语所能罄的恩德。我相信中国人民跪在耶稣足前的时候已经近了。愿上帝使这时期及早光临。”上面我们看到周学教师是“梁派正宗”，后来周牧师自己造就了许多宣教人材，

而这些宣教士又转而影响和感化了许多人，如此代代相继，绵延不绝，而梁发先生所开辟的土地得以继续拓展开来。

第十九章

梁发之妻死后数月，梁发就告续娶，他的亲属都希望他能在晚年享受一点安乐的生活。不幸那妇人不同意于他，不久就离去，后来另嫁别人。于是梁发又娶了一个女人，这第三妻随他至终。梁发个人的不幸使他的友人们也为之不安，教会中人更觉得是他们的一种重大的打击。一天，有一个浸信会传教士问合信医生是否仍旧信任梁发；那传教士解释说并不是突然对于梁发有了怀疑，他所以发此问者，乃是因为他的会中的几个最有希望的宣教士完全离弃了真道之故。合信医生答道，他完全信任梁发的基督化的品格，但他不能用评判西人传教士的标准去评判梁发和其他的中国信徒。合信医生的这种信任心实是完全无误。

合信医生在一八五一年年底所作的报告书中说，他仍继续与梁先生合作。他说梁先生强健如昔，而对于一切职务仍胜任愉快。他仍旧用同样的诚恳态度去感动听众，使他们毁弃他们的偶像，使他们悔改，使他们相信福音。但是大多数的人听他的说教好像听一只无聊的故事。合信医生觉得梁先生的说教太注重基督教真理的消极方面，——就是使人知道法律的峻严和刑罚的可怕；而忽视那积极方面——“耶稣爱怜罪人之心。可是我们想到他所处的环境，我们便不能怪这最初的中国宣教士太注重基督教真理的消极方面了。今日的环境已与前异，实在没有再注重这方面的理由，可是这种错误仍很普遍。

一八五二年七月十五日，梁发致书伦敦布道会，这封信是现在所保存着的梁发的书信中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信内，他统计他

在这数年间所做的工作。他叹息他的国人的硬心和魔鬼所用以囚禁他们的灵魂的桎梏之坚固。他求伦敦布道会中的人都为中国人祈祷，并且多遣传教士到中国来宣传福音。合信医生与他虽然每年说教数百次，但是真正受福音的影响的只有二十人，而这二十人之中受洗信道者不过五人而已。可是虽然这许多人之中“信教者只有此数目，却仍使吾人勇气增加，因此数已比较我在伯驾医生之医院中说教时进步得多多。我见中国教会之教友渐次增加，心中实在非常喜悦。”最后，他求他们为他祈祷上帝，如果合于上帝的旨意，那末，便增加他寿命数年，使他有智慧能力向他的国人宣传《福音》，并且求上帝大降圣灵使他们回心转意。“虽我现在仍甚壮健，我之耳目仍清明，我之声音仍洪亮，但传道之工作浩大若是，非但一个传教士不足以济事，即有数个宣传士，实仍不足。我望贵国之善人多捐钱财以为训练养成宣教士之用。愿万能之神，父，子，圣灵之祝福永与我所爱之兄弟姐妹同在。”这是梁发的那封最后书信中充满使徒精神的结语。

上面的那封信由进德为其父译成英文。合信医生在信上加以按语说：“亚发现已六十有五岁，但身心各方都仍如数年前一样强健，其宣传福音之热诚亦一如往昔。我以为彼现在实较前数年更为强健与热心。我相信吾人欲再获见与彼相似之一人，须俟之许久之后也。我们甚望彼富有智识之儿子能步其足迹以继其位置，但其子至今尘心未脱，其父虽屡用祈祷和眼泪劝其爱基督及为基督服务，然彼至今仍甚疏远真理。”训诲儿子大概就是那老父所负的最重的十字架。

一八五三年，英国卫司理会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广州。梁发看见这许多同志前来工作，十分欣忭，就在一个礼拜日的下午邀同那些新来的同志在俾士(Piercy)牧师家中叙会。是年，合信医生和

他忙着雕板的工作，因为他们要印行一万本新约。次年，梁先生显出了龙锺之象。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二日，合信医生在一封信中说到梁发，道：“梁亚发现已日见衰弱，然仍继续为福音中可宝之真理作证，洵可敬佩。”

这个勇敢的战士一直奋斗到底。在他生前最后一个礼拜日上，他仍旧到那与他家里相去很远的医院中去工作。他这日所讲的经题是：“杀身而不能杀魂者勿惧之，当惧能杀身并能灭魂者。”那天说教时，他的态度仍非常诚恳，他的声音仍非常有力。礼拜一晨，他仍在医院中向病人说教。礼拜二，他的儿子来报告合信医生说他有病。礼拜三，他已不能前来讲道；合信医生把药给进德带去给他的父亲吃，并且叮嘱进德转告他的父亲，在病未痊愈之前不可离家外出。礼拜四日早晨，进德来报告说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梁发是在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二日（礼拜四）三点钟离世去见他的救赎者的。

次日，合信医生写信给伦敦布道会的杜德民(Tudman)说：“这事（按指梁发之死）对于他自己并非是一件出于意料之外的事情，原来这个善良的老人久已自觉其渐告衰弱，极力劝他的家人注意他的训言和追随他的步武，他说：‘因为我不久就要回父家去了。’他在去世之前一日对他的儿子说，他不愿使他的病痊愈了；如果合于天父的意旨，他宁回到在上的天家中去，因为那边比这里好得多哩。我得到噩耗，也不以为来的突兀，因为我早已看到他的生命力日见衰微，而且我曾经对别人说过，我恐怕他不能看见今年年底了。但是他的过世之速竟过于我们所预料。我看着他平日在讲坛所坐的空椅，很难相信他已不能再坐这椅，并且不能再劝他的国人悔改和相信福音了。他曾与我共事七年，而我认识他却在十五年之前。我对于他十分满意，因为我可以这样说，他除了偶然有疾病之

十五

外,几年以来从未荒废他的职守,或者畏怯不敢向他的冷淡和无神的国人宣讲他所知道的神旨。他是一个忠心的宣教士,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宣教士。他只感化了极少数的人,而且他所施洗的人之中有几个人在几年之后重复陷入拜偶和罪恶之中。他的基督徒生活,也常有不健全的混合物在内,但是他能始终坚守他在《圣经》中所学得真理,至死不违,而且公然在他的仇敌和朋友之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不以为耻。他差不多可说是中国的第一位改正教信徒,也是现在年纪最老而信仰最笃的信徒。他的位置,一时不易得人承继,或者我们要在许久之后才能再获见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哩。他在世时,曾与我们的尊贵的前辈(按指马礼逊与米怜)有过特殊的关系,一个曾为他施洗,而一个则曾封立他为宣教士。现在他已经过世,我们再不获见这当代的人物了。亚发死后数小时,我渡河到他的家中去,慰唁他的家属和戚友们,并且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宗教叙会。我与俾治(Beech)牧师,郭修理(Cox)牧师,和中国基督徒三人同往。我先读了一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的经文,然后在尸旁作华文的祷告。最后由郭修理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死友之子作一切合当时情境的英文祷告,以为结束。尸身的形状很是自然,面容泰然,恍如睡觉。他今天入殓,殓后,他的棺材停在园中,等到适当的时候,便将他运到祖坟那里去安葬。他的祖坟离他的家里有几里的路,他的父亲和他的前妻都葬在那里。他的结局很是和平,而他的灵魂现在无疑地是在天上受着荣光,高唱圣诗,赞美他一生忠心服务着的救主。愿教会之主使我们看到这忠仆的工作的结果,并且栽培出许多虔诚的工作者来承继他的位置而勇敢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几个月之后,进德也写了一封信给伦敦布道会,讲到他父亲去世的情形,他说:“一八五四年秋,他偕同美国公使到南京去,回来

的时候，看见他父亲不像从前那样的康健了。后来他伴同英美全权大使前往天津，回来时看见他父亲的身体更不如前了，食欲锐减而胃又不消化。进德劝他不要再这样的劳作了，可是那老人说，自从真光照入他的心中以至今日，已经有了四十年，深知并无别种方法可以获得永生，因此他不忍看他的国人永久坐在死的阴影之下。外国的弟兄们尚且不远千万里而来向中国人宣传福音，那末，他何忍放弃不为呢？他愿至最后之一息，亦尽力将主的福音传与人知。在他死前的那个礼拜六上，他按照他平日的习惯，沐浴以备次日守主安息；在沐浴的时候，他感受了风寒。可是他身上虽微有不妥，礼拜日和礼拜一他仍在医院中和家中讲道。当夜间从床上起来作晚祷的时候，他又为寒气所侵。但自服合信医生送来的丸药之后，他觉得舒服了许多。在死前二小时，他略微进一点食品，随即沉沉睡去。醒后，他向人要茶，喝完一杯茶之后，他将杯递给他儿子，举目望天，喃喃祈祷，将他的灵魂交托上帝，然后将眼向每个在他跟前的人的面孔望一回，便阖眼长逝；死时并无一句说话，也无一声呻吟。”

合信医生的信中说梁发在死前给他儿子一番最后的训言。进德把他父亲的这番遗言记了下来。梁发在遗言中回溯他最初将他幼年的儿子托马礼逊和裨治文先生照管的时候所怀抱的希望原是要他对于基督教的真理得到透彻的了解而成一个福音的宣传者。但是现在上帝的旨意似乎要用他的儿子为中国和外国间的联络者，使中外间的友谊可以成立。虽然有许多人不赞成进德从事那方面的工作，但这或出于天父的旨意也未可知。他最不满于这种工作的一点是：这种工作在安息日上也要做的。因此他愿他死后他的儿子不再为中国人办事，而希望他改在外人处觅一书记、翻译员、或行员的位置。他又嘱他儿子常将圣经教授他的家人，引

导他们走正路,并且常与他们同祷。他的孙儿们尚幼小,所以他们将来的生活如何,与他们的灵魂之能否得救,完全在他们的父亲的身上。他非但要他教他们英文,并且要他教他们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使他们得把圣经研究得精通。他虽然没有财产遗给他儿子,但是他遗给他圣经底知识,这种遗产是比较世界上任何财产都贵重。他嘱他儿子亦须拿真道栽培子女,那末,他的后裔就能世代都做基督徒了,这是他一生所恳切祈求的。他又嘱他儿子代他致书于伦敦布道会的会友,感谢他们四十年来所给与他的帮助,并且恳求他们为他的子孙祈祷,使他们可以在这恶世中保其清洁,并且成为唯一教主的真信徒。

合信医生在进德那封记述着梁先生的遗言的信中,加着接语说,不幸他的儿子竟并未到医院里去守过一次礼拜,而他与别人交接的时候也似乎并不自承其为基督徒。

梁先生有一个孙女,名唤秋金,这个孙女,在十年前还生存着。当这老年的天路客凯旋渡河进入天城时,他这孙女还只八岁,这位老人异常疼爱她。几年前,她曾向潭约瑟老牧师述说她祖父去世的情境。她记得她的祖父执着她的手,告诉她说在天之父召他回家。她又说她的祖父看见她们哭泣,安慰她们,叫她们勿哭。他死后,面露笑容,表示心中的平安与愉快,他的外国友人看了,啧啧赞美上帝赐给他和他的家人丰厚的恩典。这女孩子悲痛到不愿进食,后来经人劝告,说她的祖父要她进食,她才允肯。后来这姑娘嫁到一个异教徒的家庭中去,过了许多年数拜偶的生活,但是她永远不能忘记那种基督徒死时的情状。六十年后,她到广西梧州某教会里面去求为会友,于是这位上帝的忠仆的最后祷告终究得到一部份结果了。

梁发过世的那年,可称为广州的小教会受试最烈的一年。太

平天国的乱兵常出没于城厢附近，而广州地方的人也常恐他们来攻击。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又日形紧张。可是教会中虽然失去了他们的先驱和领袖，教会的前途虽然机隍不安，但这年教会中的收获却也是空前的。这年受洗入教的有十五人之多；这十五人立志入教的决心曾经经过长时的试炼，始终坚立不移；他们受洗的时候，有许多人看着，他们看了都觉得是一件奇事；这实在是应了《圣经》上所说“麦粒弗落地而死，则独存而已；死，则结实繁矣！”的话了。

第二十章

梁进德后来在中国海关供职，襄助李总税务司在省内各地设立分卡。后来他在潮州分卡为秘书长及代理卡长，先后凡五年。当李总税务司去职而赫德继任为海关监督时，梁进德仍继续供职，直至四十二岁始因病去职，去职后返河南故居，在此去世。进德有子女八人，其二早殇。他的第四子的女儿现仍在龙尾导她的曾祖梁发的旧宅中居住，他的第五子泽兰从前也住在那里。泽兰之女信基督教，而泽兰到了六十三岁的时候（其时他的弟兄都已死亡）也在家中受洗归主，受洗的日子是一九一五年十月十八日。梁发临死时的祈祷在六十年后得到上帝的回应。泽兰受洗后，不久就去世，葬于三望冈基督教坟场。他有一子，名唤达名，也是基督徒，他的亲属想把他送到岭南大学里面去受教育，使他可以继其曾祖之志，可惜他于十四岁时（一九一八年）遽尔夭折，于是梁发家中就没有男性的后裔了。梁发的几个曾孙女都是热心的基督徒，曾与教会及其教主以有价值的服务。

梁发的祖坟在龙尾导与康乐间的小山中，离梁发之家约有二里路。当梁发出殡时，有三个基督徒于那天早晨六时从惠爱医院出发前往送殡，但是他们到他的家里时，棺柩已经远去了。

五十年之后，岭南大学由澳门迁至河南康乐。学校方面经济渐告充裕，遂渐将校址扩充。因为要扩充校址，所以就把附近许多坟地购入，发给迁葬费于那些坟主，叫他们将遗骸迁往别处埋葬。泽兰死后不久，该校副监督锺荣光先生接得现任马来联邦美以美会宣教士冯炎公先生的一封信，信中大意说他的妻是中国第一位宣教士梁发先生的曾孙女，而梁发的坟墓是在该校所购买的地中。

一九一八年，宣教士夏令会开会于岭南大学，锺先生乘此机会带各宣教士——当时作者亦在场，——往凤凰冈参观梁发的祖坟，——梁发和他的父亲他的妻子都葬在那里；于是今代的宣教士就得与这位为人所完全忘记了的前辈相接触。岭南大学的当局把梁发的遗骸迁葬于该校校址的中央——学校礼拜堂所在地。主历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该校举行成立纪念，将梁发的葬地划为尊崇之地，请梁发的曾孙婿冯炎公先生演说。我想凡读过这本传记的人都不会怀疑他在这岭南大学的中心地有埋葬权吧。他虽不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却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和伟大的基督徒。

以下是新近退休的伦敦布道会的老牧师皮尧士对于梁发所发的言论：

(一) 他那独立作证的个性和力量是基督徒在试炼奋斗及患难中为道作证的好模范。

(二) 他除与一般殉道者有同样的信仰与忍耐心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天才，这是他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而至今仍为中国教徒的楷模的缘故。他把基督教的精义化入中国式的生活中，并用其所有的智能以谋基督教的展布。

(三) 他也是一个为基督教所扶起所提高使他可以为教会和人类服务的人的榜样。基督教只能帮助有坚强独立的心志的人，这些人给那不可见的伟力和圣灵引导而得渐渐增加能力。

(四) 早期中国改正教教会之所以能够发达,显然有赖于梁发之力。他所作的小书和单张是破除迷信开通思想的先锋。这位文字布道的先进,实应受今日一切从事此种工作的人的感谢。

以下是香港合一堂牧师张祝龄对于那伟大的前辈所发表的意见,他说(录原文):

“梁发之足为吾人模范者凡七端:

“(一) 笃信顺命 查其自信道受洗之日起,至死不变,随所往,随所遇,靡不竭力作工;不以戚友之劝阻与困苦之逼迫而叛信,甚且不以丧明之痛而障碍其布道之精神;命往内地,命往南洋各埠,皆立即起行。其笃信顺命,信可比美亚伯拉罕。可法者一。

“(二) 忠心至死 未受职前,已能尽分,无忝职守;已受职后,益表忠贞,至死不渝。非以悦己,非以求荣,惟求上帝之荣耳。洵可比美摩西。可法者二。

“(三) 勇敢牺牲 以当日社会之黑暗,政治之暴戾,官民上下咸视入教者为蛇蝎,遇则非杀即逐。兼有天主教先人为主,推波扬澜,助纣为虐。然梁公之著书、刻板、印刷、手派、口宣,与马礼逊、米怜二博士互相助理,无稍恐怯,非具绝大勇敢,抱绝大牺牲者,不克有此,洵足比美彼得。可法者三。

“(四) 勤劳无间 观其为天国而忘私家,足迹遍澳门南洋一带,甚且随考而遍走省府州县,与士子谈道派书,入夜又诵习中英文,亲自刻板翻译,著书传道,无一息休暇,与他人养尊处优袖手裹足而放弃职守者,相去何啻天壤。洵可谓直接学效基督。可法者四。

“(五) 坚忍受难 其因布道派书印书之故,屡被凌辱窘逐,遭鞭鞑,受处罚,数次被幽囚;然越磨练,越坚刚,其心越高兴,视为荣幸。如当年耶路撒冷之信徒。可法者五。

“(六) 精研真道 考其信主未久，便能做个人布道之工，且能以文字发挥尽致，非平日精研圣经，深明真道不可。能听道，学道，信道，随即行道：如食物入胃，能一一消化；如受五千二千金之仆役，能运用生息；如沃地之种子能结实多倍。他不但自己研经，更能劝友研经，入宝山不空手归。灵之粮，道之光，圣神之利器，靡不一一取而实用，且以供应他人。洵足比美提摩太。可法者六。

“(七) 著述传世 能以余暇作文字布道，辑之成书，虽今日失传已久，然当日竟能鼓动人心，移风易俗，则其文字感格之力不少。以一手民之梁发能为非常之事，非有灵助不可。洵不愧与保罗比美。可法者七。

“要之，梁公可法之事尚多，兹不尽述。而考其能如是者，全在其‘肯畀主用’。主于今日实急于用人，因稽多工少，吾人能学以赛亚之言‘我在此，可遣我’乎？如尔肯献身与主，任主用尔，则卑微如基甸可用，勇武如耶弗大可用，怪僻如参孙可用，藐小如大卫可用，贱役如阿摩司可用，税吏如马太可用；甚至不贞洁如叙加妇人，愚鹵如渔鱼之彼得约翰，元凶大恶如保罗，靡不可用。以不学无术之梁发竟成中华第一宣教师，留为吾人千古不磨之纪念，无他，肯畀主用耳。”

附 录 一

下面所录系欧得利牧师(Rev. Alex. Wylie)在《中国改正教的出版物》中所列举梁发先生著作的目录：

一八一九年 在广州著《救世录撮要略解》，共三十七页。此书序言中力言造物主上帝为吾人崇拜的对象。书中附有十诫，圣经数段，圣诗三首，和祷文数篇。以一个领受福音真理为时不过六年的中国工人而作成此书，成绩可以算是很不错了。梁发因著此书而被捕受罚，而此书的板本亦被没收焚毁。

一八二八年 在广州著《熟学圣理略论》，共九页。这书是作者宗教生活——悔改、受洗、和后来所得的经验——的自述。

一八二九年 在马六甲著《真道问答浅解》，共十四页。

一八三〇年 在高明著《真道寻源》、《灵魂篇》、和《异端论》。

一八三一年 在广州著《圣经日课初学便用》。此书系英国及外地学校协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所出的圣经课本的翻译。初版由广州地方的英美人和商行捐资镌版及印行。一八三二年再版则由英国及外地学校协会出资印刷。

一八三二年 在广州著《劝世良言》。这是包含九种小书的一个集子，由马礼逊先生代为校订付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最初认识基督教的真理，就是读了这本集子。这些小书大部份是集圣经章节而成的。后来梁发在马六甲那里曾将其改订，且将九种小书分别印成单行本。其中四种后来在新加坡再版，改称《拣选劝世要言》。后来梁发又编纂上面所说的九种小书而成一书，在新加坡出版，书名《求福免祸要论》。所以这些书名目虽然各别，实际都是那九种小书。

一八三三年 在澳门著《祈祷文赞神诗》，共六十页。这是英国圣公会的早祷文。祷文为梁发所译，而圣诗则为马礼逊先生及其他传教士所译。相传马礼逊特为此书而雕活板字以印刷之。

梁发在马六甲时，曾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那个月刊上发表许多论文。

以上所列的表不能称为完全无缺。

梁发从不用他的真姓名发表作品。他有时署名学善者，有时署名学善居士。

附 录 二

一八六〇年以前广州教会大事表

- | | |
|------------|----------------|
| 一七八二年一月五日 | 马礼逊生于英国的摩泊司地方。 |
| 一七八九年 | 梁发生于中国广东的高明县。 |
| 一八〇七年九月七日 | 马礼逊抵广州。 |
| 一八一三年七月四日 | 米怜抵澳门。 |
| 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 马礼逊在澳门为蔡高施洗。 |

- 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米怜在马六甲为梁发施洗。
-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 马礼逊与米怜将新旧约全书译竣。
- 一八二二年六月二日 米怜死于马六甲。
-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 马礼逊封梁发为宣教师。
- 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九日 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者裨治文先生抵广州。
- 一八三〇年五月廿八日 梁发与屈昂离广州而往乡间布道。六月十一日抵高州。
- 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 马礼逊死于广州。
- 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四日 伯驾医生开设博济医院于广州。中国教会最初的定期宣道叙集举行于此医院内。
- 一八三六年 第一位浸信会传教士抵澳门。
- 一八四三年 伦敦布道会驻华总机关由马六甲迁至香港。
- 一八四四年十月廿二日 美长老会第一位传教士哈巴安德 (Happer) 抵澳门。
- 一八四五年 纪里士卑与梁发在城东江边租屋居住, 并开设福音堂。
- 一八四五年 美浸信会之地凡 (Devan) 医生在埃兴街开设送诊所。
- 一八四六年十月十一日 何进善在香港受封为牧师。
- 一八四七年三月 哈巴安德牧师将其所办之学校 (校中有学生三十人) 由澳门移至广州故衣街, 但为居民所不容, 后在外国行内设临时校址。
- 一八四八年四月 哈巴将其所办之学校迁至靖海门之江边, 其个人之住址亦迁至该处。
- 一八四八年 美公理会传教士波乃耶牧师 (Dyer Ball) 在咸虾栏开设福音堂、送诊所及学校, 后于一八五三年时停办。
-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 广州长老区会初次开会, 但因法定人数不足, 至一八六〇年始有正式长老会议。
- 一八四八年 合信医生与梁发在沙基金利埠觅得开办医院及福音堂之地址。

- 一八四九年五月 美长老会的花连治在城内后街开设一小福音堂。
- 一八四九年 广州有四处地方，每礼拜举行公众礼拜，平均每次赴者约有五百人。
- 一八四九年 罗孝全牧师 (Roberts) 建浸信会礼拜堂于东石角。
- 一八五〇年 美长老会在靖海门所开办之寄宿学校扩充规模。五月中，哈巴牧师在此开设一福音堂，且于寄宿学校之外添设走读学校一所，此乃广州第一所基督教走读学校。
- 一八五三年 惠斯礼会开始在广州工作。
- 一八五三年 花连治牧师在太平沙租一屋开设福音堂。
- 一八五三年 公理会之富文 (Vrooman) 牧师与卫司理会之俾治 (Beach) 牧师第一次往花县作布道旅行。
- 一八五三年 哈巴夫人开办一女子寄宿学校。
-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三日 美长老会施洗第一个教友，名林亚聪，系在寄宿学校读书之男童，他后来被封为第一支会之长老，一八八四年哈巴牧师报告说他此时仍坚守主道。
- 一八五五年 富文牧师与玛高温 (Macgowan) 医生第一次往佛山布道，在此派送小书。
- 一八五五年 富文牧师及浸信会之基律 (Gaillard) 牧师第一次循西江而上，作传道旅行，直至德庆，在市场中讲道，同时派送圣经及小书。
- 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二日 梁发死于广州
- 一八五六年 富文牧师、基律牧师及卫司理会之司模本 (Smith) 牧师同往香山新会布道，在许多乡村墟市中派送圣经及小书。
- 一八五六年 美长老会之会舍于战事中被焚。
- 一八五七年 公理会之庞呢 (Bonney) 夫人在广州开一女

- 子寄宿学校。
- 一八五八年 美长老会传教士由澳门返广州，在南关新沙租屋一所。十二月，嘉约翰 (J. G. Kerr) 医生迁居于增沙，在此开设一医院，邻近之屋舍则用为其住宅及福音堂。
- 一八五八年 两年前因避战事回国之伦敦会湛约翰牧师及卫司理会郭修理牧师重返广州，在府学东街某中国教友之家中叙集。
- 一八五八年六月 伦敦会在沙基地方所有之医院原址重为郭修理牧师及王宽医生所取得，重行开办。
- 一八五九年 哈巴牧师及其夫人由美回华，租屋于同德大街居住。
- 一八五九年 伦敦会在广州有男教友十六人，女教友五人。
- 一八六〇年 美公理会传教士庞呢牧师在四牌楼开设一福音堂。
- 一八六〇年六月 美长老会在十三甫买屋一所，为开设礼拜堂及学校之用。
- 一八六〇年 美长老会在佛山开设赠医所及福音堂，继续开办四年。
- 一八六〇年 哈巴医生主理沙基之伦敦会医院，此医院邻近其住所。

《劝世良言》别本目录

真传救世文卷一

论元始创造男女二人违犯天条大律引灾难入世界

论世人迷惑于各假神菩萨之类

论圣经以赛亚第一章二节起至末节

论圣经马窦篇第五章至第六章七章

崇真辟邪论

论救世主耶稣降世之意

论灵魂生命贵于珍宝美物

论世尽审判必先判断神天信徒之家后判不顺神天之人

论神父爱世人特赐圣子降世

论人认罪神天上帝则公道赦免

论人谦心纳受福道可能得灵魂之救

论神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

论神无所不在弗居人手所建造之庙

论神所爱之人则以灾祸警责之

论神造化天地万物

论元始造生之人初性本善

圣经杂解卷二

论人勿劳心独为肉身之粮乃善养灵魂更为福

论人独知别人之过不知自己之愆

论世界之上并无实福

论洪水剿灭全世界上之人物

圣经杂论

论富人难得天堂永远之福

论问鬼之邪妄

论复生之义

真经圣理

论耶稣救世主代赎罪救世人之来历

论圣经神诗篇十九首

论圣经以赛亚篇四十五章

论圣经创世篇第一章

论得天福非独以善行乃要有善德

论人肉身死了于世尽仍复生活

论救世真经福道之言必应验不废

论禽兽各样食物皆可食之不宜分别

论人勿独墨虑衣食乃敬信天父作善义为先

论真道福音宜到该处众人应敬信求福免祸

论宣讲福音不图人善悦惟恭敬奉命播传之

论圣经罗马篇第十二十三章全旨

论天火烧灭两城淫欲男色女色之人

论圣经者士米篇第五章

熟学真理论

论为善去恶获极之速

论圣经以弗所篇第五章

论辟毁谤

论圣经使徒行篇二十二章

论圣经弟摩氏篇二、三章

论圣经若翰现示篇二十二章

安危获福篇卷三

论信救世主福音真经亦受许多艰难乃人神之国

论人不可诱惑敬信救世主真经之人

论福音真经宣传到该地凡有人不肯接之者应受之祸

论圣保罗宣传福音与可林多辈第一、二章

论仁爱之道

论圣经若翰篇一书第四章

论善人至来生灾难尽息真福齐来

论人不信神天上帝赦罪恩诏之福道该受的永祸

真经格言

论圣经耶利米亚篇二十三章

论人在世界之上要分别善恶而行

论苍天厚地及万物于世尽日被火烧毁

论未识神天上帝与识神天上帝之人念图不同

论圣经创世篇第四章

论彼多罗上四章十七节

古经辑要

论圣经使徒行篇十九章

论圣经以弗所篇第六章

论圣经弟撒罗尼亚篇一书第五章

论人不可自夸为明日将来之事

论人该赖神天上帝知足度日

论救世主降世救拔悔罪改恶之人

论圣经可罗所篇第三章注解

论总辟各样邪术异端

论世界尽末审判世人之日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即将出版

由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纂、整理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一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部书共收入迄今见到的太平天国文书四百一十八件，约计四十余万字。全书共分十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一，诏旨。包括天王诏旨和幼天王诏旨六十三件。

卷二，布告。包括对朝内军中布告、对太平天国统辖区内有关政令的布告，对敌人的布告和檄文。共六十九件。

卷三，公文。包括各级将领上奏天王的本章，对下级的指示公文、向上级的报告请示、将领之间的来往公文以及有关民事的公文、禀告等。共一百五十九件。

卷四，外事及与外人文书。共二十六件。

卷五，论序。如《天情道理书序》、《天历序》、《英杰归真序》等。共十一件。

卷六，兵册、馆衙名册和家册等。共三十八件。

卷七，门牌名册和议单等四件。

卷八，簿记五件。

卷九，油盐口粮挥条和转发油盐通知。共二十三件。

卷十，其他。十四件。

此外，李秀成、洪仁玕、赖文光三人的自述和李昭寿投降书等六件文字材料，保留了较多的重要历史资料，对研究太平天国有参考价值，作为附录收入了本书。

本书收入的文书资料中,有一部分是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如浙江省博物馆等处保存的一批太平天国乡官文书底稿,主要是东阳县南门乡官向上级的禀报以及当地农民、手工业者禀呈乡官的状子,计达三十余件。内容涉及请求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如查办盗窃、勒索案件,解决土地纠纷,处理买卖妇女、贩卖鸦片、禁止宰杀耕牛以及请求整肃太平军的纪律(如释放被拉伕役、~~禁止越境设卡~~)等问题。这些文书底稿反映了太平天国在浙江地区基层政权的部分情况。文书底稿中还记载了侍王李世贤在进军途中发现东阳县遭受水、旱灾害时,立即命令乡官“造册赴台叩领银两路凭、任往邻封采买种子”,救济灾民,恢复生产的事实。这些都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新资料。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清朝反动统治者将太平天国所颁行的书笈、文书以及有关太平天国的文字记载大量销毁。现在见到的太平天国文书,有的是幸存下来的原件,有的是钞件,有的在国内外,有的流散在国外。解放以前,就有一些历史工作者对太平天国文书进行了搜集、整理工作。解放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随着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太平天国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一书的编者广泛搜辑、整理了分散的各种太平天国文书,并进行了订正,编成本书,为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文书资料。

(于世明)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39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华书局出版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2

1979

近代史资料

总 39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³/₈ 印张 167 千字
1979 年 3 月第 1 版 197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0 册
统一书号，11018·774 定价，0.70 元